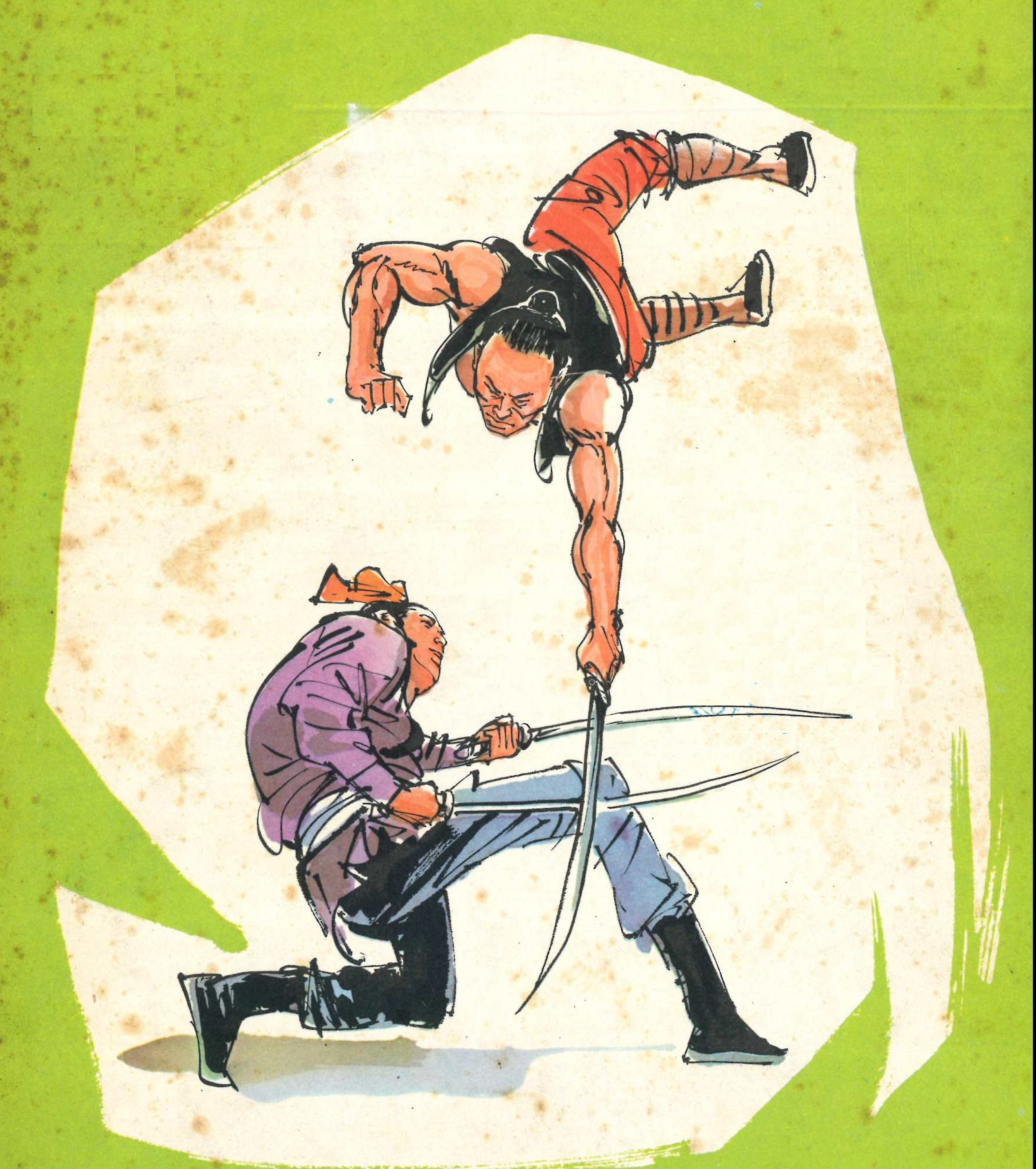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2.00

755

·特別介紹·



一期完俠情恩仇超穎故事：**紫玉馬** 曹若冰·著



一隻價值連城而又關係着一批富可敵國的藏珍和武學奇書的"紫玉馬"，原來它與一宗血海深仇，滅門之恨又有連帶關係………。本故事內容超穎脫俗，情節感人，欲知詳情，請參閱是期本刊第3頁。

督印人：羅輯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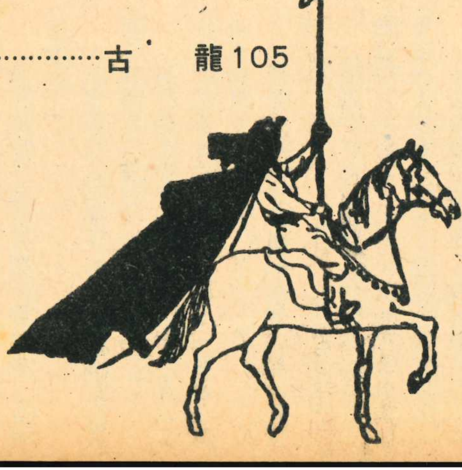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75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一期完俠情恩仇超穎故事

紫玉馬

曹若冰・文
盧　令・圖

易弁尋俠隱



金陵。

鍾山巍巍，龍蟠虎踞，石頭古城，六朝時代帝王大都建都於此。

夫子廟，在金陵城南，對面就是以「秦淮書舫」聞名於世的秦淮河。

秦淮河的對岸是石壩街，石壩街是金陵城的花街。

夫子廟的情形有點兒像北京的天橋，石壩街就好像是北京城裏的八大胡同。

北京的天橋，是個無奇不有，三教九流匯集藏龍臥虎的地方，夫子廟則是和北京天橋大同小異，九流三教齊全臥虎藏龍的場所！

有人說，去過北京不去逛天橋，那就白去過北京！

夫子廟也一樣，到過金陵如果沒有去逛過夫子廟，也就等於沒到過金陵！

×　×

在夫子廟門傍的西邊兒，有一個小麵攤兒。

小麵攤兒的地方眞小得可憐，桌子只有一張破爛的長條桌，櫈子也只有兩張長板櫈，一張還缺了一條腿，若是不小心，一屁股坐下去，準能摔個「元寶跷」！

不過，小麵攤兒的地方雖然小得可憐，桌子板櫈都是破爛不堪的，但是生意却挺好。

小麵攤兒不光是賣麵，也賣酒，鹵菜，豆腐干，花生米，蠶豆等等，而且，味道好，價錢很是便宜，眞稱得上是「價廉物美」！

當然，光顧這種小麵攤兒的客人，決不會有什麼有體面的闊客，大都是販夫走卒，苦哈哈之流！

擺麵攤兒的是個五十多歲的瘦小老頭兒，姓胡，是從北方來的，大夥兒都叫他胡老頭兒。

胡老頭兒身材雖然又瘦又小，但是精神却很好。

據胡老頭兒自己說，他是河北人，老伴兒早死了，沒給他留下一兒半女，因爲家鄉鬧荒年，所以他就一個人來了江南。

胡老頭兒人挺和氣，不管對什麼人總是笑嘻嘻的很親熱，因此他在這兒擺這個小麵攤兒，雖然還不到半年的時間，人緣却好得很。

×　×

天剛暮黑的時候。

胡老頭兒剛點上那兩盞破舊的煤油風燈，麵攤兒前來了位身材頎長的青衣客。

青衣客年約二十七八歲年紀，白淨臉孔，長眉斜飛入鬢，朗目，胆鼻，一口牙齒潔白整齊！

這位青衣客的儀容，氣質都很不俗，只是他那身上那一襲青衣，却已經洗得褪了色，很舊很舊了！

看那樣子，顯然是個不第書生，落魄文士。

胡老頭兒一抬頭，臉上立刻現露着笑容，說道：「買爺，您請坐。」

另一個正在獨酌的苦哈哈一見青衣客，連忙起身含笑招呼地說道：「買爺，您請這兒坐。」

說着，讓出了那張四條腿完整的長板櫈。

看樣子，這位姓買的青衣客也是這小麵攤兒上的常客，不然，那個苦哈哈決不會得向青衣客打招呼，讓座，這麼客氣。

青衣客微笑着抬手一擺，道：「別客氣，王清，你坐你的。」

說着，跨步便朝那張三條腿的長板櫈上矮身坐下。

王清說道：「買爺您當心，那張櫈子少一條腿。」

青衣客點頭笑了笑，四平八穩的坐了下去。

胡老頭兒送過來一盤鹵菜，一碟子花生米，一碟子蠶豆和一壺酒，臉露笑容，問道：「買爺，您這幾天那兒去了，怎地沒有來？」

青衣客笑笑道：「有點兒事情過江去了一趟。」

胡老頭兒聲調倏然一低，說道：「買爺，有位老人家昨兒和今兒個午後來找了您兩次。」

青衣客神色微微一怔，問道：「是位什麼樣的老人家？」

胡老頭兒道：「四方臉，年約五十多歲，灰白鬍子，穿着一件深藍色的錦緞長袍。」

青衣客道：「他是怎麼說的？」

胡老頭兒道：「他說找買爺有事情，向小老兒打聽買爺住的地方！」

「哦……」青衣客眨眨眼睛道：「胡老沒有告訴他吧？」

「沒有。」胡老頭兒搖頭道：「小老兒又不知他是什麼人，怎麼會告訴他。」

青衣客微一沉思道：「他沒說找我有什麼事麼？」

胡老頭兒道：「小老兒問過他，他沒說。」

青衣客問道：「胡老問過他姓什麼沒有？」

胡老頭兒點頭道：「問過了，他也沒說。」

青衣客想了想，問道：「以胡老看，他像是個幹什麼的人？」

胡老頭兒搖頭道：「小老兒看不出來，他穿着很氣派，說話挺和氣，但是看上去很有點兒威儀！」

青衣客長眉微皺了皺，道：「他來了

兩次，都只是他一個人？」

胡老頭兒道：「是的，都只是他一個人！」

青衣客默然了刹那，道：「謝謝胡老告訴我，明兒個他要是再來時，胡老就告訴他我的住處，讓他去找我好了。」

胡老頭兒點頭問道：「賈爺已經知道他是什麼人了麼？」

青衣客搖頭道：「我還不知道，我想看看他是什麼人，找我有什麼事情？」

胡老頭兒沒再說什麼，青衣客也沒再說什麼，伸手拿起酒壺斟了杯酒，開始獨酌起來。

又有客人來了，是一位弱冠之年的紫衣少年。

好俊的人品，鳳眉，星目，挺直的鼻子，薄薄的嘴唇，一口牙齒又白又整齊。

胡老頭連忙上前含笑招呼道：「相公請坐。」

紫衣少年畧微遲疑了一下，在王清坐的那張長板櫈的另一頭，斯文的坐了下去，就在青衣客的對面。

青衣客神情淡漠地看了那紫衣少年一眼。

胡老頭兒含笑問：「相公要吃點兒什麼？」

紫衣少年道：「麵。」

胡老頭兒道：「什麼麵？」

紫衣少年漫不經意道：「隨便什麼麵都可以。」

胡老頭兒眉頭皺了皺，道：「肉絲麵好不好？」

紫衣少年道：「好。」

片刻工夫之後，胡老頭兒送過來一碗麵。

紫衣少年說了聲「謝謝」，道：「老人家，我想向您打聽個人，老人家肯賜告麼？」

胡老頭兒道：「相公想打聽的是什麼人？」

紫衣少年道：「這兒一帶的人都喊他賈爺，聽人說他常在這兒喝兩杯。」

「哦！」胡老頭兒眨了眨眼睛，問道：「相公打聽賈爺有什麼事？」

紫衣少年道：「我有點兒事情想請賈爺帮忙。」

胡老頭兒道：「相公貴姓？」

紫衣少年道：「文，文無雙。」

胡老頭兒目光一凝，道：「文相公認識賈爺麼？」

紫衣少年文無雙搖頭道：「我從未見過賈爺，我只是慕名，聽說賈爺是一位劍胆琴心的豪俠！」

胡老頭兒目光飛快地一瞥青衣客，默然未接話。

文無雙接着又道：「老人家，賈爺住在什麼地方？您能賜告麼？」

胡老頭兒搖頭道：「賈爺雖然常常照顧小老兒，來這兒喝兩杯，但是小老兒並不知道賈爺住在那兒。」

文無雙雙眉方自皺了皺，青衣客突然開了口，問道：「文兄弟，賈爺是一位『劍胆琴心』的豪俠，這句話，你是聽誰說的？」

文無雙星目一眨，道：「請問兄台上姓高名？」

青衣客微微一笑道：「文兄弟先別問我的姓名，請答我所問！」

文無雙道：「我告訴兄台是誰說的，兄台便告訴我賈爺的住處麼？」

青衣客道：「我也不知道賈爺的住處，不過，或者能帮你一點兒小忙，指點你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文無雙星目眨動地沉思了刹那，道：「是一位大和尚說的！」

青衣客點了點頭，道：「文兄弟，麵快涼了，你吃麵吧！」

文無雙搖頭道：「請兄台指點什麼地方可以找到賈爺？」

青衣客微微一笑道：「你先吃了麵再說。」

文無雙道：「我並不餓，也根本吃不下。」

青衣客目光深看了文無雙一眼，沉思地說道：「如此我就先告訴你好了。」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在秦淮河岸傍停泊着的畫舫，有一個芳名巧奴的姑娘，你找到了那位巧奴姑娘，也許就能找到賈爺。」

文無雙道：「賈爺是常到那畫舫上去麼？」

青衣客點頭道：「聽人說，那是賈爺每月化一百兩銀子包下的，不過，你去的時候最好在二更以後。」

文無雙站起身子抱拳一拱，說道：「謝謝兄台指點，小弟衷心至爲銘感！」

青衣客淡然抬手一擺，道：「文兄弟無須客氣，我也只是聽人說的，那兒是不是眞能找到他，我可就不敢肯定了！」

文無雙微微一笑道：「那兄縱然找不到賈爺，但是小弟衷心仍然非常感激，兄台請多喝兩杯，小弟就此別過！」

說着抬手由懷內掏出一塊碎銀放在桌上，朝胡老頭兒說道：「老人家，這是我的麵錢和這位兄台的酒賬。」

話落，又抱拳朝青衣客拱了拱，轉身舉步走去。

望着文無雙的背影走遠了之後，胡老頭兒輕咳了一聲，笑說道：「賈爺，您可眞會逗人！」

青衣客淡然一笑，說道：「這我倒不覺得。」

胡老頭兒忽然壓低聲音道：「賈爺，您眞是位『劍胆琴心』的大豪俠麼？」

青衣客反問道：「以胡老你看，我像是麼？」

胡老頭兒笑說道：「小老兒怎麼看得出來，不過，俗語說得好，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青衣客道：「胡老說的雖是，可惜，我不僅貌不驚人，也根本不是那種『海水不可斗量』的料！」

胡老頭兒道：「賈爺您眞客氣也眞會說話！」

王清突然接口說道：「賈爺，您別客氣了，在小的心目中，您應該是位不折不扣的大豪俠！」

青衣客道：「王清，你這句話有道理麼？」

王清道：「自從賈爺您來了我們這兒以後，這兩三個月來，這一帶的苦哈哈們，那一個沒得到您的照

顧？」

青衣客微微一笑道：「王清，我祗不過是生性喜歡帮助人，做了一些兒應該做的事情而已，以後你千萬不可這樣說，那會給我惹上麻煩的！」

王清忽然一拍胸脯道：「賈爺，您放心吧，誰要是敢找您的麻煩，我王清第一個就決不會饒過他，和他拚了！」

青衣客內心不禁甚爲激動地說道：「謝謝你，王清！」

× ×

時正二更。

紫衣少年文無雙依照着青衣客的指點，在秦淮河的岸邊找到了巧奴的畫舫。

畫舫中燈燭明亮，窗櫺上映現着一男一女兩個人影。

文無雙站立在岸邊，目光凝望着窗櫺上，雖然他明知女的人影必是巧奴，男的人影可能就是他急欲找到的那位賈爺。

但是，文無雙很懂得一個禮字，他沒有冒失登上畫舫，就站在岸邊上，揚聲問道：「巧奴姑娘在麼？」

畫舫的窗櫺推開了，探出了一個女人的烏雲螓首，嬌聲兒問：「是誰呀？」

文無雙朗聲說道：「我姓文，是找賈爺的。」

「哦。」巧奴藉着月光打量了文無雙一眼，嬌聲說道：「請上來吧！」

文無雙沒再說話，邁步走上跳板，上了畫舫。

艙內，青衣客神情瀟洒地倚窗而坐，文無雙跨入艙內，神情不由愕然一怔，道：「是您……」

青衣客頷首淡然一笑，道：「文兄弟很意外吧？」

文無雙點頭道：「實在很意外，沒想到您就是賈爺。」

語聲一頓，倏然肅容矮身下拜道：「文無雙拜見燕大俠！」

青衣客身軀一側，說道：「文兄弟，你弄錯了，我姓賈，不姓燕！」

文無雙微微一笑道：「我知道，不過，那位大和尚告訴我說，只要找到賈爺就找到了燕大俠，燕大俠也就是賈爺。」

「哦……」青衣客道：「文兄弟，事實上我只是姓賈，並不是什麼燕大俠，我想這可能是那位大和尚弄錯人了！」

文無雙怔了怔，星目凝注地道：「您眞不是燕無影燕大俠？」

青衣客搖頭道：「文兄弟，關於燕無影燕大俠我聽人說過，燕大俠乃是一位頂天立地，豪氣干雲，當代稱最的蓋世奇男，而我……」

搖搖頭，含着自嘲意味地笑了笑說道：「我却是個愛賭，貪杯好色之徒，怎會是那名滿江湖，當代稱最的武林大俠！」

文無雙眨眨星目道：「關於這一點，那位大和尚已經全告訴了我！」

青衣客眉鋒微皺了皺，道：「文兄弟，那位大和尚是誰？他法號如何稱呼？」

文無雙道：「他法號古月，外號人稱『瘋和尚』。」

青衣客輕聲一「哦」，道：「他怎麼告訴你的？」

文無雙道：「古月大師說燕大俠是爲了某種原因，才隱身在這一帶！」

青衣客道：「他沒有說明是什麼原因麼？」

文無雙搖頭道：「沒有，古月大師說燕大俠隱身在這一帶的原因他不清楚！」

青衣客想了想道：「這麼說，燕大俠倒眞有可能隱身在這一帶了！」

文無雙道：「這不僅只是可能，應該是『確實』！」

青衣客默然沉思了刹那，抬抬手道：「文兄弟請坐。」

文無雙搖頭道：「不必了，我現在只請問賈爺是不是燕大俠？」

青衣客道：「不是便怎樣？」

文無雙道：「不是，我就不再打擾賈爺。」

青衣客眨了眨眼睛，道：「文兄弟請先坐下再說如何？」

文無雙說道：「請賈爺先實答我是不是？」

青衣客雙眉微蹙了蹙，搖頭道：「我不是！」

文無雙倏然抱拳一拱，道：「不再叨擾，告辭！」

話落，舉步就往艙外走去。

青衣客忽地抬手一攔，說道：「文兄弟請留步。」

文無雙不由停步問道：「賈爺有何指教？」

青衣客微一沉思道：「文兄弟可以實答我一問麼？」

文無雙道：「賈爺請問。」

青衣客凝目道：「文兄弟找燕大俠究竟何事？」

文無雙道：「有事請求燕無影燕大俠帮忙！」

青衣客道：「帮什麼忙？」

文無雙搖頭道：「賈爺原諒！」

青衣客道：「不便說？」

文無雙點了點頭，沒有接話。

青衣客劍眉微揚了揚，道：「文兄弟，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

文無雙道：「賈爺說的雖然不錯，但是，事關重大，我不得不小心謹慎，請見諒！」

青衣客目光一凝，沉聲道：「怎樣重大？」

文無雙道：「關係數十人命！」

「哦……」青衣客心神不禁暗暗一震！道：「如果我點頭承認我是燕無影，你就告訴我是什麼事麼？」

文無雙星目異采一閃，道：「這麼說，您承認您就是燕大俠了！」

青衣客微一沉思，點頭道：「我承認了，究竟是怎麼回事，現在你可以對我明說了！」

文無雙眨眨星目，說道：「賈爺可願和我換個地方一談？」

青衣客道：「換個什麼地方？」

文無雙道：「換個環境比較清靜的地方！」

青衣客道：「這畫舫上環境還不够清靜？」

文無雙道：「不是不够清靜，而是不如理想！」

青衣客眉鋒微蹙了蹙，正要開口，文無雙却接着又說道：「賈爺，燕大俠當代

武林稱最，頂天立地，蓋世奇男，您既是燕大俠，還猶豫個什麼，怕個什麼？」

青衣客雙眉倏地一揚，道：「文兄弟這是激我？」

文無雙道：「賈爺要是這麼想，我不否認，不過，賈爺也不能否認我說的是事實！」

青衣客點頭一笑，說道：「如此，我們走吧，我這個人生平最受不得一個『激』字！」

話落長身站起，瀟洒地舉步往艙外走了出去。

文無雙俊臉含笑地隨後跟出。

上了岸，文無雙立即搶前一步地在前帶路。

× ×

這是一座巨大的宅第。

據說巨宅主人原是當地的富豪，姓冉，後來因為發生了變故，冉家沒落了，人也死光了，於是這座巨大的宅第就成了廢宅。

冉家廢宅，在金陵城內幾乎是座無人不知的凶宅，鬼宅！

因為冉家的人是死於兇殺，全家上下二十多口被殺於一夜之間，兇手是誰？無人知道。

冉家血案，當時曾轟動金陵，官府曾派出幹捕十多人查訪緝拿兇手，歷經年餘，結果却毫無所得，連一點眉目也沒有查訪出來！

時間久了，官府對於緝兇的事漸漸鬆懈冷淡了下來，因而冉家的血案也就成了「懸案」！

× ×

文無雙在前，青衣客隨後，來到冉家廢宅門外。

冉家廢宅的大門一向是關閉着的，如今却敞開着。

文無雙一隻脚剛踏上門前的石階，青衣客突然開口道：「文兄弟請停步。」

文無雙停步回首問道：「賈爺有何指教？」

青衣客道：「你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麼？」

文無雙道：「冉家廢宅。」

青衣客道：「聽說過這廢宅裏的情形沒有？」

文無雙點頭道：「聽說鬧鬼鬧得很厲害！」

青衣客道：「如此，你還往裏面去做什麼？」

文無雙道：「賈爺怕鬼？」

青衣客微微一笑道：「子不語怪力亂神，我生平是從不信鬼，又怎會怕鬼？不過……」

文無雙接口道：「不過什麼？」

青衣客說道：「因為目下這鬼宅有了活鬼！」

文無雙不禁愕然一怔道：「活鬼？」

青衣客點頭道：「如果我的聽覺無誤的話，活鬼共有兩個！」

文無雙明白了，雙目異采一閃：「賈爺您好靈聽的聽力！」

青衣客目光一凝，道：「裏面那兩位是文兄弟的熟人？」

文無雙點頭道：「一位是寒家的總管，一位則是賈爺的熟人！」

青衣客道：「是誰？」

文無雙淡然一笑道：「到了裏面賈爺就知道了。」

話落，直上石階，跨入門內，往裏面走了進去。

青衣客沒有再說話，邁步隨後跟了進去。

院內，草長及膝，滿目荒涼！

走過青石小道，是座客廳，這時，客廳門旁正併肩默立着兩個人，一個是位五十多歲年紀，穿着一件深藍錦緞長袍的老者，一個是個灰袍中年肥胖和尚。

青衣客跟着文無雙一跨入客廳，胖和尚立即口喧佛號說道：「阿彌陀佛，施主來了。」

青衣客目光冷冷地瞥視了胖和尚，沒理他。

錦袍老者抱拳拱手行禮道：「老朽江濤，拜見燕大俠。」

青衣客雙目微微一睜：「敢莫是昔年威震川東的『鐵筆神判』江大俠？」

江濤點頭一笑道：「不敢當，正是老朽。」

青衣客拱手道：「原來是江大俠當面，燕無影失敬了！」

江濤肅容說道：「燕大俠請勿和老朽客氣，老朽此來是有事相求，尚祈燕大俠鼎力賜助！」

青衣客燕無影道：「什麼事？」

江濤略一沉思道：「燕大俠可知『飛雲堡』？」

燕無影點頭道：「聽說堡主文勁秋一身所學功力高絕，八式『飛雲散手』譽稱當代一絕，為川湘武林道上第一好手，江大俠問此怎地？」

江濤道：「十一年前老朽在川湘道上突遭强仇暗算，幾乎喪命，幸遇文堡主路過義伸援手，將老朽帶回堡中治療調養月餘，始才痊癒復原，老朽因感念文堡主救命大恩，乃自請留居堡中効力，承蒙文堡主看重，委以總管重任。」

「哦……」燕無影轉首目光一瞥紫衣少年文無雙，道：「那麼，這位文兄弟是文堡主的？……」

江濤道：「掌珠。」

「哦！」燕無影深看了文無雙一眼，微一沉思道：「江大俠適才所言有事需要在下幫忙是怎麼回事？可是『飛雲堡』發生了什麼事情？」

江濤道：「十天前文堡主突然接到一紙帖柬，限令文堡主於一月之內携帶得自洞庭之物，親自送到祁連山麓，逾期即血洗全堡！」

燕無影劍眉一軒，道：「那寄柬人是誰？」

江濤道：「當代第一魔君！」

燕無影心中暗暗一震！道：「是那『枯骨血掌』令狐寒秀？」

江濤微一點頭，說道：「不錯，正是那老魔！」

燕無影微一沉思道：「所謂得自『洞庭之物』，那是什麼東西？」

江濤道：「老朽不清楚。」

燕無影問道：「江大俠，你沒有問過文堡主？」

江濤道：「老朽問過，據說那是一件古玩玉器！」

燕無影心念一動，問道：「什麼古玩玉器？」

江濤道：「是一匹玉馬。」

燕無影道：「什麼顏色？」

江濤道：「老朽沒有看見過。」

文無雙突然接口道：「我看見過，是紫色。」

燕無影雙目倏地一睜，神光暴射，道：「眞的？」

文無雙道：「燕大哥應該相信我，決非隨便亂說！」

燕無影暗吸了口氣，道：「姑娘原諒，是我一時失言！」

古月大師忽然喧了聲佛號道：「阿彌陀佛，這一來，我和尚可以放下一顆懸心了！」

燕無影微微一笑道：「這一次你和尚總算管對了閑事！」

古月大師笑道：「沒有往者之錯那有今者之對！」

燕無影淡淡一笑，道：「和尚你別自我解嘲了！」

古月大師道：「我和尚說的，可是事實！」

語聲一頓即起，問道：「此事你打算怎麼辦？」

燕無影道：「很簡單，帶着『紫玉馬』，依限送到祁連山麓去！」

古月大師道：「是施主親自替文堡主送去？」

燕無影搖頭道：「不！讓文堡主自己去！」

古月大師道：「施主同去？」

燕無影話鋒一改，道：「和尚，你該走了！」

古月大師一怔！道：「施主要攆我和尚走？」

燕無影道：「這兒沒你的事，你和尚不走留在這兒做什麼？」

古月大師眨眨眼睛，點頭道：「好吧，我和尚走就是！」

說着邁步就往廳外走去。

燕無影却倏然抬手一攔，道：「慢着，和尚你知道該去那裏麼？」

古月大師道：「我和尚自有我和尚的去處，用不着施主操心！」

燕無影搖頭道：「那不成，你和尚必須聽我的！」

古月大師雙目一瞪，沉聲道：「聽你的？」

燕無影道：「不錯，我有個指定的地方讓你和尚去！」

古月大師道：「什麼地方？」

燕無影道：「我住的那條畫舫！」

古月大師神情一怔！道：「去那裏做什麼？」

燕無影道：「住在畫舫上。」

古月大師口喧佛號道：「阿彌陀佛，施主不怕罪過麼？」

燕無影道：「何罪過之有？」

古月大師道：「和尚是佛門子弟出家人，那種地方豈是和尚住得的所在！」

燕無影雙眉微揚道：「和尚，你實在該打！」

古月大師道：「為何該打？」

燕無影說道：「你心地不正，豈不該打！」

古月大師眨眨眼睛道：「我和尚心地那裏不正了？」

燕無影道：「我只叫你和尚住到畫舫上去，又沒叫你犯戒，你却要往歪裏想，這不是心地不正是什麼？」

古月大師搖頭道：「這無關心地，而是……我和尚生平最怕女人，何況和一個花不溜丟的大姑娘同住一條畫舫，那豈不是要我和尚的命！」

燕無影道：「佛門子弟出家人，講究的是禪心定力，你和尚要是連這一點考驗都經不起，那你還當的什麼和尚，學的什麼禪，守的什麼戒！」

古月大師笑笑道：「施主說的甚是，我和尚學的雖然是『禪』，雖然應該具有『六賊』不侵的定力，但是奈何……」

燕無影倏然截口道：「和尚，你去不去？」

古月大師搖頭道：「施主要我和尚去幹什麼事情都可以，唯獨這件事情萬萬不成！」

燕無影聲調忽地一冷，道：「和尚，你可是想敬酒不吃吃罰酒！」

古月大師雙目一瞪，道：「施主要用强？」

燕無影神色冷漠地道：「不錯，你和尚不去，我只好如此！」

古月大師雙目突然一凝，問道：「施主的用意是什麼？」

燕無影道：「你和尚答應聽我了？」

古月大師道：「我和尚不答應，你會放過我？」

燕無影笑笑道：「和尚，看來你是比以前聰明得多了。」

古月大師道：「俗話說得好，上一次當學一回乖！」

燕無影淡笑了笑，神色倏然一正，道：「和尚，玩笑要適可而止，該說正經的了。」

古月大師也立即神情一肅，道：「你說吧，和尚當洗耳恭聽！」

燕無影微一沉思道：「和尚可知我為何隱跡此地？」

古月大師道：「和尚只知施主在查一件事情。」

燕無影點頭道：「和尚你仔細聽着，聚豐當和馬鐵腿的賭場，都是問題關鍵地方，你留在金陵，嚴密注意這兩處地方的行動，如有發現，千萬別動聲色，以免打草驚蛇，還有夫子廟內擺麵攤的胡老頭兒也不是個簡單人物，不妨常去走走，利用機會探探他的底細意圖，至於你的住處你和尚自己選擇好了！」

古月大師點頭躬身，說道：「和尚遵命。」

話落，邁步往外走了出去。

× ×

「飛雲堡」的大廳中，堡主「飛雲散手」文勁秋和燕無影分賓主面對而坐，總管江濤垂手肅立在大廳門口，文無雙這時已恢復了女裝，秀立在乃父身旁，一雙美目含情地望着燕無影。

燕無影心頭暗震了震，裝着未見的輕

咳了一聲，目視文勁秋問道：「那『紫玉馬』現在何處？」

文勁秋微一猶豫道：「堡中一處極其隱秘地方。」

燕無影道：「堡主可知道它的來歷價值？」

文勁秋搖頭道：「老朽只聽說它關係着一處巨大的財富寶藏，并不清楚它的來歷！」

燕無影眨眨雙目道：「堡主可否將它取出來給我一觀？」

文勁秋臉上掠過些微遲疑之色，隨即點頭說道：「當然可以，燕大俠請稍坐，老朽這就去將它取來！」

話落站起身子，邁步轉向廳後走了進去。

大廳內，有着刹那的沉默。

忽然，文無雙美目一眨，問道：「燕大哥，那『紫玉馬』果眞關係着一座巨大的財富寶藏麼？」

燕無影點頭道：「一點不假，那不但是一筆富可敵國的財富寶藏，而且還有一部古代武林奇人遺留下的武學奇書，習之足可無敵天下！」

「哦！」文無雙道：「這麼說，誰要得到這財富寶藏，誰就能成爲當世武林第一富豪，第一高手了！」

燕無影道：「事實正是如此！」

說話間，文勁秋已雙手捧着一隻五寸長三寸許寬的檀木盒子自廳後走了出來，打開盒蓋，取出一隻雕工精細，栩栩如生的「紫玉馬」遞給燕無影，說道：「燕大俠請看。」

燕無影接過「紫玉馬」凝目細看了刹那之後，倏然注目問道：「這『紫玉馬』堡主係得自何人之手？」

文勁秋道：「得自洞庭一怪吳占崑之手。」

燕無影將「紫玉馬」遞還給文勁秋放入檀木盒內，默然沉思了稍頃，又問道：「令狐老魔的一月限期還有多少日子？」

文勁秋道：「還有十二天。」

燕無影再次沉思了刹那，道：「堡主打算如何對付老魔？」

文勁秋道：「令狐老魔人稱當世武林第一魔君，一身武學功力高絕，爲人心狠手辣，老朽這『飛雲堡』在江湖上雖也薄具微名，但是老朽却有自知之明，縱是傾盡全力，也難對付得了老魔！」

燕無影道：「這麼說，堡主是不打算對付老魔了？」

文勁秋道：「老朽雖有不打算對付老魔之心，可是……除非依照老魔柬示，將『紫玉馬』送往祁連山麓，否則老魔絕不會放過老朽！」

語聲一頓又起，接說道：「燕大俠當代武林稱最，據古月大師賜告，令狐老魔那毒絕武林的『枯骨血掌』，放眼當今天下，能敵者只有二三位，你燕大俠就是那二三位中的一位。」

燕無影道：「堡主相信了瘋和尚的瘋話！」

文勁秋微微一笑道：「老朽與古月大師也是多年老友，深知其爲人性情，他雖外號『瘋和尚』，平時行事說話有些兒瘋瘋癲癲的，但得看是什麼事情，對正經事情他可是絲毫不瘋，要不然，老朽便不會得聽信他的，讓小女和江賢弟前往金陵請求燕大俠帮忙，義伸援手了！」

燕無影心念暗轉了轉，道：「堡主可是要我帮忙保有這『紫玉馬』，對付令狐老魔？」

這話，似乎是多餘之問，文勁秋若不爲此，何必要請他帮忙！

可是，他這話雖是多餘之問，文勁秋却作了不是「多餘」之答，說道：「老朽自知德福兩薄，倒不一定要保有這『紫玉馬』，妄想獲得此一巨大財富寶藏，只是不願讓它落入老魔之手而已！」

燕無影微點了點頭，眨眨星目問道：「堡主可願聽我的？」

文勁秋道：「老朽既請燕大俠帮忙，自當願聆高見！」

燕無影凝目道：「堡主這話可是由衷之言？」

文勁秋正容說道：「老朽句句發自肺腑！」

燕無影道：「如此，我請堡主立刻動身前往祁連山麓，將『紫玉馬』交給令狐老魔！」

文勁秋神情不禁愕然一怔！道：「這個……」

燕無影道：「堡主可是心內有些捨不得？」

「那倒不是！」文勁秋搖頭道：「燕大俠，老朽適才已經說過了，只是不願讓它落……」

燕無影接口說道：「我懂得堡主的心意，不過，堡主應該明白那『懷璧其罪』的俗話，非如此，『飛雲堡』必將難逃一場血劫災禍！」

文勁秋聽得心神不禁暗暗一震！雙眉深皺地沒有立刻接話。

燕無影却是語聲一頓又起，接着說道：「堡主也許是眞不知道，『紫玉馬』雖然關係着一筆富可敵國的財富寶藏，但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部武學奇書！」

文勁秋雙目倏然一睜，道：「一部什麼武學奇書？」

燕無影搖頭道：「不知道，我也只是聽說而已。」

文勁秋默然沉思了片刻之後，道：「這『紫玉馬』的寶藏中既然還關係着一部武學奇書，那就更不能將它交給令狐老魔了！」

燕無影雖然明知文勁秋這更不能將「紫玉馬」交給令狐老魔的意思，但他却裝作不解的眨眨眼睛問道：「爲什麼？」

文勁秋緩緩說道：「令狐老魔號稱當今武林第一魔君，一身所學功力高絕，放眼天下武林已是少有敵手，『紫玉馬』有關財富寶藏武學奇書，如再落入他手中，那豈不是如虎添翼，只要他稍一有所舉動，天下武林豈不盡入他掌握之中，他要爲禍武林，又有誰能制得了他！」

燕無影微微一笑道：「堡主深謀遠慮，所顧慮的雖然都確是實情，但是堡主如不依限將這『紫玉馬』送往祁連山麓，『飛雲堡』立刻便要遭到……」

文勁秋雙眉倏地一軒，接口道：「燕大俠，若爲天下武林，『飛雲堡』算得了什麼，『飛雲堡』縱然立刻化爲灰燼，老

朽也在所不惜！」

燕無影道：「如此，堡主認爲這樣值得麼？」

文勁秋正容說道：「只要是爲天下武林，爲正義，老朽就認爲沒有什麼不值得的！」

燕無影劍眉軒揚，雙目異采飛閃地說道：「堡主這份俠義心胸，爲天下武林禍福想的豪情正氣，實在令人衷心敬服！」

文勁秋含笑說道：「燕大俠這等讚譽說法，老朽可汗顏極了，老朽只不過是自覺既身爲武林人，就該爲天下武林盡一份力量責任而已！」

燕無影淡然微笑了笑，神色倏然一肅，說道：「堡主既是這麼個俠肝義胆之人，我就實告堡主吧，堡主上了那吳占崑的當了！」

文勁秋一怔！道：「老朽上了他的什麼當了？」

燕無影說道：「這『紫玉馬』是件贋品！」

文勁秋神情不由一呆！道：「它眞是贋品？」

燕無影道：「堡主應該相信我決不會說謊！」

文勁秋目光倏地一凝，道：「燕大俠見過眞『紫玉馬』？」

燕無影道：「我從未見過。」

文勁秋道：「如此，燕大俠又怎知這是贋品？」

燕無影道：「因爲它本是寒家祖傳之物！」

文勁秋雙目微微一睜，道：「它原是燕大俠祖傳之物？」

燕無影點頭道：「先祖原經營古玩生意，偶收購於一位落魄王孫之手，先祖因愛其雕工精細，形狀栩栩如生，遂乃將它收爲珍藏之一！」

文勁秋道：「這麼說，令祖當時并不知道它關係着一筆巨大的財富寶藏了？」

「不知道。」燕無影搖頭道：「此事直到二十年前，先父偶從一位蒙古藥材商人的閒談中方始獲知『紫玉馬』原爲蒙古一位王族所有，因其意圖謀篡蒙古王位，於陰謀敗露後，全家大小盡被蒙古王戮殺，所有家財悉被抄沒，這『紫玉馬』也就入了蒙古王庫，後來蒙古王偶從一名曾是那位蒙古王族的親隨武士口中獲知『紫玉馬』的秘密後，可惜，『紫玉馬』已被作爲貢品送進了北京大內！」

語聲微頓了頓，接說道：「爲此，蒙古王當時曾暗派武士多名化裝入京城探查『紫玉馬』的下落，但始終未能獲得絲毫綫索！」

文勁秋沉思地道：「照此說來，必是先朝皇帝將它作賞賜品賜給那位王孫的祖先，而輾轉落入令祖之手的了！」

燕無影點點頭道：「情形多半可能如此！」

文勁秋默然了稍頃，雙目微凝地問道：「燕大俠既然從未見過眞品，又根據什麼斷定此『紫玉馬』不是眞品？」

燕無影微微一笑，道：「這是秘密，非到發現眞品時不便有所透露，尚請堡主原諒！」

文無雙忽然接口嬌聲說道：「爹，這『紫玉馬』既是贋品，便就是無用之物，你就把它送去祁連山麓交給老魔，讓老魔也上上當，空歡喜一場好了！」

文勁秋點了點頭，望着燕無影問道：「燕大俠可要同往祁連一行？」

燕無影點頭道：「我不僅要隨在堡主之後前往，并且還要出手去劫奪這『紫玉馬』！」

文勁秋一怔！道：「爲什麼？」

燕無影淡然一笑道：「堡主將『紫玉馬』交給老魔以後，用不了多久，老魔定會發現它是贋品，以老魔的心性爲人，上當之後，他豈肯甘休，必然前來『飛雲堡』討取眞品，斯時，堡主將何以應付？」

文勁秋神情呆了呆！眉鋒微皺地道：「這個……」

燕無影笑了笑，接着又道：「所以我必需出手劫奪它，不讓它落入老魔之手，免得被發現它是贋品，以解老魔誤認堡主以僞亂眞之疑！」

文勁秋聽得心頭不由一陣激動地說道：「謝謝燕大俠的顧慮週全！」

燕無影搖頭道：「堡主無用言謝，其實我這些顧慮，并不只是爲了堡主，也是爲了我自己！」

文無雙倏然眨眨美目道：「燕大哥，你想過沒有，這贋品既然出自『洞庭一怪』吳占崑之手，眞品說不定就在吳老怪的手中。」

燕無影點頭道：「姑娘說的不錯，這確實很有可能，不過，吳老怪也有可能是上了別人的當，此事必需要在找到吳老怪之後才能明白！」

文無雙道：「燕大哥可是打算於祁連之行後，便立刻前往洞庭去找吳老怪？」

燕無影道：「正是如此。」

文無雙美目眨了眨，轉望向文勁秋說道：「爹，現在一切都已經明白了，你該帶着『紫玉馬』即刻動身上路了！」

文勁秋點了點頭，目視文無雙道：「妳也要去麼？」

「不去。」文無雙螓首一搖，道：「女兒打算前往洞庭一趟。」

文勁秋雙目微睜地道：「妳要去找洞庭老怪？」

文無雙道：「不是，女兒是去探聽老怪的行踪！」

燕無影連忙說道：「謝謝姑娘，姑娘最好別去！」

文無雙道：「爲什麼？」

燕無影道：「這是我的事情，我不希望別人插手帮忙！」

文無雙黛眉忽地微揚，道：「你以爲我這是帮你的忙？」

燕無影神情不由一愕！道：「難道不是？」

文無雙道：「本來就不是！」

燕無影星目一凝道：「那麼姑娘要去打聽吳老怪行踪的用意何在？」

文無雙道：「用意何在？這是我的事情，我沒有奉告的必要！」

文勁秋突然沉聲叱道：「無雙，妳怎麼可以對燕大俠如此無禮！」

文無雙道：「爹，這件事情你別管好不好！」

文勁秋還要再說什麼時，但是文無雙

却已轉向燕無影說道：「其實告訴你沒有什麼不可，我是在爲我自己打算！」

燕無影一怔！道：「姑娘是爲自己打算？」

文無雙道：「不錯，我要從吳老怪手裏奪取眞『紫玉馬』！」

文勁秋臉色突然一正，道：「無雙，這件事在此以前，爹決不反對妳，但是現在，爹却要攔阻妳，妳不可以去奪取『紫玉馬』！」

文無雙道：「爲什麼？」

文勁秋道：「在此以前，我們幷不知道它是燕大俠祖傳之物，如今我們既然知道了，就不能再存有奪取之心！」

文無雙眨眨美目道：「爹這話雖然有理，不過，爹應該明白，燕大俠也幷不是『紫玉馬』的原主人，原主人乃是那位被殺戮了的蒙古王族，算起來它該是無主之物，既是無主之物，便人人皆可奪取！」

文勁秋雙眉一皺道：「無雙，妳怎麼說起這種歪理來了！」

文無雙道：「我這也許是歪理，可是却不能否認也是事實！」

話鋒一頓，美目倏然凝望着燕無影問道：「你說是不是？」

燕無影無法不承認這是事實，只好點頭說道：「姑娘說的不錯，若然追根究底的說起來，『紫玉馬』確實不能算是寒家之物！」

文無雙嬌美的一笑，道：「這麼說，我去找吳老怪奪取它，也該沒有什麼不對了？」

燕無影點了點頭，目光凝注地問道：「姑娘果眞要去奪取它？」

文無雙道：「你看我像是隨便說說開玩笑的麼？」

燕無影道：「姑娘奪取得手以後打算如何？」

文無雙道：「自然是找尋那財富藏珍和那部武學奇書！」

燕無影道：「取得些財富藏珍後？」

文無雙道：「那是以後的問題，目前我還未想到那些呢？」

燕無影深深地看了文無雙一眼，道：「姑娘既已決心要奪取它，就只管去找那吳老怪奪取好了，不過，我希望姑娘能答應我一件事！」

文無雙道：「什麼事？只要是我力量能辦得到，我一定答應！」

燕無影雙手一拱，道：「我先謝謝姑娘！」

文無雙含笑搖手道：「燕大俠未免言謝得太早了些，我還不知道是什麼事情？也不知道我的力量是不是能辦得到呢？」

燕無影淡然一笑道：「我請姑娘答應我，無論在如何情況下，都不要傷害吳老怪的性命！」

文無雙美目倏地一凝，道：「這是爲什麼？」

燕無影道：「因爲我有事情要向他查問。」

文無雙道：「什麼事情？」

燕無影道：「請姑娘原諒。」

文無雙美目眨了眨，點頭道：「你放心吧，我答應你決不傷他的性命就是！」

燕無影雙手再次一拱，道：「謝謝姑娘！」

文無雙道：「別謝了，開口就是『謝謝』，多俗氣，當世武林稱最的昂藏鬚眉，不該是這麼個俗人！」

燕無影劍眉微軒倏垂，道：「如此，姑娘就當我沒有說過好了。」

文無雙嫣然笑了笑，美目一轉，望着文勁秋笑說道：「爹，您還有什麼好說的沒有？」

文勁秋雙眉微皺地搖搖頭道：「丫頭，爹把妳寵壞了！」

文無雙甜美地一笑，望燕無影說道：「燕大哥，我們洞庭見了。」

話落，擰身往廳外急步走了出去。

文勁秋望着這個從小被嬌縱寵愛長大的愛女的背影，不禁搖搖頭苦笑地道：「小女年輕不懂事，無禮之處，尚請燕大俠萬勿介意放在心上！」

燕無影微微一笑道：「堡主請別這樣說，我不會介意的，何況令嬡她此去洞庭，可能實是另有用心！」

文勁秋目光一凝道：「燕大俠認爲她可能有什麼用心？」

燕無影微一沉吟，說道：「我猜料的如果不錯，令嬡她絕不會向吳老怪出手奪取那『紫玉馬』！」

話鋒一頓，忽然岔開話題地說道：「堡主請用布將檀木盒子包好揹在背後，我們也該動身了！」

文勁秋點了點頭，立刻吩咐總管江濤去取了塊黑布來，將檀木盒子包好斜揹在背後，動身離開了「飛雲堡」趕奔祁連山麓而去。

玄功懾魔頭

祁連山，有南北之分。

南祁連，在今甘肅張掖縣西南，其脈自張掖西迤，經武威，酒泉，安西等縣接阿爾金山，今稱南山山脈。

昔漢霍去病出北地，深入之祁連山，亦即此南祁連。

北祁連，即今新疆省境之天山，唐時名「折羅漫山」，山南爲回部，山北爲準葛爾部，因山上冬夏積雪，故又名雪山，亦名白山。

夕陽西墜，彩霞漫天。

這是黃昏時刻的寫照，這時刻，也正是一天時光中，最絢麗最美好的一刹那！

不過，俗語却有「夕陽雖然好，可惜近黃昏」之句，因爲這一刹那過去，天就黑了！就在這夕陽西墜的美好黃昏時刻，祁連山麓出現了一人一騎。

馬是關外異種，渾身像潑墨一樣黑的駿馬，馬上人是一位五十開外年紀，背上斜揹着一個長形黑布包袱的藍袍老者。

突然路旁樹林中掠起兩條人影，是兩個四十上下的黑衣大漢，併肩擋立路中。

藍袍老者連忙一收馬韁，勒馬停立不前，目光如電地望着兩個黑衣大漢，問道：「二位攔路何爲？」

兩名黑衣大漢四目精光灼灼地上下打量了藍袍老者一眼，右邊的一個大漢問道：「尊駕可是『飛雲堡』文堡主？」

藍袍老者點頭道：「不錯，老夫正是文勁秋，二位何人？」

那黑衣大漢道：「堡主背後的包袱內

可是得自洞庭之物？」

文勁秋道：「正是，二位可是令狐山主手下？」

「不錯。」那黑衣大漢道：「我們奉山主令諭在此迎候堡主。」

文勁秋道說：「令狐山主，知道我要來？」

那黑衣大漢嘿嘿一笑道：「山主算定堡主該到了！」

文勁秋淡然一「哦」，道：「山主現在何處？」

那黑衣大漢尚未接話，五十丈外的山彎處突然响起一聲哈哈大笑，說道：「文堡主俠駕光蒞寒山，老夫迎迓來遲，尚請原諒！」

話聲中，山彎處現出一位身材偉岸，長髯飄胸，四方臉，臉色紅潤，鬚眉灰白，氣度威儀懾人的黃衫老者，緩步從容的走了過來。

確實不愧是號稱當今武林第一魔君的人物，他腳下走來看似緩步從容，其實奇快無倫，五十丈開外的距離，只不過是一眨眼的一刹便已到達，停立在文勁秋的對面七尺之處。

文勁秋飄身下馬，雙手抱拳一拱，說道：「山主如此說，老朽可實在不敢當，倒是老朽提早前來拜候，還請山主大量海涵！」

令狐寒秀淡然一笑，說道：「堡主不必多說虛套話了，請將背後的包袱，解下來吧！」

文勁秋點頭道：「老朽遵命。」說着抬手解下背後的黑布包袱，捧在手中。

令狐寒秀朝垂手肅立在旁邊的兩個黑衣大漢中的一個，吩咐道：「秦彪，去接過來放在地上解開包袱。」

那個叫做秦彪的黑衣大漢恭應了一聲，大踏步上前由文勁秋手中接過黑布包袱，輕輕地放在令狐寒秀面前三尺地上，解開黑布。

令狐寒秀道：「打開盒蓋。」

他嘴裏說着，兩隻眼睛却精光如電地注視着文勁秋的臉色神情。

文秋勁也是老江湖了，當然明白老魔如此注視着他的心意，不由朝老魔微微一笑。

檀木盒蓋打開，令狐寒秀目光一瞥之後，立即向秦彪說道：「蓋起來，仍把它包好！」

秦彪依言蓋上盒蓋包好，雙手捧着抱在懷中退立一邊。

文勁秋輕咳了一聲說道：「紫玉馬已經遵示送到，老朽該告辭了！」

話落口，雙手抱拳一拱，便待轉身上馬。

令狐寒秀突然抬手一攔，道：「文堡主且慢！」

文勁秋目光一凝，道：「山主有何見教？」

令狐寒秀冷聲說道：「老夫有兩個條件，希望堡主能够應諾遵從！」

文勁秋道：「兩個什麼條件？」

令狐寒秀道：「第一，今天之事，希望堡主守秘，不得洩露絲毫消息給任何人知道。」

文勁秋點頭道：「老朽遵命。」

令狐寒秀又說道：「第二，老夫希望堡主回堡之後，立刻遣散所有手下之人，並收拾一切，遷地隱居，從此不再出現江湖！」

文勁秋雙眉微微一揚，道：「必須如此？」

令狐寒秀點頭道：「不錯，老夫之言，從來不容許違背！」

文勁秋臉色一變，道：「老朽如是不願便怎樣？」

令狐寒秀道：「很簡單，堡主現在也就不用回去了！」

文勁秋臉色又變了變！道：「如此說，老朽不答應是絕對不行了！」

令狐寒秀冷哼一聲道：「老夫給你十天的攷慮時間，十天一過，堡主如果還未他遷，『飛雲堡』內將是鷄犬不留！」

文勁秋心神暗暗一震！道：「沒有商量的餘地？」

令狐寒秀搖頭冷聲說道：「沒有！」

語聲一頓，抬手一揮接說道：「現在你可以走了！」

文勁秋沒再開口說話，雙手一抱拳，騰身掠上馬背，抖韁縱騎，往回路飛奔而去！

望着文勁秋的背影去遠後，令狐寒秀倏然冷笑了笑，轉朝另一個黑衣大漢沉聲說道：「譚坤，傳令三煞兄弟，即刻動身跟着文老兒，到了地頭之後，可在『飛雲堡』附近暗中監視文老兒的行動，十天過後，文老兒如未遣散手下遷離，立即動手，殺！」

那個名叫譚坤的黑衣大漢恭應了一聲，立即大踏步地朝他和秦彪掠出的那片樹林內走了進去。

驀地，樹林內傳出一個清朗的話音說道：「不必了，在下已經代傳手令，三煞弟兄已經跟下去了！」

譚坤聞言一驚停足，令狐寒秀臉色不禁微微一變！沉聲喝道：「什麼人？」

樹林內，傳來那清朗的聲音答道：「我！」

聲落人現，樹林內走出一位劍眉，星目，胆鼻，方口，身材頎長的青衣客，神情瀟洒地直朝令狐寒秀身前走了過來。

令狐寒秀目光冷冷地望着他，直到他停立在對面八尺之處，才寒聲問道：「你是什麼人？」

青衣客道：「武林人。」

令狐寒秀目中寒芒一閃，道：「你沒有名字麼？」

青衣客道：「當然有。」

令狐寒秀冷喝道：「爲什麼不說你的名字？」

青衣客道：「因爲你未問。」

令狐寒秀道：「老夫適才所問『你是什麼人』，那難道不算問？」

「當然不算。」青衣客道：「閣下問我是什麼人並沒有問我的名字，我答以『武林人』，應該是最恰當不過的答詞！」

令狐寒秀冷聲一笑說道：「閣下好口才！」

青衣客淡淡地冷聲道：「謝謝閣下的誇獎！」

令狐寒秀道：「你叫什麼名字？」

青衣客道：「燕無影。」

令狐寒秀雙目倏然一睜，道：「你就是近兩年來名震江南武林的燕無影？」

青衣客點頭道：「不錯，我正是那個燕無影。」

令狐寒秀目光忽地一凝，問道：「你把三煞兄弟怎樣了？」

燕無影道：「我讓他們在林裏頭休息休息。」

令狐寒秀臉色微微一變！道：「你制了他們的穴道？」

燕無影道：「閣下眞是高明，一語中的！」

令狐寒秀嘿嘿一笑，道：「你來祁連何爲？」

燕無影道：「江南待膩了，想到關外走走，途經此地而已。」

令狐寒秀道：「你這是實話？」

燕無影道：「話出自我口，入於你耳，信與不信那就聽由閣下了！」

令狐寒秀微一沉吟道：「你爲何出手制住三煞兄弟的穴道？」

燕無影道：「他三個躲在樹林裏，那種鬼鬼祟祟的樣子，我看不順眼！」

令狐寒秀道：「於是你就出手突襲他們，制了他們的穴道！」

燕無影淡笑了笑，沒有接話。

令狐寒秀冷冷地道：「你太多管閒事了！」

燕無影淡淡地道：「我這個人生平沒有別的，就是愛多管閒事，怎麼樣也改不了！」

令狐寒秀冷笑了笑，話題忽地一轉，道：「你知道老夫是誰麼？」

燕無影搖頭道：「萍水相逢，你我從未見過，是不？」

令狐寒秀道：「你想不想知道？」

燕無影說道：「你要是願意告訴我，我自是不反對，否則，我也決不勉強你閣下。」

令狐寒秀道：「老夫複姓令狐，名寒秀！」

「哦！」燕無影做作微微一驚地道：「原來是人稱當今武林第一魔君的祁連山主當面，失敬！失敬！」

令狐寒秀道：「你知道三煞兄弟是老夫的手下麼？」

燕無影道：「先前是不知，現在知道了！」

令狐寒秀嘿嘿一笑道：「現在你既然知道了，那就請趕快去解開三煞兄弟的穴道！」

燕無影道：「萬分抱歉！」

令狐寒秀雙眉一揚，沉聲道：「你不願意？」

燕無影搖頭道：「不是不願意，而是不能，我只會制穴，不會解穴！」

令狐寒秀神色微感意外地一怔！道：「你這是實話？」

燕無影道：「決未說謊，家師只傳了我這種制穴手法，並未傳我解穴手法，因爲這種制穴手法在一個對時之後自解！」

令狐寒秀道：「如此說來，這種制穴手法必定是種獨門手法？」

燕無影點頭道：「要是普通手法，我就不會不能解了！」

令狐寒秀目光一凝，問道：「令師是當世武林那位高人？」

燕無影道：「家師並不是什麼武林高人，只是位教書的老學究。」

令狐寒秀眉鋒微皺地道：「老夫請問他的名號？」

燕無影搖頭道：「家師從未對我提說過他的姓名，當地方的人都稱呼他老人家『冬烘先生』。」

令狐寒秀眉鋒又皺了皺道：「他在何處教書？」

燕無影道：「江蘇，靠近海邊一處窮鄉僻壤的小村莊上！」

令狐寒秀道：「什麼地名？」

燕無影道：「海州，不過現在已經不在那裏了。」

令狐寒秀道：「去了何處？」

燕無影搖頭道：「不知道，他老人家沒有告訴我。」

令狐寒秀默然沉思了稍頃，說道：「你既是途經此地，出手制住三煞兄弟的穴道既然只是愛管閒事，一切就算了！」

語聲微頓，忽然抬手一揮，道：「你走吧！」

以江湖傳說中的令狐寒秀的性情爲人，應該不是個這麼好說話的人。

燕無影不由有點意外地微怔了怔，淡淡地道：「山主這是擡我？」

令狐寒秀道：「這不是擡你，祇不過是老夫今兒的心情比較好，也是對你恩施格外！」

「哦！」燕無影道：「山主要是心情不好便怎樣？」

令狐寒秀道：「就憑你出手制了老夫手下三煞兄弟穴道的這件事，老夫就不會饒你！」

燕無影又是一聲輕「哦」道：「這麼說，今兒個我的運氣很好了！」

令狐秀寒道：「你的運氣確實不壞，不過，人運氣好的時候不多，你應該抓住



燕無影凝立不動，直待令狐寒秀掌招臨近他左肩三寸之際，才倏然抬手，食中二指閃電似地劃向來掌脈門。

它！」

燕無影點頭道：「山主說的是，我正是抓住它，所以我想想趁着這『運氣好』的時候和山主打個商量！」

令狐寒秀道：「打什麼商量？」

燕無影道：「我想要那位貴屬懷裏抱着的黑布包裏的東西，山主肯賞臉不？」

令狐寒秀忽然哈哈一聲大笑道：「燕無影，老夫早就猜料到你是有所圖謀而來，果然不錯，現在你的狐狸尾巴終於露出來了。」

燕無影道：「山主既然早就猜料到就更好了，請山主賞我這個臉！」

令狐寒秀冷冷地道：「燕無影你別做夢了！」

燕無影道：「山主不肯賞臉？」

令狐寒秀冷哼一聲道：「燕無影，趁着老夫心情好，還沒有改變心意之前，你還是快走吧！」

燕無影道：「我要是不呢？」

令狐寒秀雙目寒芒一閃道：「你的運氣可能會由好變壞，想走也走不成了！」

燕無影淡淡地道：「我不會相信我的運氣會變得那麼快，山主這麼一說，我倒想試試！」

令狐寒秀道：「你眞要試試？」

燕無影道：「我這個人除了愛管閒事的性情外，還有個不服氣的倔脾氣，凡是想要的東西，得不到手決不干休！」

令狐寒秀嘿嘿一笑，道：「你這脾氣可眞够倔的，不過，老夫却要奉勸你從現在起最好就改一改，否則你這條命送在這倔脾氣上！」

燕無影道：「謝謝勸告，奈何我這人生性如此，一時很難改得了！」

令狐寒秀眨眨眼睛問道：「你知道這黑布包裏是什麼東西麼？」

燕無影道：「一件雕工十分精緻罕見的古玉器『紫玉馬』！」

令狐寒秀道：「你是跟踪文勁秋到這裏來的？」

燕無雙搖頭道：「不是。」

令狐寒秀道：「那你怎知裏面是隻『紫玉馬』的？」

燕無影淡然一笑道：「適才山主令諭貴屬打開布包開盒蓋時，是我趕上了巧，看到的。」

令狐寒秀道：「如此，你確實是路過此地，而不是專爲它來的了？」

燕無影道：「事實確是如此！」

令狐寒秀目光倏地一凝，道：「你知道『紫玉馬』的秘密麼？」

燕無影道：「不但是知道，而且十分清楚得很！」

令狐寒秀道：「有關『紫玉馬』的秘密，武林中知道的人可說是絕無僅有，你是怎麼知道的？」

燕無影道：「聽人說的。」

令狐寒秀道：「聽誰說的？」

燕無影道：「一位蒙古王族，山主你呢？」

令狐寒秀道：「老夫的一名屬下。」

燕無影道：「他也是蒙古人？」

「不是。」令狐寒秀道：「他是從小生長在關外的漢人。」

燕無雙道：「他是在什麼時候告訴你

的？」

令狐寒秀道：「從七年前告訴老夫之後，老夫為此曾三度進京，明查暗訪它的下落！」

燕無影道：「他叫什麼名字？」

令狐寒秀道：「魯志文。」

燕無影默然沉思了刹那，眨眨星目道：「我有個意見，山主可願讚同？」

令狐寒秀道：「什麼意見？」

燕無影道：「你我各憑所學功力一搏勝負，以定『紫玉馬』誰屬？」

令狐寒秀目光一凝，道：「你想你能勝得老夫？」

燕無影道：「這要等你我動手以後方知，在未動手之前，勝負彼此應該各佔半數！」

令狐寒秀道：「這話雖然不錯，不過，老夫却要勸你最好是打消這動手一搏之念！」

燕無影道：「為什麼？」

令狐寒秀冷冷地道：「因為老夫只要一動上手，不管對方什麼人，手下就決不留情！」

「哦……」

燕無影方自輕聲一「哦」，令狐寒秀却已接着又道：「你雖然名震江南，傳說你一身所學功力兩皆不俗，為當今武林少數的年青高手，但決不是老夫敵手！」

燕無影道：「萬一僥倖呢？」

令狐寒秀道：「你應該明白，武功一道，講究的火候，高就是高，低就是低，沒有個僥倖的！」

燕無影道：「我說的是萬一！」

令狐寒秀搖頭道：「這種事情決不可能有什麼萬一之說！」

燕無影道：「這麼說，你是有十分把握，一定勝我了！」

「當然。」令狐寒秀道：「不但一定勝你，而且決不超過三十招！」

燕無影淡淡地道：「以我看，三十招都嫌多，有十招應該足够了！」

令狐寒秀神情有點意外地一怔！凝目道：「十招足够了？」

燕無影微微一笑道：「適才你不是曾說武功一道，端賴火候，强就是强，弱就是弱，決沒有什麼萬一或是僥倖的麼？」

令狐寒秀點頭道：「不錯，老夫說的乃是事實！」

燕無影道：「正因為你說的是事實，一動上手也就勝負立判，所以我才認為用不着三十招，十招足够！」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山主敢不敢和我作十招之搏？」

令狐寒秀雙眉一挑，道：「老夫有什麼不敢，只是，十招過後如果勝負未分便如何？」

燕無影道：「那就繼續十招好了。」

令狐寒秀點頭道：「如此也好，你準備動手吧！」

燕無影神色淡淡地道：「那麼山主先請！」

令狐寒秀雙目倏然一睜道：「你要老夫先出手？」

燕無影道：「和人相搏，我向來不先出手！」

令狐寒秀目閃寒芒地道：「燕無影，武林朋友都說老夫為人狂妄，看來你比老夫還要狂些個！」

燕無影淡然一笑道：「我倒不覺得我有什麼狂處！」

令狐寒秀心中忽地閃過一個意念，說道：「老夫忽然起了賭興，我們打個賭，如何？」

燕無影道：「打什麼賭？」

令狐寒秀道：「賭『紫玉馬』和你這個人！」

燕無影道：「如何賭注？」

令狐寒秀道：「賭十招之內，你如果勝了老夫，『紫玉馬』便歸你所有，反之，你便留在這祁連山中協助老夫創建千秋大業！」

燕無影倏然冷聲一笑道：「山主好高明的心智！」

令狐寒秀道：「你不敢賭？」

燕無影劍眉一軒道：「山主用不着激我，我沒有個什麼不敢賭的，就是賭我這條命我也敢賭，只是，要賭賭注就必須相等，以山主所定賭法，山主未免太佔便宜，太不相等了！」

令狐寒秀目光一凝道：「老夫這賭法有何不對，又怎樣不相等了？」

燕無影道：「我請問山主，你我緣何動手相搏？目的是什麼？」

令狐寒秀道：「自然是為『紫玉馬』誰屬？」

「這就是了。」燕無影笑了笑道：「你勝『紫玉馬』歸你，我勝則歸我，這也是你我說好了的問題，山主豈能以它作為賭注賭我這個人？」

令狐寒秀眨眨眼睛道：「你的意思可是要老夫必須另外加點賭注？」

燕無影點頭道：「不錯，事實必須如此，方算得公平相等！」

令狐寒秀雙目不由異采飛閃地暗忖道：「此人胆識豪氣不但兩皆勝人一籌，而且機警沉着，心智更是高人一籌，如能將其收服留在身邊，實為一個極有力的助手，得此臂助，何患天下武林不盡入我掌握，千秋大業又何患不成……」

他心念電閃暗忖間，臉上已泛起了愉悅的笑容，問道：「以你看，老夫應該加點兒什麼樣的賭注，才算是相等公平？」

燕無影淡淡地道：「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

令狐寒秀微一沉吟道：「老夫就以這祁連山主的身份作賭好了，老夫若然落敗，從此你就是這祁連山的山主，包括眼下這祁連山中所有老夫的屬下和產業都是你的，如何？」

這是個極大的賭注，有如一個賭徒在輸急了時，作傾盡所有的孤注一擲一樣。

當然，令狐寒秀他投下如此「孤注一擲」般的大賭注，和那賭徒是不一樣的，因為都些賭徒對勝負根本毫無把握，而他却是成竹在胸！

在他認為這十招之搏，他有十分把握獲勝，這場賭他是贏定了。

既然是贏定了，何不落得大方？

對這樣大的賭注，按理燕無影應該立刻點頭說「好」才是。

然而，理雖如此，事確不然。

燕無影竟然搖頭道：「不好！」

令狐寒秀不禁甚感意外地神情一呆！問道：「為什麼？」

燕無影道：「我福薄命薄，當不得什麼山主，也消受不起！」

令狐寒秀眨眨雙目，凝注地問道：「如此依你之意呢！」

燕無影心中意念飛閃地轉了轉，道：「禁足十年，十年之內不得踏入江湖一步，包括你的一衆屬下！」

令狐寒秀雙目冷芒一閃，隨即毫不思攷地一點頭說道：「好，老夫就以此賭你這個人！」

燕無影突然正容說道：「鬚眉漢，昂藏軀，可不得反悔！」

令狐寒秀雙眉一軒，說道：「放心，老夫雖然不是那些自命不凡的正道之士，但尚知信守二字，還不是那種出爾反爾的小人！」

燕無影點頭道：「話既已說明，你出手吧。」

這回令狐寒秀沒有多說什麼，也沒再多作客套，嘿嘿一笑道：「如此，老夫就不客氣了，你小心留神！」

話落，身形倏然向前欺來，抬手一掌拍出！

他號稱當今武林第一魔君，一身功力所學已是當世武林絕頂高手，一掌拍出，雖然不見强猛威勢，其實却勁力暗含，着物吐力，只要挨上，就是鐵打的金剛也將承受不住！

燕無影對令狐寒秀只是耳聞，聽說老魔功力高絕，但究竟高到什麼樣的程度？他竟存了一試之心！

是以，令狐寒秀抬掌拍出，他立即暗提一口真氣，凝力挺掌迎上！

「砰！」的一聲，雙方同時微退了半步。

看來雙方似是功力相若，不分軒輊。可是，事實却大不為然，燕無影却要比令狐寒秀强了些微！

因為燕無影微退半步後，並無任何感覺，而令狐寒秀的一條右臂却被震得有些兒發痲的感覺！

令狐寒秀臉色不由微微一變！道：「怪不得你敢那麼狂，你果然不差，確實有點兒真才實學！」

燕無影淡然一笑道：「謝謝誇獎，這一掌看似你我半斤八兩，其實我心裏甚是有數，論功力火候，我實在差了些，這是山主大意輕敵，因此讓我佔了便宜！」

這話說的似是很有道理，但是事實真是這麼回事麼？那就只有他自己心裏明白了。

人，總是愛聽好聽的，愛受人奉承。

令狐寒秀雖然是個老江湖，老狐狸，但因他並不知燕無影的師承來歷，而他那一掌恰巧又確實未用全力，是以他對燕無影所言，竟信以為真的嘿嘿一笑道：「燕無影，你既然明白這道理，何不就此認敗服輸，免得老夫萬一失手……」

燕無影含笑接口道：「山主這就錯了，論功力我是比山主畧差了些，但是所學可不見得也不如山主，何況十招祇才一招，在尚餘的九招中，我並非絕無獲勝的機會，倘若就此認敗服輸，那我豈不顯得太也無用窩囊，貽笑天下武林！」

這話不錯，說的是理，果真如此，那實在太窩囊太無用了！

令狐寒秀深看了他一眼，點頭道：「好吧，既如此，你就小心全力接招吧！」

話落，揮臂出掌，五指箕張，直抓燕無影左肩！

燕無影身形凝立不動，直到令狐寒秀的掌招臨近他左肩三寸距離之際，他這才倏然抬手，以食中二指閃電般地劃向令狐寒秀的腕脈！

令狐寒秀心頭倏然一驚！疾地縮腕變招，易抓為切，反切燕無影的脈門！

燕無影口中一聲冷笑，手腕橫移寸許，避過令狐寒秀的切招，奇快無倫地翻掌扣拏令狐寒秀的肘盤！

令狐寒秀心頭不禁又是一驚！連忙沉肘側身避開！

動手雖然才只三招，但是令狐寒秀乃是當代武林號稱第一魔君的絕頂高手，現在他心中驚凛了，這個名震江南武林的青年高手，一身所學確實不俗高明非常，高明得遠超出他想像之外。

至此，他心中算是有點明白了，照此情形，除非施展他霸道絕倫的「枯骨血掌」外，想在十招之內勝得燕無影的希望實在太小了！

「枯骨血掌」中人無解，他本因看中燕無影的才智功力兩皆高人一籌，存心將燕無影網羅為己用，作為他雄霸天下武林的得力助手，根本沒有打算使用「枯骨血掌」！

可是，如今情形不對，他如不使用「枯骨血掌」，不僅決難致勝，說不定還會落敗！

萬一落敗，不但是陰溝裏翻了船，而且會失去剛剛到手的「紫玉馬」，還得履行那「禁足十年」的賭約！

在利害得失的情形下，任何人都不會得不為自己的利益打算。

令狐寒秀他自然不會例外！

因此，他放棄了那將燕無影收為助手的原意，改變初衷地準備使用「枯骨血掌」了！

因此，他沉肘側身避開燕無影的拏肘招式之後，脚下霍地後退三尺，暗提一口真氣，運聚「枯骨功力」，倏然一掌直拍燕無影胸窩！

燕無影對他這種掌力早就暗存戒意，一見他這次揚掌拍來，掌心泛現血紅顏色，知是「枯骨血掌」，立時劍眉一挑，閃電抬掌，一指點向令狐寒秀的掌心！

令狐寒秀臉色不由突變！忙不迭的撤掌暴退，臉現駭色地驚聲說道：「你是心光老和尚的弟子？」

燕無影搖頭道：「不是！」

令狐寒秀道：「那麼你怎會『乾元指力』？」

燕無影道：「你弄錯了，我這不是『乾元指力』，我使用的是『陽極指』！」

「陽極指！」令狐寒秀口中輕唸了一聲，臉色倏變蒼煞地道：「你是那位五十年前，武林人稱『神龍老人』的傳人？」

燕無影點頭正容答道：「不錯，我正是老人家唯一的弟子！」

令狐寒秀道：「『神龍老人』他老人家仍然健在？」

燕無影道：「老人家功力已臻玄通化境！」

語聲一頓又起，道：「你知道昔年老人家對令師說過的話麼？」

令狐寒秀點了點頭，沒有接話。

燕無影星目倏地一凝，問道：「如今你怎麼說？」

令狐寒秀道：「什麼怎麼說？」

燕無影道：「十招之搏還餘六招，你要不要搏完？」

令狐寒秀沉默了片刻，搖頭道：「不了，十招之搏就此結束！」

燕無影道：「你認敗了？」

令狐寒秀並沒有立刻回答「認敗」與否，沉吟地凝目問道：「你一定要『紫玉馬』？」

燕無影點頭道：「不錯，我一定非要不可！」

令狐寒秀雙目眨了眨，道：「既是老人家的弟子，我想你這一定非要不可，絕不可能是爲了那財富寶藏和那部什麼武學奇書，對不對？」

燕無影道：「對，我要它確是另有更重要的原因！」

令狐寒秀問道：「有什麼更重要的原因？」

燕無影淡淡地道：「這個你就不用問了。」

令狐寒秀雙眉微皺了皺，倏然轉朝秦彪說道：「秦彪，把『紫玉馬』交給燕大俠！」

秦彪聞言，立即邁步走近燕無影面前，將手裏捧着的黑布包袱交給燕無影。

燕無影伸手接過，目視令狐寒秀說道：「十招之搏未完，勝敗未分，那『禁足十年』的賭約自然也不算，不過，我有一言奉勸山主，希望山主千萬別妄想在武林中作任何非份之圖，並好好約束屬下，否則，我就沒有像今天這樣客氣了！」

語鋒微微一頓，又道：「另外，有關我師和『紫玉馬』的事情，希望山主能爲我守秘別傳說出去，再見！」

話落，長身騰起，電射破空掠去！

千里追仇蹤

洞庭，位於湖南省境內，環湖爲岳陽，華容等六縣，湘、資、沅、澧諸水皆滙流於此。

洞庭湖有數道分支通達長江，夏秋長江水溢倒灌入湖，湖水遂漲，湖面亦因之大擴，冬春水減，湖面遂即隨之縮小。

湖中多山，以君山最著名，據傳說爲歷來水寇聚集出沒之處所！

岳陽，地當洞庭湖入長江之口，南絹三湘，北控荊溪，爲湖南全省水道咽喉。

岳陽樓，在岳陽縣之西，臨湖而建，登岳陽樓，俯瞰洞庭，洞庭景色盡收眼底，有那煙波浩瀚，景色萬千之概！

接連三天了，岳陽樓上出現了一位頗爲特殊的客人！

這位客人，是個二十上下年紀，人品俊逸的紫衣少年美書生。

說他「特殊」，是因爲他從三天前來到岳陽樓之後，每天必來，一來就佔坐着臨湖靠窗的同一個座位。

他雖然只有一個人，却叫伙計擺兩份杯筷，從上午岳陽樓開門的時候起，他幾乎都是第一個先到，直到夜晚打烊休息的時候止，却是最後一個離開。

這紫衣少年美書生每天由早到晚佔着一張桌子，照理，岳陽樓的老闆應該不高興才對。

因爲，岳陽樓是個做生意的地方，像這等情形的客人，每天要是來上二十多個，每人佔坐一桌，不用太久，十天八天下來，岳陽樓非得關門大吉不可！

可是，對於這位紫衣少年美書生，岳陽樓的老闆，伙計，上上下下，沒有一個人不高興，沒有一個人不對他奉承阿諛！

原因是他手面十分濶綽，每天所化的酒菜之資，不但超過十位客人以上，而且小費賞賜更多，更超出他所化的酒菜之資以上。

做生意的原則是賺錢，肯化錢的客人就是財神爺，這是歷古迄今不變的道理！

請想，岳陽樓的上上下下，對這樣的一位濶客，他們怎得不阿諛奉承？又怎會有絲毫的不高興？

這紫衣少年美書生他爲何每天登臨岳陽樓？一坐就是一整天？

這情形很顯然，他必是和朋友約好了在這兒會面，在這兒等朋友！

但是，他等的朋友是什麼人呢？已經三天了，怎地還沒有到？……

× × ×

中午，日正當中。

時令雖然已是初秋，但是中午時候的太陽，仍然十分灼人！

這時候，燕無影來到了岳陽，青衫飄飄，神情瀟洒地登上了岳陽樓。

他剛一上樓，臨湖靠窗坐着的那位紫衣少年美書生，立刻臉現喜容地站起了身子，含笑招呼說道：「燕大哥，請這邊兒坐。」

原來這紫衣少年美書生，他竟是「飛雲堡主」文勁秋的獨生愛女文無雙。

燕無影星目異采一閃，跨步走過去，望着桌上早已擺好的兩副杯筷，道：「妳在等人？」

「嗯！」文無雙點了點頭。

燕無影道：「還沒有來？」

文無雙道：「來了。」

燕無影道：「在那兒？」

文無雙道：「就在這樓上。」

燕無影道：「是誰？」

文無雙道：「你！」

燕無影雙目微凝地道：「我？」

文無雙微微展顏一笑道：「請坐吧！閣下。」

燕無影眨了眨星目，矮身在文無雙的對面坐了下去。

文無雙隨着也坐下，拿起酒壺替燕無影斟滿了酒杯，含笑說道：「先乾了這一杯。」

燕無影沒有說話，伸手拿起酒杯，舉杯一口喝乾，放下酒杯，問道：「妳知道我今天到？」

文無雙又替燕無影斟滿了酒杯，道：「我並不知道你今天到，只知道幾天內你一定會到！」

燕無影道：「這麼說，妳在這兒等我

已不是自今天開始了？」

文無雙道：「今天是第三天。」

燕無影道：「眞對不起，讓妳在此久等了！」

文無雙含笑道：「不必客氣，這是我自己願意的！」

話鋒倏地一轉，問道：「事情已經解決了？」

這話問得似乎有點兒突然，但是燕無影却明白她此問意之所指，點頭道：「解決了。」

文無雙關切地道：「大概很費了點力氣吧？」

燕無影道：「一點也不，容易得出乎我自己意外。」

文無雙眨了眨眼睛道：「可以說來聽聽不？」

燕無影道：「以十招之搏相約，誰勝東西就歸誰。」

文無雙道：「結果你勝了？」

燕無影搖頭道：「不是，十招只搏了四招，第四招上老魔施展了獨門掌力，我點出了一指，老魔一驚而退，自願放棄未完的六招之搏，叫手下把東西給了我！」

文無雙道：「事情就是這麼的簡單容易？」

燕無影道：「事實確是如此！」

文無雙道：「老魔不是個好說話的人，這裏面一定有道理，可對？」

燕無影點頭一笑道：「對！因爲老魔從我那一指上看出了我的師承出身！」

「哦……」文無雙點了點頭，問道：「我爹回去了麼？」

燕無影道：「大概已經到家了，我是在令尊離開以後才現身的！」

語鋒微頓，凝目問道：「老怪還在不在？」

文無雙點頭道：「在，老東西一直窩在家裏，據說他左手已殘！」

燕無影道：「妳見過他麼？」

文無雙道：「見過一次。」

燕無影道：「妳怎麼不動他？」

文無雙道：「我動他做什麼？」

燕無影道：「妳不是說過要爲自己打算麼？」

文無雙微一揚眉道：「你以爲我眞是那種自私的人？」

燕無影淡然一笑道：「話是妳自己說的！」

文無雙一笑，道：「話雖然是我自己說的，可是，事實上……我只是那麼說說而已！」

燕無影道：「妳爲何要那麼說？」

文無雙道：「你猜呢？」

燕無影道：「我猜不到。」

文無雙雙目一眨道：「你眞不明白我的心意？」

燕無影心中不由微微一震！搖頭道：「要是明白我就不問了。」

文無雙含笑道：「我是故意逗你氣你的！」

燕無影道：「爲什麼？」

「因爲……」文無雙雙目眨動地道：「讓你也嘗嘗被逗被氣的滋味與感受！」

燕無影道：「這又是爲什麼？」

文無雙淡然一笑道：「你還記得金陵夫子廟和畫舫上的事情不？」

「哦！」燕無影恍然地道：「原來爲了那天的事情，妳記在心上了！」

語聲一落又起，說道：「我向妳道歉好了！」

文無雙道：「用不着道歉，如今已經扯平了，我另外還有原因。」

燕無影星目凝注地道：「另外還有什麼原因？」

文無雙淡淡地道：「你不喜歡別人插手這件事，我偏要插手！」

燕無影劍眉不由微微一蹙，道：「妳這是何苦來？」

文無雙道：「我高興這樣！」

燕無影眉鋒再次一蹙，道：「妳一定要插手？」

文無雙道：「不然，我跑來這兒做什麼？」

燕無影默然了刹那，道：「妳能不能只在旁邊看熱鬧，不插手？」

文無雙眼珠兒微微一轉，沉思地道：「可以，但是必要時我仍然要出手！」

燕無影含笑地點了點頭，道：「就這樣說定，我們走吧！」

文無雙一怔！道：「現在就去？」

燕無影道：「現在去正是最恰當的時刻！」

文無雙眨眨星目道：「你不要吃點東西？」

燕無影搖頭道：「不想吃了。」

話落，長身站起，隨手丟下一塊碎銀放在桌上，便舉步走向樓梯口，往樓下走去。

文無雙見狀，連忙跟着站起身隨後而行。

× × ×

君山，爲洞庭湖羣山之最，亦名湘山，相傳舜妃湘君曾遊此，故名。

在君山西半山間，樹木環繞中，有一座面湖而建，圍牆高聳的巨宅。

巨宅前後共分三進，東西兩廂，大小計二十餘間。

申初時刻。

巨宅門前來了兩個人；一個是一身青衣的燕無影，一個是身着紫衣，易釵而弁的文無雙。

巨宅的大門關閉着。

燕無影抬眼看了看，正要邁步跨上石階去敲門。

驀地，一聲沉喝迎面倏起，道：「站住！」

燕無影腳下一停，兩旁的大樹背後閃身走出兩個黑衣勁裝大漢，併肩擋立在石階前。

兩個大漢，左邊的一個長馬臉，右邊的一個大麻臉，四道目光灼灼地打量了燕文二人一眼，長馬臉的一個沉聲問道：「你們是幹什麼的？」

長馬臉可眞會說話，眞客氣。

燕無影雙目微揚即垂，淡淡地道：「找人的。」

長馬臉道：「找什麼人？」

燕無影道：「這兒的主人。」

長馬臉雙眉一揚道：「朋友和敝主人是朋友？」

燕無影搖頭道：「不是，我和他從未

見過。」

長馬臉道：「朋友貴姓大名？」

燕無影道：「賈，賈子虛。」

長馬臉道：「敝主人不在。」

燕無影目光一凝，道：「閣下這話實在？」

長馬臉道：「賈朋友不相信？」

燕無影道：「我當然不信，適才之前我還聽人說，吳占崑正在家裏養傷！」

長馬臉臉色微微一變，道：「你聽誰說的？」

燕無影把頭一搖，道：「我並不認識那人。」

長馬臉沉聲道：「你在什麼地方聽說的？」

燕無影道：「岳陽樓上。」

長馬臉道：「那人還在？」

燕無影道：「不在了，在我來此之前，那人就已離開岳陽樓走了。」語聲一頓，說道：「閣下，請進去通報一聲，就說賈子虛來訪。」

長馬臉搖頭道：「不必通報了，敝主人根本不在！」

燕無影淡淡地道：「你以為我會相信你的話？」

長馬臉道：「賈朋友應該相信，我說的乃是實話！」

燕無影道：「奈何我却不相信，怎麼辦？」

長馬臉冷冷地道：「那就是你賈朋友自己的事了！」

燕無影淡然一笑道：「閣下說的是，如此，二位請讓開路吧！」

一直沒有開口的大麻臉，這時突然嘿嘿一笑，接口說道：「賈朋友想要自己進去麼？」

燕無影點頭道：「不錯，二位不肯進去通報，我就只好自己進去找他了！」

大麻臉道：「那麼大門關着，朋友看見麼？」

燕無影道：「沒有關係，門關着可以開！」

大麻臉道：「沒有我二人的話，裏面的人是不會開門的。」

燕無影道：「那也不要緊，裏面的人不開，我可以從外面開。」

大麻臉雙目倏地一瞪，道：「賈朋友可是要破門進去？」

燕無影淡淡地道：「這也是沒法子中的法子。」

大麻臉嘿嘿一笑道：「賈朋友，你想我們在這兒會讓你破門？」

燕無影道：「你們二位當然不會讓我破門，不過你二位絕對攔阻不住我！」

大麻臉臉色一變！

長馬臉却挑眉沉聲喝道：「姓賈的，你有好高的功力，竟敢瞧不起我們！」

燕無影微微一笑，道：「我並沒有好高的功力，但是我却敢誇說你二位加起來也不是我手下一招之敵！」

長馬臉心頭不禁一震！瞪目怒喝道：「姓賈的，你好狂的口氣！」

燕無影冷冷地道：「不信，你兩個現在就可以出手試試！」

話聲一落，立即背負雙手，舉步從容地朝二人身前逼了過去！

驀地，一聲暴喝，大麻臉騰身撲下石階，猛地一拳搗了過來。

燕無影口中一聲冷笑，身軀微側，避開拳勢，右脚一伸一掃，大麻臉的身子頓失重心，「叭！」的一聲摔倒在地上。

長馬臉見狀大驚！陡地一聲大喝，掠身飛撲燕無影，左拳直擊面門，右掌橫拍腰肋！

燕無影雙眉微挑，身形一閃，已閃到長馬臉的身後，一抬腿，一脚踹在長馬臉的屁股上，長馬臉的身子立刻向前直衝出七八尺去，跌了個狗吃屎！

燕無影看也不看他兩個一眼，依然背負雙手，轉身瀟洒地往石階上走了上去。

正當他抬起一隻手掌要拍門時，兩扇關着的大門驀地打開了。

開門的是一個四方臉，濃眉環眼的中年黃衣漢子，他一見燕無影，神情不由愕然一怔！凝目問道：「閣下找誰？」

燕無影道：「吳占崑。」

黃衣中年漢子目光一掃那剛由地上爬起來的長馬臉和大麻臉，道：「他兩個沒告訴閣下？」

燕無影道：「告訴我了。」

長馬臉接口道：「三爺，他不相信我們的話，說要往裏闖，我們攔不住他！」

黃衣中年漢子望着燕無影道：「是這樣麼？」

燕無影道：「不錯，我是先禮後兵，我要他兩個代我通報，他兩個不肯，我只好自己上前拍門了！」

黃衣中年漢子道：「如果沒有人開門呢？」

燕無影道：「門已經開了。」

黃衣中年漢子道：「這是閣下碰巧了，我是說，如果沒有人應門開門，你又怎麼辦？」

燕無影淡淡地道：「那我就只好破門而入了！」

黃衣中年漢子雙目寒電一閃，道：「這麼說，閣下是存心上門欺人，來找麻煩的了！」

燕無影搖頭道：「閣下言重了，我既無存心上門欺人之心，也無那找麻煩之意，我此來是想向吳占崑打聽件事情！」

黃衣中年漢子目光倏地一凝，問道：「閣下尊姓大名？」

燕無影道：「賈，賈子虛。」

黃衣中年漢子道：「賈朋友是由那裏來？」

燕無影道：「金陵。」

黃衣中年漢子微一沉吟道：「賈朋友想打聽什麼事情？」

燕無影搖頭道：「告訴你也是白費，那件事情你不可能會知道。」

黃衣中年漢目光一瞥長馬臉和大麻臉，道：「他兩個對我的稱呼，賈朋友適才聽到沒有？」

燕無影道：「我聽到了，但是那稱呼並不能代表你知道我要打聽的事情。」

黃衣中年漢子道：「但却表明我的身份。」

燕無影星目一凝，道：「請恕我失禮，我還未請教閣下是？……」

黃衣中年漢子道：「我姓伍名大龍，此間主人是我的盟兄大哥，我行三，如此，

，賈朋友明白麼？」

燕無影點頭道：「我明白了，請問行二的是那一位？」

伍大龍道：「我二哥是彭烈！」

「哦……」燕無影沉吟地道：「這就奇怪了！」

伍大龍道：「奇怪什麼？」

燕無影道：「我似乎從未聽說過吳占崑有兩位金蘭盟弟。」

伍大龍淡淡地道：「現在你已經聽說了。」

燕無影眨眨星目道：「三位義結金蘭是什麼時候的事？」

伍大龍道：「半年多前。」

燕無影想了想道：「如此，我要打聽的事情，你就更不可能知道什麼了。」

伍大龍道：「你何妨說來聽聽看，我也許知道也說不定。」

燕無影搖搖頭道：「我仍希望見到吳占崑當面向他打聽。」

伍大龍雙眉皺了皺，道：「那你就改天再來吧！」

燕無影道：「今天為何不行？」

伍大龍道：「不是不行，是你賈朋友的運氣不好，來得不巧！」

燕無影道：「吳占崑不在？」

伍大龍道：「你既然知道，何必還明知故問！」

燕無影道：「因為我有理由。」

伍大龍道：「什麼理由？」

燕無影道：「據我所知，他正在家裏養傷！」

伍大龍淡淡地道：「那是昨天以前的事了，在昨天以前，我大哥確實在家裏養傷！」

燕無影道：「如今他的傷已好了？」

「沒有。」伍大龍搖頭道：「就是因為沒有好，所以才出去找人治傷去了。」

燕無影問道：「什麼時候走的？」

伍大龍道：「今早天亮之前。」

燕無影道：「何時回來？」

伍大龍道：「這就不敢說了，那得要看治傷的情形而定！」

燕無影道：「照這麼說，我只好耐心的等候他回來了！」

伍大龍道：「你一定要當面向他打聽事情，也就只有如此！」

燕無影劍眉微皺地道：「可是在這兒我人生地不熟，住在那兒等才適合？」

伍大龍道：「那就是賈朋友你自己的事了！」

燕無影微一沉思道：「伍三爺，我想和你打個商量，如何？」

伍大龍道：「打什麼商量？」

燕無影道：「我想在這兒借住等他回來，可以麼？」

伍大龍搖頭道：「賈朋友，這兒可不是客棧！」

燕無影道：「要是客棧，我就不會得要和你打商量了！」

伍大龍道：「岳陽地面上有的是客棧，你賈朋友要等，就去岳陽找家客棧住下來好了！」

燕無影微微一笑道：「岳陽地面上客棧雖然有的是，奈何……」

伍大龍接口道：「那沒有關係，就憑着賈朋友是找我大哥來的這一點，別的我伍老三不敢說，岳陽地面上大小客棧，酒樓，飯店，隨便那一家，只要說是我兄弟的朋友，都可以掛在我兄弟的賬上！」

他會錯意了。

他錯當燕無影那「奈何」以下是「囊中羞澀」四字。

燕無影搖頭道：「伍三爺你會錯我的意思了，我是說我奈何住不習慣客棧，並不是囊中有所不便！」

「哦！」伍大龍道：「這麼說，賈朋友是一定要借住在這兒了？」

燕無影含笑點頭道：「尚請伍三爺慨允方便！」

伍大龍雙眉微微一皺道：「賈朋友可曾想到，你我素昧平生，從未見過，你雖然是來找我大哥的，可是，我除了知道你賈朋友的姓名外，其他師承出身來歷全都毫無所知，如果你賈朋友是我，我請問，對於一個來歷身份不明的陌生客人，你會答應讓他借住麼？」

這話不錯，是理。

這種事，要是他燕無影碰上了，在未明白對方的身份來歷和眞正的來意之前，他也不會答應的！

燕無影默然了片刻，道：「如此說，伍三爺是不肯慨允方便了？」

伍大龍道：「賈朋友，話，我已經說得够明白了，難道一定非要我搖頭說『不』不成！」

燕無影淡然一笑道：「伍三爺說的是，按理，伍三爺既說得這麼明白，我就應該識相才是，奈何我這個人向來就是個死心眼兒！」

伍大龍是因為心中有所顧忌，所以才一再忍耐，不願惹事，惹麻煩！

此時，他不禁再也忍耐不住地雙目陡地一瞪，沉聲道：「賈朋友，你究竟想要怎樣？」

燕無影神色平靜地說道：「請伍三爺慨允，讓我借住在這兒等吳老大回來！」

伍大龍冷冷道：「不行！不答應！」

燕無影道：「伍三爺，適才我已經說過了，我這個人向來就是個死心眼兒，事情我既然已經開了口，你伍三爺不答應也得答應！」

伍大龍雙目倏射寒電地道：「賈朋友這話的意思難道要用強？」

燕無影淡淡地道：「我這是先禮後兵，說借住，是個『禮』字，『禮』字行不通，我莫可奈何，就只得請伍三爺你原諒了！」

伍大龍濃眉陡地一挑，臉色沉寒地道：「賈朋友，你是成心來找麻煩的麼？」

燕無影搖頭道：「不是，我只是來找吳占崑打聽件事情！」

伍大龍道：「那你定要借住在這裏有何企圖？」

燕無影道：「據我所知吳占崑根本沒有出門，如此，我有何企圖，你伍三爺明白了沒有？」

伍大龍又不是個傻子，這麼一說，他還有什麼話不明白的。

明白了燕無影的企圖用意，伍大龍臉上不禁霍然變色地道：「賈朋友，看來你今天要是見不到我吳大哥，是決不會得走

的了！」

「不錯！」燕無影點頭道：「我跋踄千里，遠從金陵來此爲的是什麼，豈能白跑一趟！」

話鋒微微一頓，倏然正容說道：「伍三爺，我說過，我這是先禮後兵，我此來目的只是要向吳占崑打聽一件事情，決無惡意，希望別逼我出手用强，我說句不怕你伍三爺見氣的話，論所學功力，憑你伍三爺絕難是我手下三招之敵！」

好大的口氣！好狂！

伍大龍兩道濃眉陡地一軒，雙目寒芒電射地嘿嘿一笑，說道：「賈朋友，我伍三爺可不是個三尺童子，也不是被大話嚇唬大的！」

燕無影神色冷漠平靜地道：「伍三爺，我這可不是大話，別說只是你一個人，就是加上吳占崑和彭烈你們三個聯手，也難在我手下走過三招！」

伍大龍臉色不由倏又一變，道：「賈朋友，你想我伍三爺會相信你這種不費力氣的狂話！」

燕無影淡淡地道：「不信，你可以試試！」

伍大龍嘿嘿一笑道：「我當然要試，不過……」

燕無影接口道：「不過試不能白試，必須得賭點兒什麼，對不對？」

「對！我正是這個意思。」伍大龍點頭道：「賈朋友敢不敢賭？」

燕無影劍眉微微一揚，道：「用不着激我，只要你伍三爺在我手下走過一招，我立刻掉頭就走，要向吳占崑打聽的事情也就此作罷，反之，你得要吳占崑出來和我見面！」

伍大龍他實在不相信憑他一身所學功力，會不是對方這麼個不見經傳的少年手下一招之敵！

因此，燕無影話聲一落，他立即一點頭說道：「好！我們就此一言爲定！」

燕無影神色冷凝地道：「如此你準備出手吧！」

伍大龍冷聲一笑，脚下倏地後退了一大步！

但是，一退又進，雙掌倏出，掌指兼施，左掌右指，掌拍燕無影小腹，指點燕無影肩井。

一出手就是一招兩式，不但勢疾如電，而且沉穩，頗見火候造詣！

可惜他碰上了燕無影，燕無影的一身所學功力，高出他太多太多了！

只見燕無影兩脚釘立原地不動，僅上半身微一閃幌，他的掌指招式便已全部落空！

他掌指招式才一落空，驀覺右腕脈門一麻，已被燕無影五指拿住！

伍大龍心頭不禁駭然大凛！

驀地，一聲沉喝倏起：「閣下，請放開他！」

沉喝聲中，兩條人影電射掠落八尺以外，一個是個五十多歲年紀，身材瘦小，山羊鬍子，雙目精光灼灼如電，吊着一隻左胳膊的青衣老者，一個是面目陰沉，眉宇之間隱含着一股凛人的殺氣，神色冷漠，年約四十開外的中年黑衣漢子。

燕無影星目一瞥二人，淡然一笑，放手鬆開了伍大龍，朝瘦小老者抱拳一拱，說道：「在下賈子虛，特來造訪，向吳老打聽件事。」

瘦小老者正是「洞庭一怪」吳占崑，哈哈一笑，側身擺手肅客道：「賈朋友遠道來是客，要打聽什麼事情，請客廳裏坐談。」

燕無影含笑頷首，轉朝文無雙說道：「兄弟，我們進去吧。」

舉步瀟洒地往裏面走了進去，文無雙疾步跟上，吳占崑和中年黑衣漢子彭烈，伍大龍三人隨後。

進入客廳，五人分賓主落座。

坐定，獻茶畢，吳占崑輕咳了一聲說道：「賈朋友好高絕的身手，實爲老朽生平僅見，但不知是當代武林那一派名門高弟？」

燕無影微微一笑道：「多謝吳老誇獎，在下這點微末之技，莊稼把式，並不屬於武林任何門派！」

吳占崑目光倏然一凝道：「那麼令師必定是一位武林奇人隱士了！」

燕無影搖頭道：「家師乃是位荒僻小村莊裏教書的老學究，人稱『冬烘先生』而不名！」

吳占崑眉鋒不由暗皺了皺，他心中甚是明白，對方既不願說出師承出身，再問也是白問。

於是，他話題立即一轉，問道：「賈朋友要向老朽打聽什麼事情？」

燕無影神色倏地一肅，道：「吳老，此事在未向吳老打聽之前，在下要請吳老先作實答的承諾！」

吳占崑雙目一眨道：「必須先作承諾不可！」

燕無影點頭道：「是的，此事關係重大！」

吳占崑心頭暗暗一震，道：「究竟是什麼事情？」

燕無影道：「吳老已經承諾實答？」

吳占崑搖頭道：「事情老朽還不知道是不是確實知道，老朽怎能先作承諾！」

燕無影微微一笑道：「吳老這倒不必顧慮此事，吳老要不是確實知道，我就不會得跋踄千里，來找吳老打聽了！」

吳占崑默然了刹那，道：「老朽如果不願承諾呢？」

燕無影劍眉微挑了挑，道：「其實我要吳老先作承諾，實在是多餘之舉，我既找上了吳老，吳老想不實答已是不行！」

吳占崑凝目問道：「怎樣不行？」

燕無影神色冷漠地道：「吳老的這爿產業宅第，明兒個可能會變作一堆殘垣斷壁的廢墟！」

吳占崑臉色一變！道：「你打算以毀掉老朽的這爿產業宅第來威脅老朽？」

燕無影搖頭道：「吳老錯了，我無意威脅吳老，而是因爲吳老在明白了我所打聽的事情以後，吳老就不再需要這爿產業宅第了！」

吳占崑臉色不由又是一變！道：「賈朋友這話的意思可是老朽不實答，賈朋友便要對老朽下毒手？」

燕無影道：「吳老又錯了，別說吳老左手傷勢未痊，我不會得對一個受傷的人下毒手　就是吳老渾身沒有受一點兒傷，

我也決不會得對吳老下毒手的！」

吳占崑雙目眨動地道：「那麼你所言老朽不再需要這地方的意思是什麼？」

燕無影淡淡地道：「因爲吳老在明白了我要打聽的事情之後，必將因而心驚胆凛！吳老爲自己的安全打算，也必將放棄這地方，另覓他處隱秘行藏以避！」

吳占崑眉鋒微皺了皺，道：「賈朋友，你這些話可把老朽弄糊塗了，老朽實在一點都不懂，不明白你所說的究竟是怎麼回事？」

燕無影微微一笑，道：「吳老如是眞不懂，只須點個頭承諾實答，事情就立刻完全明白了！」

吳占崑默然沉思了稍頃，終於點頭道：「好吧，你賈朋友既這麼說，老朽承諾實答就是！」

燕無影道：「謝謝吳老的承諾，不過，我有句醜話可要向吳老說明在前！」

吳占崑道：「什麼醜話？」

燕無影星目倏射威稜地說道：「吳老所答倘有不盡不實，可就別怪我對吳老不禮貌！」

吳占崑心頭暗暗一凛，道：「賈朋友放心，老朽既作承諾，自當是知無不答，答無不實！」

燕無影點頭道：「如此，我再謝謝吳老！」

話聲一頓卽起，凝目說道：「我請問，『飛雲堡主』文大俠由吳老處獲得的那座『紫玉馬』，吳老是得自何處？」

吳占崑一聽問的是「紫玉馬」的事情，本來一顆緊張的心情不由立刻放鬆了下來，笑說道：「老朽還當是什麼不得了的事情，原來是這件事，那東西老朽得自金陵馬鐵腿的賭場！」

燕無影道：「是贏來的？」

吳占崑搖頭道：「不！是買來的，但也可以說是贏來的！」

燕無影星目一眨道：「是在賭場裏贏了錢買來的，是不是？」

吳占崑點頭道：「不錯，事情正是如此。」

燕無影道：「買自何人之手？」

吳占崑說道：「一個江湖上的二流脚色。」

燕無影道：「他叫什麼名字？」

吳占崑搖頭道：「不知道。」

燕無影接着問道：「賭場裏有人認識他麼？」

吳占崑想了想道：「應該有人認識，聽說他是馬鐵腿賭場裏的常客，而且是十賭九輸的好主顧！」

燕無影道：「是他見你贏了錢，兜賣給你的麼？」

吳占崑搖頭道：「不是，是他輸光了，拿出那座『紫玉馬』讓賭場裏給他估價，賭場裏給估了二千兩，他却希望賭場能給他四千，賭場裏不肯，老朽在旁因見那『紫玉馬』雕工精細，玉質又是上好紫玉，其價足值五千兩之數，賭場裏只給二千兩，未免太吃人了，心中不禁有些兒不平，當時恰值老朽手風正順，連贏了兩把，將近萬兩之數，於是便以四千兩買下了『紫玉馬』！」

燕無影沉吟了稍頃，又問道：「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吳占崑道：「半年前。」

燕無影星目突射寒電，威稜懾人地凝注着吳占崑道：「吳老買來的就是文大俠手裏的那一座？」

吳占崑點頭道：「正是那一座！」

目光倏地一凝，問道：「怎麼？『紫玉馬』難道另外還有一座？」

燕無影道：「正是有兩座。」

吳占崑道：「它原是一對？」

燕無影搖頭道：「不！它祗是一眞一假！」

吳占崑雙目一眨道：「你在找那座眞的？」

燕無影點頭說道：「我必須找到那座眞品，因爲它關係十多條人命血案！」

吳占崑心中明白了地道：「你找那座眞品的目的，是爲找那十多條血案的兇手，是不是？」

燕無影道：「不錯，那被殺的十多人，就是家父母和家中的傭僕，所以我必須找出那兇手，替家父母和傭人僕婦等人報仇！」

吳占崑道：「這麼說，那『紫玉馬』原是府上之物了？」

「不錯！」燕無影道：「吳老既明白了我在追索『紫玉馬』的原因，現在請答我最後一個問題，吳老所言經過，可都是實話？」

吳占崑肅容正色說道：「老朽所言句句都是實情實話！」

話鋒一頓又起，接着又說道：「此中老朽還有一點不大明白之處，賈朋友可否見告？」

燕無影道：「吳老還有什麼不大明白之處？」

吳占崑道：「想那『紫玉馬』只不過是件古玩玉器，其價值最高也不過萬兩之數而已，兇手爲它竟然辣手殺害十多條人命，這似乎有些兒悖乎常情，是以老朽猜想，其中恐怕另有原因，『紫玉馬』可能不是件單純的古玩玉器！」

燕無影點頭一笑道：「吳老猜想的不錯，『紫玉馬』確實不止是一件古玩玉器，確實另有它能令人不惜以性命去爭奪的價值！」

吳占崑倏然凝目，問道：「它是什麼東西？」

燕無影搖頭道：「這個吳老就不必過問了！」

語聲一頓，倏地肅容說道：「有關『紫玉馬』另有價值與眞假之事，我希望吳老能守口如瓶，別說出去，也別對任何人說起我來找吳老查問過經過，如此，對吳老只有益而無害，否則，消息傳出，對我追查那眞品和兇手的事情，雖然會橫生枝節，要多費一番手脚，但對吳老將是一場殺身大禍！」

吳占崑聽得心頭不禁猛地一凛！道：「可是武林中已經有人知道『紫玉馬』的價值了？」

燕無影點頭說道：「文堡主由吳老手中獲得『紫玉馬』之後，不久便接到了『枯骨血掌』令狐寒秀的紙柬，限令文堡主將它親自送往祁連，否則便要血洗『飛雲堡』！」

吳占崑眨眨眼睛道：「文堡主已經將它送去了麼？」

燕無影道：「文堡主是送去了，不過，我爲了不讓老魔知道它是贋品，因此在文堡主離開以後，我就立刻現身由老魔手裏截了下來！」

「枯骨血掌」令狐寒秀號稱當代武林第一魔君，一身武學功力高絶罕世，所練「枯骨血掌」更是霸道無倫，中人無解的歹毒功力！

吳占崑從燕無影適才出手一招就制住伍大龍的身手上，他雖已看出燕無影身懷奇學功力，但却想不到竟能從令狐老魔手裏截奪下「紫玉馬」！

於此可知，燕無影的一身所學，功力身手遠比他所見到的尤高，尤爲驚人！

燕無影話鋒一落又起，說道：「多謝吳老賜告實情，我該走了，就此告辭！」

長身站起，抱拳一拱，正要舉步往外走去。

吳占崑突然抬手一攔，道：「買朋友請留步！」

燕無影停步問道：「吳老還有什麼指教？」

吳占崑微微一笑道：「老朽請問，買朋友現在可是要去金陵馬鐵腿賭場？」

燕無影點頭道：「正是要去馬鐵腿賭場！」

吳占崑道：「買朋友如不嫌棄老朽一隻左手已殘，老朽願意陪同一行！」

燕無影微一沉思道：「吳老這同行之意是爲我還是爲自己？」

吳占崑道：「兩者皆有。」

燕無影星目異采一閃，道：「好，我在外面等候吳老片刻，吳老請準備一下就動身吧！」

話落，舉步和文無雙往廳外走了出去，一直走出了大門。

絕患毀奇珍

傍晚時分。

馬鐵腿賭場裏來了兩位客人，一位是一襲青衫的燕無影，一位是易釵而弁的紫衣美少年文無雙。

「洞庭一怪」吳占崑早在午后申初時刻就已經進了賭場，一進賭場，他就賭上了。

先是賭骰子，而後是牌九，再後是押寶！

今天，他的手風好像特別壞，總是輸，賭什麼輸什麼，從骰子到押寶，一個多時辰下來，竟然輸掉了五千多兩！

燕無影一跨進賭場，立刻有很多人向他打招呼地說道：「買爺，你好，怎麼好久沒來玩兒了？」

買爺——燕無影朝那些向他打招呼的人含笑點頭說道：「各位好！」

突然一聲哈哈豪笑，馬鐵腿從裏面大步走了出來，神情顯得很熟絡的招呼道：「買爺，你這些時沒來玩兒，我還以爲巧奴姑娘把你給上鎖了呢？」

燕無影也哈哈一笑道：「馬場主你取笑了，像我這樣的人，値得巧奴姑娘上鎖麼？」

語聲一頓，轉向文無雙說道：「文兄弟，我給你介紹，這位便是夫子廟這一帶地兒上，跺跺脚地皮爲之顫動，美號江湖人稱『鐵腿』的馬場主！」

文無雙抱拳一拱道：「在下文無雙，久仰馬場主的威名，尙望多多指教！」

「那裏那裏！」馬鐵腿豪笑地道：「文兄弟，你別聽買爺的，這是買爺高抬我，其實我在這兒全靠朋友們帮忙捧場，混口飯吃而已！」

文無雙微微一笑道：「場主太客氣了，這也是場主爲人重義氣，够朋友，才會有朋友帮忙捧場，要不然，場主能在這兒站得住脚？這場子能開得下去麼？」

這話是道理，也是實情。

馬鐵腿不由哈哈大笑道：「文兄弟，你好口才，好會說話！」

話鋒倏地一轉，望着燕無影問道：「買爺，今兒個打算玩些什麼？」

燕無影含笑搖頭道：「我今天來是有點兒事情想和場主談談。」

「哦！」馬鐵腿眼珠子一轉道：「好的，買爺和文兄弟請到裏面坐談如何？」

燕無影點頭微一抬手道：「場主請先行。」

馬鐵腿沒再說話，轉身邁步往裏面走去，燕無影和文無雙舉步隨後。

跨過一道月亮門，走過一座院子，是一座寬敞的大客廳。

進入客廳，馬鐵腿肅客入座，三人分賓主落座，一名黑衣漢子送上三杯香茗後退了下去。

馬鐵腿立即目光一凝，問道：「買爺有何見教？」

燕無影微微一笑，道：「有件事情我想請場主帮我個忙，場主肯答應麼？」

馬鐵腿道：「沒有問題，只要是我馬鐵腿力量能辦得的，我一定盡力，是什麼事情？買爺你請說好了。」

燕無影抱拳一拱，道：「如此，我這裏先謝謝場主了！」

馬鐵腿道：「買爺先別客氣多禮，事情還不知道我的力量是不是辦得到呢？」

燕無影道：「場主放心，若是場主力量辦不到的事，我決不會請場主帮忙！」

「哦！……」馬鐵腿剛自輕「哦」了一聲。

燕無影却是語聲一頓又起，接說道：「場主，半年前有個人在這兒輸光了，最後拿出了一座『紫玉馬』賣了四千兩銀子，有這回事麼？」

馬鐵腿臉色微微一變！旋卽平靜地道：「有這回事，買爺問這件事是……」

燕無影道：「聽說他是這兒的常客，最近他還常來麼？」

馬鐵腿搖頭道：「很少來，買爺要找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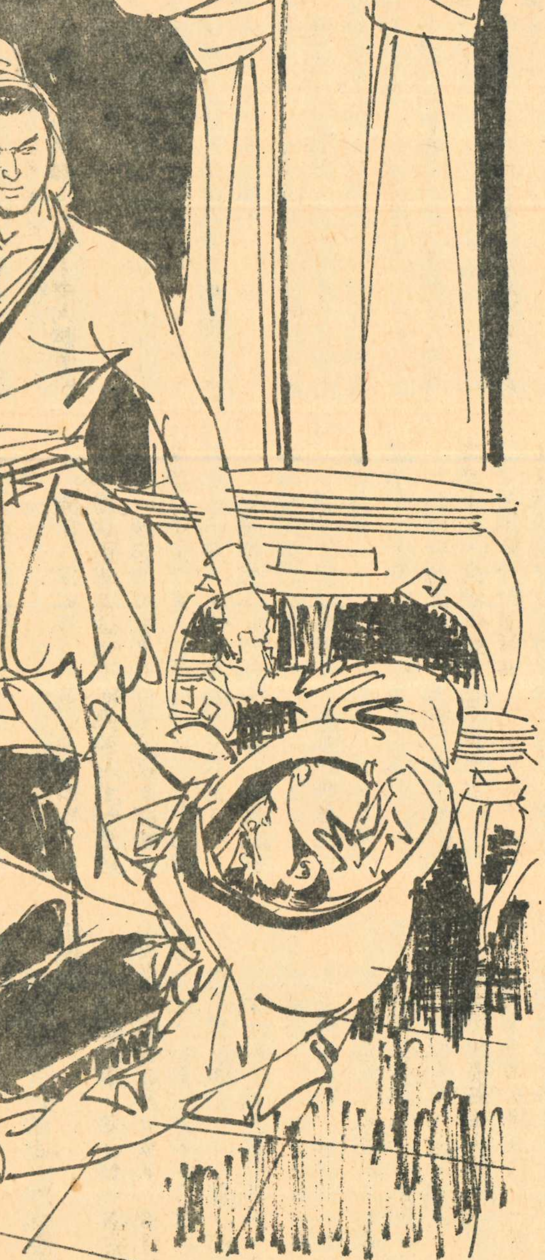
燕無影點頭道：「請場主指點，他住在那兒？」

「這我就不清楚了。」馬鐵腿搖了搖頭，問道：「買爺找他何事？」

燕無影道：「那『紫玉馬』是我這位文兄弟家裏的藏珍，他是個逃僕，如此，場主明白了麼？」

馬鐵腿神色愕然一怔！道：「這事是眞的？」

燕無影道：「場主不信，可以當面問文兄弟。」



馬鐵腿功凝右足，一脚掃出，詎知燕無影不特未被踢倒，馬鐵腿反被震得踉蹌後跌。

馬鐵腿目光灼灼地望着文無雙問道：「文兄弟府上何處？」

文無雙道：「川東，家父武林人稱『飛雲散手』。」

「啊！」馬鐵腿心中暗暗一震！道：「原來是『飛雲堡』文堡主的……」

語聲一頓，倏然凝目說道：「馬某聽說文堡主只有一位掌珠，並無公子，文兄弟是？……」

文無雙微微一笑，說道：「我就是文無雙。」

「哦！」馬鐵腿連忙抱拳拱手，說道：「原來是文姑娘當面，請恕馬某，不知失禮！」

文無雙淡然一笑道：「場主請別客氣，請卽賜告那逃僕現在何處？」

馬鐵腿道：「文姑娘，他眞是貴堡的逃僕？」

文無雙道：「場主應該相信，以『飛雲堡』在武林中的聲望，豈會隨便地寃枉他人？」

馬鐵腿點頭道：「姑娘這話說的是，不過，馬某以爲此中可能有所誤會！」

文無雙道：「什麼誤會？」

馬鐵腿道：「請問姑娘，他何時逃離貴堡的？」

文無雙道：「一年以前。」

馬鐵腿道：「這就不對了。」

文無雙道：「怎麼不對了？」

馬鐵腿道：「據馬某所知，他在金陵已經將近十年了！」

文無雙凝目道：「場主知道他叫什麼名字麼？」

馬鐵腿道：「他叫李安年。」

文無雙和燕無影心裏全都不禁暗暗地笑了。

文無雙心裏雖然暗笑了，但是神情却做作地眉鋒微微一蹙，道：「這可能確實不對了，他應該名叫程新智才對！」

馬鐵腿雙目忽地一眨，道：「難道他改了姓不成？」

馬鐵腿搖頭道：「這不可能！」

文無雙道：「爲什麼不可能？」

馬鐵腿道：「因爲他在金陵已經住了將近十年，凡是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叫李安年。」

「哦！」文無雙笑道：「我眞糊塗，竟然沒有想到這！」

話鋒一頓，又道：「照此說來，他可能眞不是程新智了！」

馬鐵腿道：「馬某敢担保，他絶不是貴堡的那位逃僕！」

文無雙沉思地道：「他既然不是程新智，那『紫玉馬』他必然得自程新智之手，他也定然認識程新智，知道程新智的踪跡了！」

馬鐵腿道：「李安年認不認識程新智，是不是知道程新智的踪跡，馬某就不敢說了，不過……」

語聲一頓又起，說道：「姑娘如想追回那『紫玉馬』，馬某倒可以帮點忙！」

燕無影接口道：「場主此意可是指那由李安年手上買去『紫玉馬』之人，今兒個恰巧來了這兒？」

馬鐵腿雙目微睜地道：「買爺已經知

道賈主是誰了？」

燕無影淡然一笑道：「我要是不知道，吳占崑就不會遠從洞庭突然來此處！」

馬鐵腿心念忽然一動，道：「這樣說，吳占崑今兒個來此，是賈爺找來的？」

燕無影點頭道：「不錯，吳占崑正是我找來的，現在請場主告訴我，李安年在什麼地方？」

馬鐵腿凝目問道：「賈爺為何還要找李安年？」

燕無影道：「誤會了。」

馬鐵腿道：「什麼事？」

燕無影道：「這你馬場主就別問了，只請告訴我他在何處就行了。」

馬鐵腿道：「馬某不知道。」

燕無影劍眉微微一揚，道：「馬場主，李安年只不過是江湖上的一個普通脚色，你怕他什麼？」

馬鐵腿搖頭道：「賈爺誤會了，馬某並不是怕他！」

燕無影道：「那你為何不敢說他在什麼地方？」

馬鐵腿道：「馬某不是不敢說，是確實不知道！」

燕無影突然一聲冷笑道：「馬場主，我希望你別迫我出手難為你！」

馬鐵腿臉色一變！道：「姓賈的，你來這兒三四個月，馬某對你可是一直都很客氣，很尊敬你！」

燕無影道：「我對你馬場主也一直很客氣，若不是你平常聲名不惡，為人還算得上是個豪爽漢子的話，你這座賭場早就結束了！」

馬鐵腿雙目陡地一瞪，沉聲道：「姓賈的，你說話可有點分寸，別以為我馬鐵腿是好欺負的，今天馬某看在文姑娘的面上，也不與你計較，現在你請吧！」

文無雙突然說道：「馬場主，謝謝你給我的面子，我感到非常的榮幸，只是……這沒有用，賈爺的事情，我根本管不了！」

這話，馬鐵腿方自聽得眉頭暗暗一皺，燕無影已接口說道：「馬場主我已經說過了，希望你別迫我出手難為你，只要你告訴我李安年現在什麼地方，我保證你馬鐵腿安全無事，這座賭場仍是你的！」

馬鐵腿突然一聲冷笑道：「姓賈的你自信能難為得了馬某？」

燕無影淡淡地道：「馬場主你雖然外號『鐵腿』，一腿力可斷碑，但是你就踢不倒我，不信，你現在就可以試試！」

說着，他長身站了起來，神情瀟洒地岸然而立，目視馬鐵腿含笑問道：「怎麼樣？你要不要試試？」

馬鐵腿眼珠微轉了轉，道：「賈閣下，馬某要是踢倒了你便怎樣？」

燕無影道：「除了不再問你李安年的住處外，你要我怎樣都可以！」

馬鐵腿心頭不禁暗暗一震！

他心中很明白，對方顯然有着十分的自信把握，否則，對方絕對不敢說這等大話！

不過，他心中雖然明白，但却仍有些兒不信，憑他那足有千斤力道的「鐵腿功」，一腿會踢不倒對方？

因此，他心念暗轉了轉，緩緩站起身子，說道：「你賈閣下既這麼說，馬某就試試你，只要你挨得住馬某一腿，馬某就告訴你李安年住在甚麼地方！」

燕無影道：「另外再實答我三問，如何？」

馬鐵腿雙眉一挑，旋即點頭道：「可以！」

燕無影道：「如此，馬場主你請凝功出腿吧！」

馬鐵腿冷聲一笑，暗暗吸了口氣，提足真力，功貫右腿，猛地一聲大喝，抬腿閃電踢出，飛掃向燕無影下盤！

他已運足真力，這一腿，力道重有千斤，照理，縱是塊尺厚的石碑，也必將被踢成兩截！

可是理雖如此，事實却不然！

他一腿踢出，直如踢在一根鋼鐵上，反而踢疼了他自己的一根右腿，燕無影的身子不但紋風未動，並且還有一股反彈的力道，彈震得他身軀一歪，左脚穩立不住地踉蹌着斜退了一大步！

馬鐵腿臉色蒼煞地呆住了，望着燕無影發了楞！

燕無影却神情瀟洒地一笑，說道：「現在請場主履行約言！」

馬鐵腿吁嘆了口氣，說道：「賈閣下，你要問甚麼請問吧！」

燕無影道：「請先告訴我李安年現在何處？」

馬鐵腿道：「李安年住在西華門內太平巷底的第三家。」

燕無影點了點頭，說道：「現在請場主先實答我第一問，李安年可是『聚豐當』的人！」

馬鐵腿心中陡地一驚！雙目大睜，駭異地說道：「賈閣下，你究竟是要在查問甚麼？」

燕無影神色冷凝地道：「請先實答我問話！」

馬鐵腿暗吸了口氣，道：「不錯，他正是『聚豐當』的人！」

燕無影道：「請問『聚豐當』的東家是誰？」

馬鐵腿搖頭道：「不知道。」

燕無影劍眉倏地一揚，旋即淡然一笑道：「這第二問暫且擱在一邊，現在請答我第三問。」

話聲一頓即起，問道：「這兒的東家是誰？」

馬鐵腿雙目一眨道：「閣下何必明知故問？」

燕無影冷冷地道：「我問的是真正的東家！」

馬鐵腿道：「就是我！」

燕無影目射威稜地道：「馬場主，我敬重你是一條豪義漢子，所以才一直不欲難為你，你既然不肯實答我問話，我無可奈何，就怪不得我了！」

馬鐵腿臉色一變！道：「賈閣下，你可以在這一帶地兒上打聽打聽，問問這兒的人，七八年了，誰不知道這座賭場是我馬鐵腿開的！」

燕無影淡然一笑道：「這用不着問，我知道誰都會說是你開的，而剛開時也確實是你開的，可是沒有好久，暗地裏就換了東家，你馬鐵腿只是個名義場主而已，

真正的東家却另有其人！」

馬鐵腿心中不禁暗暗一凛！道：「閣下以為真正的東家是誰？」

燕無影淡淡地道：「我猜料的如果不錯，這兒和『聚豐當』的東家應該是同一個人！」

馬鐵腿心中驚凛極了，他竭力平靜着心神，搖頭說道：「賈閣下，你完全猜料錯了，事實上這兒真正的東家就是我！」

他雖在竭力平靜着心神，但却無法遮掩那神情的震駭之色！

燕無影星目如電，入目他那震駭的神色，心中立刻明白了自己猜料的無錯！冷聲一笑道：「我真的猜料錯了麼？」

馬鐵腿道：「閣下要是一定不信，馬某就無可奈何！」

燕無影冷笑道：「你既這麼說，我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先出手制住你以後再說了！」

話落，抬起了一隻手掌，緩緩朝馬鐵腿的肩胛抓去！

馬鐵腿脚下橫跨了一大步，沉聲說道：「閣下且慢！」

燕無影手掌一垂，目光凝注着馬鐵腿說道：「馬鐵腿，告訴你，放眼當今天下武林，在我面前距離八尺之內，能够避過我出手一抓之人，大概還沒有三五個，包括那暗中迫使你為他主持那座賭場的東家，也無法避得開，我希望你最好別想打蹓的主意！」

馬鐵腿脚下橫跨一大步，已到了靠近廳門五尺之處，距離燕無影却有七尺遠。

燕無影這種大話，雖然很驚人凛心，但是馬鐵腿心中却十分不信！

他以為燕無影這種大話是嚇他的，用意乃在阻止他想蹓的念頭！

因此，他哈哈一笑道：「賈閣下，你這種話未免也太……」

話未說完，身形倏已騰起，直朝廳外射去！

燕無影早就防着他了，劍眉一揚，朗笑道：「馬鐵腿，你這是白費力氣！」

朗笑聲中，青影一閃，探掌如電，馬鐵腿的身子剛到廳門口，燕無影的一隻右掌已搭在他的肩胛上！

馬鐵腿身軀一顫！站着不動了。

燕無影冷笑一聲，說道：「我這個人向來不說沒有把握的話，也不作沒有把握的事！」

話落，收回了搭在馬鐵腿肩胛上的手掌，但却彈指封制了馬鐵腿的雙肩穴道。

馬鐵腿霍地轉過身子，怒目瞪視着燕無影說道：「閣下究竟是誰？」

燕無影淡然一笑道：「我們認識已經不是一天了，我姓賈，大夥兒都叫我賈爺，你不是也這樣叫我的麼？怎地忽然問起這個來了？」

馬鐵腿道：「我忽然發覺閣下這姓賈，根本就是個假姓！」

燕無影道：「為甚麼？」

馬鐵腿道：「因為賈與假同音，也因為閣下所學功力兩皆高絕，應該不是武林中沒有名頭之人，可是馬某却從未聽說過有一位姓賈的高手！」

燕無影淡笑地道：「那麼以你看我該姓什麼？」

馬鐵腿眨眨眼睛道：「如此，閣下是承認賈是假姓了？」

燕無影點頭道：「不錯，我確實不姓賈！」

馬鐵腿默然沉思了刹那，雙目倏然一凝，道：「閣下可是最近年來名滿江南武林，美號人稱『劍胆琴心』的燕大俠？」

燕無影淡然一笑道：「請馬兄先回到主位上坐下再談！」

他雖未點頭承認，也未搖頭否認，但是馬鐵腿心中，已經明白自己猜的可能無錯。

於是，他目光深看了燕無影一眼，移步回到主位上坐了下去。

燕無影神色一肅，沉聲道：「我請馬兄實答，這兒與『聚豐當』的東家可是同一人？」

馬鐵腿道：「請閣下先告訴馬某，閣下可是燕無影大俠？」

燕無影點頭道：「不錯，我正是燕無影，請馬兄放心答我實話，我保證對馬兄絕對有益而無害！」

馬鐵腿神情一凛，微一猶豫，道：「燕大俠……」

燕無影接口道：「目前請仍叫我賈爺好了！」

馬鐵腿立刻改口道：「賈爺猜的不錯，這兒真正的東家與『聚豐當』確是同一個人！」

燕無影星目異采一閃，道：「現在請重答我第二問，他是誰？」

馬鐵腿搖頭道：「我從未見過他，實在不知道！」

燕無影劍眉一揚，道：「馬兄這話實在？」

馬鐵腿道：「請賈爺相信！」

燕無影雙眉微微一皺道：「這怎麼可能，你為他主持這地方已經六七年了，怎會從未見過他？」

馬鐵腿苦笑了笑道：「說來賈爺也許不信，昔年我開設這座賭場的原意，只是想聚積一些錢財，留作救濟貧苦之用，可是在開了一年以後，『聚豐當』的朝奉突然來找上了我，說他們東家要和我談點事情，特地命他來請我，我問他們東家是誰？他只說見了面就知道了。」

燕無影道：「你和他見面了？」

馬鐵腿點頭道：「是的，我去和他見面了。」

燕無影道：「那你又怎麼說從未見過他？」

馬鐵腿道：「因為當時他臉蒙黑巾，坐在大靠背椅子上，而且是背對着我，根本無法看到他的面貌，連身材高矮胖瘦也未看到。」

燕無影星目凝注道：「他和你談了些什麼？」

馬鐵腿道：「根本沒有談什麼，我一到之後，他只說了聲『請坐』，然後便自說自話的要我把賭場每天的收益錢財歸他，賭場則仍由我經常管理，他每隔十天派人來和我結算一次取走！」

燕無影星目眨動地道：「當時你一定不會答應他，必是他對你使用了什麼强迫手段，對不對？」

馬鐵腿點頭道：「不錯，事情正是如

此！」

燕無影道：「他對你使用的是什麼強迫手段？」

馬鐵腿道：「他是謀定而後動，以家母的性命脅迫我，使我不得不答應他！」

「哦！原來如此。」燕無影微一沉思道：「令堂現在何處？」

馬鐵腿道：「就住在此間後院的精舍中。」

燕無影星目微凝地道：「他讓令堂和你住在一起而不予以挾持，難道不怕你背叛他！」

馬鐵腿苦笑地搖搖頭道：「他根本無須挾持家母，我根本不敢生心背叛他！」

燕無影道：「爲什麼？」

馬鐵腿道：「因爲他已經在家母身上做了手脚，下了毒！」

燕無影道：「你知道他下的是什麼毒不？」

馬鐵腿搖頭道：「不知道，只要按月服下他一粒解藥，家母就平安無事！」

燕無影道：「令堂自己也知道中了毒麼？」

馬鐵腿道：「不知道，我從未告訴她老人家。」

燕無影默然想了想，道：「我想見見令堂，可以麼？」

「這……」馬鐵腿臉上現出了爲難的神色。

燕無影凝目問道：「不方便？」

馬鐵腿畧微遲疑了一下，說道：「是的，請賈爺原諒！」

燕無影劍眉微皺了皺，神色忽地一肅，道：「馬兄，如是因爲令堂不願意隨便接見外人，馬兄可以先進去稟明一聲，請准令堂的同意，如是因爲其他的不方便，馬兄只管放心，我可以保證，那個丫頭，她絕對起不了什麼作用的！」

馬鐵腿雙目倏然一睜，道：「賈爺您知道家母身邊的那個丫頭！」

燕無影微微一笑道：「不瞞馬兄說，早在一個多月前我就知道了，不過，我只看出那丫頭的武功身手不差，並不知道她是被派來監視令堂的人！」

話鋒一頓又起，說道：「請馬兄放心帶我去看看令堂，也許我能替馬兄解除脅迫之苦！」

馬鐵腿臉露驚喜之色地道：「您能解毒？」

燕無影道：「我不敢說我一定能解，但是我有把握將令堂體內之毒逼聚在一處地方，保持個一年半載的時間不會發作，然後可以從容的覓取解藥！」

馬鐵腿霍地站起身子，朝燕無影雙膝跪地說道：「賈爺若能解得家母體內之毒，馬某雖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燕無影星目不由異采飛閃地說道：「我果然沒有看錯馬兄，馬兄不但是個豪義漢子，而且是位至性至孝之人，我一定設法爲令堂老人家解毒，馬兄但請放心，也快快請起！」

話聲中伸手虛挽，同時彈指解開了馬鐵腿雙肩被制的穴道。

馬鐵腿長身站起，立卽朝燕無影抱拳拱手一拜，道：「謝謝賈爺！」

燕無影抬手一擺，含笑說道：「馬兄請勿多禮，我也不是爲馬兄的一句『謝謝』而來！」

馬鐵腿臉孔微微一紅，點頭說道：「賈爺說的是，在下這就爲賈爺和文姑娘帶路去看家母去！」

話落，大踏步的往前廳外走了出去。

× ×

後院中，花木扶疏間，獨立着一棟三間精舍。

馬鐵腿在前，燕無影和文無雙隨後，剛走近精舍門外，精舍裏已快步走出了一個年約十八九歲，侍婢打扮的青衣少女。

青衣少女站立在精舍門口，一見馬鐵腿身後燕無影和文無雙，嬌靨上飛閃過一絲異色，朝馬鐵腿襝衽一福，說道：「婢子見過馬爺。」

馬鐵腿含笑擺手說道：「鳳姑娘，我娘午睡起來了沒有？」

青衣侍婢鳳姑娘道：「老夫人剛剛起來。」

目光一瞥燕文二人，問道：「馬爺，這二位是來看望老夫人的麼？」

馬鐵腿靈機一動，點頭道：「他二位是我娘娘家的侄兒，他們特地來看望我娘的。」

適時，精舍裏傳出了一個溫和，但卻顯得有點兒無力的聲音說道：「鳳姑娘，是妳大哥麼，妳要他到房裏來吧。」

鳳姑娘答道：「老夫人，還有二位客人呢！」

老夫人問道：「是誰啊？」

馬鐵腿揚聲說道：「娘，是您的兩個侄兒。」

「哦……」老夫人在裏面默然了稍頓，說道：「你請他們一起到房裏來吧。」

鳳姑娘雙眼轉動地望了望燕文二人，神色間飛閃過刹那的遲疑，嬌軀忽然一側，讓開了精舍的門戶，說道：「馬爺和二位公子請！」

她咀裏說着，人已擰腰轉身，快步往裏面走了進去。

馬鐵腿目光望向燕無影，燕無影朝他含笑頷首示意他放心。

三個人，仍是馬鐵腿在前，走進精舍，步入老夫人的房間。

房間內，鬢髮斑白的老夫人——馬鐵腿的母親，神情安詳的坐在一張安樂椅子上，背椅靠着椅背，眼睛望着房門口，那滿佈着歲月的痕跡的臉上，有着些微的迷惑之色！

鳳姑娘就站立在老夫人的背後，她雙目灼灼，閃射着機警的光芒！

「娘！」馬鐵腿剛喊了一聲，老夫人却突然朝他一擺手，霍地坐直身子，雙目閃灼着異采地望着燕無影，臉上現露驚喜之容的招手說道：「請走近來一點，讓老身仔細看看你！」

燕無影心中不由一怔！但却拱手一揖行禮道：「小侄拜見姑媽！」

一揖之後，脚下立卽跨前一大步，站立在老夫人的身傍。

老夫人雙目凝望着燕無影的臉孔，問道：「你左臂上有一顆豆大的紅痣，對不對？」

燕無影心中不由又是一怔！點頭道：「是的，您老人家的記性眞好！」

他嘴裏這麼說着，心底却暗感驚詫不已！

老夫人神情顯得很激動地說道：「你果然是雲龍少爺，天可憐兒，你終於回來了！」

「雲龍」，正是燕無影的眞名，他於心底暗感驚詫中，突然想到馬鐵腿的這位母親，必是和他很有淵源之人，否則，她怎會知道他的眞名？又怎會知道他左臂上有一顆豆大紅痣？……

他心底意念電閃飛轉，思索着他兒時的記憶，糢糊中他恍然記起眼前的這位老婦人是誰了，神情不由也有些兒激動地說道：「您是奶娘？」

老夫人高興地笑着點頭說道：「龍少爺，你想起來了！」

燕無影點了點頭，星目倏然望着鳳姑娘說道：「鳳姑娘可願意和我談談？」

老夫人忽然目露詫異之色地道：「少爺和鳳姑娘認識？」

燕無影搖頭道：「不認識，今天是第一次見面！」

鳳姑娘微然一笑，接口道：「你想和我談什麼？」

燕無影道：「姑娘現在大概已經明白了，我并不是老夫人的侄兒。」

鳳姑娘目光一瞥文無雙，道：「他也不是了？」

燕無影道：「她是『飛雲堡主』的掌珠文無雙姑娘！」

「哦！」鳳姑娘美目一眨道：「你二位冒充老夫人的侄兒來此有何意圖？」

燕無影道：「替老夫人診脉看病。」

鳳姑娘道：「你是位大夫？」

燕無影搖頭道：「我并不是大夫，只是畧通醫理。」

鳳姑娘道：「老夫人的身體很健康，并沒有病。」

燕無影淡淡地道：「我知道老夫人沒有病，但却需要治療，姑娘明白麼？」

鳳姑娘道：「我不明白。」

燕無影微微一笑道：「姑娘何必裝糊塗？」

鳳姑娘道：「我這不是裝糊塗，是爲老夫人好，也是爲馬爺好！」

燕無影道：「姑娘怎不說也是爲自己好，那豈不比這恰當？」

鳳姑娘神色淡淡地道：「我不否認這也是爲我自己好，但是爲老夫人好也確是實情！」

燕無影星目凝注地道：「姑娘這話也確是實情？」

鳳姑娘黛眉微微一揚道：「老夫人性情慈祥和藹，待我如同自己的女兒一樣，我豈會害她！」

老夫人聽得不由大感驚奇怪異地望着燕無影問道：「少爺，這是怎麼回事？」

燕無影答道：「奶娘，你體內已中了毒！」

老夫人神色一怔！道：「眞的？老身自己怎麼一點都不知道？」

燕無影道：「奶娘，您不是按月服用一種藥丸嗎？」

老夫人點頭道：「不錯，那是一種補藥。」

燕無影正容說道：「那不是補藥，那是一種緩延毒性發作的解藥。」

老夫人目光倏然轉向馬鐵腿問道：「少爺的話是眞的？」

馬鐵腿點頭道：「是的！娘。」

老夫人臉色一變！道：「你爲何隱瞞不告訴我？」

馬鐵腿頭一低，矮身跪下道：「娘，孩兒不孝……」

老夫人截口沉聲說道：「起來！男兒膝下有黃金，不要動不動就往地下跪，起來答我的話，你爲何隱瞞着不告訴娘？」

馬鐵腿站起身軀，低垂着頭，恭聲答道：「娘性情剛烈，孩兒怕娘氣怒，也怕娘……」

老夫人接口道：「也怕娘不肯服用那解藥，是不是？」

馬鐵腿道：「是的，孩兒正是怕娘如此！」

老夫人哼了一聲，問道：「娘是怎樣中的毒，你知道麼？」

馬鐵腿道：「孩兒起初不知道，後來才知道，是有人在娘的飲食中下的毒。」

老夫人道：「你是怎麼知道的？」

馬鐵腿道：「是那個讓人在娘飲食中下毒的人，派人來把孩兒找了去告訴了孩兒。」

老夫人道：「他是誰？」

馬鐵腿說道：「他就是『聚豐當』的東家。」

老夫人道：「他與我們母子有何仇恨麼？」

馬鐵腿搖頭道：「從無仇恨！」

老夫人眉鋒一皺，道：「那他爲何在娘的飲食中下毒，而又把你找去告訴你，用意何在？」

馬鐵腿微一遲疑道：「他要孩兒屈服答應他的條件！」

老夫人道：「他要你屈服答應什麼條件？把事情經過全說清楚！」

「是。」馬鐵腿說道：「他要孩兒把這間賭場每天的收益全數歸他，名義上則仍由孩兒經營管理！」

老夫人道：「你要是不答應，他就不給你那種緩延毒性發作的解藥，娘也就活不成，是不是？」

馬鐵腿點頭道：「是的！」

老夫人道：「於是，你就這樣屈服答應了？」

馬鐵腿道：「請娘寬恕，孩兒實在沒有一點其他辦法！」

老夫人冷聲一笑，雙目陡地一瞪，怒聲叱道：「畜牲！娘平常是怎樣教你的，男子大丈夫，頭可斷，血可流，威武不能屈，這些話，你難道忘了，竟然受人威脅屈服，你太使娘失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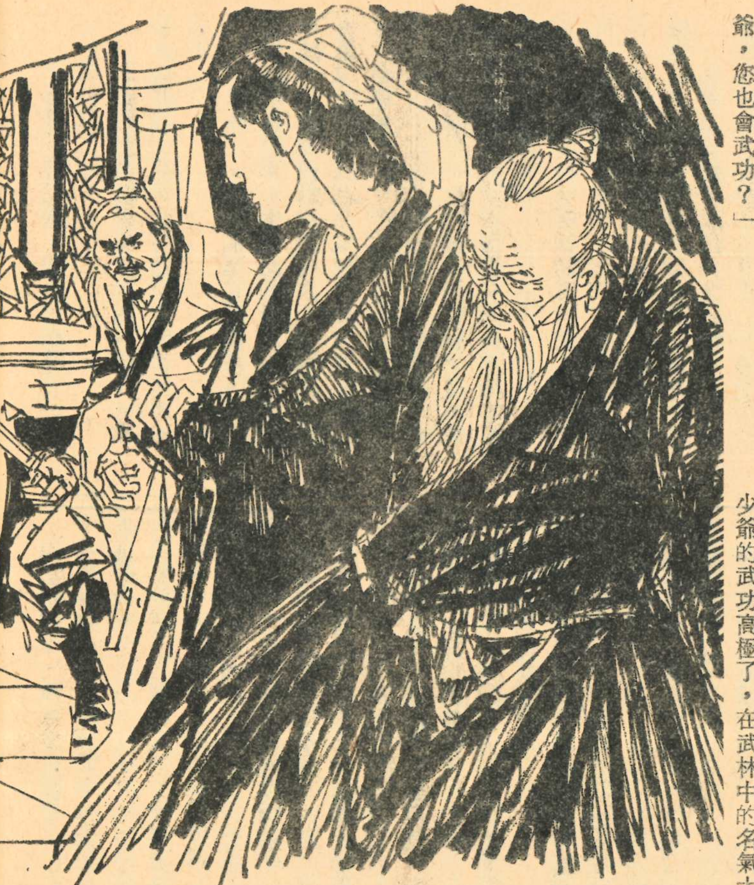
語聲一頓，倏然站起身子，向馬鐵腿說道：「走！到『聚豐當』去，我要找他當面……」

燕無影突然抬手一攔，接口說道：「奶娘，你先平平氣，聽我說幾句話，好不好？」

老夫人臉上的怒容立卽一斂，道：「少爺你請說。」

燕無影笑道：「奶娘請回坐。」

老夫人點了點頭，坐回到安樂椅上，說道：「少爺，你也請坐。」



燕無影頷首一笑,抬手虛空一抓,相隔五尺以外的一把椅子竟直朝他飛了過來,他神情瀟洒地接住椅子,輕輕放落地上,隨卽矮身坐下去。

此時此刻,他竟然施展了這一手「虛空攝物」的內家上乘功夫,這是爲何?

當然,他突然如此,自有他的用意。這用意,文無雙明白,馬鐵腿也明白,燕無影此舉意在示威,是露給鳳姑娘看的。

鳳姑娘目覩之下,嬌靨神色不禁倏然一變!但旋卽便恢復了那淡淡的神情!

老夫人看的目光不由一直,道:「少爺,您也會武功?」

燕無影點頭道:「署會幾手防身的拳腳。」

老夫人道:「你這叫做什麼功夫?很厲害吧?」

燕無影道:「它名叫『虛空攝物』,幷不算很厲害。」

老夫人眨眨眼睛道:「比兆强的鐵腿功夫厲害吧?」

「兆强」是馬鐵腿的本名。

燕無影淡然一笑,道:「這很難說,兩者皆各有所長。」

馬鐵腿接口說道:「少爺這是客氣話,孩兒的這點鐵腿功夫怎能和少爺相比,少爺的武功高極了,在武林中的名氣大極了!」

燕無影笑說道:「奶娘,您別聽馬大哥的,他這是故意捧我的!」

老夫人眉鋒忽然一皺,道:「少爺,你怎麼可以叫他馬大哥,你這不是要折煞他麼,以後直叫他的名字兆强好了!」

不待燕無影接話,目光忽地轉向文無雙問道:「文姑娘,兆强的話眞是故意捧他的麼?」

文無雙含笑搖頭道:「不是,他在武林中的名氣確實大的駭人,好人聞名肅然起敬,惡徒則聞名遁逸!」

「哦……」

老夫人這裏方自輕聲一「哦」,臉色神情淡漠的鳳姑娘那裏已是心念忽然一動,忍不住接口問道:「請問他在武林中的名號?」

文無雙道:「姑娘聽說過『劍胆琴心』這名號沒有?」

鳳姑娘心頭不禁陡地一震!美目倏睜地望着燕無影,說道:「原來你就是燕無影燕大俠?」

燕無影點頭一笑道:「不敢當,我正是燕無影。」

老夫人心中有點奇怪地轉臉望着鳳姑娘,說道:「鳳姑娘,妳也聽說過少爺的名號麼?」

鳳姑娘點頭道:「在江南武林中,可說是無人不知燕無影三字!」

這話,很明顯的表示了她雖是在這兒侍候老夫人的侍婢,却也是武林中人。

可惜這時老夫人的情緒在極度驚喜中,她根本沒有留意鳳姑娘的話!

老夫人滿臉欣喜說道:「阿彌陀佛,這眞是蒼天有眼,老爺和夫人的血仇,必然有望可報了!」

她口中的「老爺」和「夫人」是誰?文無雙,馬鐵腿,甚至連鳳姑娘心中都明白,是燕無影的父母。

老夫人話鋒忽地一轉,望着燕無影問道:「少爺,你不是有話要說的嗎?」

燕無影點頭微微一笑,隨卽正容說道:「奶娘,關於……兆强被威脅屈服的事情,妳不能責怪他,這種事情不管是誰遇上了,誰也不會不顧母親的性命,不和他一樣被迫屈服答應一切條件以換取續命解藥的!」

這話不錯,是理,也是實情!

只要是個還有點人性的人,也都不會放棄自己的母親的性命於不顧,不低頭屈服的!

實情如此,老夫人不是不知,也不是個不講理的人。

她適才怒責馬鐵腿,只不過是一時的心情激動與氣怒而已。

馬鐵腿是她的獨生兒子,她怎會不知馬鐵腿的爲人性情,她深知馬鐵腿是個好兒子,孝子,爲了母親,別說是只要他答應這點條件,就是要他去殺人,要他割下自己的腦袋,他也會屈服答應的!

燕無影說的是理,她還能有什麼說的?於是,她默然輕嘆了口氣,沒有說話。

燕無影星目倏然轉向鳳姑娘說道:「鳳姑娘,現在事情已經完全明朗化了,妳打算怎麼說?」

鳳姑娘美目一眨,嬌聲道:「什麼怎



麼說?」

燕無影道:「我想替奶娘把把脉,看是中的什麼毒?」

鳳姑娘目光微凝地道:「你有把握解毒?」

燕無影道:「我不敢說有把握,但我可以試試!」

鳳姑娘沉思地道:「你要是沒有把握,我勸你最好別試!」

燕無影道:「有道理麼?」

鳳姑娘道:「燕大俠可知我在這兒的任務是什麼?」

燕無影星目一眨,說道:「我猜料的如果不錯,姑娘在這兒的任務,應該是監視馬鐵腿,防止他帶外人進來替老夫人診脉解毒!」

鳳姑娘點頭道:「一點不錯,我在此爲婢,侍候老夫人的任務除此以外,還防止馬鐵腿將老夫人遷居他處!」

老夫人心中不禁駭然地回首望着鳳姑娘說道:「這麼說,妳是那惡徒派來的人了!」

鳳姑娘含笑安慰的說道:「老夫人請放心,我雖然是他派來的人,但是我很感激老夫人對我的慈愛,我决不會得傷害老夫人的!」

燕無影接口說道:「姑娘既然負此任務,適才便不該讓我們進來!」

鳳姑娘道:「燕大俠說的是,我確實不該讓燕大俠進來,不過……」

燕無影含笑接口道:「不過因爲老夫人爲人慈祥,待姑娘情如自己的女兒,年餘相處,姑娘已對老夫人產生了深厚的情感,同時也未料想到我是冒充的侄兒,是不是?」

鳳姑娘道:「燕大俠果不愧是人稱才智雙絕的當代奇男,這正是我當時沒有阻止燕大俠進來看望老夫人的原因!」

燕無影微微一笑道:「其實也幸而有這原因,適才在門口姑娘要有阻止之意,此刻姑娘恐怕已不會得還能好好的站在這兒了!」

這話的意義,鳳姑娘心裏明白,這話要是出於一個普通武林高手之口,她一定立刻揚眉報以冷笑,但是出自名震江南武林的燕無影之口,情形就不同了。

對燕無影這個美號「劍胆琴心」的武林蓋代高手,她雖然只是聞名,今天也只是初見,但從燕無影適才所展露的那一手「虛空攝物」的內家上乘功力上,已知燕無影確實身懷奇學,功力罕絕,她絕非燕無影之敵!

她深信燕無影所言,適才她如果出手阻止燕無影前來,這時她是决不是恐怕,而是確實已不會得還能好好的站在這兒說話了!

燕無影語聲一頓又起,說道:「鳳姑娘,妳既然聽說過我的名號,必然也聽說過我的爲人,我爲人對事,向來是先禮後兵,也言出必踐,所以我請姑娘別再意圖阻止我爲奶娘診脉解毒!」

鳳姑娘道:「我幷不是要阻止你,而是……」

燕無影接口道:「姑娘既不是要阻我那就更好!」

話聲中倏然抬手一指點出!

他坐在奶娘身傍，和鳳姑娘距離不足四尺，這一指點出既快又出人意外。

鳳姑娘根本想不到燕無影會對她突然出手，心頭不禁陡然一驚！側身欲避，但是，燕無影的指力已點中她的左肩！她嬌軀不由猛地一顫！美目倏睜，道：「你……」

燕無影淡然一笑道：「姑娘原諒，爲了在替奶娘診脈解毒時不受意外干擾，和我自己的安全起見，我不得不小心點兒，不得不委屈姑娘片刻！」

鳳姑娘道：「這麼說，你是不相信我，怕我……」

燕無影搖頭道：「我并不是不相信姑娘，也不是怕姑娘怎樣，姑娘是聰明人，應該看得出來，姑娘武功身手雖然不弱，但是眼下這房間內之人，除我以外，文姑娘所學功力要比姑娘高出一籌以上，足可在十招之內制住姑娘！」

語聲微微一頓，又道：「以姑娘對老夫人的感情和姑娘的心性爲人，姑娘雖然不會得怎樣，但是我却不能不防着外面突然有人闖進來，不能不防着萬一之變！我的意思姑娘明白麼？」

鳳姑娘螓首微點地道：「我明白了，你是對的！」

燕無影瀟洒地笑了笑，隨即轉向老夫人說道：「奶娘，請伸出右腕給我把把脈看。」

馬鐵腿連忙拿過一隻小枕頭放在安樂椅的扶手上，老夫人伸出右腕擱在小枕頭上。

燕無影神情肅穆地伸出右手，以三個指頭輕搭在奶娘的腕脈上，靜心凝神地診脈。

一盞熱茶的辰光過後，燕無影的臉上泛現笑容地緩緩收回右手，輕吁了口氣。

馬鐵腿急問道：「怎麼樣？少爺，能解麼？」

燕無影點頭一笑道：「沒有問題，你放心好了。」

鳳姑娘問道：「你有把握？」

燕無影道：「我有十成把握！」

話鋒一頓，說道：「我有幾句話想請問姑娘，姑娘願意實答不？」

鳳姑娘美目一眨，道：「不願意便又怎樣？」

燕無影淡淡地道：「我不想勉强姑娘，不願意就算了。」

鳳姑娘目光微凝道：「你可是想問『聚豐當』東家的事情？」

燕無影點頭道：「不錯，姑娘能實告麼？」

鳳姑娘道：「只怕我所知有限，不能使你滿意。」

燕無影道：「不要緊，姑娘知道多少告訴我多少就好了。」

鳳姑娘深看了燕無影一眼，點頭道：「好吧，你想問什麼，你問吧！」

燕無影倏然長身站起，拱手一揖道：「我謝謝姑娘！」

一揖中隔空彈指，解開了鳳姑娘的穴道。

鳳姑娘美目異采一閃，道：「我也謝謝燕大俠。」

燕無影瀟洒地笑了笑，星目倏地一凝道：「姑娘，我請問他是誰？」

鳳姑娘道：「我并不知道他是誰，只知道他出身關外，一身武學功力，高絕驚人！」

燕無影道：「姑娘見過他的容貌長相麼？」

鳳姑娘道：「他面貌清癯，雙目灼灼威稜逼人，身材瘦瘦高高的！」

燕無影道：「有多大年紀？」

鳳姑娘道：「四十五六之間。」

燕無影道：「他平常都住在『聚豐當』內麼？」

鳳姑娘搖頭道：「不！他平常都住在玄武湖畔，九華山麓，面湖背山而建的一座巨宅內！」

燕無影星目倏然微凝，話鋒一變，問道：「姑娘受命在此侍候老夫人，可也是被迫身不由己？」

鳳姑娘神色忽地一黯，點頭道：「家母和老夫人一樣，也中了毒！」

燕無影道：「令堂現住何處？」

鳳姑娘道：「就住在那所巨宅的後院中。」

燕無影沉思地問道：「姑娘可知令堂和老夫人所中之毒，兩者是不是一樣？」

鳳姑娘道：「以家母所服用的解藥看，似乎不一樣。」

燕無影默然了稍頃，又問道：「姑娘在那所巨宅中住過麼？」

鳳姑娘道：「住過一年多。」

美目倏地一凝，問道：「燕大俠可是要去找他？」

燕無影點頭道：「正是，我必須去找他！」

鳳姑娘道：「是爲這裏的事？」

「不是。」燕無影搖了搖頭道：「這裏的事根本不是大問題，惡賊可能就是殺害家父家母的血仇兇手！」

老夫人雙目倏地一睜，道：「少爺，那殺害老爺和夫人的兇手，眞的可能是他麼？」

燕無影道：「有八成是他！」

老夫人道：「少爺可曾想到那惡賊殺害老爺和夫人的原因？」

燕無影道：「原因可能是爲了先祖所收藏的那隻『紫玉馬』。」

鳳姑娘忽然睜目道：「那『紫玉馬』原是燕大俠府上收藏之物？」

燕無影點頭凝目問道：「姑娘也見過那『紫玉馬』？」

鳳姑娘道：「豈只是見過，家父生前還雕刻過一隻同樣的紫玉馬。」

燕無影心念微微一動，道：「姑娘的令尊是？……」

鳳姑娘道：「費百玄，美號人稱『神玉匠』。」

輕「哦！」一聲，燕無影肅容拱手道：「姑娘原來是費大俠的千金，恕我適才唐突失禮！」

鳳姑娘費玉鳳俛首檢袵道：「燕大俠請別客氣！」

燕無影伸手自懷內取出那隻贋品「紫玉馬」，遞給費玉鳳姑娘，說道：「姑娘請看看，令尊生前雕刻的可是這一隻？」

費玉鳳接過來只看了一眼，便即點頭道：「不錯，正是這一隻。」

把「紫玉馬」回手還給燕無影，凝目問道：「燕大俠由何處得來？」

燕無影當下毫不遲疑地將事情的經過告訴了費玉鳳。

費玉鳳聽後，黛眉不由微蹙地說道：「這就奇怪令人不解了！」

燕無影並沒有問她奇怪不解什麼？却話題一轉，問道：「令尊是什麼時候去世的？」

費玉鳳道：「一年多以前。」

燕無影道：「是怎麼去世的？」

費玉鳳道：「據大夫診斷是心臟病突發！」

燕無影道：「令尊原來是患有心臟病的麼？」

費玉鳳道：「有是有，但情形並不嚴重！」

燕無影微一沉思道：「姑娘相信令尊確是死於心臟病突發？」

費玉鳳道：「我心裏雖然有些懷疑，但是奈何毫無跡象證據可憑！」

燕無影道：「令尊去世時，令堂中毒沒有？」

費玉鳳搖頭道：「沒有，家母中毒時間是在我被迫來此之前。」

燕無影道：「這必是因爲姑娘不肯接受差遣，惡賊乃才在令堂身上下毒用以脅迫姑娘的了？」

費玉鳳點頭道：「實情正是如此，惡賊曾許諾我以五年爲期，五年期滿，便放我母女自由！」

燕無影默然沉思片刻，目視費玉鳳姑娘說道：「謝謝姑娘實告我這一切，姑娘請放寬心，目前我雖然還不知道令堂所中的是什麼毒，但是我一定盡力救出令堂，設法爲令堂解毒！」

費玉鳳倏然跨出，俛首檢袵盈盈下拜道：「能得有燕大俠這句話，妾身願爲奴爲婢，終身侍候燕大俠！」

燕無影聽得心神不禁暗暗一震！連忙側身擺手道：「姑娘快請不要如此，燕無影實在當受不起！」

話聲中，他已暗暗發出內家無形罡氣，虛托住費玉鳳盈盈下拜的嬌軀，費玉鳳掙了掙拜不下去，也就不再强拜的深看了燕無影一眼！

那一眼，直令燕無影心弦止不住又是一陣暗暗震動！

旋而，他深吸了口氣，轉向文無雙說道：「文姑娘，請在此帮忙費姑娘照顧老夫人，我現在就去找那個惡賊去！」

文無雙一愣！道：「怎麼，你就一個人去？」

燕無影點頭道：「古月大師就在賭場對面的茶館兒裏，如果有什麼事可以招呼他一聲。」

文無雙道：「瘋和尚既然在對面的茶館兒裏，那就叫他來這兒好了，我和你一起去找那惡賊去！」

燕無影搖頭含笑道：「謝謝姑娘，不必了，我自己一個人去比較方便些！」

話聲甫落，轉身舉步瀟洒地往外走了出去。

× ×

在玄武湖畔，九華山麓，那面湖而建，大理石階，兩邊石獅子高比人高，氣概巍峨的巨宅門前，來了位身材頎長，劍眉星目，面容俊逸，神情洒脫的青衫客。

他，正是那名滿江南武林，人稱才智雙絕，奇男蓋代的「劍膽琴心」燕無影。

巨宅門前的石階上，一左一右分站着兩個三十多歲年紀，體格粗壯的黑衣漢子，模樣兒挺威武挺神氣的！

眞巧！兩個黑衣漢子都認識燕無影，燕無影雖也認識他兩個，只是却不記得他兩個的姓名。

燕無影剛走近石階前，兩個黑衣漢子立刻同聲招呼道：「賈爺，好多天沒見您了，今兒個您怎麼有空跑到這兒來了？」

燕無影朝二人含笑說道：「二位好，我是來找人的！」

一邊說着，一邊從容地走上了石階！

左邊的黑衣漢子名叫胡永勝，問道：「賈爺要找誰？我去替您叫他出來！」

燕無影微微一笑道：「麻煩你進去通報貴主人一聲，就說老朋友特來拜訪。」

胡永勝神情不由微微一愣！

右邊的黑衣漢子名叫徐義魁，滿臉露出詫異之色地道：「賈爺和敝主人，是老朋友？」

燕無影點頭道：「嗯，昔年我遊學關外時，曾與貴主人相識結交，二位請進去替我通報一聲吧。」

胡永勝和徐義魁互望了一眼，徐義魁略一猶疑，說道：「賈爺您請等一會兒，我這就進去替您禀報去！」

轉身大踏步往大門內走了進去。

片刻之後，徐義魁快步走了出來，朝燕無影抱拳說道：「主人有請賈爺客廳裏晤談。」

話落轉身在前帶路，燕無影舉步跨入大門，隨後瀟洒地往裏走去。

客廳門外，垂手肅立着四個兩太陽高鼓，雙眼灼灼有神的黑衣漢子，一望而知，都是功力身手不弱的江湖高手！

客廳很寬敞，當中主位上端坐着一個身穿錦袍，四十多歲年紀的中年人，身後兩旁垂手肅立着兩個年約五旬開外，面目陰沉的灰袍老者。

錦袍中年人的面貌身材長像，正如費玉鳳姑娘告訴燕無影的一樣。

徐義魁將燕無影帶到客廳門外，只朝燕無影躬身說了聲：「賈爺請進」，便即退後轉身，自行返回大門口而去。

錦袍中年人自座位上站起，拱手說道：「賈爺駕蒞，有失迎迓，尚請原諒！請進。」

「請進」聲中，擺手肅客。

燕無影含笑跨步進入廳內，抱拳拱手道：「在下冒昧造訪，尚望主人海涵！」

錦袍中年人哈哈一笑道：「那裏那裏，賈爺客氣了，請坐！請坐！」

再次擺手，肅客讓座。

燕無影點頭一笑，瀟洒地在客位上落了座。

錦袍中年人仍在原位上坐下，一名青衣侍婢手捧茶盤自後廳走出，獻上香茗後垂首退了下去。

錦袍中年人目光忽然微微一凝，問道：「賈爺駕蒞有何見教？」

燕無影道：「有件事情特來向閣下請教！」

錦袍中年人道：「什麼事情？」

燕無影沒有立刻接話，緩緩抬手自懷裏取出了那隻贋品「紫玉馬」，遞給錦袍中年人，說道：「閣下，請先看看這個再說。」

錦袍中年人一見「紫玉馬」，臉色不禁微微一變！隨即鎮定地伸手接過。

就在他伸手接過「紫玉馬」的刹那，燕無影突有所發現的星目寒芒電閃倏隱！

他已經從錦袍中年人接過「紫玉馬」的那隻左手上，知道了錦袍中年人是誰。

錦袍中年人雖然明知道這隻「紫玉馬」是件贋品，但是接過手中仍做作地凝目看了看，自語地說道：「嗯！很不錯，上好的紫玉，雕工也非常精緻！」

倏然一抬眼，望着燕無影問道：「賈爺可是想賣？」

燕無影搖頭道：「不賣。」

錦袍中年人眉頭一皺，道：「那麼賈爺給我看的意思是？……」

燕無影說道：「請閣下看看，它是眞是假？」

錦袍中年人神情微微一愕！道：「怎麼？這東西還有眞假？」

他眞會做作。

燕無影淡淡地道：「如是沒有眞假，我就不會得專誠跑來府上拜訪，向閣下請教了！」

錦袍中年人搖搖頭道：「賈爺這就找錯人了，這東西既然有眞有假，你就該去找行家辨認鑒認，我雖也喜愛收藏玉器古玩，但并不是行家！」

燕無影淡然一笑道：「閣下雖然不是行家，但是據我所知，這『紫玉馬』，當今天下，只有兩個人能辨定它的眞假！」

錦袍中年人凝目道：「那兩個人？」

燕無影道：「一個是『神玉匠』費百玄，一個就是閣下！」

錦袍中年人心頭不禁暗暗一震！臉色倏變地道：「賈朋友，你……」

燕無影冷聲截口道：「閣下，我不姓賈！」

錦袍中年人雙眉微微一揚，問道：「請教朋友尊姓大名？」

燕無影道：「江南武林朋友送了我個外號，叫做『劍胆琴心』閣下不會不知道吧！」

錦袍中年人臉色倏又一變！道：「閣下是燕無影燕大俠？」

燕無影點頭道：「不錯，燕無影正是我，不過，這也不是我眞正的姓名，另外我還有個不爲武林人知的眞姓名！」

錦袍中年人心驚地道：「如此我再請教？」

燕無影語聲冷凝地道：「我眞姓冉，名叫雲龍！」

「哦！」錦袍中年人心中不由又是暗暗一震！但是神色却平淡地道：「燕大俠眞名原來叫冉雲龍。」

語聲一頓，倏又凝目問道：「燕大俠爲何告訴我？」

冉雲龍道：「閣下不明白？」

錦袍中年人搖搖頭，道：「我正是不明白！」

他眞不明白麼？當然不是，他在裝糊塗！

冉雲龍冷聲一笑道：「閣下，『紫玉馬』案子發了，如此，你明白了吧？」

錦袍中年人神色淡漠地道：「燕大俠原諒，我還是不明白！」

他神色雖然一片淡漠，好像確實不明白的樣子，其實內心却在驚凜震動連連！

冉雲龍兩道劍眉微微一挑，星目倏射寒電地沉聲說道：「潘長浩，我已找上了你，你還裝的什麼糊塗，裝糊塗又豈能了事！」

一句「潘長浩」聽得錦袍中年人心頭駭然，臉容驚凜色變道：「你認識我？」

冉雲龍冷冷地道：「我本來不認識你，也不知道你，是你不該用左手來接『紫玉馬』，恰巧我又知道『千毒』門下的大弟子潘長浩左手只有四個手指頭，外號人稱『九指追魂』！」

潘長浩接口道：「天下左手斷去一根食指的人不止是我一個，你又是如何斷定我就是潘長浩的？」

冉雲龍淡然一笑，道：「因爲我從馬鐵腿的賭場裏來，馬鐵腿的母親是我的奶娘。」

潘長浩道：「那麼，你見過馬鐵腿的母親了？」

冉雲龍道：「還有『神玉匠』的千金費玉鳳姑娘。」

潘長浩眼珠兒微微一轉，道：「如此你也知道馬老太婆和費丫頭的母親，都中了我獨門之毒了？」

冉雲龍點頭道：「我知道。」

潘長浩淡淡地道：「你想不想要她們活下去？」

冉雲龍道：「我當然要她們活下去，

而且還要讓她們幸福安樂的活下去！」

潘長浩忽然嘿嘿一笑道：「那你就應該聽我的！」

冉雲龍道：「聽你的什麼？」

潘長浩道：「你既是冉老兒的兒子，當必知道那開啓『紫玉馬』秘密鎖匙的藏處，咱們交換，你把那鎖匙給我，我給你解藥！」

冉雲龍目閃寒電地：「這麼說，我并未找錯人，先父先母確實是你殺的了？」

潘長浩點頭道：「不錯，大丈夫敢作敢當，是我殺的！」

冉雲龍暗吸了口氣，雙眉挑煞地說道：「這就沒有什麼好說的了，殺人償命，你準備放手和我一搏吧！」

說着，他長身站了起來。

潘長浩身後的那兩個灰袍老者突然跨步而出欲動，却被潘長浩抬手攔住，陰聲一笑道：「你不想要你奶娘活下去了？」

冉雲龍冷冷道：「那是我的事情！」

潘長浩陰笑道：「你說的是，不過，你應該明白，你奶娘所中之毒，如無我獨門解藥，天下無人能解！」

冉雲龍冷然一哂道：「那也是我的事情！」

潘長浩雙眉陡地一挑，道：「燕無影，你如是以爲我讓你以開啓『紫玉馬』的鎖匙交換解藥是怕你，那你就錯了，你雖然名震江南武林，所學功力兩稱高絕，但是你既知道我的出身來歷，就該明白你我動手相搏，你并不見能行！」

冉雲龍道：「你可是說在你那獨門之毒下，我將會變成英雄無用武之地？」

潘長浩嘿嘿一笑道：「不錯，我正是這意思！」

冉雲龍淡淡地道：「既如此，你怎還不動手，只要你那獨門之毒在我身上生了效，制住了我，還怕我不把鎖匙乖乖的交出來麼？」

潘長浩冷笑點頭道：「這話說的也是，只要制住了你，那怕你不聽我的！」

話落，長身站起，倏然抬手一掌拍出，掌風中挾着一絲異味。

冉雲龍劍眉微微一揚，口中冷聲一哼，閃電吐掌，迎上了潘長浩那挾着異味的掌力！

「砰！」

潘長浩身形一幌斜退了半步，冉雲龍身形却是凝立着未動。

從這一掌相接的情形上看，冉雲龍的內功掌力，比潘長浩也只不過畧高些微。

因此，潘長浩脚下斜退了半步之後，立時哈哈一笑道：「我還當人稱所學功力兩皆高絕的燕無影有多高絕，原來也只不過如此！」

他見冉雲龍雙目注視着他，站立當地不言不動，只當是他挾在掌力中施用的獨門之毒已經奏了功，冉雲龍已經中了毒！

是以，他話聲一落又起，沉喝道：「給我拿下！」

適才被攔阻着未能出手的兩個灰袍老者，立時應聲而動，同時閃身大步跨出，一個出指直點冉雲龍腹下「氣海」穴，一個出掌抓向冉雲龍的肩頭！

突然，冉雲龍星目寒電激射，一聲朗叱道：「退開！」

雙掌齊揮，兩股掌勁如山湧出！

兩個灰袍老者心頭全都不禁大驚！他二人也都以爲冉雲龍已經中了毒，根本毫無防備，一見掌勁如山湧到，想躲却已無及！

二人身軀同被掌勁擊中，被擊得離地倒飛，「叭！砰！」連响中，一個腦袋撞在柱子上，開了花，鮮血飛濺，跌落地上，伸了伸腿，不動了！

一個則撞在牆壁上，當場昏了過去！

就在兩個灰袍老者同被掌力擊得身軀離地倒飛，一死一昏的電閃刹那，冉雲龍一邁腿已跨到潘長浩的面前抬手，一指點中了潘長浩的「玄機」大穴。

他出手奇快絕倫，潘長浩除精於用毒以外，身手功力雖也極爲高明，但竟然來不及應變！

潘長浩胸前「玄機」大穴被指力點中，心胆不由皆寒，他自知這條命已經算是完了一半，臉色煞白地驚聲道：「你沒有中毒？」

冉雲龍冷冷地道：「我當然沒有中毒，你應該明白，我如果沒有把握，就不敢孤身一人來找你了，你那點兒毒，焉能奈何得了我！」

說話間，站立在廳門外的四個黑衣漢子已經同時跨步進入廳內，四人各自探手懷內摸出了一把寒光灼灼的短刀，凝神作勢欲動！

冉雲龍飛快地伸手一把抓住了潘長浩的右肘，高聲喝道：「你們四個都站着別動！」

四個黑衣漢子見狀，神情不由微微一呆！

冉雲龍又說道：「我不想徒傷無辜，我找的是潘長浩，四位最好都別亂動，不則可就休怪我出手無情！」

潘長浩雖然明知自己落到冉雲龍的手裏，這條命算是已經完了一半，冉雲龍絕不會放過他不報父母血仇！但是，他心中還存有萬一的希望！

因此，冉雲龍話聲一落，他立刻接口朝那四個漢子說道：「你們都退出去，讓燕大俠和我談談好了！」

四個黑衣漢子畧微遲疑了一下，便即移步往廳外退去！

冉雲龍却突又喝道：「站住！」

四個黑衣漢子聞聲停步，八道目光一齊望着冉雲龍。

冉雲龍神色冷凝地說道：「四位不必出去，就在這廳內站立在一邊好了！」

四個黑衣漢子互望了一眼，依言默默地退立一邊。

潘長浩輕咳了一聲，說道：「冉雲龍，現在我已被你所制，你是要替你父母報仇還是要怎樣？你說吧！」

冉雲龍神色冷漠地道：「父母血仇不共戴天，我當然要報，不過，現在我先要你交出兩顆解藥和那眞『紫玉馬』！」

潘長浩希望的就是這個，神情平靜地搖搖頭道：「兩者你只能擇其一，你要替你父母報仇，就別想要我交出解藥和眞『紫玉馬』！」

冉雲龍劍眉陡地一揚，道：「潘長浩，你……」

潘長浩冷聲截口道：「冉雲龍，你不

用多說了，我明白得很，反正都是一死，好死與惡死一樣！」

說罷，他緩緩地閉上了眼睛，臉色神情一片平靜，大有視死如歸的樣子！

冉雲龍星目煞威一閃，旋而他皺起了雙眉！

默然了稍頃，冉雲龍緩緩說道：「你可想用那眞『紫玉馬』和兩粒解毒藥交換你的性命！」

潘長浩睜開眼睛，點頭嘿嘿一笑道：「不錯，兩條人命，加上一批富可敵國的財寶和一本武學奇書，換取我一條命，怎麼樣，這代價夠高了！」

冉雲龍深吸了口氣，道：「好，我答應你饒你一死！」

話落，鬆手放開了潘長浩的臂肘。

潘長浩道：「燕無影，鬚眉漢，昂藏軀，說話可是言出如山！」

冉雲龍揚眉道：「你放心，就憑我在武林中『劍胆琴心』的聲譽，豈會失信於你！」

潘長浩又是嘿嘿一笑。

冉雲龍又說道：「解藥和眞『紫玉馬』放在何處，現在你可以交出來了！」

潘長浩點頭道：「在後面密室內，請隨我去拿吧！」

× ×

潘長浩很老實，他帶着冉雲龍到後面密室內去取眞「紫玉馬」和解毒藥，他絲毫沒耍什麼花樣。

其實，他「玄機」大穴被制，就是想耍什麼花樣，他也不敢，也無能爲力！

當潘長浩和冉雲龍回到客廳內時，文無雙，「瘋和尚」古月大師，「洞庭一怪」吳占崑，馬鐵腿母子，費玉鳳姑娘，還有「飛雲堡主」文勁秋和總管「鐵筆神判」江濤，率領着十多名「飛雲堡」的好手都到了。

冉雲龍一跨入客廳內，文無雙首先關切地問道：「冉大哥，那眞『紫玉馬』已經拿到了沒有？」

冉雲龍點頭一笑道：「已經拿到了，謝謝姑娘的關心！」

語聲一頓，把一顆解毒藥遞給費玉鳳姑娘說道：「這是解藥，姑娘快去給令堂服下吧。」

費玉鳳姑娘沒有說話，伸手接過解藥，美目朝冉雲龍投以感激的一瞥，轉身疾步往廳外走了出去。

冉雲龍隨又將另一顆解藥遞給馬鐵腿，說道：「兆强，這是你母親的解毒藥，你快給老人家服下。」

馬鐵腿連忙伸手將解藥接過，給他母親服下。

片刻之後，費玉鳳姑娘扶着她母親來到了廳中。

潘長浩咳了一聲，說道：「冉閣下，我可以走了麼？」

費玉鳳姑娘驀地一聲嬌叱道：「惡賊！你還想走麼？你拿命來吧！」

一抬玉手撤出肩後長劍，就要朝潘長浩刺出！冉雲龍飛快地伸手一攔，道：「姑娘快住手！」

費玉鳳姑娘神情不禁一怔！愕然問道：「冉大哥爲何攔阻？」

冉雲龍道：「適才之前，我已經答應過他饒他一死，請姑娘看我薄面，也饒過他！」

費玉鳳姑娘黛眉微微一皺，道：「冉大哥，你……」

螓首倏然一垂，道：「妾身遵命！」

冉雲龍笑了笑道：「我謝謝姑娘！」

語聲一頓又起，轉對潘長浩說道：「潘長浩，你可以走了！」

話落，抬手彈指解開了潘長浩的「玄機」大穴，但却又飛快的出指點上了潘長浩腹下「氣海」穴！

潘長浩身軀不禁猛地一顫，雙目倏睜地厲聲道：「冉雲龍，你……」

冉雲龍淡然一笑，道：「潘長浩，我雖然答應饒你一死，但是我并未答應你不廢去你的功力，是不是？」

潘長浩目射恨毒之色地道：「冉雲龍，你好狠毒的心腸！」

冉雲龍神色冷漠地道：「潘長浩，我雖然廢去你一身功力，這對你未必見得不是好處，只要你從此安份守己，好好做人，定能終養天年，你要認爲這是我心腸狠毒，那就只好由你了，你走吧！」

潘長浩沒再說話，臉色煞白地頭一低，移步往廳外走了出去。

望着潘長浩的背影出廳去後，冉雲龍雙手突然一合，當他雙手分開時，他手裏的那隻關係着一批富可敵國的藏珍和武學奇書的眞「紫玉馬」，已成爲粉末，灑落地上！

文勁秋等衆人見狀，齊都不禁愕然一怔！

文無雙美目一睜，道：「冉大哥，你幹嗎把它毀了？」

冉雲龍神情瀟洒地一笑道：「免得它留在武林中害人！」

（完）

下期預告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風雲變色』 馬雲著

天有不測之風雲，人類雖然自號爲萬物之靈，却無法可以控制大自然天氣之變化。假如有一天在炎夏中突然降雪，又或者四季顚倒，氣候絕不正常的話，請勿以爲上帝在開玩笑，因爲這種控制大自然氣候的科學試驗，已經有了驚人的成就。可惜一切成就均被政治陰謀家所利用。有關這故事的詳細內容，請留意下期刊出的鐵拐俠盜新故事「風雲變色」，自有交代。

兩期完技擊打鬥中篇創作

江南·文
盧令·圖

唐山猛虎（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李民因乃父遇襲受傷，奉米廠老闆命暫署乃父職，米廠經理視爲眼中釘，勾結毒梟打手派砂拉往刺，爲李民所殺，米廠經理不忿，又着私梟派日本打手吉田、川島往殺李民，詎二日人均非李民之敵，反爲李民所殺，李民殺死刺客後，因欲探明眞相，也不露聲色，只在暗中偵查主使者，這晚，與他哥哥一同押米往他埠的同伴乃坡突氣急敗壞地跑來找李民，訴說被人在米船上放了二大包毒品，他哥哥李勳已被當地警方扣留，當地律師說因證據確鑿，無法洗刷罪名，李民大怒，聲稱要找嫁禍者算賬——

江邊生死鬥 異地兒女情

乃坡道：「李民，你說甚麼？找誰報仇？」

「找放毒陷害我哥哥和五福米廠的人報仇！我一定找到他們！」李民道。

「找到他們？你知道他們？」

「還不知道是誰，嗯，等會再告訴你，你且再說，K埠方面的事！」

「是這樣的，我只是個小伙計，沒有被控，所以律師叫我快回來告訴你們！」

「你告訴老闆了？」

「沒有！我第一個是找你！」

「對！你應該這樣！」

「我不知怎麼對老闆說才好，我先同你商量，然後告訴老闆！」

「我不是這麼意思。我是說，他們未有這麼預感，可能受不起這麼打出！你對老闆說了，他會整晚睡不着，讓他好好再睡一覺，明天再告訴他也一樣！」

「你剛才說有話告訴我？甚麼事？」

「是這樣的！你哥哥被人謀殺……」

「我哥哥，被人害死了？」乃坡跳了起來，異爲激動。

「別急，聽我說下去，也正爲我哥哥被人陷害一樣，我爸爸也是，還有我！」

李民把經過說完，肯定地下結論：「乃坡，這些事，都是他們幹的，你，我的處境也很危險，隨時會有遇襲可能！現在，你明白啦，我其實早已料到有這種事發生，所以聽了你的話不覺得驚奇，明天，老闆和我爸爸聽了，定會有不同的反應，因爲他們還不知道我曾兩次受襲！」

「可是，川島和吉田的武功，是有名的。你居然一個打倒他們兩個！」

「主要的是他們練的是日本空手道，我學的是中國功夫！他立心要害人，我用的在自衞，這就是決定階段的關鍵！」

「我不懂！」

「那是因爲你不懂日本功夫，也不懂中國功夫！」李民說：「現在，我先送你回家去，明天，我們再一起去見老闆！」

「我自己會回去！」

「不……你忘了我們的處境？」

「可是你等一會也要回家……」

「你看，他們碰上我，決無好處！」

他一腳踏下去，一塊石臺立時碎裂了幾塊，嚇得乃坡一大跳，隨卽豎起大拇指稱讚不已。

翌晨，李民和乃坡兩個回到米廠，恰巧見到老闆，老闆一愕，驚問：「乃坡，你回來？這麼快？」

「老闆，出了問題，李勳給扣留了，我是回來報訊的！」乃坡詳述經過，老闆想到一船白米，幾乎暈了過去。

後來，幾個人去醫院見李守誠，告以一切，李守誠恨恨地說：「好狠心的傢伙！我早料到乃堤之死，必有原因！現在果然，可惜我雖然料到，還是疏忽了，眞是太疏忽了，我應該改變航期，重新檢查一遍的，可是我沒有！現在——老闆，我太疏忽了，我對不起你！」

「這不能怪你，誰會想到這樣！」乃高說。

「爸爸，現在再說這些也無用，還是想想如何揭穿奸謀，挽救米廠信譽和救哥哥脫險吧！其他事，一切留後再談！」

「對！應該這樣！」乃高說。

「爸爸，我決定明天和乃坡到K埠去，無論如何我不能叫哥哥含寃受屈，也不能叫米廠白受這麼損失！」

「你去K埠？你去幹甚麼？」

「爸爸該記得我失踪過五年，我去自然有作用！」

「這和你失踪五年有甚麼關係？」

「關係太大了。一時也說不清。爸爸你只須想想砂拉和川島，吉田的死，就會明白！」

李守誠駭然了。他已經明白，不用再問了，沉思有頃，終於說：「你向老闆說吧，只要老闆同意，你就去好了。」

「這太好了，得你肯去，就可放心了！要帶甚麼，你儘管開聲！」乃高在旁立卽插上一句。

就這樣決定了，當日李守誠就出院，李民與乃坡翌日便起程到K埠去。

另一邊，乃隆得到這個消息，也大吃一驚，急急飛報曹子琛。曹子琛跳了起來，焦急地搓着雙手走來走去。

「你們都要好好地幹，乃歡，我走後，你照管他們！有不聽話的，幹掉算！」

「大哥去那裏？」

「K埠，我得自己去看看！」

「甚麼時候起程？」

「現在，一小時後起程！你不要對大家說！知道嗎？」

「是！知道。」

某一天，曹子琛來到了K埠，辦妥手續，走出碼頭，心情緊張，外表悠閒的沿着碼頭外邊走，突然，有架汽車駛到他的身邊，司機的頭伸出車窗，一邊開車門一邊說：「曹先生，請上車！」

這太突兀了，他一怔，有點慌忙地向四週看一眼，看到一切平靜，才定下心頭，對司機說：「你是……」

那人道：「是張先生叫我來接你的！七十二街……」

「哦，原來你是張先生的手足，失敬！失敬！」曹子琛邊說邊上車。

車直向前去，景物依稀，曹子琛放心了，他早先還担心這個司機是警方或什麼人，裝他的彈弓呢！此刻，認出沿途景物，他放心了，輕鬆地燃上一根雪茄，問司機：「貴姓，抽一口提提神如何？」

「謝謝，我姓丁，我不習慣抽雪茄，不要客氣！」

「張先生好？」

「好！很好！」

「丁大哥，你的駕駛技術眞高明！又快又穩，坐得舒服！」

「曹先生，到了！請你自己進去，我把車駛到後邊去！」

「謝謝啦，丁大哥！」

「別客氣，以後有機會，在張先生面前美言兩句就得了！」

「一定！一定！」曹子琛揚揚手告別已去了丈外的汽車，心中却想着另一些問題，汽車才開走，他便把丁司機給全忘記了。

司機把車駛到後邊，停下來，除去車上的車牌，立卽噴油，然後換上另一個車牌。

「這個，這個，這個……」司機把幾十個車牌看了又看，才決定了用其中一個，在剛噴完油的汽車上安裝上去。

丁司機把汽車駛過一邊，然後，和另兩個助手洗淨噴油的遺迹。

曹子琛來到一幢豪華別墅的外閘，正要伸手按鈴，猛然撲出兩隻大狼狗，紅的口，白的牙，噴火的眼睛，無一不使人吃驚，曹子琛不自禁的嘩叫疾退，眞担心狼狗會追上來。但是沒有，有人把狼狗喝住了，不見其人，只聞其聲的問：「誰？來幹什麼的？」

曹子琛說出找張先生的。

「是張先生約的？還是朋友介紹的？」一連串問題，問得曹子琛很不高興，因爲對方的口吻簡直同審犯人相似。但他此來是有求於人，別說人家只是似審問，就是眞審問他也得忍受。

經過一輪查問及檢視證件之後，大門開了，曹子琛給人領進別墅。

一架汽車停在別墅門口的草地，司機坐在司機位，車門是打開的，後廂却沒有人。

曹子琛的目光給刺眼的光芒一閃，引望過去，看到兩個衣着入時的女人嬝嬝娜娜的由別墅走出來。她是金飛飛小姐和二姐。曹子琛認識這兩個人，知道她們的身份，更知道二姐的身份，雖然外表是工人身份，其實她的身份却是大頭子，吳天寶的情婦，地位比曹子琛高許多，連張先生也未必及得上她，吳天寶對她的信任，比對其他人都強，假如得她一言，勝過別人說十句百句。

曹子琛是巧於心計，他遠遠就站定了，對二姐躬身行禮，尊敬了一聲七娘。

七娘這個名稱是怎麼來的，曹子琛並不清楚，但他知道這是一個尊敬的稱呼，她願意聽的。

七娘只看了曹子琛一眼，並沒回答，車已經駛遠了。

金飛飛外表高貴，似是一位千金小姐，實際上她不過是一位受人控制的活動工具而已。這一點，曹子琛是知道的。他更知道，金飛飛所以甘於受控制的原因，在於她的兒子被控制，她本身也染上毒癖。她要依靠吳天寶的毒去解決毒癖。

這一切，曹子琛全都知道，因爲，他對於吳天寶手下的人物，必須有個概念，才能站得住脚，要不，他不可能爬到這個地位。爬上了，也未必站得穩。但是，他爬上了，而且站得很穩，就足以証明他確有幾度散手，確是一個工於心計，相當有辦法的人。

曹子琛的內心如何想法，別人不容易知道，但他在外表上，對七娘的恭敬，不但七娘與金飛飛看到，引領他去見張先生的人也看到。

還有沒有人看到呢？有！他就是張先生。張先生早已知道曹子琛要來，所以才派車到碼頭相迎，而閘門與內邊是有暗綫相通的，閘門口發生的一切，內邊都會很快知道。但是，張先生要給曹子琛一個下馬威，要他知道自己的威風與權力，好好臣服自己，所以，他用多種方法留難曹子琛，讓曹子琛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

經過重重阻撓之後，曹子琛終於見到張青海了。那是一間精緻的小書房。

「曹子琛，你回來了，請坐，請坐！」張青海恭敬地伸手大力一握，並叫麥炳倒茶。

「張兄不必客氣！不必客氣！」曹子琛一邊握手一邊謙遜，並向倒茶給他的麥炳致謝。

客氣話一過，曹子琛便直截地說：「張兄，我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目光一飄，閃過麥炳和周山英兩人身上。

「曹兄放心，自己人，不必顧忌！」

「是！」曹子琛於是把要說的事說了，並且遞上李民的幾幀不同姿態的照片。

「就是他？」張青海問。

「就是他！」曹子琛說。

「麥炳，周山英，你們看看！」張青海現出陰陰的笑意，似乎胸有成竹了。

「我記住了！」周山英說。

「他是化了灰，我也認得出來！」麥炳說。

「拿來！」張青海伸出手。周山英與麥炳兩個把照片還給他。

「剛才，曹子琛說的話，你們全聽到啦！」

「聽到了！」

「那很好！」稍頓，又問：「外邊這幾日風聲怎樣？還緊不？」

「緊得很呢，他媽的！」周山英回答道。

電話聲響起來了，麥炳伸手抓起聽筒，說：「喂，找誰？嗯，在，你等一等！」把電話遞給張青海，並告知是馬老三找他！

「嗯，老三嗎？你好，有什麼指教？……哦，有的！不過，漲價了。……不，不，是早就漲了，你難道還能不知？……不，老三，你也明白，這幾天風聲緊得很，自然就漲啦，聽說，那邊又給挑了，怎能不漲！……這倒可以，馬上給你送去！」隨卽說了時間和地點，然後收綫。

「金飛飛還沒返來，派誰送去？」周山英問。

「你先去準備，她很快就回來了！」

「是！」

周山英走了之後，房內留下麥炳，曹子琛和張青海。

「我也該走了！改日再來找你！」曹子琛站起來告辭。

「麥炳，你送曹子琛出去！」

「是！」轉頭對曹子琛道：「走，我送你出去！」他不待曹子琛答話，先向門外走了。

出到別墅門口，恰巧看到七娘和金飛飛坐車回來，曹子琛朝她們注意望去，她們似乎並未發覺，一下子就過去了。

曹子琛對張青海的倨傲態度，但他現在是代表吳天寶，大權在握，再倨傲，曹子琛也得忍受。因此，他甚爲氣忿。

金飛飛與七娘回來了。她們剛坐下，就聽張青海說：「好了，你們回來了！」

「發生什麼事了？」七娘神經過敏地問。

「你想到那裏去了？」

「那是怎麼回事？」

「剛才，馬老三來電話，要貨！」

「又要我們送去，是不是？」

「不錯！他急得很，我已經答允了！七娘，辛苦點，你陪金飛飛再走一趟！」

「我不去，我要回家看看孩子！」金飛飛反抗地表示！

「去一趟，又花不了多少時間，送完貨，再回家還不是一樣！」張青海臉有不豫之色，但金飛飛不理睬他，站起來就想走。

「急什麼？來，過來！」張青海故意裝上笑臉望着金飛飛。

金飛飛瞥他一眼，一臉不高興，却不得不服從地朝他走過去。

張青海面色一沉，目露兇光，陡地一掌打出，「拍」一聲打在金飛飛臉上。口中駡了一句：「臭貨，你敢！」

金飛飛沒料到他會出手，又出手如此之重，被打個正着，一連退了兩步，還是站脚不穩，坐倒在地，咀角也迅速地流出血來。

金飛飛的左臉紅了，腫了，可見張青海這一掌用出了多少氣力。

「他媽的，你想飛啦？我要殺了你！」張青海拉開抽屜，取出一柄短刀。

「算了，算了，一點小事，何必動這麼大的氣！動刀動槍的，貪好看！」七娘出面做和事老勸架，充當好人。

「他媽的，這臭婊子瞧不起我，存心跟我過不去！過去，大哥叫她去那裏，就那裏，從無二話；我叫她去，她總是推三阻四，我抽他奶奶！」

「金飛飛惦記着孩子，想早點回去看看，也是人之常情，做媽媽的，那一個不疼孩子？算了吧，打死了也是自己人，大家忍着點，不就沒事了？眞發生了事，大哥回來，我問你們怎麼向大哥交待！」七娘隨卽起身，對金飛飛說：「起來，起來！我們快去快回，你也可以早點去看看孩子！」

金飛飛掙扎着站起來，撫着臉，眼淚直淌，她用手帕揩眼淚與咀角的血。

「走吧，走吧！」七娘拿着張青海替她們準備好的皮包，向外走！

金飛飛十分委屈地强忍心頭恨，聽到背後張青海在駡：「他媽的，臭婊子！她敢反抗我，我連她的孩子也一併殺掉！」

金飛飛突然全身一震，幾乎倒下去，

七娘扶住她，讓她定了定神才再走。

這時候，碼頭上出現了李民與乃坡，他們出了碼頭，乃坡向前邊一指，道：「就在那邊！」

「你認識路？不用坐車？」李民說。

「不用了，很近，我認得的！」

「那好吧，我們走！」

兩個人大踏步向前走，可是人多，有時不能不把大步變爲小步，擠迫在人叢中走。

「這麼多人！」李民還是第一次到K埠，第一個給他的印象是人多。

「這地方眞旺得緊，聽說，過了海那邊，有個地方更旺，白天黑夜全是人，人在那兒走，是不用舉步，由別人擠着就能走過長長一段路！」

「有這種事？那不是比我們的節日更人擠？」

「是啊，而且長年長月，一年到頭全是這樣，連午夜了，還是這樣！」

「眞是不可思議！」

「嗯，到了！到了！」乃坡說，「幾乎走過了頭，那就麻煩了！」

「也沒什麼，回頭走就是啦！」

「就怕自己已失了信心，以爲走錯了路，那就有麻煩了！」

「這個倒是，做人最怕是自己失去信心！那就一切都完了！」

兩個談談說說，來到一間米店，店名泰興，生意正忙。店中有許多客人。

「伍先生，泰哥，這位是李勳大哥的弟弟李民！」乃坡向掌柜與一位伙記介紹李民，互相客氣幾句，李民入了後邊，掌柜與伙記，也在忙他自己的工作，無暇再和李民多說話了。

不過，在舖面工作的人無暇和李民，乃坡兩個多說，坐在後進的老闆李仲明却是有空的。他見了乃坡便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李老闆，這一位是李勳大哥的弟弟，叫李民。」乃坡向李仲明介紹。

「嗯，是李世兄，請坐！請坐！」隨又叫人倒了茶來，招呼得相當周到。

三個人坐定之後，李仲明喟然嘆息一聲，說道：「這眞是一件不幸的事，我眞想不到！」

「老伯說的是！我也想不到！」李民說。

「這一次的事，相當嚴重，幸而小店在粮食行中有良好的紀錄，本人也還受到尊重，這樣，才不致於關門，假如過去曾經有過絲毫不良紀錄，這一趟，只怕是水洗也洗不清了！」

「老伯在這裏的粮食行中，德高望重，不但爲行內人士所敬重，且亦爲其他各行各業人士所敬重！尤其老伯樂善好施，樂於爲人排難解紛的熱心人羣，更爲大家所樂道喜聞，這是我早由乃高老闆口中和家兄口中知道的，這一次，雖然有不肖之徒，意圖嫁禍，亦不過妄想而已，怎能達到目的？」

「世兄以爲這次是有人存心嫁禍？我自問生平待人無虧……」

「老伯，這人不一定是嫁禍老伯，可能是嫁禍五福米廠，亦可能是專爲家兄，但不管怎樣，這是嫁禍，已無可懷疑！」

「世兄說來也有道理，不過，事已至此，唉，我眞不知怎樣才好！世兄此次到K埠來，不知可有什麼高見，我……外面是誰？」

李仲明在李民的眼色中也看到門外有人影閃動了，他因此查問。同時，對李民的機警也十分讚許，覺得他比他的哥哥李勳是精明多了。

門口有個人答話：「是我，老闆！」隨着人聲，一個年輕的伙計走進來。

「莊永剛，你有什麼事嗎？」李仲明問。

莊永剛就是那個年輕伙計，他說道：「大利木行的貨欵到期了，要不要去催一催？」

「你去吧，說話要客氣點，不可得罪人！」

「是，我會的！」莊永剛說。

「你去吧！」

「是！我去了！」莊永剛轉身離去之際，目光一飄，閃過李民臉上。李民如受冷電，如受冷風，心頭感到一陣寒意，也不自禁的看了莊永剛一眼，目送他出了門口。

「老伯，他是貴寶號的——」李民問李仲明。「好精明，好負責！」

李仲明道：「他是小號的收賬員，他說的大利木行，和你哥哥被捕，說起來倒有點關係呢！」

「嗯，是怎麼回事？」

「就在你哥哥押貨到來，那一天，大利木行來買五十包米。五十包，不是一個小數目，我一想，想出了一個辦法，便把船上的米，直接送過去，這樣，不但省了存倉的倉租，而且，也少了許多人力和手續。」

「老伯，你眞聰明，腦筋轉得眞快，怪不得生意興隆！」

「那裏！那裏，世兄太會說話了！」

「不，我說的是眞心話！」李民說：「不過，老伯這個做法，恐怕早已有人猜料得到……嗯，老伯，是不是當你們正要卸貨之際，警方就有人來檢查？」

「是呀！」老闆訝然說！

「家兄便是這樣給抓去了？」

「是啊！」

「嗯！」李民沉思不語。

大家都不出聲，莊永剛躲在門外偷聽，聽得房中突然靜了下來，也大感奇怪，却又不敢探頭偷看，怕被人發覺，焦急極了。

過了一會，李民再問：「老伯，大利木行是不是貴號的老主顧？」

「不，這是第一次交易！」

「嗯，是第一次交易！」李民重複着。之後又沉思了片刻。

「老伯，大利木行在那裏？」

「我知道！」乃坡說。

「你帶我去看看！」李民說。

「你要去……」乃坡沒有把話說完，給李民用手制止住了，原來他聽到門外有人急急走動的足音，並且還肯定是誰的足音。

「老伯，我想知道，那一天，卸米的時候你老人家可在塲？」

「事情發生之前，我不在，發生之後

，我去看過！世兄問這個有什麼所見？」

「假如我所料不差，警方所查出的毒品，必在首先卸貨的五十包米之內！」

「不錯，你怎麼知道？」李仲明以驚異的目光望向李民，似乎對他起了一種懷疑。

「老伯，現在我不便說，將來總會有個交待的！我想同乃坡出去走走，老伯不用等我食飯！K埠地方好，我得好好瀏覽瀏覽！」

「好的，早點回來，如果走遠了，認不得路，就坐車回來吧！」

「是，老伯放心，我會的！」

李民和乃坡兩個離開了泰興米店，由乃坡引路，直朝一個方向走去。

「李民，你剛才和李老闆說的話，我有點不明白！」乃坡在路上對李民說。

「你那一點不明白？」

「你怎知道那毒品準在五十包米之內？你又說，早有人料到李老闆會由船直接把米運到大利木行！這是根據什麼？」

「你聽得倒很仔細呢！我先問你，大利木行的規模很大？」

「不，很普通，工人也沒幾個！」

「不會吧，工人也沒幾個，爲什麼一買就五十包米？怕米荒？」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有多遠？要不要坐車？」

「不坐車也無所謂，不過，坐車會快一點到！你說呢？」

「坐車！到木行附近就下車，記住，不要到木行才下車！」

「我記得的！」

兩個人於是坐車去，車行了一會，乃坡便叫停車。向前一指，說道：「那邊就是了！」

乃坡向前面的木行一指，李民向前看，點了點頭，並叫乃坡小心。他可沒想到他們的舉動，早看在木行中的人眼中了。

木行中這時有好幾個人，有曹子琛，麥炳，周山英，和泰興米店的收賬員莊永剛。

曹子琛是認識李民的，他一看就說：「不錯，眞是他來了！」

周山英向莊永剛問：「你說有個陌生人來找李老闆，就是他？」

「就是他！」莊永剛點點頭。

麥炳冷冷地一笑，神氣十足地說：「哼，這小子是嫌命長了！」

「麥兄，不是我長他人志氣，這小子可不簡單呢！麥兄千萬別小看了他！」曹子琛提醒麥炳，怎料不說還好，說了，麥炳心中不服，以爲曹子琛小看他，更非要表現自己不可。

他們看着乃坡與李民正朝木行走來，便匆匆出了木行。

不久，乃坡兩個逐漸接近木行了，突然，有兩個壯漢自木行前的小木屋竄出來。一個向李民喝道：「你們是什麼人？鬼頭鬼腦的，想幹什麼？」

李民陡然止步，望向對方，還沒有開口，只在猜測對方的身份與用意，已聽得對方再問道：「你們是啞巴？還是想偷東西？」

這兩個人是周山英與麥炳，說話的是周山英，麥炳見對方已被嚇窒，對曹子琛的勸告早丟到十萬八千里了，一掌向李民推去，喝道：「滾！給我滾！」

李民被推，穩站不動，以奇異的目光看着對方，却沒有說話！

「看什麼？請酒不喝要喝罰酒。我好聲好氣叫你滾你不滾，準是身癢了！待老子替你鬆鬆骨頭吧！」話未說完，已經揮拳疾朝李民進攻，出手極毒，一下子便把李民激怒了。

「你是什麼人？這是你的地方，要受你管？」李民一手撥開麥炳的來掌，反口責問。

「他媽的，我操你奶奶！」麥炳又是一拳打過去。用勁更足，出手更毒。李民再不能忍了，同時他也想到這兩個人可能和大利木行有關，因此，他卸步斜身橫拳截擊來招，反手一招掠風掌，便把麥炳震跌出了幾步，在地上打滾。

李民一拳就打跌了麥炳，心中不禁暗笑：哼，這傢伙也太不自量了，居然想憑這點功夫就來威脅我！心中起了鄙夷，便多看麥炳一眼，同時也望向乃坡，見他正和周山英打得熱鬧，却是周山英處在下風，便不去理會他，一點足，撲向麥炳。

麥炳也有相當武功根底的，他中了一掌，雖然跌出了幾步，却並未受傷，一跌之後，馬上爬了起來，又回身向李民反撲了。

麥炳是心有不忿的，他因爲不聽曹子琛的話，輕視李民，才會在一個照面的第一招就吃了虧。他以爲只是由於自己大意所致，與武功無關，所以才起身又反撲，希望迅卽還回一招，爭回面子。

但是，他還是小看了李民。他回身反撲，李民也向他撲去，雙方撲前，距離便驟然縮短，猝然碰在一起，要避也不容易廻避了。

李民在這間不容髮之際，却使出了巧招，在對方出拳迎擊時，陡然拉橫身子，一足支地，身子橫身，只以一足攻擊，以腰與足趾進攻。這是泰拳攻招之一，與中國拳術中不輕於起脚不同，麥炳不虞有此，也不認識這一招，錯愕間已中了一招，腹痛如割，向後倒退了幾步，雙手捧在腹間，彎下了腰，形如煑熟了的蝦一樣。

「你再吃我一拳！」李民得勢不饒人，繼續追擊。一連兩拳，打得麥炳倒在地下呻吟了。還幸李民怕打死人惹禍，未敢用全力，否則，更不堪設想了。

周山英的武功和麥炳不相上下，但運氣却好得多，他的對手乃坡，遠不及李民慓悍，而且，乃坡未經過嚴格訓練，打起來，用招有點怪相，因爲那是他自己創出來的怪招。

周山英看到對方打得滑稽，不覺又好笑，又驚異，分神察看，却忘了全力進攻，給了乃坡一個好機會，被乃坡的怪招一連擊中幾下。周山英至此才猛然醒悟，怒聲喝叫：「你想死了！」立卽全力反擊。

乃坡的眞實功夫有限，不能應付周山英的全力猛攻，被打得哇哇大叫。

「乃坡不要慌，我來收拾他！」李民聽得乃坡叫嚷，回頭望，吃了一驚，猝然飛起一脚，把剛爬起的麥炳又踢得跌了幾尺，然後轉身拯救乃坡，對付周山英！

周山英正打得性起，也不管李民的功

力如何，仍然全力猛攻。李民左手一把抓住乃坡，將他帶過一邊，右手迎向來拳截去，以攻對攻，不惜硬碰，同時飛起一腳，蹴向周山英腹部。

周山英在刹那間，仍把李民當成乃坡進攻，猝遇還擊才知弄錯，但已經遞出了掌，不打也不行了，因此，只好硬着頭皮一拚，探測一下對方的眞功夫，再作第二步打算。

但是，雙腳用實，手腕一碰，周山英已痛徹五內，「哎呀」大叫，收手不住，在此同時，他的腹部也中了一腳，痛苦更甚，倒跪在地，打了一個滾，爬得起來，李民又到，雙手疾出，拳掌齊施，周山英見來勢凶險，避已無可避，只好忍痛揮拳再拚，結果，一條手臂給打至脫臼，痛楚更甚。那還敢再留？一聲風緊，兩個人連爬帶跌，逃得十分狼狽，但總算逃出了性命。

躲在木行內偷看的曹子琛和莊永剛，指望周山英和麥炳兩個痛毆乃坡和李民一頓，甚至把他宰了，使此後無人再追查這件毒品事件的，沒料到平日牙擦擦，口出狂言的周山英與麥炳，原來竟如此稀鬆，才交手就都吃敗仗，而且敗得如此之慘，怎教曹子琛不大感失望，及至看到李民與乃坡仍然繼續向木行走來，心頭發毛，急急分頭溜走，生怕給李民撞上了。

莊永剛原是要避開李民的，不料寃家路窄，竟和乃坡碰個正着。

「咦，莊先生，你怎麼也在這裏？」乃坡說。

莊永剛一驚，脫口說：「乃坡兄，你不是來找我吧？怎麼也來了這裏！」

「我是和乃坡周圍走走，讓他見識見識這裏的景色與繁榮的！」李民答。

「K埠地方眞小，到處都會碰頭！我是到來收賬的，老闆不在，又不想白跑一趟。只好多等一會兒，想不到却碰上了兩位！」

「收到了？」

「還沒有，老闆還沒有來！」

「怎不再等一會！」

「不等了！他有電話來，說和朋友雀局，這是說，他什麼時候回來也不定了，唉，賒賬容易收賬難，講錢傷感情，向人開口要錢，是最討人厭的工作。咦，李兄，乃坡兄，要不要我帶兩位到處去走走？我有不少朋友，你兩位想找什麼消遣，儘管開聲，玩雀局，找姑娘，本地的，上海的，台灣的，菲律賓的，金絲貓，我都有辦法！」

「金絲貓？什麼是金絲貓？」乃坡反問。

「哦，是這樣的，金絲貓是一個名詞，我們東方人的頭髮是黑色的，歐美女人却多數長得一頭金色頭髮，有人說，她的體毛和頭髮一樣是金黃色，因此，一傳再傳，大家便稱他們爲金絲貓了！兩位要是有興趣，可以……嗯，我先走了，兩位慢慢行街吧！」

莊永剛本來還要再說下去的，希望以財，色去引誘李民與乃坡上當，這也是他們收買馬仔辦法之一，只要使對方沉迷於賭與色，就得受他們控制了，但他見李民臉現不豫之色，便知這不能操之過急，知難而退了。

莊永剛轉過身，急急掏出手帕，抹却一額汗，暗叫僥倖。

「乃坡，這傢伙十分可疑，而且，狡猾善辯，以後可要留意他，但不可和他多說！」

「他不是李老闆的收賬員嗎？」

「是呀！但這只是他表面的身份，我懷疑他與木行方面的人有關！」

「我不明白，他明明是……」

李民道：「你說，我們不是五福米廠的人嗎？」

「是呀！」

「可是，我們這次來都不是爲了賣米呀，你想想就明白了！」

「我明白了，他也和我們一樣！」

「所以，你要留意他的行動，却不可多和他說話，不能把我們的目的洩漏！」

「是！我知這了！」

「你留意着，我去叫門！」李民走到大利木行門口時，悄聲對乃坡說。

「唔！我會的！」

李民走向大利木行門口，門却是關上的，李民暗自點了點頭，心想：這就有五分光了，一間木行，應該開門做生意才是，怎會關起門來的？邊想邊留意察看發覺有一根鐵綫，他輕輕扯動，裏面便傳出鈴聲。

過了片刻，有人開門了，看到李民，臉上立時變色，把李民上上下下的看了兩遍，然後才喝問：「找誰？」

李民在他看望自己時，也留意着對方，但見此人一臉橫肉，眉又粗又散，目蘊兇光，說他是個打家刼舍的慣匪還像，怎麼會是木行的伙計？聽得他喝問，不覺回答他道：「老闆在嗎？我是想買一批木料的！」

「木料？沒有貨，別家去吧！」說完就要關門。門已掩了一半了。

「慢着！」李民一伸手勢，阻住了關門，再問：「什麼時候有呢？」

「不知道！」

李民道：「你只是個看門的，什麼也不知道？」

「你想怎樣？」大漢陡地把門拉開，握着拳，屹然站立門口當中，看來是給李民激怒了，要打人了！

「我不是說過了，想買木料？」

「你怎麼不到別家去買，偏偏要來這裏？」

「你這話眞是有趣！做生意的，只有希望生意上門的，那有似你這樣，趕走顧客，討厭生意上門的？你老闆不想做生意了？」

「就是不想做生意，又怎樣？你給我滾！」

「老兄，我做買賣也不少了，還是第一次見到你這樣做生意的人！我眞替你的老闆難過！」

「我老闆他不在乎做木材……你給我滾！」他大力把門關上，「砰」一聲，把自己關在裏面了，他仍伏在門邊監視還是不理了，李民不知道。

不過，李民聽到木行內有人叫了大漢一聲，那個人似乎具有無限威力，大漢說了一半的話也停住了，匆匆關門進去。那

個人是誰？

「老闆不在乎做木材，在乎做什麼？不在乎做木材，爲什麼要開木材行？嗯，這問題眞有趣！」李民臉上閃出了笑意，他感到有七分光了。

李民走向乃坡，道：「走，我們回去吧！」

「回去？這麼早！」

「那你想去那裏？你說吧，這裏你比我熟悉，你出主意吧！」

「你不是說要看看……」乃坡用手向木行一指，代替了說話。

「不要這樣！會給人看到的！」李民身子一側，遮住了乃坡的手指，背向着木行。

「你眞行，樣樣都比我想得周到！」

「你想到去那裏了？」

「我們去看一場電影？」

「好的，你帶路！」

兩個於是離開了木行，去看電影。但李民心中還是念念不忘莊永剛和木行那個大漢的話，還有和麥炳，周山英那場打鬥！他認爲三者之間必有聯繫，只要找出其中一個頭，便可追查到結果。至於如何追查，他決定先從莊永剛身上着手！

李民在這一邊有所決定，曹子琛那一邊，張青海這時還在挨罵。吳天寶已經回來了。他得悉一切之後，對張青海說：「你眞是聰明一世，懵懂一時，那姓李的來查，由他去查好了，何必去理他？你這麼一動手，不是送個綫頭去給人家抓？還好我及時回來，要不是，眞不知道你會搞成怎樣！」

站在吳天寶背後的兩個打手都目露兇光，似在做好準備，只要吳天寶一個暗示，他們就會動手抓人了。他們對吳天寶，忠心得好似兩隻狗對牠的主人一樣。

張青海怯怯地說：「當時我只想到，他們不是猛龍不過江，我們給這小子查出什麼來，那就痲煩了，所以我要先發制人，怎知……」

「你怕什麼？他沒根沒據，查一輩子也查不出來！」吳天寶安然地說。

「大哥，你說不要理他？」

「現在已經露了腳，不理也不行了，要好好監視他的行動！」

「是！」張青海一頓，再問：「大哥，這一次究竟是誰出賣我們？」

「我還沒有查出來！」吳天寶說，轉頭望向曹子琛道：「乃隆這人怎樣？靠得住？」

「絕對靠得住！」

「那我就放心了！以後，大家小心點，等風頭過了再做！」吳天寶說，帶同兩個保鏢走了。

在戲院裏，李民實在忍不住了，碰了碰乃坡，問他：「上次你來的時候，有沒有見過莊永剛？」

「沒有！」

「等一會你自己回去，說我到梳打埠去了，關於請律師的事等我回來再說。」

「你要去梳打埠？去幹什麼？」

「誰說我要去？我是叫你對李老闆這樣說！」

「你爲什麼要騙李老闆？他可是個好人呀！」

「我知這，你別問，照我的話去做就是！」

電影散場之後，乃坡去見李老闆，李民回了旅店，再出來時已經換了裝，但仍逃不過伏匿對面馬路麥炳的監視。

「就是他，剛由旅店出來，穿灰恤衫那個！」麥炳向身邊的陳金說。

陳金就是吳天寶兩個忠心保鏢之一。他看一眼，說：「個子不算大，正在捋頭髮，是嗎？」

「是！」

陳金一聲：「我認得了！」立即越過馬路，跟踪李民。李民在報紙攤買報紙，目光向四邊一閃，已發現有人在注意他，但佯作未覺，買了報紙就走。經過一檔賣洋雜的小攤檔時，他拿起一面鏡子，偷看到陳金仍鬼鬼祟祟的跟着他，就知這其中有古怪，索性買了一面鏡子，一個短梳。

他一邊走一邊用梳子梳頭，因爲陳金早已發現他用手捋髮了，再見他用梳梳頭也不以爲怪，只是覺得他有點女人形，太重視髮式，如此而已。

但是，他沒想到李民利用小鏡子已看到他亦步亦趨的鬼祟行動，有所準備了。他故意向冷僻的地方走去，而且走得比先前快，似乎發現有人跟踪，急於擺脫。陳金怕他逃去，追得更緊，但追了一會，突然不見了李民。陳金當然不服氣，立即快步追上，發現有條小巷，心頭一動，便直入小巷找尋，却不見人影，正想退出，木門後邊突然閃出了李民，把陳金手腕一把執住。喝這：「誰指使你的？」

陳金左手腕被執，不扯反送，右拳猛然飛出，疾如閃電，打向李民胸膛，李民不得不放開陳金，舉手迎擊。於是，兩個就在小巷內打起來。

陳金是吳天寶的親信保鏢，武功當然了得，他的一拳一腳都有紋有路，又勁又狠，可是碰上了李民，他却總覺得處處受制，施展不開，不管是出拳還是出掌，動手還是動腳，總是遲了一些，常常被迫得中途變招，由攻變守，失去本意。他是一個有經驗的人，幾招一過，便知碰上了勁敵，甚至是剋星，這一仗決佔不到便宜。他也想到，怪不得麥炳和周山英兩個都吃了敗仗，敵人實在是太强了。碰到這樣的敵人，自己也感棘手，難怪周麥兩個無法應付。他早先罵麥炳長他人志氣，此刻却恨麥炳把對方說得太輕鬆了。

這寫來是一大段，在陳金來說，他却是一閃而過的念頭而已。

雙方惡戰一會，陳金已經中了兩招，對方還是連環急攻，沒有停止的意思。他明白，對方要把他擊倒，生擒以迫問口供。他心中一凜，倒急出了一個歪主意，故意再中上對方一招，向後一跌，足尖挑起一陣泥沙，李民不能不迴避，免傷眼睛，但是就這樣一阻，陳金借李民一掌之力，已經飛跌出去，足一沾地，立即飛身逃走了。

「狗娘養的，好狡猾！」李民知道上當，馬上追出小巷，已經看不見陳金了。但他不甘心就此失去了陳金。因爲這是一條最好的綫索，失去了陳金，就等於失去了一條破案的綫索，而這一案能不能破，關係着他哥哥李勳的安全極大。

李民沿途搜索，陳金確是跑了，找不到，但却意外地發現莊永剛，李民心頭一亮告訴自己：「這也好，走了一條雞，抓住一隻鴨也不吃虧，千萬別連鴨也給跑掉才好！」

李民遠遠地綴着莊永剛，莊永剛則急急脚地走，根本不知道有人跟踪。

莊永剛走進一間石屋，李民走向屋側的窗口偷看。

莊永剛燃上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閉上眼皮享受，然後精神一振地向屋中那個女人，伸手：「拿來！」

「你要甚麼？昨天才給了你，今天又要，那有這許多？沒有！」女的冷瞥她一眼，冷漠地說。

「他媽的，不是我，你有今天？你作反了？還不快拿來？」

「哼，你倒說得不錯，不是你害我，我不會落得今天這個樣子！你……」

「臭婊子！你長毛長翼啦，你……」他一伸手，搶過桌上的手袋，從手袋中拿出銀包，拉開拉鍊，就把銀紙抓出來。女人急了，把懷中的孩子放下，抓着他的手搶銀幣。莊永剛那裏肯放，她一急之下，就張口咬他的手，他受襲，手一鬆，銀紙掉到地下。她去拾，却不防他一脚踢出，正好踢中她心胸，痛得她大叫一聲，暈倒在地，他在拾銀紙，李民却閃過一邊，讓一個老婦入屋，沒有看到他這一脚。

「飛飛，飛飛……」老婦大叫，撲向倒地的女人。原來，她就是金飛飛，老婦是她的媽媽！

金飛飛在呻吟，流眼淚，老婦向莊永剛大罵：「你這天殺的，害得我飛飛成這麼樣子，還不肯放過她！你，你這狼心狗肺的東西，我也不要活了。我跟你拚了！」她見莊永剛拾起銀幣要走。老婦不顧一切，撲向他，抓住他的脚，他急起上來，抓起桌上一個花瓶就朝老婦頭上砸下去。老婦痛叫一聲，也倒下了。

金飛飛醒了，但無力起來糾纏，只能用怨恨的目光看着他走向門口。

突然，門口出現一個人，冷然道：「姓莊的，你眞狠心啊！」莊永剛見是李民，這一驚眞眞非同不可，不由自主的向後退！

「李先生，你來看我？」莊永剛口震震地說。

李民不答，轉身先把門關上，順手拉了一張椅子把門塞住了。才解下腰間的布帶替金媽媽裹傷。金母口中還不乾不淨的數說莊永剛。

床上的孩子哭起來，金飛飛只好掙扎着起身去抱孩子。她的眼睛却在看着這出乎意外的變化！

站在一隅的莊永剛心驚胆顫，覺得機不可失，立即逃走，等到李民聽到「砰」一聲響，回頭望，只看到遮窗的布簾在動，知道莊永剛奪窗而逃，立即穿窗追趕，他不願再失去這根綫索。

莊永剛急急逃走，慌不擇路，跑了一程，回頭望，看到李民大步追趕，更急，忙飛越馬路，給一輛貨車一撞，倒地死亡。李民不顧自己被捲入漩渦，立即離開了現場。

莊永剛死後不到一小時，吳天寶已經知道事情經過了，在他們經常叙會的地方，張青海正在查問金飛飛：「莊永剛撞倒以前，有人看到有個人在追趕他，那個人是誰？金飛飛，你說，那人是誰？」

吳天寶坐在一邊沒開腔，目光則注在金飛飛臉上，看她有甚麼反應。她却乾脆地道：「不知道！」

「他是由你家中出來的，你怎會不知道？」

「不錯，死鬼是由我家出來，但他只一個人來，拿了錢之後就走了，你教我說那一個？」

「你想清楚才好！要是給我查了出來，哼，小心撕下你這層皮！」

「一就一，二就二，我沒有看到，怎能亂說？我實在不知道，能說是你追他不成！」

張青海想不到她如此咀硬，還這麼說，恨極了，正要有所表示，看到曹子琛把電話聽筒遞給吳天寶，知不是無謂之談，只好強把怒氣忍住。

「嗯，那一位？哦，老馬，好久不見了，你又發財啦？」吳天寶接過聽筒，故作輕鬆地說，目光却依然留意金飛飛。他道：「……哈哈，別開玩笑了，你會沒有貨？我要吊頸啦！……眞的？那算不了甚麼，移寬就緊嘛，銀行也有擠提之日，何況……好，你如果一定要，就是沒有也得有呀，好的！好的！馬上出門，半小時後送到！老地方，你叫你那心肝蒂去取好啦……老馬，記住，不要支票！哈哈……再見！」放下電話之後，對大家道：「莊永剛的事，慢一步再說，老七，送貨！」

在吳天寶那大洋房對面馬路修理水喉的兩個工人，看到吳家的汽車載了兩個女人出去，立即帶了工具箱，騎上電單車跟踪，不知在甚麼地方丟開了工具箱，入到市區，已經只剩下兩個人了。

李民和乃坡兩個走進一間大餐廳，要了咖啡，乃坡喝得眞快，一口就喝了大半杯，李民則注意着另一張枱的兩個女人，後來再來有三個，她和先來的兩個說了幾句，連茶也沒喝一口就告辭了，而且，她錯誤地拿走了另兩個女人的皮包。她們的皮包是一模一樣，形狀與顏色都是相同的，別人實在不會留意。

但是，李民却留意了，他對乃坡低語幾句，乃坡便先走了。

他跟着那女人走出大餐廳，走向停車場，但到了轉角的地方，乃坡上前兩步，一手奪過女人的皮包便走，女人嚇了一怔，失聲大叫道：「搶……」才叫了一個「搶」字，立即用手掩住了咀，旁邊的人問她甚麼事，她也不敢直說，她是不能說的呀！

金飛飛和七娘回到吳家的大洋房，吳天寶怒容滿面地看着她們，她們都感到奇怪，張青海冷然道：「金飛飛，你好大胆，居然作反！還不快說！」

金飛飛道：「我早說過了，只有死鬼一個人來……」

「別張冠李戴，我不是說這個，我問你，剛才你通知了誰？馬老三說，娜娜那皮包給人家搶了，你說，是誰搶了娜娜的皮包！」

七娘和金飛飛都愕然。金飛飛忿忿地

道：「你們要怎樣想治我就動手吧，你們要我死，我知道不能活，何必一定要給我甚麼罪名！」

「這麼說，你是不承認了？」張青海問。

「我就是承認，你們也不會相信呀！」金飛飛說，「我給你們叫到這裏之後，從未走開過半步，人家打電話來要東西，你們叫我送去，有七娘爲証，由上車到落車，由入餐廳到回來，別說我未打過電話，連洗手間也未進去過一次，我能通知甚麼人？再說，馬老三甚麼時候要貨，你們也不知道，我會知道嗎？你們信不過我，最好是把我殺了，不必加我甚麼罪名！」

金飛飛這話甚有道理，連吳天寶也不知道馬老三甚麼時候要貨，金飛飛怎能知道？但轉念一想，便問道：「老七，她說的話可靠？」

「眞的她沒離開過我！」

「搜她！可能有播音器！」老七帶他返房搜了一遍，再帶她出來，說都搜過了，沒有。

「這可就奇了，會不會是馬老三故意的！」

「對！曹子琛，你想得遭到，我幾乎上當了，還好我說貨銀兩訖，各不負責。」吳天寶得意地笑了。

這一晚，金飛飛回到家中，又氣又恨，也有一點開心，因爲，害她到這個地步的莊永剛到底比她先死，而且是慘死在車輪下。這是她所希望已久的。

深夜了，金母睡着了，孩子也睡了，只有金飛飛，自己未能入睡。她是無法入睡！上有老母，下有孩子，她連死的權利也沒有。她眞苦啊！

突然，有輕輕的叩門聲，金飛飛想到了鬼，可能是莊永剛的鬼魂，嚇得抖顫不已，眼睛則注射在門上。

「金飛飛小姐，開門，是我！」這是人聲，不是鬼聲。

「你是誰？找我甚麼事？」金飛飛大着胆子應門。

「我姓李，白天曾經來過，替你媽媽裹傷那個人！」

「李先生，很夜了，你明天再……」

「不，金飛飛小姐，你自己明白，白天，我不方便找你！那會對你，對我都有不利！」

金飛飛明白了。她開了門，讓李民進去。

「我叫李民，是由泰國來的，不久前押着一船泰國米來這裏，被警方搜出毒品之後，抓去的那個李勳，是我哥哥！我知道哥哥不會運毒，五福米廠也不會販毒，這完全是有人陷害的。我要找出眞正的販毒頭子，洗脫我哥哥的罪名！金飛飛小姐，我把一切都告訴你了，我知道你也受他們迫害，我相信你不會把我的身份告訴他們！」

「你，你找我有甚麼事？」

「我知道你，你也受他們迫害，你可能會知道他們一些內情，只要你肯帮我，肯和我合作，我就能找到他們，抓住他們。這樣，我會救出我哥哥，你也不再受他們迫害，解除了痛苦！金飛飛小姐，爲你的孩子和媽媽，還有我哥哥和許多受他們毒害的人，我希望你拿出勇氣，和我站在一起，和我合作！」

金飛飛初時有所顧慮，但後來經過李民再三解釋和保証，她衡量過利害關係之後，終於還是答允和李民合作。

「謝謝你，金飛飛小姐！」李民伸出手和金飛飛緊握，金飛飛也很激動，她這些日子一直生活在可怕的人身邊，從未有人似李民這樣坦誠待她。她感覺得到不管由眼神，語言，以至這握手，李民都是一個可靠的人，信賴他，不會有錯，最低限度他不會出賣她，不會糟塌她。因此，她如找到明燈，興奮而激動。

「你等一等！我還有話說！」金飛飛扯開抽屜，取出半張撲克「Q」牌，告訴了一些毒販們常用的暗語。最後，她說：「莊永剛活着的時候是管運輸的，我知道後天夜裏在西邊碼頭上……」

金飛飛說得很輕，李民不斷點頭，待她說完之後，他站起來，再一次和她握手，道：「你放心，一切都會順利的！你見了他們，要跟過去一樣！千萬不能露出半點痕跡，就算他們說到一些不利於我的消息，你也不要相信，不能有所異樣！你要記住，鎮定會克服一切！」他再大力地握一下，道：「祝你晚安！再見！」

「再見！」金飛飛送他出門，就如送自己的親人那樣，心情是又興奮，又激動的，熱淚也流下了。

這一晚，李民拿了半張「Q」撲克到碼頭去，那裏已經有好些人走因爲面生吧，查撲克的人對併過撲克，再問：「朋友，在家……」

「靠父母！」

「出門……」

「帶雨傘！」

通過了檢查站之後，李民跟其他幾個人一起下了船。船開向前邊開去。

李民他們這一艘電船，跟在一條大貨船之後，大船船尾站着三個人，把一包一包的東西丟下海去。這麼在海中飄浮着，電船上的人跳下水去把那些包包拾起來，放到電船上。直至那些小包裹給檢拾清了之後，各人才爬上電船，再駛向海灘。

這時候，海灘靠近公路的僻靜處，停着兩輛大房車，微月之下，不易爲人所發覺。

在大房車附近不遠的地方，茂密的大樹下，站着吳天寶，和他的兩個打手陳金，還有王濤。他們都看望着大海，似有所待的。

電船漸漸駛近海灘了，站在海邊等候接貨的曹子琛，張青海，麥炳，周山英等都躍躍欲動。在大樹下的吳天寶，也顯得很高興，他掏出一支大雪茄，陳金馬上擦着了打火機替他燃點着。

電船靠岸了，船上的苦力把在海中檢拾起的包包帶到沙灘。李民也揹了一包，一邊走一邊偷看着接貨的人，看到曹子琛，怕給他認出來，急忙俯低了頭。

張青海一手，道：「車子在前面，快走！快走！」

眼看一切都很順利，吳天寶也走出來了！

突然，有汽車駛來，「都」一聲，汽車停下了。敏感的吳天寶陡然回頭望去，

看到是馬老三和他的愛妾娜娜，還有金飛飛等，與此同時，另一架跳下一個大漢和幾位打手。

這太突兀了，吳天寶爲之一愕，但當他看到大漢阿平大踏步迎向揹着包包的苦力時，恍然了，他剛叫得一聲「張青海，留意！」那大個子阿平已經奪過了苦力的包包，一拳打倒了苦力。

「馬老三，你這是什麼意思！」吳天寶勃然大怒，向馬老三質問。

馬老三冷冷說：「你做初一，我做十五，這不是很公平嗎？」

吳天寶道：「我不懂！你說得明白點好不好呢？」

「你不懂？別裝蒜了！」娜娜接口說。回顧金飛飛，說：「金飛飛，你大胆說吧，不用怕，一切有我！」

吳天寶和張青海等都以異樣的日光盯着金飛飛，等她開口。金飛飛說：「其實，都是在江湖上混飯吃的兄弟，何必勾心鬥角，我可是要講義氣！」

金飛飛講什麼義氣呢？原來他答允了和李民合作之後，就向娜娜告密，說那一次搶皮包的事是吳天寶幹的，馬老三聽得五內生烟，決定報復，金飛飛以不平的口氣，說出了此時收貨的事，於是，馬老三便帶人來實行報復了。

張青海指指金飛飛，說道：「你說什麼？」

「說什麼？難道眞要我畫公仔畫出腸來？」

「放你媽的狗屁，你這臭婊子……」

張青海長期以來欺負金飛飛慣了，從不尊重她，一開口就辱罵她。大個子踏上一步，一把抓住張青海就重重打了一拳。打得張青海彎着腰，「哎喲」一聲就坐在沙灘。

張青海是吳天寶得力助手，極受寵愛，今見其挨揍，吳天寶心痛極了，一揮手，王濤與陳金兩個便向大個子打去，馬上打起來了。

大個子不但有武功，而且皮粗肉厚，氣力又大，陳金，王濤打在他身上，他恍如未覺，他打了麥炳一拳，麥炳就臉上開了花，痛得哀聲慘叫，不能再戰了！

大個子擊倒麥炳之後，突然轉身回擊，一撈一抓抓住陳金的手一扭，陳金隨即慘叫狂呼，聲震夜空，掙扎得脫，手已脫絞，垂垂向下了。

吳天寶這一邊的人紛紛受傷，苦力都丟下包包走避。吳天寶又氣又恨，解去外衣，親自上陣，拳脚並用，迅即收服了馬老三那幾個打手。馬老三見狀，也親自出場助陣，雙方打得更烈。

金飛飛怕吃眼前虧，悄悄後退。李民也悄悄靠近她，暗加保護。

張青海恨透了金飛飛，痛楚稍減，立即對曹子琛說：「快抓住他，別放過金飛飛那賤貨！」

曹子琛也恨金飛飛瞧不起他，不給他好臉色看，應了一聲便立即朝金飛飛打去。李民站在金飛飛附近，那容他得手？一閃身，就給了曹子琛一拳。打得他仰跌下去。不過，這一來，他借着月色，看出李民了，驚惶地大叫：「是，你……」

李民不讓他把話說完，再給了他一拳，曹子琛給打痛叫倒跌，張青海覺得不對頭，想走，也給李民追下一拳打倒了。

大個子打得性起，出手越來越重，吳天寶的手下都打得傷傷死死，倒了一地，吳天寶也只能和他打個平手，無法取勝，馬老三見時機已到，一揮手說：「快，把貨都搬到車上去！」

「慢着！」李民挺身而出，伸手一攔，指着地下的包包說：「這些東西是我的，誰也不許動！」

馬老三大感意外，瞪着李民：「你說什麼？」

「你沒聽到？我說，這東西是我的！你要拿走，先得問問我的夥計，答應不答應！」

「你的夥計？在那兒？」馬老三向周遭看看。

「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你看，這不是！」

原來他指的是兩隻拳頭，馬老三看到了。破口罵道：「他媽的，你拿生命開玩笑，嫌命長了！」

「你不聽我勸告，可別後悔！」

「小子，教你嘗嘗我拳頭的滋味！」

大個子放過吳天寶，朝李民走去。看得金飛飛十分緊張。

大個子一拳直搗李民頭部，李民身子一挫，左手上托，右拳疾出，「蓬」一聲打在大個子腹部，打得大個子「嘩」一聲叫，退了一步！恨恨的瞪着李民。

大個子退了一步之後，隨後進了兩步，左手一掌，右手一拳，都攻向李民，李民避開了左掌，却避不開右拳，肩頭挨了一下，身形立即踉蹌不穩，再打下去，恍如醉酒，搖搖幌幌的，看得金飛飛芳心狂跳，手心流汗，馬老三與娜娜見大個子佔盡上風，甚爲高興，又指揮各人搬包包上車了。

但是，李民雖然身形如醉酒，左搖右倒，却再未被大個子擊中，反之，他却忽而飄東，忽而飄西，恰巧地擋住了搬運包包的人，把他們一個又一個擊倒在地。漸漸，金飛飛已看出來，李民並未落敗，實際上是佔在上風。

馬老三與娜娜也漸漸看出不對頭了，他們看到大個子的出手，總是比李民慢了一步，白花氣力，無法打在李民身上，而李民在退幾步之後，必有一次反擊，他的反擊，每次都能打在大個子的要害，把大個子打得一窒，這情形，證明大個子似是爭得主動，實是處於被動，明是佔於上風，暗是落在下風，再打下去，吃虧的恐怕不是李民！

娜娜激動地說：「我看，不能不用槍了！」

馬老三有顧忌地說：「開槍會驚動人，非到萬不得已，千萬別用。你等着，我去助大個子一臂之力！」他說帮就帮，但仍是遲了一步，大個子的左額已中了李民一拳，痛得發昏了。

李民以一敵二，越戰越勇，避開大個子，全力攻擊馬老三，馬老三那受得起？中了兩拳已胆寒了。突然，大個子一撲，李民跌倒了。大個子更向下撲，陡然狂呼，向後急退，雙手掩目，李民則飛身而起，拳打脚踢，重下殺手，打得大個子「哇」大叫，脚步浮浮的揮舞着雙手。

娜娜不顧一切向停車處走去，由車厢取出鳥槍。金飛飛早已留意她的行動，見她取出鳥槍，便大聲叫道：「李民，小心洋槍！」

李民聽得金飛飛驚叫，回頭一瞥，急忙伏倒在地，以對付大個子的辦法，再以一把沙擲向馬老三，可惜馬老三剛轉過了身，傷他眼睛不到。

「砰」然一响槍聲，金飛飛回看李民，見他伏倒在地，以爲他受了傷，瘋了一般的向他撲過去。但來到李民身邊，李民已經跳了起來，說道：「金小姐，我沒事的！」

「嚇死我了！你沒事就好！」金飛飛放心了，再看娜娜，娜娜已經中了槍，倒在車旁。

「李民，你打得眞好！大個子也打你不過，但他們人還不少……」

「別怕，你看，我們的人更多呢！」

李民向外一指。不錯，金飛飛也看到了，來了許多人，還有警車，金飛飛眞個放心了。

馬老三見到警察，急忙逃走。李民推開金飛飛道：「我先抓他回來再說！」

馬老三跑不過李民，給追上了，兩個又打起來。但馬老三終因技差一籌，被制服了。

「你怎麼了？受傷啦？」一個警察慰問李民，拍着他的肩頭。

「小意思，慣啦！」

「我送你到醫院敷藥！」

「不，我只想見見哥哥！」

「這麼容易！馬上可以送你去！」

「謝謝你！」

「那裏，那裏！我們要多謝你的帮忙才眞！」

「我們錯抓了你哥哥，眞是不好意思呀！」

「不，並沒有抓錯！」另一個警察說：「要不是抓了他哥哥，他不會來帮忙，我們還未必能這樣快就可以抓到這些毒販呢！」

幾個人都笑了。金飛飛走過去，對李民說：「我要多謝你才眞，只可惜我明天就要入戒毒所，不能再見到你！」

「那算不了什麼，你戒了毒之後，不就可以見到我了？」

「可是，你要回泰國去呀！」全飛飛說。

「那也方便，我可以來K埠，我以後會常來的！你也可以去泰國找我！」

「去泰國找你？眞的？你歡迎我？」

「歡迎！非常歡迎！」

「這就太好。」

「走吧，我們該回去了！」

「金小姐，明天，我會送你一程！」

「我先謝謝你！」

幾個人都坐警車回去，警方對李民的通知和帮忙十分感謝，當夜就讓李民見到哥哥了。

「阿民，你也來了？爸呢？還好吧？」李勳感慨萬千地，却老問及爸爸。

「爸沒事！大哥，你……」

「別提了，我給人陷害了！累了你們掛心，還害得爸爸……」

「大哥，你放心，已經抓到毒販頭子，你已經沒事了！」

「抓到毒販了？眞的？」李勳像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當然眞的，我怎能騙你！」

「是誰？知道嗎？」

「K埠的有吳天寶，馬老三，泰國的是吳天寶的馬仔，曹子琛……」

「什麼，曹子琛？他是毒販頭子？」

「還有乃隆，是他的爪牙，已經通電去抓他了。」

「連乃隆也是，眞想不到，這麼說，那毒品必是乃隆做的手脚！阿民，你怎知道得這麼清楚？」

「我剛才跟警方合作，一起去抓毒販，所以知道得很清楚！」

「啊，這一次是你救了我！」

「大哥，你別這麼說！你好好睡一覺吧，明天，我會找律師把你保釋出來！」

李民別過大哥，連夜去找泰興米店老闆，告以一切，並請他代聘律師。

翌日，李民和乃坡一起去送金飛飛入戒毒所，因爲她要出庭作證，隨時還會請她出庭的，她和李民還有見面機會。

有贓有證，現場拿獲，不容馬老三，吳天寶等狡辯，很快就審結了。

李勳急於返泰國，案結束之後第二天，他就走了。警方有人送行，金飛飛也取得人情親自送行。

待等李民回到泰國之後，乃隆早已被警方抓去了。

（全文完）

離魂俠

佛法難馴仇與恨

秦紅・文

前文提要

＊＊＊＊＊＊＊＊＊＊＊＊＊＊＊＊＊＊

上回書至仇如山往求助於蔴衣鬼師，險被出賣，被蔴衣鬼師所騙，跌入陷阱，在囚房的牆上，發現前此遭害者所留的警語，仇如山遂將計就計，詐作中毒昏迷，原擬伺機脫逃，奈蔴衣鬼師偕同長白袁九如到來，仇如山終被迫擊傷長白派的袁九如，殺死蔴衣鬼師，救出被囚四婦女後，離開黑山，途中遇一少女，攀談之下，驚知對方也是失去記憶，兩人遭遇，如出一轍，那少女也正被青衣和尚追殺，根據她手中長劍所刻名字，竟然是恨似海，兩人同病相憐，決結伴往尋法師，冀能恢復記憶，半月之後，仇如山和恨似海來到北京、探知有名叫張法師者，擅長占卦，念咒，兩人遂同往求助，抵埗後，見有多人在輪候占卜，仇如山遂拉着恨似海在一條板櫈上坐下，耐心等候——

＊＊＊＊＊＊＊＊＊＊＊＊＊＊＊＊＊＊

恨似海低聲問道：「你看這位張法師的道行如何？」

仇如山搖頭道：「不知道，我對這門占卜之學一竅不通，不過既有這麼多人前來求卦，想來他的卦是靈的。」

恨似海道：「不靈也得試試，咱們現在是死馬當活馬醫了。」

等了好半天，才輪到他們兩人，仇如山推着她上前坐下道：「妳先看。」

張法師打量她一眼，問道：「這位姑娘要卜卦麼？」

恨似海道：「不是。」

張法師道：「那要幹麼？」

恨似海道：「請法師替我們收魂。」

張法師道：「姑娘受驚了？」

恨似海道：「也不是。」

張法師道：「不是爲何要收魂呢？」

恨似海道：「我們喪失了記憶力，以前的一切都記不起了，據說是被人以法術攝去魂魄之故，故來向法師求助，希望法師施法替我們收回魂魄。」

張法師一口答應道：「這不難，姑娘貴姓芳名？」

恨似海搖首道：「不知道。」

張法師一怔道：「不知道？」

恨似海道：「是的，我的姓名年齡，以及家住何處，統統記不起來了。」

張法師眉頭一皺道：「豈有此理，姑娘既不瘋也不傻，那會記不起自己的姓名年齡之理？荒唐！荒唐！」

恨似海回頭向仇如山求助，仇如山乃上前拱手道：「法師大概還沒聽懂我們的話，我們兩人是在一覺醒來的時候，突然發覺腦中一片空白，想不起自己的姓名來歷，因想到可能是被人攝去了魂魄——」

張法師一指他的鼻子，打岔道：「你也一樣？」

仇如山點頭道：「是的。」

張法師輕輕一敲桌子，以充滿自信的口吻道：「記不起姓名沒關係，你們只要說出生辰八字，本法師就有能力爲你們收回魂魄。」

仇如山不禁苦笑道：「我們若還記得生辰八字，何必來求法師你呢！」

張法師登時落下臉，道：「你是說，你們連生辰八字也記不起來？」

仇如山道：「正是，我們——」

張法師站起連連揮手，道：「去！去！本法師時間寶貴，別來尋開心！本法師開壇數十年，還沒碰到過這麼荒唐的事，那有連自己的姓名和生辰八字都記不起之理！」

仇如山和恨似海狼狽的「逃」出了天壇，恨似海罵道：「這傢伙一定是欺騙人的，他若真有法力，何必非要生辰八字不可！」

仇如山嘆道：「這不能怪他，好像算命占卜都必須報出姓名和生辰八字的。」

恨似海愀然的道：「如今咱們怎麼辦呢？」

仇如山道：「只好去找卓五絕問一問了，這北京城很大，可能有武林人物，咱們去找找看。」於是，兩人沿街信步而行，邊走邊注意着街上的行人，希望見到一位武林人物，但走了幾條街都沒發現，只好返回客棧歇息……

仇如山上床躺下，久久無法入眠，他心中很亂，也很痛苦，自從在長白山摘月崖的草房中「一覺醒來」到今天，已過了二十餘日，而這二十餘日對他來說真是渡日如年，他努力想適應失去記憶的生活，但空虛與痛苦始終揮之不去。

不過，自從遇上了「同病」的恨似海後，他是覺得好過了一些，可是隨之而來的許多疑問又困擾着他，使他食不知味，睡不安枕。最使他百思不解的一點是：爲什麼恨似海的遭遇和自己這樣相同？

爲什麼也有一位「青衣活佛」在看守一株千年何首烏時被殺了？

此外，爲什麼事情如此湊巧，兩個失去記憶的人會碰在一起？

想到後面這一點，他腦中突地靈光一閃，豁然由床上坐起，脫口道：「莫非她是僞裝的？」

不錯，她極可能是陰謀者之一，僞稱也失去了記憶力，藉此而來接近自己的！

但她接近自己的目的何在呢？

他開始在房中來回踱步，思索着「她爲何要接近自己」這一點，但苦思良久均得不到一個合情合理的答案，不禁長嘆一聲，又上床躺下來。

就在此時——

「砰砰砰」！

有人敲門！

他一翻而起道：「什麼人？」

恨似海在房外答道：「是我！」

仇如山披衣走去開門，問道：「妳還沒睡？」

恨似海道：「沒有，我睡不着，你也睡不着，是不是？我聽見你在唉聲嘆氣似的？」

仇如山側身讓她入房，道：「是的，我在想着一個問題……」

恨似海坐下道：「想什麼？」

仇如山凝目盯着她，道：「想妳！」

恨似海赧然道：「想我幹麼？」

仇如山道：「想知道妳到底是誰。」

恨似海不禁苦笑道：「唉，你自己的苦惱還不够多麼？何必還爲我發愁？」

仇如山道：「我又在想，天底下爲什麼會有這種巧事，偏偏兩個失去記憶力的人會碰在一起？」

恨似海道：「這只能說是老天的安排吧！」

仇如山道：「不，我想是人爲的安排吧！」

恨似海一怔道：「你以爲是人爲的安排？」

仇如山點頭道：「是的！」

恨似海不解的問道：「什麼意思？」

仇如山不答，只是一眼不瞬的盯着她，目中精光灼灼，似要透視她似的。

恨似海迷惑道：「你爲什麼要這樣看着我？」

仇如山仍不答話。

恨似海突然明白了，臉色一變道：「你——在懷疑我？」

仇如山道：「天下這麼大，人這麼多，而妳我竟會碰上，豈非奇怪之極？」

恨似海頓足而起，叫道：「好啊！我都不懷疑你，你居然懷疑起我來了，既然如此，咱們分道揚鑣便了！」

說畢，一扭嬌軀便欲出去。

仇如山覺得她的言語舉止不像是虛僞的，立時推翻了心中的懷疑，當即張開雙臂攔住出路，陪上笑臉道：「不要生氣，我是跟妳開玩笑的。」

恨似海怒道：「不，我看得出來，你是在懷疑我！」

仇如山一揖道：「我向妳道歉，剛才我的思想確實有些兒走火入魔，但現在已沒有了。」

恨似海道：「你我最好分開的好，免得彼此猜忌懷疑——讓開！」說着，又欲出去。

仇如山又擋住她，不讓她走，道：「不，請不要走，妳不以爲妳我應該在一起麼？」

恨似海冷冷道：「才不，沒有你，我照樣可以活下去！」

仇如山道：「不是活不活得下去的問題，而是咱們在一起可以有個照應，而且可以一起探討——」

恨似海截口道：「你讓不讓路？」

仇如山見她態度堅決，大爲不悅，道：「妳當眞要走？」

恨似海道：「是！」

仇如山道：「哪裏去？」

恨似海道：「你別管！」

仇如山道：「夜已深，要走明天再走，不行麼？」

恨似海道：「不行，我現在就得要走了！」

仇如山身子往旁一讓，道：「好，妳走好了！」

恨似海「哼！」了一聲，大步出房，轉回自己房中，打起一包簡單的包袱，揹起寶劍，即往客棧前面而去。

仇如山看着她走後，不禁苦笑一下道：「哼，這丫頭好大的脾氣，我已向她道歉，她何必如此衝動？」

他想了想，也轉去提起包袱和寶劍，緊跟而出，來到前面的帳房，向掌櫃的表明要離店，付了帳後，疾疾出了客棧，發現恨似海已走出數十步，當即悄悄尾隨上去。

恨似海走得很快，不久走到南城門，頭也不回即出城而去。

仇如山隨後跟出，但出到城外一看，祇見路上空蕩蕩的，恨似海竟已失去踪影，他不由發楞，暗忖道：「咦，她那裏去了？」

望望眼前黑茫茫的大路，他忽然省悟恨似海消失的原因，立即拔步向前疾追。

追下二三里路，大路忽然一分爲二，一條向南，一條向西。

他在叉路口停下，望望眼前的兩條路，不知恨似海走的是南還是西，心中頗爲徬徨。

此刻，他又開始懷疑起來了，他的看法是：恨似海如果和自己一樣確實喪失了記憶力，那麼她應該比自己更脆弱更需要有人做伴，而不會那樣一怒而去，她走得這樣堅決，只有一個解釋：這就是她「做賊心虛」！

哼，我非要抓住妳不可！

那知這個念頭剛剛生起之際，驀聞身後有人冷冷道：「你追來幹麼？」

仇如山轉身一看，發現恨似海不知何時已來到自己身後，不禁「啊！」了一聲道：「妳怎麼……」

他有些發窘，一時吶吶的說不出話來了。

恨似海面露譏笑道：「我問你，你追來幹麼？」

仇如山窘笑笑，道：「我想來想去，覺得咱們還是不拆夥的好，所以……」

恨似海道：「可是我却要拆夥！」

仇如山道：「何必呢？咱們在一起

有好處沒有壞處，別的不說，我知道妳身上已無銀両，妳離開了我，吃飯馬上發生問題。」

恨似海道：「我餓死了也不干你的事呀！」

仇如山搓搓手，輕嘆道：「唉，妳性子好烈，妳要怎樣才肯原諒我？」

恨似海道：「你要我原諒你，我現在就原諒你，但我不想再跟你在一起，我要單獨——」

她忽然住了口，詫異的掉頭後望。

仇如山因是站在她對面，故比她先發現了來人，他初以爲來的是毫無關係的行人，但等到看清來的一批人竟然都是出家人時，他就知道事情不尋常了。

那是七個青衣僧，他們好像從地下冒出來似的，突然在恨似海的身後出現！

恨似海一見之下，臉色大變，失聲道：「啊，你們……」

七個青衣僧每人手上都握着一柄戒刀，他們一到之後，立即迅速的將仇如山和恨似海包圍起來！

仇如山吃驚的問道：「喂，你們要幹什麼？」

當中一個青衣僧做了個「去」的手勢，神色冷峻地道：「施主請站開，這兒沒你的事！」

仇如山回顧恨似海問道：「他們是五台山的青衣僧？」

恨似海點點頭道：「是的，他們是來爲『青衣活佛』報仇的。」

仇如山道：「那天妳說逃離北台絕頂時，只有一位青衣僧阻攔妳，既然如此，這些人怎麼認得妳呢？」

恨似海一指那發話青衣僧，道：「他就是那天阻攔我而被我刺傷的人！」

仇如山恍然「哦」了一聲，轉對那青衣僧拱手問道：「這位大師，你們是來爲『青衣活佛』報仇的麼？」

那青衣僧頷首冷冷道：「不錯，我佛有靈，終於叫貧僧等在北京城找到她——施主請站開吧！」

仇如山道：「大師請聽在下一言，這位姑娘是不是殺害貴院『青衣活佛』的兇手，現在還不能確定，因爲她失去了記憶力，對於在北台絕頂之前的一切，她都已記不起來，所以——」

那青衣僧不耐煩的一皺眉，打岔道：「施主請站開如何！」

仇如山搖頭道：「不，大師請讓在下把話說完，在下也遭遇到了與這位姑娘相同的怪事，事情是這樣——」

那青衣僧再度打斷他的話，以嚴厲的口氣道：「你走不走？」

仇如山乃是吃軟不吃硬的人，聞言也光火了，昂然道：「不走！」

那青衣僧冷笑道：「你要死？」

仇如山點頭道：「是！」

那青衣僧道：「那好，貧僧送你上西天！」

說畢，向圍在四面的六個青衣僧一使眼色，七人立時舉刀欲上。

恨似海忽然大聲道：「慢着！」

那青衣僧冷笑一聲道：「妳有什麼話要說？」

恨似海道：「有，但本姑娘說話的對象不是你們！」

她轉對仇如山道：「你站開去吧！」

仇如山一怔道：「怎麼了？」

恨似海道：「我不需要你帮忙！」

仇如山道：「爲什麼？」

恨似海道：「這是我的事，我要自己來解決！」

仇如山道：「妳不以爲咱們應該互相帮助？」

恨似海道：「不！」

仇如山道：「妳還在生氣？」

恨似海一瞪眼道：「你這個人怎麼這樣嚕囌，任何事情都要打破砂鍋來問到底麼？」

仇如山忽然笑道：「也罷，妳不要我插手，我就作壁上觀！」

語畢，退出青衣僧的包圍圈外。

他並非眞想袖手旁觀，而是想先看看她的身手——或者也可說想看看她和青衣僧是不是眞處於敵對的狀態中——然後再作道理。

恨似海見他退出，隨即拔劍出鞘，環顧七個青衣僧冷笑道：「你們進招吧！」

那爲首的青衣僧這時反而不急着動手，而開聲道：「這一動手，妳可能會死在貧僧七人的刀下，所以在動手之前，妳可願說明一下？」

恨似海冷冷道：「在北台絕頂，本姑娘已向你說得很明白了！」

那青衣僧道：「那天妳所說的一番話，實是荒謬絕倫之事，貧僧不能相信！」

恨似海道：「那就沒什麼可說的！」

那青衣僧道：「妳老老實實的說，是誰唆使妳去殺害敝院『青衣活佛』的？還有那株千年何首烏哪裏去了？」

恨似海道：「如果你要一口咬定『青衣活佛』是本姑娘殺害的，那麼本姑娘的答覆是：沒有人唆使我，殺害『青衣活佛』是出於我自己之意，而那株千年何首烏給我吃下去了！」

那青衣僧冷笑道：「那麼，血債血還，妳納命來吧！」

戒刀一翻，挫腰沉步，準備動手了。

其餘六個青衣僧也擺出了攻擊姿態，然後七人慢慢的移步迎上去。

恨似海沒有擺出任何迎敵的姿式，她顯然和仇如山一樣，對於自己以前所練的武功已想不起來，必須到了危險臨身之際，才能「觸發」出來。

七個青衣僧對她却似不敢輕敵，一步一步的迫近到距離她只有尋丈時，正對她背身的一個才大喝一聲，舉起戒刀猛砍而出！

恨似海似乎不知如何迎戰或閃避，站在那兒沒動一下，可以看出她雖然要强好勝，却因不知如何出招而顯得手脚無措。

仇如山眼看刀已砍臨她右肩，而她仍然呆立不動，登時嚇出一身冷汗，急叫道：「快躲呀！」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他喊聲甫出之際，驀見一道劍光自她腰間閃出，接着便聽到了一聲慘叫。

那首先動手的青衣僧，一隻右手和手上的戒刀忽然已飛上空中！

他慘叫一聲後，疾忙用左手緊緊握住斷腕，制止泉湧般的鮮血，顚退下去。

其餘六僧駭然失色，均爲恨似海可怕的劍法所懾，不覺各自後退一步。

「拍！」

戒刀和斷手自空中墮下，剛好掉在恨似海脚邊，恨似海看到那隻血淋淋的斷手，竟似十分害怕，趕忙跳開數尺，然後舞動寶劍嚇唬道：「你們走不走？不走他便是榜樣！」

樣子顯得色厲內荏，看情形她的劍法雖極厲害，却很怕殺人，尤其怕見到血！

六青衣僧也看出她色厲內荏，因之胆氣復壯，彼此一使眼色，再度移步迫出。

恨似海冷笑道：「好，不怕死的只管上來，本姑娘已經蒙上了殺害『青衣活佛』的罪嫌，不在乎多殺幾個小和尚了！」

六青衣僧突然同時動手，六柄戒刀齊出，以不同的招式圍攻上去。

恨似海仍像剛才那樣，一開始顯得不知所措，等到六柄戒刀臨身之際，突見她嬌叱一聲，身子倏然倒下，劍光與腿影迸發——

「砰！」

「蓬！」

「啊唷！」

六青衣僧中，立時有兩個被她的脚掃中，應聲飛出，另一人被她的劍劈中腰部，深達腹膜，大叫着敗退下去。

仇如山見她破解和反擊妙到毫巔，忍不住拍手喝采起來。

恨似海一翻跳起，對於自己竟能一招擊傷三人，也似大感意外，但能够擊敗敵人自是一件可喜之事，她得意的向仇如山一擠眼，意思在說：「你看，本姑娘對付得了吧！」

那另三個沒受傷的青衣僧臉色變得很難看，顯然內心驚極怒極，他們瞪視她片刻，似決心再試一下，又開始游步準備出手。

驀然，黑暗中傳來一聲低沉的喝叱：「你們退下！」

聲音雖然不大，但充滿威嚴；

而隨着喝叱之後，一個青衣老和尚突如天神下降，由空中飄了下來。

這和尚年約七旬，面貌清癯，雙目透射出來的光芒，有如兩道冷電，他手上握着一柄禪杖，是生鐵打造的，杖柄落地，發出「乒！」的一聲，地面都似顫動起來般！

那三個青衣僧一見老和尚出現，很恭順的行了一禮，收刀退下去。

老和尚凝望着恨似海，神色冷峻得使人不寒而慄，一字一字道：「姑娘身手高絕，老衲佩服之至！」

恨似海已看出此老在五台山的青衣派顯通，塔院，圓照，廣宗，殊像，碧山，南山，鳳林，金閣，靈境十院中，地位必然很崇高，故心中有些緊張，當下橫劍護胸，問道：「你是誰？」

老和尚道：「老衲普光上人，五台山靈境院主持！」

恨似海道：「原來是普光上人，失敬呢！」

說着，作了一福。

原來，五台山的僧侶，有青衣與黃衣之分，青衣僧爲尋常之和尚，黃衣僧則喇嘛也，各有著名大寺十院，兩派的和尚都有武功，在江湖上享有盛名，青衣派中的領袖「青衣活佛」和黃衣派的領袖「黃衣活佛」二人，更是名滿天下，因爲他們的佛學與武功都是二等一的，比之少林寺的主持「百了聖僧」有過之而無不及。

眼前這位普光上人，乃是青衣派第十院「靈境院」的主持，在武林中，也是一位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人物，是以恨似海不敢對他無禮。

普光上人倒也很有風度，頷首答禮，冷冷道：「姑娘貴姓芳名？」

恨似海道：「恨似海。」

普光上人微愕道：「叫什麼？」

恨似海道：「恨似海！含恨的恨，似是而非的似，汪洋大海的海！」

普光上人面泛冷笑，說道：「恨似海深麼？」

恨似海點頭道：「對了！」

普光上人道：「姑娘有何恨事？」

恨似海搖頭道：「沒有。」

普光上人道：「既無恨事，何以名之『恨似海』？」

恨似海道：「恨似海三字，是我暫時借用的姓名，我所以借用這三個字，理由有二，一是我失去了記憶力，不知道我是誰，二是這一把寶劍的劍鞘上刻有『恨似海』三個字，而這把寶劍是我在北台絕頂醒來的時候，發現揹在我身上的——上人要看一看麼？」

說着，解下了劍鞘，欲擲給他看。

普光上人冷冷一笑道：「不必看了，姑娘只須說明爲何殺害我青衣派的『青衣活佛』即可！」

恨似海道：「您是青衣派的靈境院主持，所以我願將那天的情形再詳細說明一次，那天的情形是這樣的：我忽然從酣中醒過來，發現自己竟躺在北台絕頂那茅屋中，而身邊竟倒臥着一具老和尚的體，他是被我手上這把寶劍刺死的，但不知道下手殺他的是不是我，因爲我接發覺自己甚麼也想不起來，我想不起我姓名，身世，以及我是怎麼會到北台絕的，總之我好像突然出現於世上的一個人……」

她說到這裏，停頓了一下，然後舉一指那個上次在北台絕頂見到的青衣僧繼道：「貴院這位大師，那天指我殺害青衣活佛』，對於這一指控，我既不能認也不能否認，因爲我眞的想不起那以的一切，我必須等恢復記憶力之後，才道我是不是殺害『青衣活佛』的兇手，句話說，我現在不能把生命給你們，我去尋回自己，等我尋回了自己之後，才與你們做個了斷。」

普光上人靜靜的聽她說完，沉思了會，才又冷笑一下道：「姑娘說的有道呀。」

恨似海聽口氣就知他不肯相信，接道：「但事情却很荒謬而且不足採信，麼？」

普光上人頷首道：「正是！」

恨似海一指仇如山道：「但這種荒的事情却無獨有偶，他也是遭遇到這種謬事情的一個！」

普光上人轉望仇如山，一挺眉毛問：「施主也有類似的遭遇？」

仇如山點頭道：「是的。」

普光上人道：「施主尊姓大名？」

仇如山指指自己的寶劍，說道：「在下借用了這劍鞘上所刻的三個字做爲姓名——仇如山！」

普光上人詫異道：「仇如山？」

仇如山道：「是的。」

普光上人轉望恨似海訝然道：「恨似海？」

恨似海點頭道：「對了。」

普光上人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仇如山道：「上人覺得這樣是很好笑麼？」

普光上人大笑不止道：「是的，天下最滑稽事，莫此爲甚！」

仇如山嘆道：「對旁人來說，這的確很滑稽，但對我們來說，却有痛不欲生之感！」

普光上人突然停止大笑，沉下臉道：「你也是失去了記憶力？」

仇如山道：「是的，在下的遭遇與她完全相同，所不同的是地點與人物，地點在長白山摘月崖，人物是長白派掌門人夏侯祺！」

普光上人面色一變道：「噢——你殺了長白王夏侯祺？」

仇如山道：「我的回答跟她一樣，長白王夏侯祺是不是我殺的，我也完全不知道。」

普光上人目中閃動精光，問道：「敝派『青衣活佛』在北台絕頂看守一株千年何首烏，長白王夏侯祺在摘月崖何爲？」

仇如山道：「據人們傳說他看守一株萬年神參，當然我沒有看見那株萬年神參，他們認爲是被我吃下去了，我也無從辯駁……」

普光上人道：「長白派放過你了？」

仇如山搖頭道：「不，他們非要殺我不可，我只好突圍而逃。」

普光上人道：「長白四老，龍翁，鳳叟，龜仙，麟神乃是當今武林出類拔萃的人物，你竟能逃過他們的攔截？」

仇如山道：「不能，那天在下本已逃不掉，但是在下不願死得不明不白，因此就使出了卑鄙手段，劫持了他們長白派一位姑娘，迫使他們讓在下逃出長白山莊去了。」

普光上人冷笑道：「哼，眞的原來如此……」

仇如山道：「在下說的都是眞話，然而到目前爲止，却無一人肯相信，上人大概也不肯相信，是不？」

普光上人冷冷答道：「不錯，老衲不信人會失去記憶力，更不信這麼大的天下，兩個失去記憶力的人竟會碰在一起！」

仇如山苦笑道：「別說上人不相信，在下也有些不敢相信呢！」

普光上人不再和他交談，回對恨似海道：「姑娘，妳得隨老衲返回五台山！」

恨似海搖首道：「抱歉，我和他一樣不願死得不明不白，我要去尋回自己，等我尋回了自己，那時再去貴派解決恩仇便了。」

普光上人哼哼冷笑道：「只怕由不得妳呢！」

恨似海道：「上人如欲動手，我接着就是。」

普光上人道：「好，妳接招！」

禪杖一橫，呼的一聲，已攻到恨似海腰上！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失去記憶力的仇如山仍然一眼就看出這位普光上人武功造詣驚人，其所表現的功力顯然不在長白四老之下，因之很爲恨似海担心。

而恨似海仍然和剛才那樣，一直到普光上人的禪杖攻近腰身，才懂得出劍招架，只見她寶劍一沉，迎截普光上人的禪杖招架——

「噹！」然一聲銳响，迸出數點火星，而恨似海登時站立不住，搖搖晃晃的顚退了十多步。

普光上人冷然一笑，飛步直欺而上，禪杖一招「敲打金鐘」，又到了恨似海的左肩。

恨似海吃了一次虧，學了一次乖，這次不敢再硬擋，嬌軀一斜，避過禪杖，接着揮劍劈出，反取普光上人的右肩膀，出的劍招却不大高明。

她和仇如山一樣，對敵之時，一定要到危急臨身才能「觸發」絕學，除此而外，主動進攻的招式均極笨拙，誰看了都不會相信她是練劍的人。

普光上人只一抬杖柄就很輕易的磕開了她攻到的一劍，繼之禪杖猛掄，大喝一聲，掃向她下盤，出手凌厲已極。

雙方打了十多招，恨似海已險象環生，所幸臨時「觸發」的招式均極巧妙，故沒有受傷，但仇如山已看得心驚肉跳，覺得自己若不上前助戰，恨似海遲早難逃死傷，當下「嗆！」的拔出寶劍，大聲道「上人，在下要得罪了！」

那知正欲撲上，三個未受傷的青衣僧已先一步攔到他面前，其中一人沉聲道「施主請勿妄動，這不干施主的事！」

仇如山道：「在下是要救人，不是殺人，大師們請讓開。」

話聲中，揮劍掃出！

站在最左邊的青衣僧戒刀下揮格出，錚然一响，截住他的劍，站在中間的青僧乘機一刀刺出，仇如山撤劍後退半步，正待出招再攻，突見對方三人的三柄戒刀已分上中下三路攻到！

臨此局面，仇如山簡直不知要如何招架，但是就在三柄戒刀即將砍中他的一間——

「嘿！」

他陡然大喝一聲，寶劍奮力橫格而，人隨劍起，躍起一丈多高，雙腿迸發凌空踢了出去。

「砰！」

「砰！」

兩個青衣僧，一被踢中頭額，一被中肩膀，同時仰跌於地！

緊接着，他空中身形一折，手中寶猛吐，直刺另一青衣僧，那青衣僧見他勢兇猛，竟不敢接招，頓足縱開。

他就在對方縱開之際，一掠而到普上人身後，又大喝一聲，吐劍刺向普光人的臀部。

普光上人身形半側，禪杖倒挑，噹一聲，磕開了他的劍，杖柄順勢撞向他肋骨。

他疾忙蹲身避開，再一劍刺出。

恨似海也乘機出招，直取普光上人的左胳臂，嬌叱道：「看劍！」

她和仇如山一樣，發招之前先「警告」一聲，因爲她也不想殺死這位普光上人——她已經蒙上了殺害「青衣活佛」的嫌疑，如果今天殺死了這位普光上人，那就形成「罪證確鑿」了。

普光上人由於得到「警告」，故很輕鬆就避開了她的攻擊，他似乎認爲仇如山比較難對付，是以開始全力對付仇如山，禪杖疾掄如飛，猛砸猛掃，刹時就把仇如山迫退了數步。

仇如山接了他數招之後，一條右臂已被震得發麻，心中暗驚，忖道：「這個老禿驢內力驚人，這樣打下去非敗不可。」

但是他却想不出如何出奇制勝，恨似海也一樣，兩人除了奮力迎戰之外，均無計可施。

再戰數十招，兩人已狼狽不堪，成了普光上人禪杖下的「遊魂」。

但普光上人似乎也不想打死他們，禪杖只向他們的劍和身上不致命的部位招呼，顯然他只想打傷恨似海，然後帶她返山處置。

他已看出仇如山和恨似海漸難抵擋，當下沉聲道：「二位放下武器，隨老衲走吧。」

恨似海叫道：「不，你要就打死我好了！」

普光上人怒道：「不識好歹的丫頭，妳莫非認爲老衲收拾不了妳？」

禪杖「呼！」的一聲，掄舞如風，接着便聽「拍！」然一响，恨似海的寶劍已被打飛出來，直飛上數丈高空！

恨似海驚叫一聲，頓足疾退。

普光上人出招不僅雄猛而且神妙，一杖磕飛她寶劍之後，順勢往後挑出，又是「拍！」的一响，也將仇如山的劍打飛脫手，緊接着一旋身，左掌暴探，駢伸二指，搶點仇如山的胸前中庭穴。

仇如山不防有此，欲待閃避已感不及，心中大驚，然而每到危險關頭，他的絕頂武功又「觸發」了，他自然而然的仰身飛腿，「呼呼」連環踢出——

「砰！」

一脚正中普光上人點出的左手肘部！

他踢出的連環腿，粗看並不高明，但武功之高明與否，其實全在出手的時間和攻擊的部位是否準確而適當，他現在踢出的連環腿，就十分準確而適當。

於是，高手如普光上人也不免失手了，人的手臂肘部是很脆弱的地方，一經重力踢中，不斷也要脫臼的。

普光上人悶哼一聲，左臂被踢得揚起老高，當垂下之後已呈彎曲，不能動了。

仇如山動作可眞够快的，他一脚踢中對方的手肘，第二脚隨着又到了對方的腹部——

「蓬！」

普光上人腹部如中巨杵，整個身子離地飛起，一直飛出三四丈才跌落地上。

仇如山也無暇去看對方是傷是死，一個鷂子翻身縱後兩丈，檢回自己的寶劍，向恨似海一招手道：「恨姑娘，咱們快逃罷！」

身形一騰，向南疾飛而去。

恨似海也匆匆拾回自己的寶劍，隨後疾遁；兩人疾疾如喪家之犬的逃出數里，看看那些青衣僧並未追來，才畧爲放慢了脚步，仇如山問道：「我有沒有把他踢死了？」

恨似海道：「好像沒有。」

仇如山透了口氣道：「這還好，咱們現在不能殺人，尤其不能殺長白派的人和五台山青衣僧……」

恨似海道：「但剛才我已傷了他們好幾個，這個樑子是結定了。」

仇如山道：「傷人不要緊，就是不能殺死。」

恨似海忽然笑道：「你本事不錯，居然把大名鼎鼎的普光上人打敗了。」

仇如山道：「我想妳也有能力打敗他，只不過妳沒有遇到險招，我每次遇到險招時，就能一招克敵，我想妳也一樣。」

恨似海道：「我也有這種感覺，看情形咱們在記憶力未失之前，身手一定不錯的。」

她說完這話，忽又嘆氣道：「可是，如果說咱們武功很高，高到足以擊敗像普光上人這樣的人物，那麼咱們應該不是無名小卒了……」

仇如山道：「是的，不但不是無名小卒，而且必是名動江湖的人物。」

恨似海道：「但爲何沒有一人認識咱們呢？」

仇如山道：「咱們由黑山到此，今天才遇上五台山的青衣僧，而五台山的青衣僧和一般武林人物不同，他們是不太涉足江湖的，當然也就不可能認識咱們了。」

恨似海道：「也許他們知名而不識，只因咱們用的是『仇如山』和『恨似』名字，因此他們就攪不清咱們是誰了是不？」

仇如山道：「正是。」

恨似海道：「現在你還懷疑我麼？」

仇如山道：「不懷疑了，如果說妳失去記憶力是假的，那麼那些青衣僧的出現就是一種串通好的戲，但是妳却殺傷其中兩人。」

他忽然想起一事，不覺刹住脚步，足道：「唉，我怎麼忘了，眞該死！」

恨似海跟着住足問道：「甚麼事？」

仇如山道：「剛才在動手之前，我先請教那位普光上人才對，他是武林著人物，必知卓五絕這個人！」

恨似海道：「不錯，剛才該問他。」

仇如山道：「咱們轉回問他如何？」

恨似海道：「我看不必了，他們已經走了，咱們還是往中原去，總有一會叫咱們碰上一個武林人物的。」

仇如山想了想，點頭道：「也罷，們走！」

於是，他們復向前行。

他們的目的地是中原，但是他們的情是徬徨無主，彷彿是飄盪在大海上的隻小船，既無法靠岸，也不知該航向何去。他們只有循路而進，到那裏算那裏。

破曉時分，他們走到一處不知地名鄉村間，見到了一座古廟。廟已破敗不，僅正殿尚未倒坍，仇如山說道：「咱入廟歇歇好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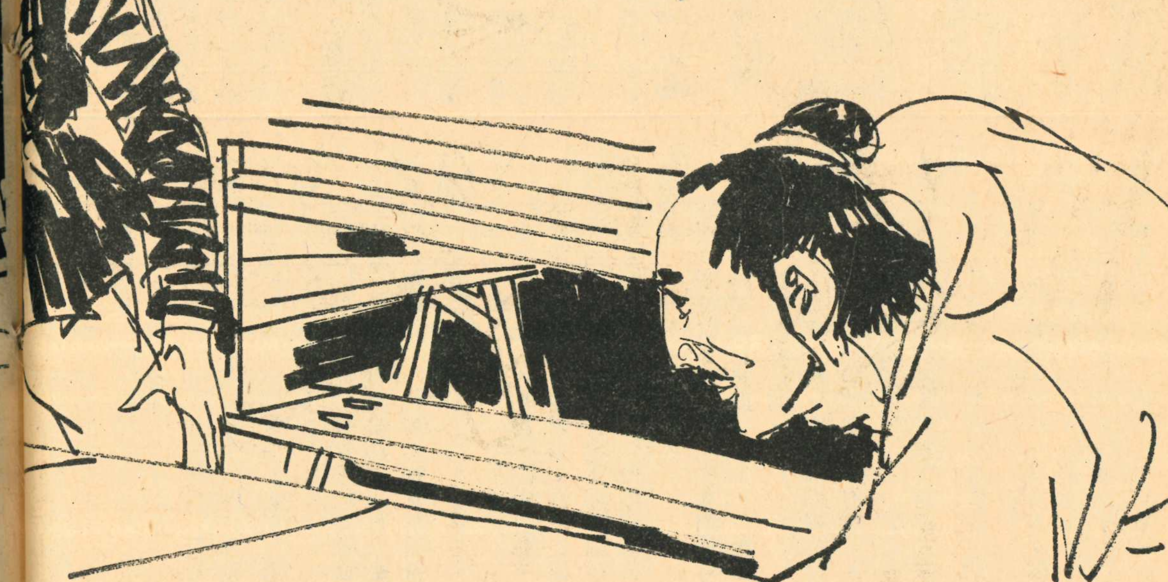
（未完）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

慕容美・文
盧　令・圖

刀客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白天星經何寡婦介紹，認識了毒影叟古無之，合作追大悲老人遺寶，古無之要白天星釘梢小孟嘗吳才，因他思疑吳才能知道大悲老人遺寶的下落。白天星爲取得毒影叟的信任，故意提出數項質疑，獲得意答覆後，便裝做非常誠意的答允合作。這日早晨，七星鎭駛來了一輛黃篷馬車，直七星客棧門口停了下來，車後跟着四名黃衣大漢，如此氣派，當然引起鎭上的人們的意，紛紛猜測車中坐的究是何許人，客棧伙計迎上前去說棧中已住滿客人，但那四名漢似沒看到也沒聽到般挺立如故——

萬衆尋金熱　一語種火苗

車門緩緩開啓，從車上走下來的，是一名氣度雍容，面帶微笑的青年。

這青年穿的也是一身黃衣。

但同樣都是一身黃衣，穿在這青年身上與穿在那四名大漢身上，却帶給人一種完全不同的印象。

就像銅是黃的，金子也是黃的，你一眼便能加以分辨一樣。

葛大向後退出兩步，呆呆地站在那裏，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一名青衣漢子馬上塡補了他的位置。

這名青衣漢子是從客棧裏奔出來的，手裏擎着一把油紙傘，他快步上前，彎下腰幹道：「都收拾好了，公子請！」

他腰彎得像把弓，手上的紙傘，仍擎得挺直，連幌都沒有幌一下。

葛大眼睛突然瞪大，眼光中充滿難以置信之色。

因爲他認出這青衣漢子，正是「玉門三煞」中的老大「青衣煞神」趙得標，也是今天七星客棧，所有的客人之中，最最難伺候的一位大爺！

這位青衣煞神平時在客棧裏，頤指使，跋扈飛揚，什麼人也不放在眼裏，今却對這位黃衣青年卑躬屈膝，有如奴，這黃衣青年又是什麼身份呢？

黃衣青年向前走上一步，在離趙得不到兩尺之處站定。

趙得標趕緊向前遞出雨傘。

雨仍下得很大。

黃衣青年打不到雨了，但流蘇似的線，却沾着傘角沖下來，淋在趙得標的上。

趙得標馬上也變成了一隻落湯鷄。

但這位青衣煞神好像一些也不在乎，好像只要黃衣青年這樣站着，他即使陪淋到明天這個時候，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黃衣青年問道：「帖子都發出去了有？」

趙得標道：「都發出去了！」

黃衣青年道：「發出多少份？」

趙得標道：「二十八份。」

黃衣青年道：「會不會有遺漏？」

趙得標道：「等會兒公子可以看看名單，如有遺漏，我會叫老二和老三他們馬上補送。」

黃衣青年點點頭，又問道：「地點選定了沒有？」

趙得標道：「選定了。」

黃衣青年道：「什麼地方？」

趙得標道：「熱窩。」

黃衣青年皺了皺眉頭道：「地點選在那種地方，恐怕不大妥當吧？」

趙得標露出不安之色道：「是的……不過……鎭上我已到處打聽過了，除了這麼一處地方，似乎再沒有更合適的……」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已交代錢麻子，今天暫停營業一天，只要沒有閒人出入，就不會顯得太嘈雜了。」

黃衣青年沉吟了片刻道：「菜色能不能辦得齊？」

趙得標道：「酒菜都是照單子從省城運來的，配料一樣不缺。」

黃衣青年道：「廚子請的誰？」

趙得標道：「大司務是朱胖子，二司務是夏得海，三司務是鴻運樓的快三鏟楊聾子。」

黃衣青年嗯了一聲，似乎對這一部份還相當滿意。

他腳下開始移動，一面接着問道：「現在大概是什麼時辰了？」

趙得標側身讓路，緊緊跟在一旁，邊走邊答道：「剛交巳時不久，公子淨過手臉，換套衣服，休息一下，時間正好。」

兩人進了七星棧，四名黃衣漢子也跟了進去，只留下葛大還在那裏淋雨。

他似乎還在想：這位黃衣青年究竟是什麼人呢？

事實上，不知道這黃衣青年是誰的人，如今已是很少很少了！

×　　×

品刀大會第九天。

天下雨。

下雨天，沒有熱鬧可瞧，幹什麼消遣好呢？

當然是喝酒最好。

最好喝別人的酒！

世上偏偏就有這種如意事，當有些人正想到在這種天氣，弄點酒喝喝時，喝酒的機會居然找上門來了。

請客的主人是小孟嘗。小孟嘗吳才！

大紅請帖上只有時間，地點，以及「敬備菲酌，恭候光臨」。

爲什麼要請這一次客呢？

請帖上沒有說明，也沒有人會追究這一點，小孟嘗請客，就是小孟嘗請客，如果請客有原因，或是懷有目的，就不配稱小孟嘗了！

×　　×

張弟接到帖子，並不算意外。

因爲每一位刀客，都接到了一份，他如今也是活着的十二位刀客之一，當然應該排名貴賓名單中。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白天星居然也接到了一份！

他是以什麼身份被邀請的呢？

旋風刀張弟的師兄？

不過，無論怎麼說，這都是一種榮耀。所以，白天星一接到帖子，便決定赴會。他想吃省城裏朱胖子的八寶䊤子肉，已想得快要發瘋，如今天賜良機，豈容輕易錯過！

×　　×

午時正，熱鬧。

白天星和張弟到得不早也不遲。

二十八位客人，結果只來了二十五位。沒有赴會的三位客人是：少林百善大師，武當三絕道長，以及七星莊主七星刀廖三爺。

出家人當然不會參加這種酒肉之會。七星刀廖三則以事忙不克分身爲藉口，派總管虎胆賈勇爲代表。

二十五位客人，大部份都是熟面孔。

十一位刀客，冒牌一品刀，擎天居士，靈飛公子長孫弘，兩位黑鷹香主，鐵算盤錢如命，消魂娘子楊燕，再加一個虎胆賈勇，這些都是張弟認識的人。

毒影叟古無之居然也來了，但却沒見到那位黑鷹帮主江西流。

除了主人方面的小孟嘗吳才，以及玉門三煞之外，張弟沒有見過的人，只有三位。

這三張生面孔，白天星認不認識呢？

他們雖然被安排坐在一張桌子上，却沒有交談的機會。因爲這三個人，也跟他們坐的是一桌。

主人小孟嘗敬過第一杯酒，客人開始吃菜。

菜很豐富，也很精美。

吃喝得差不多了，有人開始交談，不知道是誰先提起的，大家的話題忽然轉到大悲老人那批遺物上去。

大悲老人身後遺留下來的，究竟是些什麼寶物呢？

談論的人很多，眞正知道的人，却沒有幾個。

於是有人提議向主人小孟嘗吳才請教，因爲大家都知道吳家和馬家過去是世交，關於這一方面，該較一般人清楚。

吳才落落大方的道：「小弟聽到的，也是傳聞，因爲家祖去世時，小弟年方三歲，如有謬誤之處，還請各位原諒。」

大廳中立刻靜了下來。

每個人都放下了杯筷，轉向主人那一席望去。

吳才清清喉嚨，接着道：「小弟所知道的寶物，除了一部武學秘笈外，共計是二十二件，這二十二件寶物，又分爲三大部份。」

沒有一個人岔口發問，大家都在等他繼續說下去。

吳才接下去道：「第一部份是名畫，共四件，爲三畫一照。」

錢如命忍不住問：「那照是什麼？」

吳才道：「人像寫照。」

錢如命道：「誰的人像？」

吳才道：「王嬙，漢明妃！」

大廳有人忍不住發出驚嘆之聲：「乖乖，別的不說，單是這幅艷妃畫像，該値多少啊！」

吳才微微一笑道：「無價之寶！這只是其中的一件，另外的二十一件，幾乎沒有一件不是價値連城。」

他端起酒來喝了一口，緩緩接下去道：「三圖是：唐人莫道玄的門神圖，梁元的春鹿圖，以及北齊劉殺鬼的門雀圖！」

這一次沒有人開口。

吳才道：「這三幅圖畫，以劉殺鬼的門雀圖最爲名貴。『見之以爲生，拂之方覺』——這是北齊帝對這幅畫的感嘆，這幅門雀圖筆力之深，蓋可想見！」

很多人都端起酒來喝了一口。

吳才道：「第二部是寫書，共九件。八件是王羲之，王獻之，父子二王的行書八式。二王的眞跡，目前京師的行情，是一幅紋銀五萬兩正！」

五八得四十。我的老天！

又有人端起酒來喝。

吳才道：「二王眞跡，固然名貴，但還不及另外一件稀罕。」

錢如命又問道：「除了這八件，另外一件是什麼？」

吳才道：「後漢左中郎，蔡邕的飛付體陳情表全文！」

有人在打酒呃。

有人喘氣。

吳才道：「第三部份，是異珍，也是九件。」

錢如命道：「什麼異珍？」

吳才道：「八劍一鏡！」

錢如命道：「八劍就是八把寶劍？」

吳才道：「是的，這八把寶劍，有八個不同的名稱。叫做：掩日，斷水，轉魄，懸剪，驚鯨，滅魂，却邪，貞剛。」

錢如命道：「這八把寶劍，是什麼地方來的？」

吳才道：「是越王勾踐命匠人取昆吾山之赤金煉成。」

錢如命道：「這八把劍有些什麼特別用處？」

吳才道：「『掩日』指日無光，『斷水』水開不合。『轉魄』可使蟾兔倒轉。『『懸剪』挂壁，飛鳥遊虫，觸之即墜，『驚鯨』佩身，泛海隱魚，水波不興。『滅魂』可降魑魅。『却邪』百毒不侵。『貞剛』鋒利無比，切金分玉，應手而開！」

錢如命道：「眞有這些靈異，一點也不誇張？」

吳才微微一笑道：「要如果沒有這些靈異，豈非與破銅爛鐵無異，又怎會被稱之爲寶貝？」

錢如命嘆了口氣，喃喃道：「我也不是一個貪心的人，這八把寶劍，我只要弄到一把，也就心滿意足了！」

大廳中仍然沒人開口。

錢如命想了想，又道：「你說八劍一鏡，那一鏡是面什麼鏡子？」

吳才也嘆了口氣道：「提起這面鏡，可說是寶中之寶。」

錢如命道：「哦？」

吳才道：「這面鏡子名叫盤龍鏡，爲殷代古物，於唐玄宗時發現，來源已不可考，鏡背鐫一蒼龍，盤踞作勢，栩栩如生，爲此鏡命名之由來。」

錢如命道：「這面鏡子有多大？」

吳才道：「高三尺四寸五分，寬九寸，高度寓三才四象五行之義，寬度象徵九州分野。」

錢如命道：「這樣一面鏡子，它的好

處在那裏？」

吳才道：「好處只有八個字：照之無物，意動象生！」

「照之無物，意動象生」？

大廳中更靜了，每個人似乎都在反覆品味着這兩句話。

最後，還是錢如命打破了沉寂道：「吳公子的意思，是不是說，站在這面鏡子前面的人，他心裏只要想到什麼，鏡面上便有什麼顯現出來？」

吳才點頭道：「不錯！」

錢如命忽然搖了搖頭道：「這種玩藝兒，既不能充飢，又不能止渴，老實說，我是一點興趣也沒有。」

吳才微微一笑道：「像這一類的珍寶，並不是每個人對它都有興趣，正如並不是每個人都對二王眞跡有興趣一樣。」

他又笑了一下道：「但你錢兄又何必一定要對它有興趣呢？你錢兄如果獲得了它，難道就不會把它交給對它有興趣的人，而換取一些你錢兄感興趣的東西？」

有人笑了！這是自主人述說大悲老人遺物以來，第一次聽到的笑聲。

聽到笑聲，氣氛就輕鬆了。

吳才舉起酒杯，又向客人們敬了一杯酒。

有人再度開始吃菜，可是，同樣一盤菜肴，滋味却似乎走了樣，沒有人再有先前那麼好的胃口了。

菜肴怎麼會變味的呢？

主人輕輕咳了一聲，大廳中又靜了下來，吳才眼光滿廳一掃，忽又微笑着道：「最近外界的傳言，在座諸位想必都已聽到了，兄弟一向不是一個歡喜聽信流言的人，但這一次却敢大胆的說一句：這不是謠言！」

他笑了笑，緩緩接着道：「兄弟不但相信有人已經取得了大悲老人的遺物，而且相信這個人目前已經來了七星鎭。」

他目光四下轉了轉，又笑了笑道：「更說不定，這個人就是兄弟今天的佳賓之一！」

如果每個人的目光都是一件兵刃，這時大廳中必然可以聽到一陣震耳的金鐵交鳴之聲。

因爲這時每個人都在望着別人。

四大公子之一的小孟嘗，絕不是一個信口開河的人。如果這位小孟嘗並非無的放矢，那麼這個人會是誰呢？

張弟望去的人是毒影叟古無之。

因爲白天星已將毒影叟昨天說的話，全告訴了他。他以爲毒影叟一定會爲小孟嘗補充一點，說出那把七星刀，也是大悲老人的遺物之一，如果毒影叟眞的說出來，七星刀廖三以後的日子就不好過了。

但出人意外的是，毒影叟居然神態自若，根本就不像要開口說話的樣子。

這使張弟大感迷惑。

他既不肯告訴小孟嘗吳才，爲何却要告訴白天星？

小孟嘗吳才對大悲老人的遺物知道得如此清楚，爲什麼獨獨會說漏了這把七星刀？

難道是故意說漏了的？

那又是爲了什麼？

無論毒影叟或是這位小孟嘗吳才，似乎都沒有要替七星刀廖三保守秘密的必要。難道這裏另有隱情？

如果這裏面另有隱情，那就得請教幾乎是無所不知的白天星了！

白天星正在吃肉。

䊤子肉！

䊤子肉的確是樣好菜，朱胖子做的䊤子肉，更是菜中一絕。

張弟暗中估計，白天星到目前爲止，至少已吃了四個人的份量，看樣子似乎仍然沒有罷手之意。

他們坐的是兩對面，中間隔着三個人——就是那三個張弟沒見過的陌生人。

白天星挾了一塊䊤子肉送入口中，忽然轉向他左邊的那人道：「你嚐嚐看，這肉味道眞不錯。」

那是個四十來歲的中年漢子，長方臉，高鼻樑，兩眼炯炯發光，一看便知道是個懷有上乘武功的高手。

那人笑笑道：「是的，我嚐過了，味道的確不錯。」

白天星緊接着道：「我忘了請教，兄台貴姓？」

那人道：「敝姓金。」

白天星道：「金雨金大俠？」

那人臉色微微一變，發怔道：「我們以前見過？」

白天星微笑道：「今天是第一次。」

那人疑惑地道：「那麼——」

白天星笑道：「武林中姓金的雖然不止一個，『星河倒瀉』則只有一位。閣下如非『星河倒瀉』金雨金大俠，又怎會接到小孟嘗的請帖？」

金雨一咦，也笑了起來道：「你老兄過獎了，這不過是吳公子抬舉而已！」

他精眸一轉，接着道：「我也忘了請教，兄台怎麼稱呼？」

白天星道：「白天星，黑白分明的白，天地的天，月亮星星的星。道兒上的朋友送了小弟一個外號『雙手刀客』！」

金雨道：「久仰，久仰。」

張弟却幾乎把剛喝進口中的一口酒噴了出來。

雙手刀客？新鮮！

別人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這還是第一次聽到這樣一個新鮮的外號。

白天星舉舉酒杯，忽然壓低了聲音道：「有一件很奇怪的事，不知金兄發覺到了沒有？」

金雨一哦道：「什麼事？」

白天星低聲道：「有好幾個人，應該是今天座上的賓客，不知道爲什麼沒有看到。」

金雨道：「那些人？」

白天星道：「譬如說：奪魂刀薛一飛，鐵三掌蔡龍，七絕拐吳明……」

張弟不覺一怔。

這三個人明明已經死了，白天星並不是不知道，如今却說這三人該來未來，又是在鬧什麼玄虛？

金雨漫不爲意地道：「那也沒有什麼稀奇，說不定是他們三位湊巧有事離開了，帖子沒有送到。」

白天星輕輕咳了一聲，以低得只有金雨才能聽到的聲音道：「但小弟可不是這

麼想。」

金雨道：「哦？」

白天星以更低的聲音接着道：「小弟覺得，無論誰在這時候離開七星鎮，都應該只有一個理由。」

金雨眨着眼皮道：「你是說——？」

白天星含蓄地笑笑道：「我說了什麼？我什麼也沒有說！」

他舉起杯子，稍稍提高聲音道：「來！我敬金兄一杯。」

金雨很不自然的陪他喝了一杯酒，忽然像想起什麼似的，啊了一聲道：「我得向主人告辭了！」

白天星道：「金兄怎不多喝幾杯？菜還沒有上全。」

金雨匆匆起身道：「不行，各位多喝幾杯，小弟有幾個朋友，今天要從省城來，必須先替他們找好落脚之處。」

他說着，走去向小孟嘗及玉門三煞告了罪，接着便由三煞送出大廳。

不一會，席散了，白天星以眼色將錢如命招去後院，不知嘀咕了幾句什麼話，錢如命接着也匆匆的走了。

等白天星再走出來時，張弟悄悄問道：「你在搞什麼鬼？」

白天星扮了個鬼臉，低低一笑道：「製造第一根骨頭！」

× ×

雨停了，空氣清新，令人神爽。

金雨走在雨後的大街上，深深地呼吸着雨後清新的空氣。

清新的空氣使他感到混亂。

他太興奮了。

他慢慢的向大街那一頭走過去，不時左右張望着兩旁的店面，像是在打量着有沒有合適的空房子，實際上他是在留意着有沒有人跟在後面。

他不歡喜殺人，尤其不歡喜在七星鎮殺人。

他不是殺人來的。

走過了長長的一段街面之後，他安心了，他很高興沒有人想到要嘗試他有如星河倒瀉般的暗器滋味。

× ×

金雨慢慢的走進了七星客棧。

剛走進去，又走出來。

進的是前門，出的是後門。

客棧後面是一條小河。

一陣驟雨，已使河水渾濁，金雨沿着河岸，慢慢的往回走，不一會又來到了熱窩。

熱窩的後門。

× ×

錢如命追到大街上時，已經失去金雨的踪影。

但這位鐵算盤一點也不感覺懊惱，在今天的七星鎮上，他絕不擔心一個人會逃出他的眼底。

從這條大街上走過去，如果他想打聽，至少有十個以上的人會告訴他金雨去了甚麼地方。

只是他暫時還不想驚動任何人。

快口烏八坐在文鬍子店裏吃麵，小孟嘗沒有發帖子給他，他只好吃自己的。

吃自己的，自由自在，心安理得。

他很滿意於自己目前所處的地位，也很滿意目前的收入，他是個很容易滿足的人。

錢如命在店門口停下來，他以筷子指指隔壁，錢如命點點頭走了。

隔壁是七星客棧。

這就是他今天要做的事，坐在這裏慢慢的吃，留意每一個進出七星客棧的人——尤其是星河倒瀉金雨。

× ×

燕娘走了，美鳳現在是熱窩裏最紅的清倌人。

美鳳正陪着三個客人打牌。

金雨推門進來，她喊了一聲金大爺，馬上起身讓出自己的位置。

金雨坐下去，美鳳伏在他肩頭上，她想看看金大爺的手氣。

金雨扭轉頭道：「美鳳，去外面削幾個梨子，讓大爺們解解渴，如果有人進來，先招呼一聲。」

美鳳出去了，坐在院子裏，慢慢的削梨，削好第一個，她自己喫了，她知道裏面的幾位大爺們並不是眞的想喫梨。

他們趕她出來，只是爲了說話方便。

燕娘是自己贖身走的，這事錢麻子沒有瞞她，因爲錢麻子希望她也能遇上這樣一位客人——好讓他一下賺進兩筆可觀的身價。

她的希望如今就寄托在這位金大爺的身上。

所以這位金大爺無論吩咐她做甚麼，她都不敢違背，這位金大爺才來了兩天，已在她身上花了一百多両銀子，她進熱窩二年多，還沒見過出手如此豪闊的客人。

只可惜她根本就不知道金大爺是個甚麼樣的人。

金雨其實並不好色。

金雨看中的，實際上並不是她的人，而是她的這個房間。

在熱窩裏你只要付出了錢麻子滿意的包銀，你便可以像在自己家裏一樣，在這個清倌人房間裏喝酒，打牌，聽曲子，招待朋友，而絕不會受到任何干擾。

這就是這位星河倒瀉金雨，雖然在七星客棧有了一個客房，同時又要把美鳳包下來的原因，爲了好在這裏密商大計。

金雨等美鳳離去後，又走去窗戶前，靜靜站立了片刻，才回到桌邊坐下。

坐在他對面的是惡花蜂梁强。

上首是一個瞎了一隻眼睛的藍衣老人，下首是一個臉如殭屍的褐衣中年漢子。

金雨緩緩掃了三人一眼道：「事情有點眉目了。」

藍衣老人和褐衣漢子都沒有開口。

只有惡花蜂梁强沉不住氣，眼中亮光一閃，搶着接口道：「是不是有人露了口風？」

金雨道：「是的。」

梁强又搶着道：「透露口風的這個人是誰？是『小孟嘗』吳才還是『毒影叟』古無之？」

金雨道：「都不是。」

梁强一怔道：「那麼是誰？」

金雨道：「是昨天你在艾鬍子店裏遇上的那個浪子。」

梁强又是一怔道：「是那——那小子說的話，你也相信？」

金雨緩緩接下去道：「在酒席上，這小子就坐在我的旁邊，當小孟嘗應衆人邀請，詳細說出了大悲老人遺物是些甚麼珍寶之後，這小子忽然借故跟我兜搭，暗示我今天有好幾個人應爲座上佳賓，可是竟然未見出現。他提到的三個人是：奪魂刀薛一飛，鐵三掌蔡龍，及七絕枴吳明！」

梁强眨眨眼皮，這次沒有發問。

金雨繼續說道：「我告訴他，這三人也許臨時因事離開了七星鎮，沒有接到帖子。」

梁强想開口，終又忍住。

金雨從容接着道：「小子聽我這樣解釋，忽然露出詭秘的笑容，用很低很低的聲音，說出了他的看法。小子的意思，今天已經來到七星鎮的人，應該不會無故突然離開，若是有人突然離開，無疑只有一個理由！」

梁强脫口道：「爲了大悲老人那批遺珍？」

金雨點點頭道：「是的，小子雖然沒有明說出來，但他想說的，顯然正是這個意思。」

梁强道：「你覺得小子這番話，的確不無道理？」

金雨道：「是的。」

梁强道：「換句話說：你認爲這是一樣寶貴的綫索，我們如想插足這批寶物，便得先找出這三個人的行踪？」

金雨道：「是的——這正是那小子希望我們走的一條路子！」

梁强呆了呆道：「金兄的意思，難道是說，那小子是在有意引誘我們上當？」

金雨朝藍衣老人呶呶下巴，輕輕嘿了一聲道：「你問問我們魚老好了！看今天七星鎮上，有沒有這種呆瓜，自己發現這樣重要的秘密，竟會偷偷告訴別人。」

惡花蜂梁强仔細一想，果然覺得世上沒有這樣便宜事，當下不禁恨恨地發狠道：「好個可惡的小子，居然敢拿大爺們開胃。哼！下次再給老子遇上了，不叫他小子好看才怪！」

被喊作魚老的藍衣老人輕輕咳了一聲道：「依金老弟看來，姓白的小子此舉用意何在？」

金雨忽然露出得意之色道：「小子這叫做『不打自招』！」

藍衣老人一哦道：「金老弟認爲這小子本身就是一條重要綫索？」

金雨點頭道：「不錯！」

他又望了三人一眼，緩緩接着道：「當時小孟嘗正說及獲得大悲老人遺珍的人可能已來了七星鎮，甚至可能就是今日的佳賓之一，小子竟於此時提起三個不在場的人，而將嫌疑以暗示的語氣，一古腦兒推去這三人身上，用意無疑只有一個！」

藍衣老人獨眼一亮，凝眸接口道：「以轉移別人的注意？」

金雨微微一笑道：「是的！小子暗示的技巧十分高明，時機把握得也很恰當。他小子似乎只忽略了一件事，沒有找對對象！」

藍衣老人點點頭，闔上眼皮，思索了片刻，然後又徐徐睜開那隻精芒閃閃的獨眼道：「下一步如何行動，你老弟打好腹稿沒有？」

金雨微笑着轉向下首那個臉如殭屍的褐衣漢子道：「下一步行動是我們弓兄的拿手好戲，底下就全瞧我們弓兄的了。」

褐衣漢子臉上浮起一絲比哭還要難看的笑容，像拉破鋸似的沙聲道：「你們等着瞧好了，碰上我弓無常，只能怪他小子運氣不好！」

× ×

白天星的運氣的確不太好。

半個時辰不到，連瘟三莊不算，第四莊的第一條牌，天門二點，上下門都是一點，他老兄兩張牌一翻，竟是虎頭跟黑九——癟十一副！

就是這副要命的癟十，使他第四莊的十両銀子，又一下泡了湯！

張弟一旁看得只皺眉頭。

他雖然知道白天星輸得起，但是，他總覺得，白花花的銀子，就這樣一堆一堆的送給別人，實在沒有一點意義。

可是，白天星却好像輸出了眞火，牌洗好砌好，又抓起骰子吼道：「下，下！快，快！」

枱面上零零星星的下了幾注，幾個下大注的，都叉着手，露出觀望之色。

白天星瞪着那幾個人道：「咦，等嗎？下呀！爲甚麼不落注？」

一個歪鼻樑的漢子拿眼角瞟着他道：「白頭兒這一莊推多少？」

白天星用骰子在枱面上敲了兩下道：「加莊，這一莊推五十両！」

那漢子皮笑肉不笑地道：「五十両在那裏？」

白天星漲紅了臉，轉向張弟頭一甩道：「去找錢麻子拿五十両銀子來！」

那些賭徒逆目而笑。向錢麻子借銀子？這倒眞是一件奇聞！

七星鎮上，人人知道，錢麻子是隻鐵公鷄。要命有一條，借錢免談。如今這小子居然想到要向錢麻子借銀子翻本，豈非異想天開？

張弟臉也紅了，期期地道：「這裏天天有得賭，你今天喝多了酒，手氣又不順，早點歇歇，明天再來，不也一樣？」

白天星沉下面孔道：「你嚕囌個甚麼勁兒？叫你去，你就去。」

張弟仍然站着不動，不知所措地道：「可是……可是……」

白天星道：「你怕借不到？」

張弟低低地道：「你也說過，錢麻子這個人，在銀錢方面，一向頂眞得很，我向他開了口，萬一……萬一……」

白天星手一揮道：「去，去，我保你不會碰釘子就是了！」

張弟見他堅決不肯歇手，只好皺着眉頭，帶着一萬個不願意，向後院走去。

說也奇怪，張弟去沒多久，居然提來了一袋碎銀！

那些賭徒一個個眼睛瞪得像銅鈴，暗暗稱奇不置。這小子眞有辦法，連錢麻子的銀子都能借得到？了不起，了不起！

白天星把一袋碎銀，花啦一聲，倒在枱子上，一面轉頭向張弟笑笑道：「我說借得到，就借得到，現在相信了吧？」

張弟板着臉，一聲不響。

那個歪鼻樑的漢子道：「白頭兒有銀子存在錢麻子那裏？」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長嘯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岳懷冰再次爲雪山少女所救，甦醒後，雪山少女和雪山鶴對他坦陳身世，岳懷冰知他兄妹原名尉遲鵬、尉遲幽靑，他們原是劍道世家，依據其先祖遺言，岳懷冰也是他們同道中人，至是他們便以兄妹相稱。那晚岳懷冰回到冷香閣，正在感懷往事之際，驀見靈珠閃身進來，向岳懷冰諸多誘引，見岳懷冰不爲所動，她又咽泣求愛，更且投懷送抱，櫻口微張，竟發出一股奇妙吸力，岳懷冰總算有極深內功基礎，一發覺情態不對，頓即鎮定心神，以無比內力，首先控制着丹田的元氣——



這本是纏綿悱惻的一刻，却也是驚心奪魄的一刹——

兩個人糾纏在地上厮滾着。

驀地「冷香閣」的兩扇大門霍地敞開來——

面前人影一閃，一人用着沙啞的聲音低叱道：「賤丫頭，掌嘴！」

說到「掌嘴」二字時，一隻蒲扇大的巴掌，已經結結實實的打在了靈珠臉上！

這一掌打的可眞是不輕！

石靈珠尖叫了一聲，球也似的摔了出去！

岳懷冰一時間如同當頭一聲棒喝，驚怔在當場！

他雖然仗着內功深厚，未曾被靈珠吸去了元陽眞氣，可是却也因爲運功抗拒過鉅，顯得疲憊不堪！

房子裏多了一個人——蒼鬚奴！

只見他鬚眉皆張，臉色漲成了猪肝顏色。

忽地他撲了過去，拳掌交加之下，靈珠被打得慘叫着滿地翻滾不已。

刹時間，她已是面目全非，原本俏麗的一張臉，變得面青唇腫，慘不忍睹——

「爺爺——爺爺——」

她痛楚着撲到了蒼鬚奴面前，緊緊的抱住了蒼鬚奴的兩條腿，全身劇烈的戰瑟着！

「爺爺……」

「爺爺，你打死我吧……」

險爲苦海客　慨作護花人

蒼鬚奴仍然如前，像是瘋狂的揮着拳頭，可是在靈珠可憐的飲泣聲中，他終於軟了下來。

靈珠却已遍體青腫，萎頓的倒在了地上。

「妳……」蒼鬚奴用手指着她，氣得全身發抖的道：「丫頭……妳當眞是想死麼？」

靈珠無力的翻着眼睛，她青腫的眼角，汩汩的淌着淚水！

「爺爺……爺爺，我不知道我是在做些什麼……」

「妳在作孽！作孽！」

「那末，殺了……我吧！」

蒼鬚奴咬了一下牙，右手二指向外一指，只見指梢間白光一現，出來一道尺許長短的純白光華。

這道白光一經出手，闔室內立時泛出了一陣陰森森冷風，侵襲得人毛髮聳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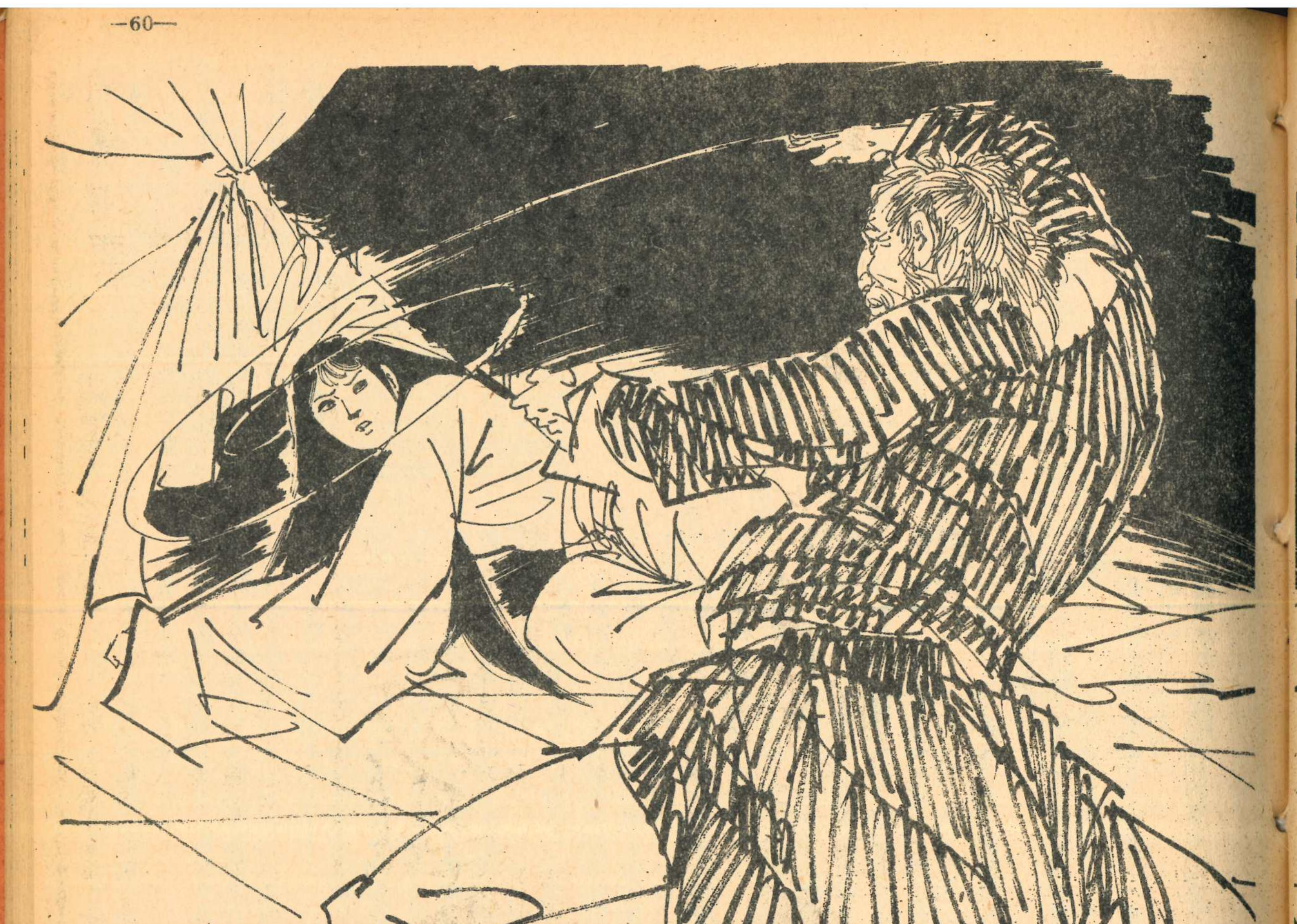
說時遲，那時快！

就在岳懷冰尚未看清那件物件的眞實形象之前，那道白光，已然飛到靈珠的面前——

刹時間，靈珠面色慘變！

原來蒼鬚奴在冷魂谷，歷事三代，平素又勤以練功，劍術早已大成。

這近尺許白光，正是其本身修煉的一口飛劍，劍名「太白清風」，收之藏芥子，出之瀰六合，一經出手殺人於百里外，猶如探囊取物！



靈珠目睹着爺爺竟然猝然發出飛劍，欲取自己性命，那能不魂飛魄散？尖叫一聲，幾乎嚇昏了過去！

然而蒼鬚奴豈能眞的忍心向她下手？劍光一吐，如銀蛇出穴，眼看着已向靈珠頸項間繞到，忽的却停住不動！

岳懷冰這時已經坐起。

一切事發生得那麼突然，眞令他不及思索！

他這時才霍然的發覺到，那尺許白光之間，緊緊包裹着的敢情是一口光華燦爛的短劍，劍身純白，銀芒四吐，看上去端的是鋒刃已極！

蒼鬚奴的手指顯然控制着這口劍的運行——他無疑的正陷於痛苦抉擇之間！

空中的小劍，婆娑的顫抖着，時進又退，乍伸又縮。

靈珠忽然翻身跪地，長長的秀髮一垂至地。

她只是痛苦的泣着，鼻涕，眼淚交加滴洒不已。

鐵石心腸的人，也將爲之軟化！

蒼鬚奴發出了一聲喟然長嘆——就在這聲嘆息的尾聲裏，那口凌空停住的短劍，忽然緩緩的向後收了回來。

岳懷冰注意那口短劍越收越小，不過變成了寸許長短，突地一縮，已沒入蒼鬚奴衣袖之內！

石靈珠死中逃得活命，臉色變得異樣的蒼白，她抖顫顫的站起身來，偏過頭來看向岳懷冰，抽搐着，竟然泣出聲來！

蒼鬚奴這才上前，走向岳懷冰深深一拜道：「岳相公……老奴如果來遲一步，後果眞是不堪設想……相公無恙否？」

岳懷冰搖搖頭道：「老丈放心，總算還沒有什麼大碍！唉——」

這件事，想起來總是件遺憾！

現在，岳懷冰甚至於連看靈珠一眼，也覺得有點不大好意思！

他眞是做夢也想不到，靈珠竟然會是這樣的一個人！這些如果只由她外表上看起來，是無論如何也猜想不透的！

他也不知道再說些什麼才好！

蒼鬚奴長嘆一聲道：「不瞞相公說，老奴日下只此一個孫女兒，對她不免嬌寵了一些，要按她今日所爲，眞是死有餘辜，只是……」

說到這裏，忍不住又長嘆了一聲，滿臉悔恨懊喪模樣！

岳懷冰苦笑道：「令孫女這種行爲，實在太可怕了，老丈似應設法早日爲她醫治才好！」

蒼鬚奴怒聲的道：「岳相公有所不知，這種病，起於生具的天性，非藥石可以奏效！」

「莫非一任她如此，就無藥可治？」

「這要看她的造化了，紅梅閣子午二時的兩極光，對她至爲有益，只是這丫頭好逸惡勞……」

邊說，他邊自老淚滂沱直下！

「老奴爲她眞是吃盡了苦頭，已歷刼受苦了一個甲子，看來還要繼續下去！」

靈珠聽爺爺說到這裏，一時不禁又哭出聲來。

岳懷冰心裏十分担心，因爲這「冷香閣」與主人兄妹所下榻的「聽雷閣」黃色

石屋，距離很近，這般的哭鬧下去，很難不叫尉遲兄妹所聽見，一旦再出興師問罪，靈珠的下場可就很難想像了。

他心裏有了這層顧慮，不免四下裏多看了幾眼，蒼鬚奴頓時明白了他的意思。

「岳相公不必爲驚動敝家主而担心，老奴來時已事先設下了禁制，這裏一切，可聲不出戶，主人兄妹萬萬不會驚動！」

岳懷冰心裏才算放了下來！

蒼鬚奴道：「這件事如果爲小姐知道，只怕老奴亦脫不了祖宗的家法，三年面壁之苦是少不了的，至於靈珠更不知如何了……老奴吃些苦頭倒無所謂，只怕這三年來這個丫頭將落成何等模樣，也許就此形神俱滅，落得永世不可超身，那可就太也悲慘了！

「……所以！老奴是求相公務必代爲守口才好！」

岳懷冰既知一切，對於靈珠非但不再懷恨，却潛生出無比同情——

話雖如此，對於她的這種怪異稟性，自然是深深的留下了戒心！

他畧一考慮，遂即點頭道：「老丈放心，這件事到此爲止，後輩絕不會在主人兄妹前吐露任何消息！你大可放心！」

蒼鬚奴臉上頓生無限感激——

他面色一沉，看向靈珠道：「還不謝過岳相公？」

靈珠淚光婆娑的姍姍拜倒，道：「相公……」

才說了兩個字遂即忍不住痛泣出聲！

「靈珠——妳回去吧，這地方今後妳可千萬不要再來了！」他無限同情的嘆息了一聲，道：「在下來此是客，實在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幫助妳——如能爲妳畧盡微力，助妳復元，我一定樂意這麼做！」

靈珠只是哭，不發一語。

可是蒼鬚奴却臉上帶出了極度喜色，他注視着岳懷冰道：「相公可是眞的？」

「當然是眞的！」

「那麼老奴先謝謝相公了！」

說着深深向着岳懷冰拜了一拜道：「相公未來之前，老奴早已算知冷魂谷將有貴人吉星降臨，後來試以星卦中吉人的生產年月試與相公的八字一對証，竟然十分脗合，看來冷魂谷未來的這些劫數，全靠相公吉人來解救了！」

這番話，岳懷冰大是不解。

蒼鬚奴道：「有些話老奴限於身份。不能多說，也不便多說……總之相公住上些時候也就知道了！」

岳懷冰怔了一下，道：「莫非說冷魂谷還有甚麼外敵覦覬不成？」——

他剛剛說了這句話，就立刻覺出來十分荒唐，因爲冷魂谷主人兄妹已是近乎劍仙中人，甚麼人敢有此胆量來此滋事？

可是蒼鬚奴聽在耳中，却並未表示異意，他臉上帶着很含蓄的樣子，笑了笑不願深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岳相公，有些事情是難以預料的！」

他二人只顧了說話，却把靈珠冷落在一邊！

蒼鬚奴長嘆一聲道：「夜深了，相公休息吧！」

岳懷冰欠身相送！

蒼鬚奴看看女兒，臉上生出一片惻然，又回過臉來向岳懷冰說道：「從今以後，老奴定加嚴格約束，相公大可放心——噢……」

他探手入懷，摸出了一隻雕鑿着幾個人形骷髏的白色的鐲子，遞與岳懷冰道：「這還是老主人在時，送與老奴的一件降魔法器，老奴年事已高，又從來不曾惹事生非，留着它也是無用，因感於相公對愚祖孫破格相待，以此轉贈，敬請相公收下吧！」

岳懷冰尚在猶豫，蒼鬚奴却以之塞入其懷中道：「相公收下吧，以後也許還用得着——」

「那……後輩就拜收了！」

「相公不要這麼說，愚祖孫日後拜領相公之處正多，區區之物，算不得甚麼，這枚環子名叫『雙相環』，其上骷髏原是雪山下早年兩個妖道，因爲作惡太多，爲老主人收入環內，以之對付惡魔外道可收同惡相濟之功，用時只須口喚『必』『嘛』二字，將此環向空中一拋自有妙用，相公切莫輕易施展，如非是魔道大敵，萬萬不可施出，否則自身却更受害，切忌，切忌！」

岳懷冰一來好奇，三來爲人恭謹，當下把對方所說的話一一記在了心裏。

蒼鬚奴這時才四下各自指了一指，撤去了眼前隔音瀰障——

三人又重新向着岳懷冰拜了一拜，當下靈珠在前，蒼鬚奴在後相繼縱出不見！

岳懷冰見三人去後，想起了前番遭遇，仍然由不住有些毛髮聳然！

再看蒼鬚奴所留下贈送自己的那個白色鐲子，說重不重，說輕不輕，其色灰白，看來像是人骨所鑿，其上有一層灰濛濛的光華，不看尚可，久看却覺得眼睛有些不舒服，彷彿頭有些發昏。

到底是件甚麼東西，是否如蒼鬚奴所說的有此妙用，可就不知道了，對方既以此情重相贈，他也就愼重收下來！

他心裏有種感慨，經過此一番事件之後，他的心情顯得異常的沉重！

他已經在慢慢開始瞭解這家人了，而且體會到自己的存在，似乎對於冷魂谷今後有着某種的關聯，至於將是一種甚麼樣的關聯，他可就想不通了。

× ×

對於摘星堡的堡主沈海月來說，這個突如其來的發展實在是太離奇了。

離奇得簡直使他難以想像。

本來可以輕而易舉的殺死岳懷冰，可是似乎上天早已爲這件事而安排好了一般，竟然會在最重要的時候出現了這個女煞星！

隱居摘星堡以來，沈海月天不怕地不怕，惟獨對於後山所居住的兄妹二人怕到了極點。

因爲他知道那裏的人，是隱居雪山已有數代的前朝遺民，而且知道這類人所修煉的是武林中目前視爲荒謬怪誕玄學的劍術——是所謂的劍仙人物！

是以，沈海月在一經証實之後，對於尉遲兄妹從一開始就深具戒心！

非但是他本人如此，而且，他三令五申的告誡他摘星堡手下的門人，任何人不

得擅入後山「萬松峯」一步。

多年來，他們遵守着這個規定——當然中途也曾經有過極少次數例外。

譬如說，沈海月的女兒沈雁容就常常的不遵守這次約定的諾言，她時常的背着父親潛入後山遊玩！

似乎只有她有這個特權！

奇怪的是尉遲兄妹從來並沒有引起責難——

沈家的大管事「藍衫」葛二郎也曾偸偸潛入過後山，但是他的情形可就不一樣了。

有一次他潛入後山，被尉遲鵬抓住了，差一點要了他的命，自此以後，摘星堡的人才算深具戒心，如非特別的急難大故，絕不敢擅越後山雷池一步！

只有沈雁容有這個特權——但是她並不知道！

也許正如雪山玉女尉遲青幽所說的，僅僅限於她對沈雁容有「好感」而已！

× ×

沈海月負傷轉回之後！

摘星堡內除了幾個特殊重要的人物之外，其他大部份的人都不知道堡主負了傷——負了重傷！

現在看起來，他顯然是異常的憔悴！

在他所下榻的「五星中宮」之內，此刻四簾齊下，室內只保持着微弱的光！

光的程度，僅能够使人彼此互見，這樣就够了。

因爲沈堡主不願意讓他手下的人，看見他負傷憔悴的模樣——卽使是他最親信的人也不例外！

現在堡內的管事「藍衫」葛二郎正自站在他面前。

二人正在答話！

沈堡主嘆息着道：「我三年築基，眼看着劍術將成，想不到竟然會落得如此下塲！——」

他是那麼的傷感——

深深的埋下頭去，用一方帕子掩着口，那麼深沉的咳嗽着！

空氣沉了下來！

「堡主的意思……？」

「唉！」沈海月畧帶責備的道：「這件事我們做的實在太過於莽撞，你和我一樣！想得過於天眞。」

「我不明白堡主的意思……？」

「你我應該知道，對方是何等人物，甚麼事情還能有不知道的麼？」

他眼睛畧似責備的看向葛二郎道：「你我昔日的行動對方瞭若指掌，姓岳的小輩偌大的一個人，在萬松坡一住兩年，對方豈有不知之理？他們既然能容許他住在萬松坡一住兩年，可見得彼此間有了緣份——我們又何必自討苦吃！」

言下頻頻冷笑，聲聲太息！

葛二郎咬牙切齒道：「這個丫頭也欺人太甚了，君子報仇三年不晚，堡主，我們摘星堡如今聲望已非常高，在江湖上號召個五七百人還不算個難事，我們就跟他們來個硬的！」

「哼哼……」

沈海月是由鼻子裏發出來的笑聲。

葛二郎頓時就知道自己說錯話了。

「二郎！你應該想到對方是甚麼樣的人物！」他冷笑着道：「我不妨明白的告訴你，這兄妹兩個男的我不知道，可是那個女的，已是劍仙中人！」

「劍……仙中……人？」

「不錯！」沈海月道：「也許她的功力尚未能達到身劍合一，出入青冥的地步，可是飛劍已成，而且功力相當的深！」

「堡主不是也在硏習劍術麼？」

「不要……談了……」

提起來就傷心！

沈海月只用一個深沉的苦笑，代替了他的答覆。

葛二郎氣忿的道：「那麼，莫非就這麼算了不成？」

「當然不能這麼就算了！」

「堡主的意思——？」

「當年我們五兄弟，如今只剩下二人——」他恨恨的道：「老三『煉魂刀』雲中令，老四『金鈴小瘟侯』夏侯忠，以及老五『飛流星』貫大野都先後死了！

「老實說！」他咬了一下牙道：「這三個人死不死都沒有甚麼大作爲，只是我心裏始終懷念着的一個人，却一直不見他來！」

「堡主指的是——？」

「是我拜兄『龍捲風』鮑千里！」

「鮑大爺不是聽說已經出了家……」

「不錯，我們兄弟五人當中，他的悟性最高，功夫也最深！」

「比之堡主如何？」

「現在是不知道，當年，是比我强得多！」

說到這裏，他頓了一下道：「——我開始習劍術的思想，就是他疏導我的！

「這麼說，鮑爺如今也必是劍術中

了？」

「我也是這麼在想！」沈海月振作精神，說道：「現在我心裏亂得很，千

萬緒……除了本身必須要在極短的時間

調養傷勢，此外，內外的防務，更不能

須臾大意！」

「這一點堡主大可放心，我早已吩

下去了！」

「摘星堡的五座宮堡，必須改變五

的方位，我也由卽日起，移居向地室，

外通下山下之五處秘道，暫時要關閉四

，僅留通向中宮之一處！」

他的思維的確很織密，設想得極爲

到！

「藍衫」葛二郎點頭答應着，心裏

於堡主的安排十分折服！

沈海月這時才開始吐露出他內心最

心的問題。

「二郎！以你看那個姓岳的小輩

否會猝然聯合後山兄妹向我們出手？

「這個我看還不至於！」

沈海月點點頭道：「我想也不至於

否則的話，昨天，那個丫頭大可取我

——話雖如此，我却不能不預防萬一

「堡主是想……？」

「二郎，我想讓你去找一個人！

「堡主請吩咐！」

「離此七百里，也就是雪山邊角

有一處叫『白金嶺』地方，你可知道

「我記得曾經同着堡主去過一次

「不錯，你記得上次我們是去幹

的？」

「看一個……人，好像是吧！」

「看誰？」

「好像是山上的一個老隱士！」

「不錯！」沈海月道：「這一次我希望你就去看這一個人！而且務必要把他請來！」

「堡主，這個人是誰？」

「無相居士！」

「啊！他就是無相居士！」

沈海月嘆了一聲，道：「如果他肯出山助我一臂之力，也許還可以與後山兄妹分一雌雄，否則……」

他苦笑了一下又道：「我們就只有被迫離開摘星堡了！」

「藍衫」葛二郎的臉，一下子就膠住了。

過了一會兒，他才肯定的道：「堡主放心，這件事我一定要盡力辦好，無論如何也要把他老人家請來！」

「只怕很難……」

沈海月絲毫也不抱持樂觀的說道：「——當年我與這位異人的遇合，純係巧合，承他大恩，傳了我劍術入門功夫，他曾與我說過，我與他之間，只有百日的緣份，過了百日之後，只怕當面相見，他也不會再認識我這個人了！」

葛二郎一怔道：「堡主這麼說……豈非去也白去了？」

「不然！」沈海月臉上現出一絲陰沉的苦笑道：「當日居士說過這番話後，我就留下了深心……是以傳授劍術之時，我刻意用心，日夜不休，僅僅只用了七十日的時間，已把入門功夫學會在心！即時告別，是以及今想來，尚有三十天的緣份沒有用完，現在正可派上用場，只是這類異人他若找你，容易的很，你若找他往往不得其門而入！」

「藍衫」葛二郎道：「此事關係本堡生死存亡至大，就是排除萬難，我也要找到他老人家！」

話方說到這裏，遂即聽得室外傳來一聲極其悅耳的木魚之聲！

遂見石門開處，摘星堡弟子項强大步進入。

項强與柳飛在摘星堡雖然身份並不高，可是由於受堡主器重，所以常常可以自由出入。

這時項强極其恭敬的抱拳道：「啓禀堡主，有一出家僧人求見！」

沈海月尚未發話——

葛二郎搶先道：「堡主玉體違和，不見外客，打發他走也就是了！」

項强苦笑道：「總管，這個和尚武功非比等閒，本堡弟子只怕……」

「隨我來！」葛二郎怒匆匆的閃身而出。

項强緊緊在他身後跟着。

二人步出中宮之外，遠遠的葛二郎可就看見一個高大的老和尚，遠遠立在亭子裏。

那和尚一身杏色袈裟，足踏草鞋，頭上却戴着一個窄帽沿的青色僧帽，一身衣衫被巨風吹得飄飄忽忽。

和尚左手抱着一個紅色大木魚，右手却持着一根魚籤，這兩件傢伙，看上去份量可是不輕。

「藍衫」葛二郎遠遠只看了一眼，即知這來人不是好相與，當下合十一拜道：「大師父有勞久待，失敬，失敬！」

一面說着，已快步來到那和尚面前。

老和尚豎起一隻右掌，朗聲說道：「阿彌陀佛，怎麼貴堡主不肯接納這個出家人麼？」

葛二郎含笑道：「敝上日理萬幾，又當坐關之際，是以……」

老和尚嘿嘿一笑道：「什麼坐關不坐關，依着老衲看來，你們堡主八成是受了傷了！」

葛二郎頓時一怔，立時現出怒容道：「大師父休得信口雌黃，這摘星堡可不是外人隨便可以來撒野的地方！」

「哈哈……」

老和尚發出了洪鐘般的笑聲，笑聲一歛，道：「無量佛，南無阿彌陀佛——出家人不打誑語，貴堡主是否受了傷，自己心裏有數，老衲雖是出家人，但是與他卻有過一段宿緣——」

話聲微頓，嘆息一聲，道：「也罷，貴管家速速去通報一聲，就說老衲痛禪來訪，為的是與他了斷一件私事，他如真不接納，老衲撥頭就走！」

冷冷一笑，大和尚手中魚籤「篤！篤！」一連敲了兩下，道：「當年五馬結風塵，今夕風雨故人情！」

這兩句話，衷氣十足，出自老和尚的嘴，當真是聲震四方。

他這裏話聲方一出口，但只見中間廳門倏地敞開，主人「摘星老人」沈海月已經現身而出。

沈海月既已現身，葛三郎自動的退

一旁。

僧俗二人目光對看着——

足足有一相當長的時間，誰也沒

話。

沈海月向前邁進了幾步。

和尚雙手合十。

一綫喜悅閃爍自沈海月臉上——

「是鮑……大哥——？」

「阿彌陀佛！」和尚喧着佛號，

：「沈老二，你雖從道，老衲歸佛，

來我們仍然都還是三清教下的人呀，

壽佛——」

「無量壽佛——」他特別提起了

「壽」字，使得沈海月忽然憶及了自

壽誕之日。

原本是大喜之事，可是現今思之

大有感傷，他苦笑了一下。

面前人不是外人，乃當年風雨裏

涯，刀尖上玩性命，結夥落草為寇的

哥兒們——

「五魁首」的老大和老二。

大和尚也就是「五魁首」的老大

捲風」鮑千里。

歲月匆匆，彼此間最少有十年沒

面了。

沈海月踉蹌着上前了兩步，雙手

的抓住了和尚的肩頭，激動的叫道：

哥……」

「老二——裏面說話去！」

身為一堡之主，沈海月陡然體會到

己的失態，點頭含笑道：「是是……

太……」

他目光一看身側的葛，項二人。

葛二郎，項强當然也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當他們發覺到來人竟然是堡主素日所敬仰懷念的昔日拜兄「龍捲風」鮑千里時，當真是驚喜不置，當時雙雙上前行禮參拜。

和尚退身不迭，目注沈海月，道：「堡主你我有要事相商，宜避俗為宜。」

「是！是！」

沈海月轉向葛二郎說道：「你可聽見了？」

「遵命！」葛二郎臉上很掛不住，因為以他今日在堡裏的身份，幾乎已可與堡主平起平坐，事無鉅細也從不曾瞞過他。

想不到來人這個和尚，卻並未把他看在眼中，當然使他很難堪。

當然，「龍捲風」鮑千里的大名他卻是久仰了，知道是一個不易招惹的人物，雖然如今已皈依佛門，可是那襲袈裟裏面的人心，卻是難以猜測得很。

沈海月和痛禪和尚互相瞪視，足有盞茶時光，誰也沒有說話。

葛二郎，項强遵囑退出。

沈海月上前深深一拜道：「小弟參見大哥——」

「唉——」大和尚揹臂一迎，架住了他的身子——

「老二，你的事我都知道，我們進去說話。」

沈海月點點頭笑道：「大哥來了，總能拿個主意，請！」

二人步入五宮軒中的中宮——也就是平日沈海月下榻之處。

鮑千里一雙虎目四下看了一眼，冷冷的道：「老衲久聞你雪山煉劍，已有了幾分長進，料必鼠子無知，定當喪生你手，誰又知道……？」

沈海月一驚道：「大哥說的是那個姓岳的小輩？」

「無量佛——善哉，善哉！」鮑千里一隻手掐着前胸滾圓滾圓的一串念珠，原本慈祥目光裏，現出了一片罕見的殺機。

出家人極不易妄動無名，況乎鮑千里皈依有年，本已是古井無波，心如枯木死灰，想不到亦會衝動至此，可見「仇」人深矣。

「佛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鮑千里道：「老衲三月驚禪，已參出了大事不妙，是以佛前違誓，破例的出山，想不到……」

「大哥如今佛號怎麼稱呼？」

「衲號『痛禪』，皆因痛悲當年事，才定了這個佛號，誰知仍是丟不下這個破爛包袱！」

他說話時，眉頭頻頻眨動，一副痛苦模樣。

「大哥如今在那裏掛單？」

「山左白雲寺。」

「何不移來弟處？」

「如此不好！」

他也說出何以不好？沈海月却已似

心有靈犀」心裏明白。

「這麼說大哥對於岳家孽子之事知

甚詳了？」

「阿彌陀佛！」痛禪口喧佛號道：

一知半解！」

「大哥的意思是……？」

「二弟！」痛禪眸子光采灼灼的

向沈海月道：「追溯當年事，二弟你

三老四老五，應該是罪魁禍首，老衲

黑鍋揹得太也冤了！」

說到這裏，眸子微微下垂，不勝

唏吁。

「大哥——」沈海月低下眉頭道：

我也是受了老三老四老五的連累啊！

「但是你到底知法！」

「我……」

「老衲却是始終被蒙在鼓裏！太

了……太過份了……岳恩兄之死，你

弟怎能辭咎？」

「大哥！」沈海月目含痛淚的道

這件事我曾盡力補救……但是岳羣却

所動，以至於……」

「事已至此，說這些也已無用！

禪大師道：「你我俱已是跳出凡塵之

無論如何不能牽累其中！」

「還有老三他們哥三個，死得也

了！」

「他們是罪有應得！」

痛禪低下眉頭，又自喧了一聲佛號，冷冷笑道：「其實你可以救他們的……是與不是？」

「這個……」

「你爲什麼不救？」

「大哥……我實是無能爲力！」

「哈哈……」痛禪狂笑了一聲，道：「一派胡言，二弟，你我這多年來的修爲，不可否認靈性上已有幾分修爲，二弟，你是言不由衷！」

沈海月嘆息一聲，汗顏的道：「大哥所言極是！」

「老衲何嘗不是如此——二弟，老衲皈依佛門之日，曾有詩一首——」遂卽吟哦道：

[illegible]日輪挽作鏡，海水挹作盆。
照我忠義胆，浴我法遲魂。
九死心不愧，塵劫顧尤存。
爲檄虛空界，何人共此輪？」

他微微閉上了眸子，似乎兀自憧憬着當初爲詩時的至誠和決心，兩行淚水，終於淌了下來。

沈海月喟然一嘆道：「大哥是可跳出此是非圈外這件事由我來自繫自解吧！」

痛禪搖搖頭道：「要是能跳得出，老衲早就跳了，實在對你說吧，三弟四弟被殺之日老衲曾作壁上觀，而袖手不管！」

「大哥這——這太……過份了吧？」

痛禪冷笑道：「他三人忌辰，時，地，人皆入老衲事先之數，絲毫不謬，老衲如有所干預反遭不測，與事更加無補！」

「但是大哥……你我五人當年之情……你又何忍……」

「你又何忍呢？」

「我……」

「二弟，你且看來！」

痛禪大師邊說邊由懷內取出了一面黑色玉盤，盤上刻有甚爲清晰的八卦綫條，却有一根白色的骨針，橫貫在玉盤當中。

黑盤一轉動時，那根骨針也就婆娑動移。

沈海月頷首道：「多年不見，大哥法力無邊，竟然精於『五行神針』之術？」

「老衲習此術已多年，尙只能七分見準！」

沈海月一笑道：「小弟可助大哥一臂之力！」

「噢——」痛禪目光看向他，微微作喜，道：「那就太好了——」

說時盤移針動，二人目光皆注視玉盤之內。

痛禪大師道：「以此針指示，二弟當可知此行吉凶。」

沈海月頻頻點首道：「盤中這五點金星……莫非就是你我兄弟？」

「然——」老和尙「嘩啦！」的移動了一下，却見五星中三星已黯，唯剩二星閃閃作光——

二星中，其中一晦一明。

痛禪手背向那顆較爲晦黯的道：「這是你——」指向那顆光華閃亮的道：「這是老衲！」

沈海月嘆了一聲道：「眞神也！」

痛禪大師道：「是以二弟你蒙禍之時，老衲已由此五行針上察知，但確定有驚無險後才爲安心！」

說到這裏，他微微一頓道：「可是老三他們就不然了，你且看來！」

邊說他邊自搖動着手中玉盤，往下用力一按，突地張嘴噴出一口白氣，叱了聲：「速疾！」

玉盤上黑光一現，卽見無數跳動的金星黑點，前見五點金星亦在其中。

却有一顆超大的巨星，魚游於那五點金星之中，大星過處，五顆小星卽處處廻避。

沈海月惻然道：「此人是誰？怎地如此兇悍？」

「岳懷冰！」痛禪嘆息着道：「五行相配合，該當此子得到大運夫復奈何？」

話聲未完，卽見大星過處，已陸續的撞碎了三顆小星，待撞向第四顆星時，却有一道光華閃爍的白光，由側面穿出。

那道白光，在玉盤上出現時，不過一閃而逝，細若遊絲，可是却十分清晰。

刹時間，那第四顆星遂卽受了劍傷，變得光采黯然。

看到這裏，沈海月本能的身上起了一陣子反應，足下向後踉蹌一步。

痛禪和尙分出一手，用力的握住了他的手腕子，沈海月才得心神鎭定。

二人繼續視向盤內，遂見那道前現的白色光綫此刻緩緩移回，却向着那個巨大的金星包繞過去，一星一綫，遂卽不見。

沈海月看到這裏，嘆息了一聲，道：「岳小輩不死，終成大禍，大哥，一切遭遇，方才俱已在卦上顯出，看來姓岳的得後山兄妹袒護似已成定局了！」

「老衲正爲此事而愁！」

他手中玉盤連連幌動，前見各種[illegible]，俱已消失，唯見一幢金色光華，高[illegible]於玉盤上方。

痛禪伸出一根手指，指向那幢金[illegible]：「這就是你所謂後山兄妹的居處，[illegible]塊洞天福地，不利於金兵之伐，已無[illegible]疑。」

沈海月苦笑了一下，沒有說話。

痛禪和尙面頰上一片凄凉，道：[illegible]二，對於後山兄妹，你知道多少？」

沈海月納悶的道：「只知道爲一[illegible]世家，別的却不大清楚了。」

「莫非他兄妹的姓氏你也不知？[illegible]

「……」沈海月苦笑着頻頻搖頭

痛禪鼻子哼了一聲，道：「老衲[illegible]知一二！」

痛禪雙手合十道：「無量佛，尉[illegible]家，係仙道中人，佛道歸旨爲一，老[illegible]不應洩露此一家人底細，只是對方包[illegible]足以毀滅你我的禍心……老衲被迫，[illegible]得還以顏色，冀圖自備了！」

說這番話時，他心情至爲沉重的[illegible]去道：「這尉遲一家乃宋朝一系貴族[illegible]不滿元兵入主受辱，是以舉家遷來此[illegible]，這是當年開始之事了！

「至於這一家人，何日起開始步[illegible]道之途，却是有待考證了，不過據說[illegible]五年前，尉遲丹在雪山飛昇，却是事[illegible]但尉遲丹在海內劍仙奇人中，却是有[illegible]人物，你所謂的那兄妹二人必係這尉[illegible]的後人無疑！」

「這麼說，尉遲兄妹的劍術得自[illegible]

劍術淵源了？」

「這是不錯的！」

「大哥，這消息來源可靠否？」

「自然可靠！」

痛禪和尙莞爾的一笑，又道：「自然曰道，道無名相，一性而已，一元神而已，性命不可見寄之天光，天光不可見，寄之日月，古來仙眞與吾，佛本一，口口相傳耳！」

說到這裏，他嘆了一聲道：「佛，道相依，相傳，不離反照，『孔』云致知，『釋』號觀心，『老』處內觀，皆此法也，你我與後山之尉遲兄妹，原本都是在探求此反照二字，只是着手處不同罷了！」

沈海月道：「聽大哥說，足證也是此道中的健者了，唉……小弟空費年月，至今多年，歲月蹉跎，眞正可憾！」

痛禪合十苦笑道：「無量佛——沈三弟，你莫要把老衲當成了此道健者，其實老衲的入門功夫，也和你相去不遠，否則也不能坐視尉遲兄妹猖狂至此了！」

沈海月長嘆一聲，道：「如此說來，你我復仇萬萬是沒有希望了！」

痛禪和尙冷冷一哼道：「老衲從不敢做復仇二字之想，只圖能自衞，不受人割宰就好！」

沈海月垂下頭來，嘆了個「難」字！

痛禪嘻嘻一笑，道：「難固然難，若說難到無爲，老衲也就不來了！」

沈海月頓時神情一振！

痛禪這時盤膝在座，長長嘆息道：「尉遲兄妹天聰奇才，那日你與岳小輩比劍之時，老衲遙立對峯，後見尉遲女子出現，若非老衲速速藏身，施了一手障眼法兒，幾乎被她看破了行藏！」

沈海月道：「大哥一切都看見了？」

「看見了！」痛禪面色沉重的道：「那尉遲女娃的劍術已入劍中三昧，成了氣候，較之你我不可同日而語，當眞是可怕到了極點！」他苦笑道：「老衲自皈依佛門之後，多年也曾極力在上乘劍道中探討，遍訪海內外仙山三十六洞天福地，得識了不少高人隱士！此輩人物固不乏有眞知灼見之士，但仍以徒負虛名者多！」

說到這裏，他搖搖頭氣餒的道：「以老衲所見……如論劍術只怕並無幾人能是那尉遲姑娘的對手！」

「大哥可識得無相居士此人？」

「識得！」痛禪點頭道：「老衲深知居士與二弟你緣份頗深，這個人倒是劍術中一個罕見的高才，只是爲人自恃的很，恐怕不易輕而助人！」

沈海月道：「大哥說的不錯，只是居士親口說過與我有百日之緣，緣期未了，又待如何？」

痛禪頷首道：「果眞這樣，當然是好，這類異人言出必行，只是居士其人與尉遲一家只怕淵源甚厚，如想說服他與尉遲兄妹爲敵，怕是不易？」

沈海月道：「話雖如此，但也不得不試上一試。」

痛禪頷首道：「這倒施得，至不濟，居士也會有一兩全之策——」

說到這裏，他眉毛鎖皺道：「這幾日來，我觀查雪山前後，每見彤雲四合，每日『酉』時左右，必有一方水靈，向後山黑石峯上移近，『酉』時一過又自行散開，實在猜不透這其中有什麼奧妙之處！」

沈海月道：「這種情形多年已是如此，不足爲奇，想係自然之天象吧！」

「不……」痛禪頻頻的搖着頭道：「絕不是——這其中必有古怪！」

「你不求問玉盤神針？」

「老衲試過了！」痛禪搖搖頭，說：「玉盤神針之術一入後山就不靈了！尉遲兄妹的山則禁制，老衲尙無有能力破開！而且——」

他的能力畢竟要較之沈海月更高上一籌，已看出了一些端倪！

「黑石峯內必有什麼埋伏——也許有什麼高人在內修行也未可知！」

沈海月瞠然變色道：「還會有什麼人呢？」

痛禪和尙冷笑道：「老衲頗善奇門神算，只是一入後山可就不靈了！看來如此，也要去請教無相居士才好！」

沈海月道：「我已命藍管事明日往白金頂請居士來此一晤！」

「嘿嘿……」痛禪連聲冷笑道：「你太荒唐了！」

沈海月不覺一怔。

痛禪道：「無相居士一方高人，你我卽使專誠拜山，也要看他的興緻如何，見與不見尙在兩可，葛二郞何許人也，太冒失了！」

沈海月陡然一驚道：「大哥不說，我倒眞正的疏忽了！大哥的意思是……？」

痛禪合十又喧了一聲佛號，說道：「仙佛邂逅，全在緣份，你這摘星堡雖然是擁有弟子百人，日來老衲也看過不少，其中並無一人，可以繼承你之事業，堪成大器者！」

沈海月苦笑道：「我也正爲此事發愁——大哥莫非有什麼意中人麼？」

痛禪道：「俗謂一人成道，九族昇天，你我的造化也只是到此爲止了，倒是二弟你命中沾有一點非份之福，將來成就恐怕更超過老衲多多！」

沈海月一怔道：「大哥是指……？」

痛禪道：「老衲來此多時怎不見我那姪女出見？」

「啊——」沈海月一笑道：「這倒是兄弟疏忽了！」

言罷手持銀棒，在一鋼拐上輕輕一叩，未幾，卽見前面洞門現出一片雲霧——

那本是這「五行宮」內的一層障眼法兒，旨在混淆生人的視覺。

雲霧隨風而逝，卽見一青衣弟子入門叩見，道：「堡主有何差遣？」

沈海月道：「去找容兒來見！」

那弟子應聲而去！

沈海月看向痛禪道：「大哥不提，我倒忘懷了，記得那年雲中拜別大哥之時，這丫頭尙在襁褓之中，大哥你一定不認識她了！」

「老衲見過她不止一面！」

「什麼時候？」

痛禪一笑不答，遂道：「令嬡眉清目秀，骨格非凡，頗得雪山鍾秀之氣，老衲雲遊四海，尙少見如此麗質，老衲方才所說你的一點非份之福，則將是要應在此女身上！」

（未完）

新派俠義長篇連載

殺伐世家

諸葛青雲稿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陳紅萼借覃瑜從水路暗探魔莊，值魔方首腦召集會議，陳紅萼與覃瑜混入會議堂，目睹杜碧霞出其不意地點了覃紫雲穴道，又下令李唐擒下卞青蓮，當衆宣佈她們心生異志，覃紫雲和卞青蓮心知難逃厄運，要求杜碧霞爽快地將她們殺死，詎知杜碧霞却反問她們，萬一反過來她落入她們手中，她們會否輕易地殺死她，而不利用她的武功，況目下正是用人之際，她要好好借重她們的身手，爲她効力，說至此，轉問百里居和包文虎，已否將一切藥物準備妥當，百里居，包文虎同聲恭應，一切準備就緒——

闖龍潭虎穴 衝劍雨刀林

杜碧霞目光一掃覃紫雲，卞青蓮二人，陰笑着接道：「二位都已聽到，一切都早已替二位準備好了，二位請儘管放心，本座說過的話，一定算數，今後，在生活享受上，二位可以爲所欲爲。」

覃紫雲，卞青蓮二人頹然一嘆，黯然垂首。

杜碧霞目光一掃在座羣豪，含笑說道：「諸位，在包護法與百里護法二人的神奇手術之下，三天之後，咱們又可多出兩位像李副教主一樣的絕頂高手，希望諸位好自爲之，只等掃平陳紅萼，楊天佑這一批劍底游魂之後，咱們就可樂享太平。」

覃紫雲厲聲叱道：「杜碧霞，妳不殺我，有朝一日，妳會後悔的！」

杜碧霞抿唇輕笑道：「我想不會，妳自己也該明白，李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接着，向包文虎揮揮手道：「將她們帶下去吧……」

這當口，陳紅萼幾乎想不顧一切地，出其不意，將覃紫雲，卞青蓮二人解救下來，或予以殺掉，以除後患，但終因衆寡懸殊，而不得不强行忍住。

因爲，她自己明白，以她目前的身手，在猝然發難之下，要殺死卞青蓮，覃紫雲二人，絕無問題，甚至要向杜碧霞偸襲也有八成以上成功的希望。

但目前的幽冥教，權力已轉移到杜碧霞，包文虎，百里居等三人手中。

所以，殺卞青蓮，覃紫雲三人，固然可以除一後患，但殺死杜碧霞，却並不能使幽冥教瓦解，而影响所及，後果就嚴重了。

首先，是她沒法完成救出岑浩然的目的，而在對方精英齊集的場合中，也勢將沒法顧慮覃瑜的安全，甚至也可能會牽連到剛剛收服過來的史本義，莫天琴二人的生命。

因此，在權衡輕重的情況之下，她不能不强行約束自己。

當卞青蓮，覃紫雲二人被帶走之後，杜碧霞也隨卽起身離去，而羣豪們也紛紛散去。

當然，陳紅萼，覃瑜二人，也仍然在史本義，莫天琴二人的陪同之下，回到原先那竹林中。

由於在湖心別館中，躭擱的時間不多，因而當他們重回到林中時，也不過才三更左右。

在回到竹林途中，陳紅萼已有了腹案，那就是不論如何困難，也得利用這下半夜的時間，先行將岑浩然救出險境。

同時，爲了保留史本義，莫天琴二人，發揮更大的效用，在救人行動中，不必動用他們，以免露出馬脚來。

當然，不動用史本義，莫天琴二人，就只好利用那兩個香主的身份了。

當陳紅萼說明自己的心意之後，莫天琴首先蹙眉說道：「掌門人，由於兩個香主的身份太低，要想利用他們的身份，進入那戒備森嚴的地方救人，而不被察覺，恐怕不可能。」

陳紅萼苦笑道：「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本來，這是私事，我可以不管他，而放手跟那妖女決一死戰，何況，對他自己來說，也是自作自受，怨不得別人，但由於他關係我舅家的香火，如果我撒手不管，那勢將使我感到終生難安。」

覃瑜沉思着說道：「師傅，人是一定救，問題是在進入那囚人的地方之前，如何設法避免讓他們知道……」

陳紅萼截口一嘆道：「世間那有如此理想的事。」

覃瑜接道：「如果利用這兩位監軍的身份，先行替我們掃除一部份障碍，我想，事情一定會順利得多，而且他們可以半途抽身，也不致於使他們暴露身份。」

陳紅萼毅然搖首，說道：「不！這二位留在這兒，對我們卽將發動的掃穴犂庭工作，太重要了，我決不因私事，而動用他們。」

接着，向史本義，莫天琴二人正容說道：「二位，經過方才的親目所見，與親耳所聞，對於杜碧霞那妖婦的殘酷手段，當已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

史本義，莫天琴二人同時點首道：「是的，那情形，實在使人寒心。」

陳紅萼聲容俱莊地接道：「所以，我希望二位能棄暗投明，誠心跟我合作，掃平這一個邪惡組織，二位也就是我這阿爾泰山派的開派元勛之一。」

史本義，莫天琴二人同聲答道：「多謝掌門人……」

「我們一定全力以赴……」

陳紅萼正容接道：「請記着，二位的首要任務，是設法破壞覃紫雲，卞青蓮二



人的改造手術，必要時，也可以殺了她們二人，以除後患。

「其次就是設法爭取你們那些監軍級同仁的反正，當我們全面總攻時，作爲內應。」

莫天琴接問道：「掌門人準備何時發動總攻？」

陳紅蕚道：「日期還沒決定，但爲期不會遠，總而言之，二位準備隨時接應就是。」

史本義，莫天琴二人同時點了點頭。

陳紅蕚又正容接道：「任務能達成更好，否則也不必勉強，二位自身的安全也更重要。」

史，莫二人同聲說道：「多謝掌門人，我們會小心的。」

陳紅蕚微一沉思，才苦笑道：「有道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以往，我過於相信卡青蓮，岑浩然二人，幾乎上了一次大當，現在，我又得賭上一賭。」

說完，毅然凌空揚指，解了史本義，莫天琴二人身上的禁制，正容接道：「爲了免除二位萬一因事敗時，有全部的應變能力，以減少危險，也表示我個人待人的誠意，希望二位好自爲之。」

史本義，莫天琴二人，神色都顯得相當激動。

少頃之後，才由莫天琴發話道：「掌門人能推心置腹，我們也自當披肝瀝膽以報掌門人的……」

陳紅蕚截口笑道：「我不要你們披肝瀝胆，只要二位小心從事，留着有用的生命，作我阿爾泰山派的開派元勛。」

署頓話鋒，又正容說道：「現在，請將岑浩然被囚禁的地方告訴我，二位也可以走了。」

莫天琴正容接道：「不！掌門人，還是由我們二人帶您去，先由我們清除部份障碍後，再半途抽身，並暗中掩護，我想不致於敗露行藏。」

陳紅蕚點點頭道：「也好，咱們走吧！不過，咱們最好不要在一起，以免影响二位的安全。」

史本義忽然長嘆一聲道：「掌門人處處爲我們設想，爲我們担心，跟我們那位自私自利，只求目的，不擇手段的太上比起來，可眞有天壤之別了。」

莫天琴也輕輕一嘆道：「這就是人性與獸性，也是正邪的分別所在，想想過去，我們都好像是作了一場夢。」

接着，署一磋商之後，四人分作兩組，悄然離開了竹林。

當史本義，莫天琴二人走出竹林邊緣時，覃瑜忽然悄聲問道：「嗨！二位，最近，看到我兩位姊姊沒有？」

那兩位住步回身，由莫天琴答話道：「三公主……」

覃瑜連忙接道：「不！那些都過去了，請叫我覃姑娘吧！」

「是。」莫天琴苦笑了一下道：「覃姑娘，我照實說來，妳可別難過。」

覃瑜幽幽地一嘆道：「說吧！我心理上早有準備。」

莫天琴這才正容說道：「據我所聽到的傳說，由於杜碧霞對李唐的奇異手術作得成功，同時，也由於覃姑娘的令兄和兩位姊姊本身武功不錯，而目前又正是用人之際，因此，他們三位，也正在接受和李唐一樣的手術。」

這消息實在太過於意外了，因而使得陳紅蕚也不禁身軀爲之一震地，搶先問道：「這消息可眞？」

莫天琴正容接道：「九成不會假，而且，連李明遠也不例外。」

這，雖然是一個意外的消息，但當前此覃瑜反正，檢討敵情時，羣俠方面也曾如此担憂過，却沒料到眞的會成爲事實。

如果這是眞實的，則杜碧霞手中，除了李唐之外，還得加上覃紫雲，卞青蓮，覃立，覃玉，覃玫，李明遠等六人，等於掌握了七隻神志不清的瘋虎。

這情況，對羣俠方面而言，可實在太不利了。

也因爲如此，陳紅蕚才禁不住搶先發問，並喟嘆出聲。

但覃瑜却是默然無語。

莫天琴目光在對方兩人臉上一掃，又輕嘆一聲道：「還有一個傳說，覃姑娘，據說現在的這位教主，已不是令尊。」

覃瑜嬌軀一顫道：「這是說，我那義父已經遇害了？」

莫天琴訝問道：「義父？覃姑娘此話怎講？」

覃瑜長嘆一聲道：「咱們四兄妹中，只有我不是親生，這情形，除了家師這邊，和覃家的自己人外，別人都以爲我也是覃家的骨肉。」

莫天琴嬌笑一聲道：「既然如此，覃姑娘倒可以減少一些內心的不安。」

覃瑜苦笑了一下：「如此說來，現在的這位教主，是別人冒充的算得上是傀儡中的傀儡了？」

莫天琴點點頭道：「傳說可的確是這樣的，而且，這傳說也只有高階層的人才知道。」

陳紅蕚輕輕一嘆道：「論起這些人平常的所作所爲，也算是自作自受，値不得同情。」

覃瑜蹙眉說道：「杜碧霞還要弄上這麼一個假的傀儡來幹嗎？」

史本義揷口接道：「自然是爲了維繫人心呀！因爲，這個組織，畢竟是令尊所手創的啊！」

陳紅蕚揮了揮手，說道：「二位，快走吧……」

× ×

岑浩然被囚禁之處，是在李家莊偏西的一幢獨立石室之中。

這獨立石室，僻處一隅，五丈外就是高達三丈的圍牆，圍牆外又有護莊河，而屋的周圍，更是警衞密佈，戒備森嚴。

所以，在此種情況之下，要想進入石屋救人，而不驚動敵人，縱然功力再高，也是不可能的事。

目前，陳紅蕚，覃瑜二人，雖然與前頭的史本義，莫天琴二人保持十五六丈的距離，利用沿途的地形地物，向那石屋淌進，但心中却是誰也沒有把握，能使此行任務成功。

當他們距那石屋約莫還有箭遠之遙時，當先開道的史本義，莫天琴二人，却有了意外的遭遇。

只見兩個勁裝漢子，由另一條小徑上匆匆趕來，四個人在交叉點上不期而遇。

那兩位，史本義，莫天琴二人都認識，是杜碧霞手下最得勢的兩位護法之一，「毒郎中」百里居的大弟子唐洋與二弟子朱豹。

這兩位，本來頂多也只能算是幽冥教中的二流角色，但由於乃師的炙手可熱，因而他們兩人也跟着神氣起來。

當然，這兩位也認識史本義，莫天琴二人。

按說，史本義，莫天琴二人的地位和功力，都高於那兩位，那兩位應該先向史本義，莫天琴二人招呼才對。但事實上，那兩位却只是向史本義，莫天琴二人微微點首，却並沒開口說話。

倒是莫天琴眼看那二位，顯然也是走向石屋方向，因而心中一動地，搶先笑問道：「這麼晚了，二位還要去那兒啊？」

唐洋漫應道：「去石屋瞧瞧那位岑浩然護法。」

莫天琴，史本義二人同時心中一喜，也不約而同地，同時將去路阻住，莫天琴立卽「哦」了一聲，笑問道：「聽說岑護法已經成了半死人了，還去瞧他幹嗎？」

由於前面開道的兩人停下來了，後面的陳紅蕚，覃瑜二人，也只好暫時隱身路邊的花木叢中。

唐洋含笑接道：「太上已改變主意，準備將他們兩口子都施以特別手術，好替本教効力……」

莫天琴截口笑道：「這也算是廢物利用，只是，岑護法傷成那個樣子，還能改造麼？」

唐洋接道：「這也就是我們奉命前去瞧瞧的原因，只要筋骨沒受損，家師能以速癒方法，使他很快地復元，再動特別手術。」

莫天琴「哦」了一聲，一雙媚目向史本義投過一個只有他們兩人才能領會到的眼色，然後嬌笑道：「二位，我們也可以去瞧瞧麼？」

「這個……」朱豹搶先接道：「請二位監軍原諒，那是特別禁地，沒有太上的令牌，是不能進去的。」

「那麼。」莫天琴又向史本義使了一個眼色，才媚笑道：「只好借用二位的令牌了。」

那兩位還沒回過神來，這邊兩位，却已疾如電掣地，四手齊揚，點了他們的死穴。

由於他們都是「自己人」，也由於史本義，莫天琴二人的功力高得太多，又是事出意外，因而很順利地得手，而不會發出一點聲息來。

隱身不遠處的花叢中的陳紅蕚，覃瑜二人，不但對他們的對話，聽得很清楚，連動作也看得一目瞭然。

因此，不待招呼，兩人都以最快的速度，趕了過來。

莫天琴已在那兩位的屍體上，搜出了杜碧霞的特別令牌，雙手遞交與陳紅蕚，並含笑說道：「掌門人，這是天助我們成功。」

陳紅蕚連忙接道：「多謝二位，現在，可以毋須掩護了，請趕快離去吧！」

莫天琴點點頭道：「是！祝掌門人一帆風順。」

說完，兩人雙雙一禮，快步離去，刹那之間，卽消失於沉沉夜色之中。

陳紅蕚立卽將兩具屍體丟入路旁的水溝中，偕同覃瑜，向那特別禁地，昂然走了過去。

由於她們外表是香主的身份，又持有太上教主的特別令牌，因此，儘管那石屋的警衞多達五重，但她們却一路上通行無阻，很快地到達岑浩然被囚禁的房間前。

而且，陳紅蕚持「太上的令諭」也變更了。

通過所有警衞時，她都是直截了當的說，是奉命前來提取岑浩然，前往接受改造手術的。

當然，這一套對付那些警衞，不會有問題，但，對於看守這石屋的人，就不行了。

因爲，由於他的職責所在，有了杜碧霞的令牌，瞧瞧人犯，自然是沒有問題，但要提人，却必須有命令才行的。

這一幢石屋，遠看並不起眼，到了裏面，才知道規模並不小，約畧估計，至少也有十五六個房間。

負責看守這一幢牢房的，是一個年約半百的灰衣老者，其功力的深淺，外表不易看出，但毫無疑問，必然是一個很精明的人物。

當陳紅蕚說明來意，並呈驗令牌之後，灰衣老者目光烱烱地凝注着，問道：「二位是神機壇的香主？」

陳紅蕚點點頭：「正是。」

灰衣老人接道：「可是，提解人犯，是刑壇的職責……」

陳紅蕚心頭一動，連忙截口接道：「不瞞老人家說，我們是今天才奉命調往刑壇服務的。」

灰衣人「哦」了一聲，又注目笑問道：「你，連嗓子都沙啞了，可能是荒唐過度，傷了風吧？」

陳紅蕚臨時服了變音丸，嗓音自然不對。

灰衣老人的話儘管跡近輕薄，但她却只能惱在心中，表面上却訕然一笑道：「老人家說笑了。」

灰衣老人笑道：「別怕難爲情，其實，老朽在你這樣的年紀時，也一樣的荒唐過。」

一頓話鋒，又正容注目問道：「現在，距天亮也不久了，幹嗎要急着這個時候來提人？」

「這個，」陳紅蕚沉思着接道：「我也弄不清楚，但太上的脾氣，老人家是知道的，什麼事情，都是想到就要辦到。」

灰衣老人點點頭道：「不錯，咱們這位太上，够精明，也够能幹的。」

一頓話鋒，又注目問道：「方才，湖心別館二位也去過了？」

「是的。」

「可惜老朽沒有參加，那麼精彩的好戲竟沒有看到。」說完，走到一間石室門口，正準備開門時，却忽然回頭問道：「二位上差，還有一點手續，知道麼？」

陳紅蕚一怔道：「還有甚麼手續？」

灰衣老人神色一整道：「就是那提解

人犯的命令。」

陳紅蓼心念一轉，「哦」了一聲，笑道：「老人家不提起，我幾乎忘啦！」

她，口中漫應着，一面精目四掃，一看附近沒有別的警衞，立卽故意轉身，向覃瑜使了一個眼色，含笑說道：「老弟台，將太上的手令交與這位老人家吧！」

「好的……。」

覃瑜冰雪聰明，一看陳紅蓼的眼色，已知心意。

她，一面恭應着，一面却故意探懷摸索起來，裝得煞有介事似地。

這當口，陳紅蓼却忽然轉過身來，乘灰衣老人注意覃瑜之際，以快得不可思議的手法，接連點了他的三處大穴，順便連他的「啞穴」也給制住，才淡然一笑道：「很抱歉，老人家，希望你乖一點！」

話聲中，向覃瑜呶了呶咀。覃瑜立卽由灰衣老人手中接過鑰匙，將房門打了開來。

陳紅蓼立卽扶着灰衣老人進入房中，並向覃瑜吩咐着：「好好守在門外。」

「是……」

覃瑜恭應聲中，房門已被陳紅蓼帶上了。

陳紅蓼目光一掃，只見岑浩然形容憔悴，斜倚在一張木床閉目養神。

也不知是已經入睡了？還是故意冷漠？對於室內多了兩個人，居然連眼皮也不曾抬一下。

此時此地，陳紅蓼已無暇感嘆，連忙走近床前，低聲呼喚道：「表兄，你醒一醒。」

岑浩然雙目忽張，一雙失神的眼光中，充滿着一片訝異地，低聲問道：「你是誰？」

「陳紅蓼。」

「啊……」

隨着這一聲驚「啊」，他的雙目中，湧現一片淚光。

這也該算是英雄有淚不輕彈，只因不到傷心處吧！

當然，目前岑浩然的眼淚，除了傷心之外，是還有着更多的慚愧和感慨的。

頃刻之後，才輕輕一嘆道：「紅蓼，我太慚愧了……」

陳紅蓼截口接道：「現在，不是說這些的時候。」

一頓話鋒，又注目問道：「我問你，傷勢如何？還能不能行動？」

岑浩然接道：「傷勢並不太嚴重，我是故意裝成這樣子的，其實，我自信還有再戰之能。」

陳紅蓼心頭一寬，點點頭道：「那就好了，快點起來吧！咱們必須馬上離開這兒。」

岑浩然臉上的憔悴神色，頓時一掃而光，挺身坐了起來，道：「可是，我眞力被封閉，妳必須先替我解開『氣海』穴，讓我調息一下，才能應付厮殺。」

陳紅蓼凌空揚指，解了他的「氣海」大穴，並低聲說道：「趕快運氣，活動一下。」

岑浩然一面默運眞氣，使眞氣運行四肢百骸，一面低聲問道：「紅蓼，妳是怎麽混進來的？還有誰？」

陳紅蓼接道：「還有覃瑜，這些，回去之後再談吧！」

一頓話鋒，又注目問道：「對了，怎麽他們將你認爲傷得那麽嚴重的？」

岑浩然苦笑道：「我是卞青蓮那淫婦整成這樣子的，總算這淫婦也還有一絲天良，她表面上將我整得很慘，但實際上却暗中手下留了情，所以，旁人看來，我被整得一息奄奄，其實，那不過是一些皮肉之傷而已。」

陳紅蓼披唇一哂道：「如此說來，你還該感謝她才對。」

岑浩然苦笑着，欲語還休。

陳紅蓼也想將卞青蓮的新的遭遇告訴他，但話到咀邊，又改變了。

「好好爭取時間調息吧……」

四更將近，離天亮巳不遠了。

四週顯得一片寂靜。

守在門外的覃瑜，由於不知道室內的情況，又不便發問，芳心中正感到焦急間，忽然一個香主裝束的人，匆匆走了進來，向着她訝問道：「咦！妳是誰？」

覃瑜一面凝神，準備應變，一面硬着頭皮答道：「我是刑壇那裏派來提取人犯的。」

「刑壇？」那人笑問道：「我也是刑壇，怎麽沒見過你？」

覃瑜暗中戒備着，口中漫應道：「我是今天才到差。……」

那人「哦」了一聲道：「這兒的辛香主呢？」

覃瑜笑了笑道：「正在裏面替岑護法療傷。」

那人又「哦」了一聲，卽待推門而入，但却被覃瑜攔住了：「很抱歉！現在不能進去。」

那人訝問道：「爲甚麽不能進去？」

覃瑜冷然接道：「因爲，太上的特差也在裏面。」

室內，傳出陳紅蓼的語聲道：「問問他是幹甚麽的。」

那人向覃瑜苦笑道：「裏面說話的，就是太上的特差？」

覃瑜點點頭道：「正是……」

那人向室內恭聲說道：「啓稟上差，在下是刑壇香主，奉壇主之命，前來見辛香主，有緊急事情相商。」

陳紅蓼接道：「好，進來吧！」

他這一進去，自然是作了陳紅蓼的俘虜。

陳紅蓼一舉制住那人之後，立卽壓低了語聲，沉聲喝問道：「想要命，就乖一點！」

那人滿臉驚容地，目光四掃，一面反問道：「你是甚麽人？」

陳紅蓼冷然接道：「這些，你毋須過問，現在，你老老實實，答我所問，天都快亮了，這時候，你跑來幹嗎？」

那人苦笑道：「在下是奉命前來問辛香主，這兒還有多少個空着的房間，因爲在刑壇那邊，新添八個人犯。」

陳紅蓼接問道：「那些人犯，是甚麽人？」

那人答道：「詳細情形，在下不清楚，據說都是覃太上的忠實手下。」

陳紅蓼冷笑着自語道：「倒行逆施，

加上一連串的自相殘殺，這是自速其死而已。」

岑浩然已欠身而起，低聲接道：「紅蓼，可以走了。」

陳紅蓼點了那人的啞穴，却將辛香主，亦卽這牢房的頭兒的啞穴解開，低聲問道：「想不想活命？」

辛香主苦笑道：「有道是：螻蟻尚且貪生……」

陳紅蓼截口接道：「想要命，就得乖乖跟我合作。」

「如何合作法？」

「勞駕二位，送我們一程。」

辛香主苦笑道：「我送走你們之後，回來也是死路一條……」

陳紅蓼臉色一變道：「這是說，你不願意？」

辛香主苦笑如故道：「目前，我沒有選擇餘地，只有跟你合作，但我必須先知道，你是甚麽人？如果我索性跟你去，能不能保障我的安全？」

陳紅蓼淡然一笑道：「我是阿爾泰山派掌門人陳紅蓼……」

辛香主截口接道：「原來是陳掌門人，這就够了，現在，請掌門人答我一句話，願不願收留我？」

陳紅蓼道：「只要你誠心改邪歸正，我當然收留你。」

辛香主點點頭道：「那麽，不能再躭擱時間了，咱們這就走吧！」

陳紅蓼轉首向另一位香主問道：「你呢？」

那人啞穴被制，不能答話，只能以目光示意，並點了點頭。

有着作爲「牢頭禁子」的辛香主帶路，陳紅蓼，覃瑜二人又都是香主的裝束，自然很輕易地，脫離了這特別禁地。

這時，東方已現出魚肚白色，四週雖然還沒看到行人，但作賊心虛的辛香主等二人，却因過於緊張，而無形中加快了脚步。

而且，奔行的方向，也不是通往刑壇，而是直達大門的通道。

由於他們這一行人，仍然在那特別警衞們的視綫之內，可能那些警衞們，對他們這一行人的行動，暗中本就有所懷疑，只是一時之間，找不出毛病，又碍於辛香主的面子，不便查問而已。

此刻，一經發現他們行經的方向不對，立卽心頭大驚地加以喝阻。

但不喝阻還好，這一喝阻，反而使他們不避形跡地，展開輕功，加速地疾奔而去。

這麽一來，可就熱鬧了。

朦朧曉色中，一枚信號火箭，冲霄而起，警笛聲也隨之嗚嗚地響起來。

一枝由五個人組成的巡邏隊，剛好由大門方向迎面而來。

鼈足了一肚子窩囊氣的岑浩然，不等對方查問，搶先發難。飛越而前，一手奪過對方手中的兵刃，就是一陣砍瓜切菜似的衝殺。

以岑浩然的身手，對付幾個普通的巡邏隊，自然是綽有餘裕，片刻之間，已全部解決。

但那些巡邏隊臨死前的慘呼之聲，却無異於是告訴了陳紅蓼等人的行蹤所在。

因此，那些聞警而趕來的幽冥教中的人，都循聲向他們這兒飛奔而來。

那位辛香主嚇得臉無人色，向着陳紅蓼促聲說道：「掌門人，咱們得趕快衝出去才行……」

一行人一面向大門口疾奔，陳紅蓼一面說道：「我說過，要保護你們的安全，二位請儘管放心就是。」

這時，天色已逐漸明朗，但他們離大門口，仍有半里以上。

一道人影，由刺斜裏疾射而來，人還沒到，已疾聲喝問道：「辛香主，發生了甚麽事？」

來人是十殿閻王中的四殿閻王許超。

辛香主入目之下，哪裏還能够答得出話來。

陳紅蓼連忙搶先說道：「有人刼獄，人已向大門口逃去。」

許超一「哦」道：「好大的狗胆！」

目光四掃，通往大門口的大道上，並未發現逃奔的人，却發現了近在眼前的岑浩然。

這情形，不由使他像遇見了鬼似地，驚呼一聲，飛身疾退。

本來，陳紅蓼於答話之間，如果突施暗算，儘管這位閻王級的許超，功力不弱，也決難倖免。

但陳紅蓼是正人君子，目前又是一派開山掌門人的身份，自不便這麽作，才使得許超有警覺和逃避的機會。

但岑浩然却沒甚麽顧慮。

當許超臨時警覺，而飛身逃避時，岑浩然也同時發難，並怒叱一聲：「鼠輩躺下！」

「噹」地一聲，雙方兵刃相接之下，許超被震退三步，並震聲大喝道：「逃獄的奸細在這兒呀……」

他最後那個「呀」字的尾音未落，覃瑜一劍橫掃，人頭業已落地。

這時，那些聞聲而來的幽冥教中的人，最近的已逼近到十丈以內。呼喝與吶喊聲，響成一片，使得那兩位香主嚇得面無人色，直打哆嗦。

陳紅蓼連忙沉聲喝道：「鎭靜一點，由我開道，你們二位，跟在我後面，表兄與小瑜斷後……」

也就是這幾句話的工夫，人潮已蜂湧而來，一場慘烈衝殺，也隨之而起。

陳紅蓼怒喝一聲：「擋我者死！」

她，像是一頭出柙猛虎似地，一馬當先，所經之處，但見寒芒如電掣，人頭與殘肢斷臂齊飛，慘號與驚呼之聲，響成一片。

這些最先趕來的人，都是一些二三流角色。

在羣俠們的神威之下，不消片刻，已殺出重圍。

由於有驚無險，那兩位香主，也鎭定得多了。

但他們距大門口仍有十五六丈距離。

而這時，敵人的主力，也由斜刺裏衝了上來。

首先趕來的，是兩個監軍級的人，雙雙將陳紅蓼截住，隨後而來的，也紛紛地將群俠們包圍起來。

以陳紅蕁的身手，兩個監軍殺人員，自然不是她的敵手，三個照面之下，那兩人已是一死一傷。

也就在這時，杜碧霞及時趕來，一劍橫斬，並怒叱一聲：「狂徒躺下！」

「嗆」地一聲震耳金鐵交鳴聲中，陳紅蕁沒有躺下，但杜碧霞却被震得凌空三個筋斗，倒飛丈八之外，發出一聲驚「呀」道：「你是誰？」

陳紅蕁並沒答話，也不追擊，只是回身協助後隨的人，一面衝殺，一面喝道：「不要戀戰，隨我闖！」

杜碧霞已隱約地猜到了陳紅蕁的身份，並沒再行攔截，只是沉聲問道：「你是陳紅蕁？」

陳紅蕁笑了笑道：「對了，太上好眼力啊！」

由於在她那滾湯潑雪似的衝殺之下，已殺開一條血路，因此，不等對方接腔，又當先衝向大門口，並沉聲喝道：「隨我闖！」

杜碧霞冷笑一聲，道：「闖到鬼門關去吧！」

一道人影，像是天馬行空似地，瀉落陳紅蕁身前。

陳紅蕁來不及分辨來人是誰，一劍橫掃，並怒喝一聲：「鼠輩找死！」

以陳紅蕁目前的成就而言，當代武林中，已沒人能接下她這含憤之下的全力一擊，但目前這個人，却偏偏例外。

「嗆」然大震中，雙方各自震退一大步。

但兩人乍分倏合，又立即龍爭虎鬥地，糾纏在一起，陳紅蕁並苦笑道：「原來是你這個活死人。」

原來這位與她打成平手的人，就是那位經過特殊手法，神志不清，而功力却反而高明得出奇的李唐。

陳紅蕁自從在阿爾泰山有過奇遇，功力大增之後，在當代武林中，已不作第二人想，就是原先傲視武林的楊天佑，也相形見拙了。

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城府甚深的杜碧霞，似乎早已料到這一着似地，竟然預先安排了李唐這個活死人在等着她。

經過特殊手術，並施以藥物激發潛能的李唐，雖然未必比她高明，但至少也不會低於她。

在目前這節骨眼兒上，陳紅蕁一經被李唐截住，情況可就相當尷尬了。

因爲，這是在幽冥教的根本重地中，主將一被人截住，其他的人，要想突圍，可就更困難了。

陳紅蕁與李唐交手十招，雙方仍分不出高下，而幽冥教的人，已越聚越多，將他們遠遠地，團團圍住。

陳紅蕁揚聲喝道：「表兄，不用等我，快和小瑜護着兩位香主殺出去……」

杜碧霞搶先冷笑道：「魚兒已經入了網，還能出去麼！」

她知道岑浩然身手奇高，她話聲一落，竟然立即親自出手，將岑浩然截住，並沉聲喝叱道：「將那三個給我擒下，要活的！」

岑浩然等四人剛剛向大門口衝出，立即陷入混戰的困境中。

岑浩然對杜碧霞，已經是差了一截，其餘的覃瑜和兩位香主，在衆寡懸殊的情況之下，可就更加危險了。

幸虧杜碧霞下令要活的，對方人數雖多，出手却有顧忌，因而覃瑜等三人，才能勉强撐持。

一聲龍吟長嘯，劃破長空。

陳紅蕁揚聲說道：「大家振作一點，咱們的援兵到了……」

杜碧霞也已聽出發出清嘯的人，是楊天佑。

當然，她深知來者不善，而且，楊天佑既已趕來，決不是一個人，因此，她立即震聲大喝道：「不必留活口，剁了這些叛徒！」

這麼一來，覃瑜等三人所受壓力大增，而顯得岌岌可危。

而那本已處於下風中的岑浩然，在杜碧霞的全力搶攻之下，更是被迫而連連後退。

所有各組惡鬥中，只有陳紅蕁已逐漸佔取上風，但短時間內，還是沒法將李唐殺傷。

就當羣俠們處境漸危間，一道人影，如匹練橫空似地疾射當場。

陳紅蕁揚聲道：「楊兄，快帮小瑜等三人殺出去……」

原來這及時趕來的，正是「四海游龍」楊天佑。

緊接着，「迷糊酒俠」朱伯倫，于君璧，陳繼志，朱家鳳等人，也相繼趕來。

楊天佑大喝一聲：「擋我者死！」

但見長劍翻飛，已殺開一條血路，衝到覃瑜等三人的身邊，並沉聲喝道：「小瑜，跟我走！咦！這兩位是……？」

楊天佑自然不認識那兩位香主，而且，他初來乍到，也不明瞭情況，才有此一問。

不過，他是聰明人，當他看到那兩位香主與覃瑜併肩拚死苦戰，並已受到好幾處的創傷時，已明白是怎麼回事，因而沒問一半，又自行刹住，却轉過話鋒道：「這二位不碍事麼？」

那位辛香主搶先答道：「多謝楊大俠關注，我們這點外傷，算不了甚麼……」

有着楊天佑替他們開道，自然不再受到多大阻撓，對話之間，已且戰且退地，迫近大門口。

另一邊，朱伯倫一到，就將杜碧霞截住，並向岑浩然笑道：「岑兄，快去協助那兩位吧！吊橋已經拉住，那兩位可能出不去。」

朱伯倫口中的那兩位，指的是那兩位棄暗投明的香主。

這座李家莊，外圍有寬達五丈以上的護莊河。

這個距離，對楊天佑等頂尖高手們，自然難不住，但對那兩位香主來說，可就沒法飛渡了。何況他們還受了傷，也因爲如此，朱伯倫才有此一說。

陳繼志，朱家鳳二人，有如兩頭出柙猛虎，往來衝殺，所向披靡。

朱伯倫對杜碧霞，暫時是維持平手。

于君璧於殺掉對方十來個人之後，衝向陳紅蕁身邊，說道：「掌門人，我來帮妳……」

陳紅蕁連忙接道：「不！于兄弟快招呼繼志和家鳳，不許戀戰，趕快協助那兩位香主出莊……」

陳紅蕁知道這兒等於是龍潭虎穴，高手如雲。

而且，到目前爲止，杜碧霞的兩個得力助手——百里居，包文虎二人都未出面，那些監軍級的人員，包括已暗地反正的史本義，莫天琴二人在內，有一半以上不曾露面，也不知是否有甚陰謀？

儘管目前的羣俠們，個個身手高强，本身安全可毋須多慮。但由於要保護那兩位功力低的香主，又是大白天，纏鬥下去，利少害多。

而更使她担心的，是那與李唐一樣，接受過特殊手術的覃家三兄妹——覃立，覃玉，覃玫，和李明遠等四人。

因爲，事情很明顯，一個李唐，她都沒法收拾，如果再加上那四個，情況可就更糟了。

因此，陳紅蕁才傳令不許戀戰，先衝出去再說。

于君璧聞言之後，立即恭應一聲：「遵命。」

轉身殺向陳繼志，朱家鳳二人的身邊，揚聲大喝道：「繼志，家鳳，掌門人有令，不許戀戰，快快去協助那兩位香主突圍……」

「得令！」

陳繼志，朱家鳳二人，同聲朗笑着，偕同于君璧，向大門口射去。

此刻的大門口，只見一片人潮擁擠。

由于敵方人數太多，領頭的又是四個監軍級的人員，他們的打法，又很滑溜，個個都是避實就虛地，不與楊天佑，岑浩然二人硬拚，而伺機向功力較弱的覃瑜下手。

尤其是那位香主，更是他們爭相獵取的目標。

在此種情形之下，儘管楊天佑身手奇高，岑浩然也甚爲了得，但爲了要保護其餘三人的安全，却也沒法殺出重圍。

當然，也更沒法打開大門，將吊橋放下來了。

于君璧，陳繼志，朱家鳳等三個生力軍加入之後，立即殺向大門，一陣砍瓜切菜的衝殺之後，才將大門打開。

于君璧並立即促聲說道：「家鳳守住門口，繼志快將吊橋放下……」

話沒說完，他自己已向楊天佑等被圍團的人潮中殺了過去，一面並揚聲喝道：「大哥，大門打開了，咱們衝！」

由於加上了于君璧，剛好由楊天佑，岑浩然等二人，每人護着一個，殺到大門口。

而陳繼志也及時把吊橋放了下來。

這片刻之間的慘烈衝殺，幽冥教方面，至少死傷了七八十個。

也許是殺寒了他們的苦胆，當羣俠們衝上吊橋時居然沒人攔截，也沒人追趕。

楊天佑獨自殿後，目送其餘諸人通過吊橋之後，才回身揚聲喝道：「掌門人，二弟，咱們退！」

事實上，不待他招呼，陳紅蕁，朱伯倫二人已經射落他身邊，陳紅蕁並苦笑了一下道：「好，咱們走吧！」

令人詫訝的是，杜碧霞並未追擊，只是向着揚長而去的羣俠們，揚聲冷笑道：「陳紅蕁，這一次，便宜了妳，下次遇上時，要妳知道我的厲害！」

陳紅蕁頭也不回地笑道：「這正是我要說的話，妳既然代我說了，就省去我一番唇舌啦……」

一行人直奔蘇州城中。

也直到此時，楊天佑才與陳紅蕁走個併肩，並邊走邊問道：「紅蕁，那兩位是怎麼回事？」

楊天佑口中的那兩位，指的當然是那兩位香主。

陳紅蕁笑道：「那是他們的兩位香主，到目前爲止，我還只知道其中的一位是姓辛，說起來，這次能够完成任務，他們二位的功勞，也相當的大。」

接着，才將昨晚混入李家莊的經過，詳細地說了一遍。

跟在後面的朱伯倫搶先笑道：「掌門人，此行雖然辛苦點，但收穫却也算是非常豐碩了。」

陳紅蕁笑了笑道：「這倒是實情。」

岑浩然蹙眉問道：「紅蕁，方才妳說卞青蓮和覃紫雲二人，已被杜碧霞整垮了，並將接受像李唐那樣的那種手術？」

陳紅蕁點點頭道：「不錯，這是我和小瑜兩人親眼所見的事。」

岑浩然忽然長嘆了一聲。

陳紅蕁哼了一聲道：「對這種女人，你還替她嘆氣，難道你所受的教訓還不够嗎！」

岑浩然苦笑道：「我不是替那賤人惋惜，而是覺得咱們必須立即採取行動才行，否則，一俟他們的手術完成，他們又增加兩個無敵高手……」

陳紅蕁「唔」了一聲道：「這倒是實情。」

接着，又「哦」了一聲道：「對了，我現在才想起來了。」

楊天佑笑問道：「紅蕁，想起甚麼來了？」

陳紅蕁苦笑道：「方才，杜碧霞的那個主要助手包文虎，百里居二人，都沒出場，我一直在担心着，也懷疑着……」

楊天佑截口一笑道：「不錯，如果那兩位出場了，方才，咱們可不會那麼順利脫圍。」

陳紅蕁接道：「現在，我才明白，那兩位十九是沒法分身。」

楊天佑一「哦」道：「妳的意思，是認爲他們正在替覃紫雲，卞青蓮二人施行手術？」

陳紅蕁點點頭道：「我想十九不會錯，他們必須爭取時間，儘量增强自己的實力，否則，也就不致於半夜三更，還派人去提調我這位表兄了。」

岑浩然訝問道：「他們也準備將我加以改造？」

陳紅蕁哼了一聲道：「你問問那二位香主吧！」

辛香主搶先接道：「岑大俠，這倒是一點都不錯，這位方香主，就是奉命前來提人的。」

也直到此時，才知道這二位香主，一個姓辛名雷，一個姓方名大牛。（未完）



强抑心頭恨　勉作覥顏奴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簡又青化裝宋巧娥，隨同玉扇夫人前往天毒谷，見到鄔夫人之後，才知谷中已發生巨變，鄔夫人對谷中事物已無權過問，一切均操諸鄔誥手中，那晚，玉扇夫人派小瑾、小璀往偵查，久未見其歸來，得于嫣禀告，方知已被擒，同時發現改扮宋巧娥的簡又青也已失踪，玉扇夫人驚急之下，立卽親自到前院踩探，她對谷中地形異常熟悉，忖料小瑾、小璀定被囚在人字號牢房，遂轉往後園，剛巧迎面碰見譚吉成、胡元亮，說是已往看過小瑾、小璀，已代爲打點，玉扇夫人輕聲一嘆，暫放棄硬闖的意圖——

譚吉成與胡元亮總算勸住了玉扇夫人，暗暗吁了一口長氣，齊口道：「兩位姑娘要受了半點委屈，我們也撫心難安，那時任憑你老前輩處罰好了。」

玉扇夫人沉吟了一陣，忽然道：「聽說『伏牛八雄』也到『天毒谷』來了，他們住在那裏，老身想去看看他們。」

譚吉成點頭道：「不錯，他們是昨天來的，他們來時還帶了一位姑娘，那位姑娘正關在『地』字號裏，那八人也就守在『地』字號裏。」

玉扇夫人一聽「伏牛八雄」果然來了「天毒谷」，不用說那女人自然是簡又青了，當下心中一喜，便揮手道：「好，沒有你們的事了。」

譚吉成與胡元亮對望了一眼，胡元亮呑呑吐吐地道：「老前輩，你可是現在就想去看『伏牛八雄』他們？」

玉扇夫人一瞪目道：「不可以麼？」

胡元亮委婉地道：「老前輩如果沒有什麼緊急的事，最好是等到明天天亮之後再去，因爲，那裏附近晚上的戒備特別嚴密，以你老人家的身份，似乎犯不着。」

「犯不着」什麼，話到口邊，又顧忌

新派武俠長篇

東方英・著
盧　令・圖

霸海心香

起來，終於嚥了回去，望着玉扇夫人一臉祈求懇切之色。

玉扇夫人心中一陣感動，點了一點頭道：「我知道，你們去吧！」

譚吉成與胡元亮離去之後，玉扇夫人想了一想，覺得簡又青既然已經來了，任是如何，她也應該先去瞭解瞭解她目前的情形，否則，她又怎樣對得起李中元，於是暗暗一咬銀牙，身形一起，就待奔向「地」字號而去。

就在她身形一動之際，身後忽然有人發出一聲冷笑道：「好一個成名人物，原來也不過如此！」

「什麼人？」玉扇夫人身形一駐，雙目精光陡射，向着發話之處望去。

目光所及，只見暗影之中分枝拂葉的走出一位二十多歲的年輕女子。

那女子年紀雖輕，兩隻眼睛裏的光芒，就像是兩顆明亮的明珠，四射逼人，看得玉扇夫人心中暗暗一凜，忖道：「這女子年紀不大，修爲上却有過人之處，倒不可大意了。」

警念一生，立時伸手把慣用兵刄多寶玉扇取到手中。

玉扇夫人近來迭遇年輕高手，對於年輕人已自收斂了不少驕狂之氣，尤其在目前的環境之中，她更不得不加倍的小心，別說勝不了她難以下台，就是驚動了別人也是一個大麻煩，所以她不敢絲毫大意。

那女子望着玉扇夫人伸手將多寶玉扇拔到手中，秀眉微微一挑，不屑的冷笑了一聲，身子一幌，便到了玉扇夫人面前，打量着玉扇夫人一眼，不答反問的道：「你就是才到不久的玉扇夫人麼？你爲什麼這樣不安份，我們還沒有找你，你倒先跑出來擾亂了。」

口氣之無禮，簡直叫誰聽了都非氣炸肚皮不可，玉扇夫人怒火一冒，也就什麼都不顧的冷笑一聲，道：「好小輩，你敢對老身如此無禮，老身今天就得教訓教訓你！」

玉扇夫人一面大發脾氣，同時心中也打定了速戰速決的主意，話聲一落，右手一探，手中多寶玉扇便向那女子肩井穴上一點而到。

那少女冷笑了一聲，道：「憑你玉扇夫人這兩手功夫，就想和本姑娘動手，還差得遠哩！」

秀肩微斜，錯步飄出了六七尺。

玉扇夫人輕喝一聲，如影隨形而上，多寶玉扇飛舞之間，已是激起一股强勁的壓力，向着那女子和身捲去。

那女子見玉扇夫人出手之下，竟有這等威勢，心中甚感驚訝暗道：「無怪此人在江湖上頗有名氣，敢情眞還有兩手！」

這也是服用過「天狼丹」之後的玉扇夫人，功力有了長足的進境，如果早兩個月，玉扇夫人又那有這份身手。

那女子心念轉動之間，不敢再存過份輕覷之心，右手一探，從腰間取出一把軟刀，揮腕一掄，攔腰掃來。

那女子手中軟刀，寬不過一寸左右，但長達三尺以上，施展開來，就是一條活生生的靈蛇，不但冷氣逼人，而且寒芒耀眼，與玉扇夫人的多寶玉扇，交織成一片彩色光輪。

二十招過後，玉扇夫人見無法速戰速決，便不由心急起來，暗自忖道：「如果不能速戰速決把她收拾下來，再打下去，對我只有更是不利，看來只有先求脫身再說了。」

玉扇夫人心中一急，手底招式也隨之威力陡增。

詎料，她使上了全力，那女子的刀勢，也隨猛增，絲毫不落下風，致使玉扇夫人想抽身撤走亦不可能。

除非兩人之間能分出勝負，否則，就只有這樣纏鬥下去了。

這樣又打了二十多招，玉扇夫人沒有佔到絲毫便宜，相反的，那女子似是尙未全力以赴，不知她用心何在。

玉扇夫人手中多寶玉扇本來還有很多出人意料之外的傷人手法，可是這時她也不敢隨便出手了。

因爲，她不得不攷慮當前的環境，傷不了她不說，就是傷到了她，也是一個不了之局，憑對方那份功力身手，不問可知，她絕不是一個等閒人物，說不定因此馬上就把表面上還維持着的一份假面具撕開了。

到那時，自己人單力弱不說，也連累鄔夫人保持不住現在偏安的局面，那就自陷絕地，大大的失算了。

玉扇夫人越打，心裏想得越多，同時也越是着急，正在她計無所出的時候，那年輕女子忽然刀光一收，跳出六七尺外，喝聲道：「住手！」

玉扇夫人知道了那女子的厲害，也就不敢用言語再刺激她了，微微一笑，道：「姑娘好高明的身手。」

那女子臉色也是一緩道：「好說，夫人更是名不虛傳。」

玉扇夫人道：「請問姑娘貴姓名？」

那女子道：「小妹孫秋霞，本來奉了家師之命，前往相請夫人有事相商，因久仰夫人藝業超羣，因此出手一試，夫人果然名不虛傳，佩服！佩服！」

「孫秋霞」在玉扇夫人腦子裏根本就沒聽人說過，暗中一嘀咕，順口問道：「令師是……？」

孫秋霞道：「家師江湖道上人稱于婆婆的就是。」

「于婆婆」三個字，聽在玉扇夫人耳中，無異是一聲驚雷，只見她神色一變，全身震撼了一下，失聲道：「原來是她老人家呀……」

孫秋霞道：「時候不早了，夫人請吧！」說着，收好手中軟刀，轉身當先走了出去。

玉扇夫人這時的心情可沉重到了極點，想不到那獨臂老太婆，原來是名動天下的前輩煞星于婆婆，對手既然是她，前途就令人不敢樂觀了。

微一失神之下，孫秋霞已經出去了四五丈遠，玉扇夫人不敢自誤，飛身追了上去。

于婆婆住的那座獨院與鄔夫人所住的那座精舍，正是一東一西，住在「天毒谷」的兩個相對位置，那原是谷主鄔化龍平日練功作習的地方，現在却被于婆婆佔用了。

穿門入院，孫秋霞直把玉扇夫人帶到于婆婆獨用的花廳之內。

于婆婆獨自一人坐在花廳之內，旁邊並未見到鄔詰。

玉扇夫人到了這裏，也就顧不得自己身份，只好向前行禮，道：「晚輩董佩佩，拜見于老前輩。」

于婆婆雙目神光懾人的，上下打量了玉扇夫人一陣，微微一抬手道：「少禮，一旁坐下吧！」

玉扇夫人在于婆婆對面一張椅子之上，坐了下去。

這時，孫秋霞便轉身站立在于婆婆身後。

于婆婆沒有吩咐看茶，也沒有人給玉扇夫人上茶，玉扇夫人行走江湖二三十年來，這還是第一次被人這樣慢待。

可是面對這位于婆婆之前，玉扇夫人不但不敢稍現絲毫不滿之色，而且強打着笑容道：「老前輩寵召不知有何吩咐？」

于婆婆道：「老身看你剛才和秋霞動手時的扇法，好像源自素手娘子李出雲一脈，不知你與李出雲有什麼關係？」

玉扇夫人一聽，敢情自己和孫秋霞動手之際，她就在暗中觀戰，當下暗暗抽了一口冷氣，忖道：「幸好當時沒有猛下毒手，否則，眞不知要糟到什麼程度。」

駭然之下，玉扇夫人提心吊膽的道：「她老人家還是晚輩授業恩師。」

于婆婆輕輕的「哦！」了一聲，道：「原來，你就是她的徒弟，那也不算是外人了。」

玉扇夫人怔了一怔，道：「老前輩認識家師麼？」以她自己的瞭解，她師父李出雲從來沒有提起過，她與于婆婆有什麼特殊關係，這時聽于婆婆的口氣，好像她們之間，有着不平凡的交情似的，使她不免大出意料之外。

于婆婆臉上現出一道輕輕的笑紋，道：「老身何止認識令師，說來令師還是老身的小妹妹哩……。」

玉扇夫人「啊！」了一聲，道：「先師倒是從來未向晚輩提過此事。」

于婆婆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當時我們有七姊妹，連手起來，想在江湖上闖一番事業，結果後來因爲意見不和，才落得各自分手，自立門戶，當時分手之時，因爲是不歡而散，所以相約不談往事，想必是因此，令師未曾向你道及此事，……唉！後來各人境遇各別，有的飛黃騰達，功成名就，有的默默無聞，潦倒終生，往事不堪回首，難得今天遇見賢侄你，老身眞有說不出的高興……秋兒快過來見過你董姊姊。」

玉扇夫人本也是精明絕頂之人，這時竟被于婆婆說得將信將疑，也不知是眞是假，微一失神之下，孫秋霞已轉身出來，向她行着禮道：「董姊姊，小妹好高興有一位你這樣的姊姊。」

玉扇夫人目前已是沒有選擇的餘地，先和孫秋霞認了姊妹，接着只好又向于婆婆從新見禮道：「小侄拜見師伯。」

于婆婆笑哈哈的單手一抬，發出一股奇強無比的暗勁，托住玉扇夫人，道：「別再多禮了，你就一旁坐下罷。」

玉扇夫人暗中作勢吐勁與于婆婆發來暗勁試行抗拒了一下，只覺兩股力道一接

之下，自己談也不要談，那裏抵擋得住，心驚胆戰之下，趕忙一收內勁，謝了于婆婆重新歸座。

這時，于婆婆吩咐孫秋霞道：「秋兒，你董姊姊不是外人，你吩咐下去，送幾樣小菜來，我們娘兒三人，好好的喝二杯吧！」

酒菜送上來了，孫秋霞打橫相陪，三人一面話舊，一面喝了起來。

這裏所說的話舊，其實只是聽于婆婆一個人在說話，因爲她說的都是往事，而且，是玉扇夫人都不大清楚的往事，玉扇夫人她們除了洗耳恭聽之外，那能揷得上嘴。

三人這一談，就是一個多時辰，好不容易脫身出來，回到自己住處，大家已是急得團團轉，束手無策。

這時，簡又青早已回來了，鄔秀梅也等在玉扇夫人房中，只有鄔夫人被瞞住沒有下樓來。

玉扇夫人一進屋，大家都寬了一口氣，鄔秀梅沒讓玉扇夫人落座，急着便問道：「董阿姨，聽說你被那獨臂老太婆的徒弟弄去了，沒有受到什麼委屈吧？」

玉扇夫人雖然與于婆婆相處了一個多時辰，也接續了老一輩子的交情，心裏反而有着非常尷尬的感覺，也不知該不該把與于婆婆相處的情形和盤說出來，正當取捨難決之際，只見外面院子裏傳來二聲呼叫之聲：「夫人，我們回來了！」

小瑾小璀也平安的回來了。

小瑾小璀兩人跑了進來，本有一肚子話向玉扇夫人訴說，詎料，話還沒有出口，玉扇夫人忽然嘆了一口氣，道：「好，今天大家都很累了，有話明天再說吧！我也要靜靜心，休息一下了。」

大家見玉扇夫人這樣說，不敢多問，只得各自回房而去。

一夜折騰，第二天天色已然大亮，大家仍在休息之際，院外已經有人在叩着大門了。

于媽媽滿臉的不高興，走去打開大門，見到來人時，不由得一楞。

眞想不到來人竟是那獨臂老太婆的女弟子孫秋霞。

于媽因爲不知道孫秋霞與玉扇夫人認了姊妹的事，心裏頓時七上八下的揑了一把冷汗，呑呑吐吐的問道：「姑娘是來找那……。」

孫秋霞道：「我是來看董大姊的，她住那間房子？」

說着，身形微動，人已從于媽身前擦肩而過，向着精舍之內便闖。

幸好她口中說了一句董大姊，給于媽心理上減輕了不少壓力，趕上前把她引到玉扇夫人房前。

這時，玉扇夫人也已經聞聲起來，打開了房門，迎着孫秋霞打着笑臉道：「秋妹，你這樣一大早就跑來，可是有什麼要事？」

孫秋霞一笑道：「還早呀！你看看，太陽現在有多高了。」

玉扇夫人「啊！」了一聲，笑道：「可不是，眞不早了哩！」

孫秋霞就站在房門外面道：「大姊，師父要小妹來請你和鄔夫人中午便餐，鄔夫人方面小妹就不上去面請了，請你代轉達吧！」

玉扇夫夫暗暗一皺眉頭道：「也請了鄔夫人？」

孫秋霞道：「她是主客哩！師父說務必請你請到，一切拜托，小妹還有別的事，先走了。」來得悤忙，去得更悤忙，話聲一落，人影一閃，便沒了影子。

玉扇夫人搖了搖頭，苦笑一聲望着失魂落魄的于媽道：「夫人起身了沒有？」

于媽道：「早就起來了。」

玉扇夫人道：「你先上去，告訴夫人一聲，說于婆婆請她中午便餐，這是霸王請客，非去不可，請她先作準備，至於詳細情形，我梳洗好後，再和她說吧！」

于媽領命自去向鄔夫人稟報，玉扇夫人悤悤梳洗畢，上樓去見了鄔夫人，鄔夫人皺着眉頭道：「這是怎樣一回事，爲什麼要請起小妹來？」

玉扇夫人只得將昨晚與于婆婆相見的經過情形，一一告訴了鄔夫人。

鄔夫人聽了面色一喜道：「原來你們還有這層關係，以後的事就好說話了。」

玉扇夫人暗暗忖道：「你別高興得太早，現在她們打的什麼主意，誰知道？」淡淡的一笑道：「但願如此！……」

話鋒一轉，緊接着又問道：「你現在的身體怎樣了？」

鄔夫人站了起來，揮動了一下手臂，道：「好多了，我看再有一二天下去，便可完全復原了。」

玉扇夫人道：「我們早一點過去吧，看看她有沒有別的話要談。」

鄔夫人與玉扇夫人兩人一同出了精舍，向于婆婆所住的別院走去，一路上遇見很多谷中弟子，他們久不見鄔夫人露面，這時見了鄔夫人，都顯得又驚又喜的向鄔夫人行禮致敬。

到得于婆婆所住別院之前，只見孫秋霞已站在院前相迎了。

玉扇夫人替鄔夫人與孫秋霞互相介紹了一番，孫秋霞熟絡的笑道：「原來夫人與董大姊也是姊妹相稱，不知小妹可高攀得上，叫你一聲姊姊？」

鄔夫人笑道：「那裏話，以于老前輩在武林之中的威望，那是愚姊的高攀了，賢妹既然如此看得起愚姊，愚姊就厚起臉皮叫你一聲秋妹了。」

孫秋霞道：「小妹一向追隨家師隱居『蚩尤窟』，外面極少朋友，更沒有知心的姊妹，現在忽有了一位董大姊，又有了一位……小妹就叫你二姊吧！」

鄔夫人是打着如意算盤而來，一上來就和孫秋霞認了姊妹，心中旣高興又充滿了希望，笑着道：「愚姊娘家姓覃，你就叫我覃二姐好了。」

一時，姊姊妹妹的笑着走進了院門。

于婆婆迎着他們也是一臉和氣，這使鄔夫人心裏更是踏實了。

這次于婆婆沒有請什麼外人，甚至鄔詰都沒有現身出來，一桌酒席之上，除了她們師徒之外，就只鄔夫人與玉扇夫人兩人，因此席間的空氣顯得非常輕鬆和洽。

彼此談了一陣家常，于婆婆話鋒一轉，笑問鄔夫人道：「覃二姊……。」她這是表示客氣，跟着孫秋霞的口氣，這樣稱

呼鄺夫人。

鄺夫人受寵若驚之下，趕忙截口道：「老前輩，這可使不得，晚輩本名叫雅珍，請老前輩就直呼晚輩雅珍好了。」

于婆婆搖手笑道：「這個我老婆子可不敢當，你是谷主夫人，叫別入聽了，不罵我老婆子沒禮貌才怪哩！」

孫秋霞插嘴道：「其實這也沒有什麼，覃二姊本來就比你老人家晚了一輩。」

于婆婆搖着頭道：「這總不大好。」

孫秋霞凝眉一思笑道：「有了，徒兒倒是有一個主意，你老人家不是有幾樣絕學，想擇人而傳麼，你老人家何不就傳給我二姊，這樣一來，二姊也是你老人家徒弟……。」

一語未了，于婆婆已是搖手笑道：「你這丫頭，好不知羞，爲師這兩手三脚貓的本事，教教你倒可以……。」

孫秋霞這時却從桌下伸手過來，拉了鄺夫人一下衣襟，示意她不要失去了這千載難逢的機會。

鄺夫人一心一意只想如何保有「天毒谷」，孫秋霞開始談到此事時，她已經動了心，及見孫秋霞示意過來，便再不猶豫，當卽離席而起，向于婆婆拜了下去，口稱師父道：「師父，請你收了徒兒吧！」

于婆婆呵呵一笑，扶起鄺夫人道：「老身那幾手見不得人的把式你如果還看得上眼，老身儘可給你，拜師倒不必了。」

玉扇夫人冷眼旁觀，已看出于婆婆師徒完全在演戲，雖然于婆婆在客氣，可是事情已成定局，心中一動，忖道：「看來我該說一句話了，不然表現得太精明，豈不自招忌刻。」

當下一笑，接口道：「師伯不要覃家妹子拜師，可是準備藏私不給眞傳？」

于婆婆哈哈大笑道：「你們三姊妹，可是商量着來計算老身！」

鄺夫人乘機而上，硬向于婆婆拜了三拜，改口稱了師父。

彼此有了師徒情誼，這頓飯就吃得更有意義與熱絡了。

飯後，侍女送上香茗，于婆婆喝了二口茶，忽然笑容微微一斂，道：「雅珍，現在你我已經定了師徒名份，爲師有幾句話，就不得不向你說了。」

鄺夫人心弦一顫，保持鎭靜地道：「師父有何訓示，徒兒恭領教益。」

于婆婆輕輕咳了一聲，道：「就是老身不說，這些日子來，只怕你自己已經看出來了，『天毒谷』目前已是生死關頭，朝不保夕了。」

鄺夫人低下了頭輕輕的嘆息了一聲。

于婆婆接着又道：「爲師本是受人之托，前來接受你們『天毒谷』，想不到巧中遇見了佩佩，如今又收了你這個徒弟，倒叫老身左右爲難了。」

鄺夫人起坐拜伏在地道：「徒兒但請師父保全。」

于婆婆虛空作勢，發出一股奇强無比的勁力，托起鄺夫人道：「這個還用你說，爲師要是對你沒有保全之意，我也就不會向你提起此事了，你起來吧！爲師替你作主就是……不過……。」話聲一頓，皺起了眉頭。

鄺夫人站好身子，躬身道：「師父有何爲難之處，請明白見示，徒兒也好盡力而爲。」

于婆婆閉目凝思了一下，接着長聲一嘆，道：「也罷，爲師就直率的告訴了你吧！」

鄺夫人與玉扇夫人立時肅然端坐，心神專注的恭然傾聽起來。

于婆婆舉目掃視了她們一眼，微微一笑道：「老身這次前來『天毒谷』，乃是受了老友袁公鼎的請託而來……。」

鄺夫人截口道：「袁公鼎是什麼人，徒兒倒是未之前聞。」

于婆婆笑了一笑，轉向玉扇夫人道：「佩佩，你知不知道？」

玉扇夫人故作不知的，搖着頭，道：「侄女好像也沒聽說過他。」

于婆婆一笑，道：「『血手教主』呢，你們知不知道？」

玉扇夫人配合着鄺夫人猛然吃驚的神情，「啊！」的一聲，道：「難道他就是『血手教主』？」

于婆婆點了一點頭，道：「不錯，他就是『血手教主』！」

鄺夫人驚悸的道：「我的天呀！化龍怎樣招惹上他的？」

于婆婆道：「鄺谷主怎樣與『血手教主』搭上關係，爲師倒是沒有問過他，不過袁公鼎請爲師進入『天毒谷』的目的，爲師不妨坦直的告訴你們。」

話聲一歛，望着鄺夫人與玉扇夫人兩人，笑了一笑，接着又道：「當然，第一是『鳩占鵲巢』，準備把將來的『血手教』總壇，就設在這裏；另外還有一件事，就是他聽說你們『天毒谷』有一本祖傳『毒經』，他對這本書很是有興趣，請老身替他取到。」

鄺夫人道：「那本『毒經』一向都由化龍親自掌管，平日身不離書，書不離人，只怕他已帶出谷外去了。」

于婆婆道：「這次他並沒有把那『毒經』帶在事上，而是留在谷內。」

鄺夫人道：「他將那『毒經』藏在什麼地方，徒兒就不知道了。」

于婆婆一笑道：「爲師也知道你不知道，所以爲師入谷以來就沒找過你。」

鄺夫人道：「多謝師父的明察。」

于婆婆眉頭皺了一皺，輕嘆一聲，道：「說句老實話，爲師也不希望他得到那本『毒經』，那本『毒經』要是給他得到了，被他練成了十二毒神，爲師在他眼中的身份價值，也就難以維持了。」

這句話倒是說得很老實，就玉扇夫人聽了，也不由得不相信，因之，接口道：「師伯既然有此明見，想個法子搪塞他就是了。」

于婆婆道：「老身正有此意，只是這個法子要非常高明才行，否則，不但搪塞不了『血手教主』，只怕更要招來嚴重的後果。」

玉扇夫人道：「師伯說得是，這件事情不可草率從事。」

于婆婆訕訕的一笑，道：「雅珍，爲師把什麼話都告訴你了，你不會暗地裏罵爲師吧！」

鄺夫人面上現出一片誠摯感激的神情，道：「師父如此坦誠相告，徒兒感激都

來不及，那敢妄生怨恨之心。」

于婆婆深以爲慰的點頭道：「你能有此瞭解，爲師甚是寬慰，那麼你回去之後，也不妨用心的想一想，看看能不能共同想出一個好辦法來應付『血手教主』。」

鄺夫人對于婆婆似乎已經產生了眞誠的敬意。肅然道：「是。」

于婆婆打住話題，目光一轉，望着玉扇夫人笑了一笑，道：「佩佩，你有什麼事情，需要師伯帮忙的？」

玉扇夫暗中悚然凜道：「沒有。」

于婆婆微微含笑，說道：「你說的是眞話？」

玉扇夫人，心驚肉跳的道：「侄女那敢欺騙師伯。」

于婆婆笑了一笑道：「那你把宋立本的女兒宋巧娥帶來做什麼？……」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又道：「其實，你老老實實說出來，師伯或許眞能帮上你這個忙哩！」

玉扇夫人精靈過人，在這時候，也被于婆婆問得難以招架，啞然說不上話來。

于婆婆啞然一笑，又道：「那丫頭身手很是不弱，老身很是喜歡她，所以沒有爲難她。」

于婆婆接下來這番話，等於給了玉扇夫人一個恩維緩衝機會，心中已是有了主意，接着苦笑了一聲，道：「敢情師伯什麼都知道了，其實，這也不關侄女的事，只因鄺谷主準備將他的女兒嫁給『血手教主』的一位屬下，是那丫頭心中不願，偷跑回來，路上與侄女巧中相遇，於是侄女只好親自送她回來，後來侄女見到宋巧娥之後，心中一動，預作狡兔三窟之計，準備在沒有辦法時候，請宋姑娘代嫁過去，應付一時，再作計較。」

于婆婆道：「她願意麼？」

玉扇夫人道：「這個侄女還沒跟她說，不過到時候她不願意也不行。」

于婆婆笑道：「她要不願意，你們就向她身上做手脚，是不是？」

玉扇夫人道：「這是不得已辦法。」

于婆婆道：「賢侄女，你這如意算盤在她身上只怕行不通哩！據老身暗中默察，那丫頭的身手，比起你來，只怕毫無遜色。」

玉扇夫人愕然一震道：「她有這樣高的身手，姪女眞是把她看走眼了。」

于婆婆笑了一笑道：「你回去試一試她，就知道了。」

鄺夫人乘機接口道：「師父，關於小女秀兒的事，也請你老人家維護作主。」

于婆婆毫不猶豫的一點頭道：「這是小事一件，爲師替你担待了就是。」

鄺夫人大喜道：「多謝師父！」

于婆婆含笑道：「說來秀梅還不就是爲師的孫女兒，爲師也不能眼睜睜的看着她嫁給一個五六十歲的人，你們就是不說，爲師也不能袖手不管，謝什麼。」

話題一轉到鄺秀梅的婚事身上，于婆婆便沒再追問宋巧娥的事，也不知她是否已經完全相信了玉扇夫人的解釋。

可是，玉扇夫人心中却憑空多了一份沉重的心事，有點忡忡不安了。

好容易挨到于婆婆盡了談興，告辭出來，回到自己所住的精舍，這時，鄺夫人已是寬心大放，高高興興的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了鄺秀梅。

鄺秀梅聽了，也是喜不自勝，高興得不得了。

只有玉扇夫人回到自己房中，却是愁眉苦臉的鬱懷難開。

小瑾等人跟着走進玉扇夫人房中，本來都存着好奇的念頭，想聽聽她們會見于婆婆的情形，但見了玉扇夫人那副神情，都不敢出言打聽，搭訕了幾句，便紛紛退了出來，暗中疑神疑鬼，交頭瞎猜起來。

忽然，玉扇夫人在房內叫了一聲道：「小瑾，你去把宋姑娘請到我房中來。」

小瑾轉到簡又青房中，把簡又青請了過來，退出來的時候，玉扇夫人忽然向她使了一個眼色，要她指揮姊妹們在房外暗中戒備起來。

這樣更使小瑾她們增加了一份不安。

話說簡又青被請到玉扇夫人房中，面對着玉扇夫人，心裏却是暗暗的好笑，因爲，自從昨晚以來，她已看出玉扇夫人並不是忘恩負義的人，尤其當她聽說「伏牛八雄」也在「天毒谷」的消息之後，那種不顧一切，就要去探視「地」字牢的那種關注神情，使她對玉扇夫人完全消除了疑念，所以，她自是心安理得，沒有什麼可緊張的了。

玉扇夫人見了簡又青那副輕輕鬆鬆的泰然態度，心裏却是激起一股無名怒火，暗罵了一聲，道：「你倒裝得眞像，老娘幾乎被你騙過了，今天我要不給你一點苦頭吃一吃，我就不叫……。」

她這裏正在暗中罵着簡又青，簡又青已是微微一笑，道：「董大姊姊，你心裏是在罵小妹麼？」

簡又青用自己本來的聲音說出這句話來，玉扇夫人驀地楞住了，翻着眼睛一遍一遍的打量着簡又青，最後還是不敢相信地呑呑吐吐的道：「你……你……」

簡又青一笑道：「小妹簡……」

玉扇夫人驚「啊！」了一聲，大笑了起來道：「小妹，你眞會惡作劇，把老大姊玩弄於股掌之上，要早知道是這樣，老大姊也用不着替你白担心了。」

簡又青歉然道：「對不起，只怪事情太湊巧了。」

玉扇夫人拉着簡又青併肩坐在她綉榻之上，心裏老大的不高興道：「你爲什麼不早給大姊我一點點暗示，可知大姊對你出事多難過和多麼的內疚。」

簡又青除了連連道歉之外，又那能說出她過去對她的疑心。

但是，經過簡又青一連串道歉之後，玉扇夫人已是心滿意足，長吁了一口氣道：「小妹，你好險呀，你雖然瞞住了老姊姊我，可是你昨天的行動，已完全落在于婆婆眼睛裏了，要不是她剛才提起你，老姊姊還不會對你起疑心哩！」

簡又青暗中吃了一驚，道：「她一直都監視着我？」她自己一點也沒有察覺到，怎不心驚肉跳。

玉扇夫人道：「好像是的。」

簡又青是：「她說了小妹些什麼？」

玉扇夫人道：「她說她很喜歡你，要我下次帶你去見見她，……。」

話聲頓了一頓，馬上又吐出自己的意

見，道：「她話是這樣說，會不會有別的用心，就不得而知了。」

簡又青道：「你們過去有什麼關係？她好像對你非常好。」

玉扇夫人老老實實的道：「據她說，她和先師是老姊妹，有過過命的交情……，至於實情如何？那只有天知道了。」

簡又青道：「你懷疑她的話？」

玉扇夫人道：「有一點點，不過聽她談起先師往事，倒是知道得非常詳盡，因此我又不得不相信她的話。」

簡又青忽然悶聲不響，似是心不在焉的想到別的地方去了。

玉扇夫人輕咳一聲，道：「小妹，你在想什麼？是不是怕老姊姊因爲她的關係，而忘了我們的交情？」

簡又青一笑道：「大姊姊你不是這種人，小妹相信得過，小妹是想拙夫提起過她，他說她厲害得不得了，想不到我們竟然在這裏碰上了她因而感到非常棘手。」

玉扇夫人輕輕嘆息一聲，道：「她確實是一位相當厲害難以對付的人物，不過只要她不馬上痛下殺手，我想我們還有的是機會。」

簡又青沉思了一下，道：「有一件事，董大姊，你也要特別注意。」

玉扇夫人道：「什麼事？」

簡又青道：「就是鄔化龍害你不成的這件事，目前這裏可能還不知道，要是消息傳到這裏，你的處境就非常尷尬了。」

玉扇夫人一笑道：「這個你放心，沒關係的，鄔夫人與大姊我，是幾十年的老姊妹了，何況，我一來就在她身上下了一點功夫，同時又給了她三顆『天狼丹』，醫好了她的宿疾，她不會對我怎樣的。」

簡又青笑了一笑，又道：「就算鄔夫人和你是老姊妹關係，不會對你怎樣，可是這消息傳入于婆婆耳中之後，她不會懷疑你來此的動機麼？」

玉扇夫人搖頭笑道：「那是更沒關係了，那消息傳到了她耳中更好。」

簡又青迷惘的道：「此話怎講，小妹有點摸不着方向了，難道于婆婆眞會不顧一切的維護你麼？」

玉扇夫人道：「要她維護我，那是不可能的事，主要的是她要利用我。所以在她面前安全得很。」

簡又青搖着頭笑道：「我還是有點不大清楚。」

玉扇夫人道：「本來這個道理是非常簡單的，只因你出身正道，觀念上把敵我的立場分得清清楚楚，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決沒有模稜兩可，『是』『非』並存的想法，其實，江湖之上，如此把『是』與『非』分得涇渭清楚的人，並不多見，主要的還是利在義先，因爲『利』字的作祟，於是敵我之間，也就沒有明確的界限了，你明白此理之後，你就看得出來，于婆婆不會與我爲難的道理所在了。」

簡又青又想了一想，恍然而悟的一笑道：「我現在明白了，于婆婆目前正在打着『天毒谷』的主意，如今鄔化龍得罪了你，于婆婆正好利用你與鄔化龍之間的嫌怨，而遂行她的陰謀，所以她不會爲難你的。」

玉扇夫人點頭笑道：「就是這個道理。」

簡又青感慨萬端的一嘆，道：「江湖險惡微妙，眞是不可以常情量度，小妹算是又學了不少。」

玉扇夫人話題一轉道：「小妹，現在我們來談談你的問題吧。」

簡又青道：「我有什麼問題，目前除了你大姊之外，誰也不知道我的眞正身份啊。」

玉扇夫人道：「你的問題多得很啦！第一，于婆婆對你已是非常注意，萬一被她看出了毛病，如何是了，第二，原先我因不知道你的身份，爲了應付于婆婆，我曾搪塞于婆婆說，我帶你來，是準備請你代替鄔秀梅嫁給胡立，如果于婆婆眞要你代替鄔秀梅嫁給胡立，你又怎樣辦呢，第三，……」

簡又青一笑截口道：「不要說了，小妹知道你有數不盡的理由，但……」

玉扇夫人反過來，又阻住她，不讓她說下去，截口道：「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你留在這裏，有害無益，……。」

一語未了，外面小瑾忽叩門示警道：「夫人，孫姑娘來了啦！」

玉扇夫人苦笑一聲，道：「小妹，你先回房去，稍後我們再從長計議。」

簡又青匆匆退了出去，玉扇夫人剛走出房門，外面院子裏已經揚起了孫秋霞的呼聲道：「董大姊，小妹又來了，你不覺得厭煩吧？」

玉扇夫人笑着迎了出去道：「那裏的話，你這種忙人，請還請不到哩！」

口中說着，飄身到了孫秋霞面前，伸手拉着孫秋霞的手，接着又道：「忙裏偷閒而來，不知有何見教。」

孫秋霞面色一正，道：「確實有件事情，想和你談一談。」

玉扇夫人道：「我們是到樓上去呢？還是把二妹請下來？」

孫秋霞道：「不必驚動二姊了，就到你房裏去談一談好了。」

樣子顯得有點緊張，緊張之中，又帶了一點神秘，玉扇夫人皺了一下眉頭，接着世故機伶的一點頭，道：「好！秋妹請吧！」

玉扇夫人帶着孫秋霞便回到自己房中而去。

當她們走到小瑾身旁時，玉扇夫人當着孫秋霞的面吩咐道：「小瑾，叫她們姊妹們，好好守住四週，不得讓任何人，接近我的房子半步。」

小瑾配合良好的輕輕點頭應了一聲：「是！」

玉扇夫人請孫秋霞到得她房中之後，隨手又關上了房門。

孫秋霞坐下之後，微微一笑，道：「董大姊，我看你這幾個手下人，訓練的眞好。」

玉扇夫人微微笑道：「那裏，不過是相處在一起時間久了，彼此勉强能够心照而已。」

這只是一句閒話，用來緩衝當前的氣氛，孫秋霞笑容一現之後，緩緩伸手懷中，取出一封密柬，揚了一揚，道：「小妹剛剛接到一封密柬特來請大姊看一看。」

玉扇夫人微微一震，道：「這封密柬與我有關麼？」

孫秋霞輕輕嘆息一聲，道：「你看一看就知道了。」說着，同時便將那封密柬向玉扇夫人手中遞去。

玉扇夫人心裏有數，已經猜得八九不離十，但她却故意地做作着不敢去接的樣子道：「我能看麼？」

孫秋霞道：「小妹給你帶來，你自是可以看。」

玉扇夫人接過密柬，抽出函箋看了下去，只見她眼光移動之際，先是臉色變動了一下，接着，顯現得非常驚懼不安，看完密柬之後，又長長的嘆了一口，低頭不語。

孫秋霞微笑之中，畧帶冷峭之意道：「董大姊，這封密柬裏的事實，說得對不對？」

玉扇夫人點了一點頭，道：「密柬裏面所說的都是事實，只有一點，完全是猜測之詞。」

孫秋霞道：「那一點？」

玉扇夫人舉目望着孫秋霞，軒眉咬牙之下，態度漸漸沉穩了下來，忽然一笑，道：「秋妹，愚姊可不可以先請問你一句話？」

孫秋霞道：「大姊有什麼話，請說就是。」

玉扇夫人道：「你準備怎樣對付愚姊呢？」

孫秋霞微微一笑，道：「請大姊放心，小妹對你沒有惡意。」

玉扇夫人道：「小妹你的意思是？」

孫秋霞道：「我想盡我的能力，帮大姊的忙。」

玉扇夫人道：「你我相交不久，你爲什麼要帮我的忙？」

孫秋霞道：「大姊說得是，憑你我暫短的一日交情，小妹沒有理由帮你這種忙，可是大姊你忘了一件事情，家師與令師可是交稱莫逆，如果家師要小妹帮你的忙，小妹能說半個『不』字麼？」

玉扇夫人道：「那是令師對愚姊的愛護了。」

孫秋霞道：「小妹除了奉命行事之外，話又說回來，小妹對你董大姊，雖然只有一日交情，但小妹對你却產生了相交恨晚，知己難得之感，因此小妹本意，也樂於相助於你，所以小妹無所顧忌的來就商於大姊。」

玉扇夫人沉思了一陣，道：「好，愚姊只有相信你的話了。」也就是說，事已至此，只有這條路走了。

孫秋霞笑了一笑，道：「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小妹也不能空口說白話了，大姊你自己攷慮着辦吧！」

玉扇夫人苦笑一聲，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愚姊下定決心了。」

孫秋霞道：「小妹洗耳恭聽。」

玉扇夫人道：「密柬之中所說，愚姊與鄔化龍交惡之事，愚姊完全承認，我現在是恨死他了，我對他也確有報復之心，至於說到愚姊與李中元有過來往，愚姊也不否認，只是愚姊與李中元剛建立的那份交情，已因愚姊的被鄔化龍所愚弄，完全化成了一片泡影，現在只怕李中元已像愚姊怨恨鄔化龍一樣，怨恨愚姊了，……」

孫秋霞忽然截口道：「不會吧，據小妹所知，李中元那人最是通情達理，他能看不出，你這次的對不起他，是受了鄔化龍的愚弄？」

玉扇夫人苦笑一聲，道：「我也是這樣想，可是，事實可以反證，李中元並不認爲我是受了鄔化龍的愚弄。」

孫秋霞道：「此話怎講？」

玉扇夫人道：「愚姊被『冷魂宮』擒獲之後，照說李中元聽了愚姊的解釋之後，便該前嫌盡釋，爲愚姊作一個妥善安排，但事實却不然，他教訓了愚姊一頓之後，交付了愚姊一個任務，同時，又要粱七姑在愚姊身上下了奇毒，警告愚姊，如果不能達成任務，愚姊也別想活了，由此可知李中元恨愚姊之深了，……不過話又說回來，愚姊也實在叫他失望，不能完全怪他。」

孫秋霞是：「你的任務，就是來相機打救簡又青？」

玉扇夫人搖着頭道：「不是的！那時我們並不知道簡又青來了『天毒谷』，同時更不知道賢妹你和于師伯在這裏，要早知道你們在這裏，或許他們不會迫我到這裏來。」

玉扇夫人舌燦蓮花，只說得孫秋霞張大着一雙眼睛，連連點頭稱是不已，笑了一笑，問道：「他們交付你的是什麼任務呢？」

玉扇夫人道：「李中元有意相助粱七姑重返『天毒谷』，但粱七姑苦於不知『毒經』，自忖力有未逮，將來難以服衆，因知愚姊與你二姊交厚，所以强迫要愚姊替粱七姑來騙取『毒經』。」

孫秋霞哈哈一笑，道：「你原來是來打『毒經』主意的呀！」

玉扇夫人黯然而嘆，慘笑一聲，道：「這個忙只怕你想帮也帮不上了。」、

「誰說帮不上忙！」話聲出口，忽然又皺起了眉頭，輕輕的道：「不過這個小妹可作不得主了。」

玉扇夫人暗中冷笑了一聲，裝出一副可憐兮兮的神態，道：「賢妹就是帮不上忙，愚姊也不能怪你，一切只怪我自己，不該心生妄想，想打李中元的主意，所以才自討苦吃，落得走投無路。」

孫秋霞口角漾着微笑，道：「大姊，先別喪氣，說不定時來運轉，你不但可以安然渡過這次難關，而且還可以揚眉吐氣，快意恩仇哩！……。」

又笑了一笑，接着又道：「我走了！」閃身出房而去。

孫秋霞去了，簡又青隨接走了進來，問道：「她來意何在？」

玉扇夫人笑道：「盡在意料之中！」接着便將剛才談話的情形，一一告訴了簡又青。

簡又青倒抽了一口冷氣，道：「大姊眞虧了你這樣能言善道，不但說得天衣無縫，而且倒打一鈀，給了她們一個題目做做。」

玉扇夫人道：「這倒並不是我會說，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爲我的過去爲人行事，正是一個是是非非的人，所以她們沒有理由不相信我的話，啊！……。」話鋒一轉，接着問道：「大姊剛才和你說的話，你仔細想過了沒有？」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卧龍生·文
盧令·圖

神眼遊龍



巧探雙姝底　勇赴鴻門宴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馬鵬與任上人互較毒技，結果，任上人似較低一籌，但馬鵬並沒留難他，反送了他一粒解藥，任由他離去，而山道上被任上人預先所佈的毒也被任上人自動收回，從此，岳秀護着七王爺一路平安的抵達京城。歐陽俊和王召、張越奉令暗離隊伍，以嶺南闊少身份在燕山飯店投宿，歐陽俊扮公子，王、張屈扮隨從，彼等剛安頓下來，便有自稱周堤者冒充地痞來擾，歐陽俊裝傻，折節下交，周堤似受寵若驚，透露出京城中這幾日或有事故發生，要歐陽俊小心行動，正談間，店伙代召的歌妓走了進來——

歐陽俊一雙眼睛，突然盯在那兩個少女身上。

店小二說的不錯，這兩個女子確然長的不錯，姊妹兩個一般高，當先的一個，穿着一身黃，懷中抱着一個琵琶。

後面一個穿的一身綠，綠衫，綠裙，綠繡鞋。

店小二一躬身，道：「大公子，沈家姊妹很賞臉，推掉了不少的約會，匆匆趕了來，侍候大公子。」

歐陽俊道：「哦！賞，一錠黃金。」

王召應聲摸出了一錠黃金，約莫有十兩左右，望着出神。

原來，他一下子，不知道應把這十兩黃金賞給什麼人。

歐陽俊已瞭然了王召的心意，立時說道：「賞給兩位姑娘。」

王召伸手把黃金交給那黃衣少女。

黃衣女接過了一錠黃金，一躬身，道：「謝謝大公子。」

歐陽俊一揮手，道：「小意思，小意思——」

語聲一頓，接道：「聽說妳們兩姊妹，目下紅的發紫，肯給本公子這個面子，在下很高興。」

店小二低聲道：「酒菜已經備好。」

歐陽俊目光一掠周堤，只見他側過臉去，似是有意的避開沈家姊妹的目光。心中一動，道：「快些送上來……」

目光轉注到二女的身上，接道：「兩位姑娘也請坐下來，吃一杯。」

黃衣女道：「不用了，咱們是賣唱的，怎敢和公子同飲。」

歐陽俊哈哈一笑，道：「在下這一生，只有一樁人所難及的好處，那就是天生有憐香惜玉心。」

黃衣少女口中哦了一聲，道：「薄命，弱女，斷腸花，淪落風塵混生涯，多謝你大公子好心照顧，咱們感激不盡。」

歐陽俊道：「客氣，客氣，兩位姑娘快請坐下。」

口中說話，人却硬把兩人讓到了周堤的身側。

周堤似是有意的規避兩人，故意把臉

轉過去。

歐陽俊却是有意的讓兩人碰面，讓二女坐了下去。輕輕咳了一聲，道：「兩位姑娘，那一位是姊姊？」

黃衣少女道：「我，不知公子要咱們侍候你一段什麼曲兒？」

歐陽俊道：「周兄，這要你提示提示了，兄弟世居嶺南，初涉北地，對此道大是外行。」

周堤沒法子不接腔了，重重咳了一聲，道：「沈家二位姑娘，不但是歌喉婉轉，而且是北京地面上有名的才女，只要羅兄出一個題目，他們就可作出文章了。」

黃衣女目光轉了一轉，道：「啊喲！我還認為是什麼人，原來是周大爺，你怎麼穿了這麼樣一身衣服啊！」

周堤苦笑一下，道：「眞是寃家路窄，想不到咱們會在這裏碰上了。」

歐陽俊心中已經有些明白，但却故意裝出一臉錯愕之色，望着兩人出神。

黃衣女不知是有意呢？還是無意，好像故意要挖周堤的底子，很熱情的說道：「周爺，你好像二個月沒有去咱們姊妹那裏坐過了？」

周堤道：「啊！這兩個月，咱們有點兒忙，所以，沒去探望你們姊妹。」

黃衣少女道：「原來如此，玉大人好吧！」

周堤臉色一變，但只不過一瞬間，他又恢復了鎭靜面色，笑一笑，道：「玉大人好。」

黃衣少女道：「周大爺，你給我帶個信給他，要他這兩三天內，到咱們姊妹那裏去一趟，我有重要事和他商量。」

周堤點頭道：「好！兄弟一定把信兒帶到。」

黃衣少女似乎是存了心，硬要把周堤的身份亮出來，緊追不捨的說道：「周大爺，我可是黑夜着燈，打鈴聽音，你要把信兒一定傳到，三天內，他如不去我們那兒，我可要到侍衞宮中去找了。」

歐陽俊心中暗道：「原來，這姓周的竟是侍衞宮中的人。」

但見周堤臉色一寒，道：「沈大姑娘，妳有個完沒有？」

沒有等沈大姑娘開口，那邊綠衣的二姑娘却已說了話，道：「哎喲！周爺，你眞的生氣了？」

周堤冷冷說道：「這是什麼地方，你們兩姊妹又安的什麼心？」

沈二姑娘緩緩站了起來，道：「姊姊，我看咱們不用留這裏了，周大爺眞生了氣，咱們留這裏也是自討沒趣，咱們還是識像點，早走一步。」

大姑娘取出收下的銀子，道：「大公子，無功不受祿，咱們姊妹雖是風塵中人，可也知道廉恥二字，咱們弦聲未响，一句未唱，收你銀子，咱們姊妹心中也過不去。」

這沈家姊妹，雖是風塵中人，倒也有幾分傲骨，齊向歐陽俊躬身一禮，道：「大公子，掃了你的興緻，過兩天，咱們姊妹設法酒宴，替你陪罪。」

歐陽俊心中暗道：「這兩個丫頭，敢對侍衞宮中人，如此放肆，竟似有所恃，只不知這周堤要如何下台了。」

心中念轉，表面上却裝出一副張慌失措之態，道：「這個，這個……」

果然，周堤掛不住了，冷哼一聲，一掌拍在桌子上，道：「給我站住。」

沈家兩姊妹，果然停下了脚步，回頭望着周堤。

周堤冷冷接道：「看來，兩位是誠心掉我周某人的面子了。」

沈二姑娘道：「周爺，你言重了，咱們吃開口飯的弱女子，怎敢在太歲頭上動土，招惹你周大爺這等人物。」

口中說話雙目却已滾下來兩行淚珠。

黃衣大姑娘却對着周堤一躬身，道：「周大爺，你大人不見小人怪，都是我不好，惹你周大爺生氣，舍妹年輕，火氣大了些，但以你周大爺的身份，總不致對我們一個風塵女子過不去吧！過兩天，周爺消了氣，我們姊妹再向你陪罪。」

周堤人已冒了火，準備出手，但却被沈大姑娘一番話，却像是一陣急雨，熄去了周堤一腔怒火。

儘管是周堤心中還有一腔別扭，但却已不好發作。

鱉住了胸中一口氣，冷冷說道：「妳們留在這裏，羅兄發錢找樂子，我也不能掃了別人的興，該走的是我周某人。」

對着歐陽俊一抱拳，接道：「羅兄，掃了你的雅興，兄弟是抱歉萬分，我先走一步，明天兄弟再來拜訪，北京城美女雲集，不乏秀麗之姿，明晚上兄弟請客。」

也不待歐陽俊答話，說完了，回頭就走。

歐陽俊起身說道：「周兄留步，好男不跟女門……」

但周堤身法快速，歐陽俊追到了房門口，已不見周堤的影兒。

回過頭，目睹二女，歐陽俊微微一笑，道：「二位請坐吧！」

沈家二姊妹相互望了一眼，又緩緩坐了下去。

大姑娘輕輕歎息一聲，道：「我們為大公子開罪了客人，眞是不好意思。」

歐陽俊笑一笑，道：「如是在百粵，江南，地面上，不是在下誇口，今宵之事，決不會發生，但這是北京城，兄弟是初次到此。」

二姑娘道：「公子留下我們兩姊妹，不怕那姓周的找你麻煩麼？」

歐陽俊微笑道：「不會，我又沒有開罪他。」

二姑娘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只怕他想找碴兒，橫豎都會找出一個道理來。」

歐陽俊道：「在下遊戲風塵，見過的場面很多，如是人家非要找麻煩，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在下不生事，但也不怕事。」

二姑娘微微一笑，道：「大公子豪氣干雲，咱們就奉送你一段瞎子玩會，姊姊，妳調好弦兒……」

歐陽俊雙手搖動，道：「不用了，兩個姑娘如肯賞臉，就請坐下來，陪在下喝一盅聊聊吧！」

大姑娘低聲道：「妹妹，大公子說的是，這一鬧，他還有什麼心情聽書，為了表示咱們心中一點歉意，就陪大公子喝一

虫。」

二姑娘嫣然一笑，道：「姊姊吩咐，小妹怎敢違命。」

就這樣，沈家姊妹喝下了來。

歐陽俊暗暗示意，張越立刻緩步行了出去。

王召也移動身形，站在門口。

歐陽俊乾了一杯酒，笑道：「聽說侍衞宮，在京畿地面上的勢力很大，兩位開罪了周大爺只怕以後的日子不好過了。」

二姑娘撇撇咀巴，道：「大不了我和姊姊一走了之，不再吃這碗開口飯。」

歐陽俊道：「能够走得了麼？」

這一次，不容二姑娘開口，大姑娘已搶先說道：「不要緊，我們姊妹還認識侍衞宮中的人，過一天，托個人說說情，向周爺認個錯，也就是了。」

歐陽俊話題已轉，不再談周堤的事，盡談些風月事情。

他號稱浪子，這些事自然瞭如指掌，娓娓道來，如數家珍。

沈家二姊妹陪着吃完一頓飯，也就告辭而去。

王召大步行了回來，低聲道：「浪子，你可是眞有興緻啊，美女陪侍，大談風月，一談就是大半個時辰——」

歐陽俊笑一笑，接道：「我在摸這兩個丫頭的底子？」

王召道：「怎麼樣？摸出來沒有？」

歐陽俊道：「沒有，這兩個丫頭，看似簡單，胸無城府，但事實上，是屬於那外拙內巧的人物……」

王召接道：「外拙內巧，那是說大智若愚了。」

歐陽俊道：「那又太高了一些，她們還談不止大智，所謂外拙內巧，使人覺着她們有着坦白無華的性格，那是因爲，他們經過了人爲訓練，裝作出來的神色。」

王召道：「對人還有這麼多不同的看法，高明，高明啊。」

歐陽俊道：「談不上高明，這是一種多年觀察人性而得的經驗。」

王召道：「你說了半天，是否看出了她們的來路了。」

歐陽俊道：「很慚愧，兄弟未能摸出她們的來路，不過，也非全無收穫。」

王召道：「什麼收穫。」

歐陽俊道：「這兩個丫頭，都是武林高手。」

王召楞了一楞，道：「這一點，我倒未曾看出來了。」

歐陽俊道：「很不容易看出來，我費了不少心機，才使她們露出了原形。」

王召道：「這個，我竟沒有瞧出一點瞄頭，當眞是慚愧得很。」

歐陽俊道：「你還記得那位二姑娘發脾氣麼，如若單是周堤在言語上說的難聽一些，決不致引起那樣激烈的爭執。」

王召道：「你動了手脚？」

歐陽俊道：「不錯，我暗中發出一片骨屑，擊向那二姑娘的『丹田』穴，竟然被她避開，她認爲是周堤在暗中施襲，這一來，完全測出了她們一身武功，才激起那位二姑娘的怒火，在她想來，事情已拆穿了，用不着再裝下去。」

王召道：「看來，岳少俠沒有選錯，你這個機巧之能，咱們兄弟加起來也比不上。」

歐陽俊道：「王兄，不用太自謙，兄弟辦這些事，要靠三分機智，六分運氣，都不如武功來的紮實。」

王召打個哈哈，道：「咱們不說這個了，還有件要事，還未請教？」

歐陽俊道：「只管吩咐。」

王召道：「咱們今後應該如何？岳少俠還要咱們如何？」

歐陽俊道：「只有先住上一兩天，聽候反應，再作道理。」

王召吃了一驚，道：「你是說還要在這裏住上數天之久？」

歐陽俊道：「這是趕機會的事，急不得，說不定明天，咱們突然奉到了岳少俠的招集離去。」

王召沉吟了一陣，道：「浪子，咱們是不是要先把這邊的情形，告訴一下岳少俠呢？」

歐陽俊道：「這個麼？在下覺着暫時不用了，岳少俠如若和咱們連絡，自會派人找咱們，在他未找咱們之前，最好不用找他。」

王召道：「爲什麼？」

歐陽俊道：「侍衞宮中人，已經釘上了咱們，可見對方早已經對咱們十分留心了，自然，侍衞宮中人不會留心到咱們的舉動，留心到七王爺，如是在下沒有猜錯，親王府的四週，可能都已佈滿了眼綫，暗樁，只要咱們的人，一進親王府，立刻就會被他們發覺。」

王召道：「這麼說來，咱們要獨行其是了。」

歐陽俊道：「目下的情形，只有如此了，我不知道岳少俠是否告訴過兩位，他告訴在下的是，要咱們便宜行事，這是說，不用和他再見面了，有事情他自己會和咱們見面。」

王召道：「咱們應該如何？」

歐陽俊道：「這就要靠咱們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來應付這些糾紛了。」

王召又問道：「現在，咱們要作何打算？」

歐陽俊道：「這個，兄弟也沒有一定的主意，咱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使侍衞宮中人，別對咱們動疑問，要他們相信我是嶺南的大公子。」

王召道：「浪子，你的意思，就是要咱們獨行其是，不要和岳兄連絡了。」

歐陽俊道：「現下的情形如此。」

王召道：「照你這樣說法，我們岳兄弟這從人，還得幹些時間了。」

歐陽俊道：「看來，只好委屈兩位一陣了。」

王召輕輕咳了一聲，道：「老大，你看，咱們應該怎麼辦？」

張越道：「沒有法子，看來咱們只有認命了。」

王召道：「好吧！浪子，你把咱們的工作分配一下，你要明白，咱們兄弟一向是作頭頭的，侍候人的事，咱們可沒有學過，你要事先不說清楚，只怕咱們很快就會露出馬脚。」

歐陽俊笑一笑，把一個作僕從的細節，講的很清楚。

王召苦笑一下，道：「原來作一個從僕，也有這樣多的麻煩。」

歐陽俊道：「不錯，不論作甚麼事，都要有條件。」

王召吁一口氣，道：「一個人，能作一個人的跟班，那也算在人生過程上，留份難忘的記憶了。」

歐陽俊道：「兩位，眞是多多的委屈了。」

王召歎口氣，道：「咱們兄弟已經接下了這份差事，就算是演戲吧！也要繼續的演下去，從此刻起，咱們兄弟照着一個作僕從的身份辦事，不過，浪子，你要知道，用嶺南雙龍作僕從，是你終身的造化，這件事，你要永遠記在心中。」

歐陽俊道：「這個，小弟明白，表面上，我是大爺，骨子裏，我是孫子，兩位這份委屈，兄弟心中明白，對不住的地方，兄弟日後給兩位陪罪。」

王召道：「好！咱們兄弟現在是留這裏侍候你呢？還是暫時下去休息。」

歐陽俊道：「看起來，兩位至少要留一個在這裏了。」

王召道：「好吧！老大，你去休息，我這裏侍候公子。」

張越笑一笑道：「幹僕從這個工作，看起來，倒是很好玩的。」

大步出室而去。

歐陽俊目覩張越出室而去，低聲說道：「王兄，咱們兄弟，彼此相諒相解，大家演完一局戲，也就是了，但對張兄，却是不好意思的很。」

王召笑一笑，道：「不要緊，不看金面看佛面，咱們老大對岳少俠，也是佩服的五體投地，希望你閣下不要客氣，要你浪子這點面子，跟咱們叩上三個響頭，咱們兄弟也不會跟着你當從人。」

歐陽俊笑一笑，道：「這個我明白，人貴自知，如是兄弟沒有這一點自知之明，還能在江湖上混麼？」

王召道：「浪子，話可是又說回了頭，岳少俠派你這個差事，可是知人善任，咱們兄弟決定盡力而爲。幫助你幹出一番名堂。」

歐陽俊道：「兩位如肯全力協助，兄弟的信心大了。」

伸手探入懷中，摸出了一叠銀票，道：「王兄，這是五十張銀票，分爲一百兩，二百兩兩種，專作賞人之用。」

王召怔了一怔，道：「浪子，如論財富，咱們嶺南雙龍，只怕不會比你少，但你這麼一個花錢法子，叫人看了心疼。」

歐陽俊笑一笑，道：「兄弟一身家當，全部帶在身上，也不過是兩萬左右的銀票，但我唯一的好處，就是不心疼，化完就算。」

王召道：「歐陽兄，看來，作一個浪子，也不是容易的事，單是這一份化錢的豪氣，就不是一般人能够辦到。」

歐陽俊道：「慚愧，慚愧，所以，兄弟到現在仍然是家無恆產，兩袖清風。」

王召道：「腰纏萬貫，怎能說是兩袖清風。」

歐陽俊道：「王兄，你不知道兄弟的苦楚，我這一點銀子，弄不好，我一夜就能賭光。」

王召道：「唉！浪子，你作這嶺南大公子的身份，七王爺是否給你些銀子。」

歐陽俊道：「沒有，岳少俠是很窮，有些銀子，也不過差可温飽，七王爺正鬧的不可開交，兄弟也不好開口，只好自己先貼了。」

王召道：「這眞是貼錢又出力了。」

歐陽俊道：「沒有法子，岳秀這個人，似乎是有一股很奇怪的力量，不自覺的讓人心生敬佩。」

王召笑一笑，道：「是啊！如若不是爲了岳大俠，我們兄弟也不會不在嶺南作大爺，跑到北京來作從人了。」

歐陽俊微微一笑，說道：「王兄，早點休息去吧！大約今夜中，不會有甚麼事情了。」

王召道：「浪子，咱們這作侍衞的是否要替你守夜。」

歐陽俊道：「那倒不用了，不過，要住右廂房，有事情，放機警些。」

王召道：「好吧！咱們會盡量小心，萬一有所失誤，你也要小心一些，不能全靠我們兄弟保護。」

歐陽俊道：「這個自然。」

一宵無事，第二天，歐陽俊早就醒了過來，但他爲了保持嶺南大公子的氣派，故意睡到將近中午，才起身梳洗。

午後不久，店小二送上了一份請柬。

歐陽俊打開一看，只見上面寫着：

敬備薄酌，共候台光。

下面具名人竟是周堤。

時間就是當日下午申末酉初的黃昏時分，地點是北京城內，望花樓。

歐陽俊一皺眉頭，道：「宴無好宴，會無好會，這一席酒，只怕不容易吃。」

王召道：「老弟去呢？」

歐陽俊抬頭望了王召一眼，道：「王兄的意思呢？」

王召道：「我的意思是咱們該去。」

歐陽俊道：「去就去吧！不過，咱們得想個法子，通知岳兄一聲。」

王召道：「你不是說過，咱們不能去見岳秀麼？」

歐陽俊道：「自然是不能去見，不過，咱們得想法子，把消息轉告過去。」

王召道：「如何才能把這消息傳過去呢？」

歐陽俊道：「這個麼，就要多用點頭腦想想了。」

王召道：「我看還得你浪子動腦筋了，在下麼？沒有這份才能。」

歐陽俊笑一笑，道：「這個，兄弟早已經準備好了，不勞王兄費心。」

王召笑一笑，道：「好吧！從現在開始，咱們兄弟聽命行事就是。」

歐陽俊淡淡一笑，起身離去。

片刻之後，歐陽俊又行了回來。

王召一皺眉頭，道：「消息傳出去了麼？」

歐陽俊道：「傳出去了。」

王召怔了一怔，道：「這樣快，用甚麼方法把消息傳了出去。」

歐陽俊笑一笑，道：「這一點，你就先悶着吧！這是在下和岳少兄研究的傳訊方法，目下還不便洩漏。」

王召輕輕咳了一聲，道：「好吧！在

下不問就是。」

歐陽俊笑一笑，道：「去通知張兄一聲！咱們英雄要充，但却不能不準備一下，免得到時間措手不及。」

王召道：「如是大家眞槍眞刀的拚一陣，咱們決不會害怕，怕的是，他們在暗中下毒。」

歐陽俊道：「酒菜方面，在下會盡量的小心，不過，兩位還要時時跟隨在下身後，至少，也該能相互望見。」

王召點點頭，道：「咱們兄弟已從你浪子口中，知道了不少作從僕之道，我和老大已經研商了很久，咱們不會讓你浪子失望。」

歐陽俊望望天色，道：「現在，時光已經不早了，王兄也該去準備一下，咱們這就得動身趕往望花樓。」

王召道：「浪子，你再說一遍，如是有人對你不敬，我們兄弟應該如何？」

歐陽俊道：「這要看場合變化，才能決定，兩位只怕還無法適應，在下會暗示兩位。」

王召道：「就是忘了你的暗示記號，你是否可以再說一遍。」

歐陽俊笑一笑，又作了一次說明。

王召噗口氣，道：「看來作從僕的事，學來不易。」

歐陽俊看他感慨萬端，不便接口，只好笑而不答。

三人準備妥當，趕往了望花樓。

周堤早已在二樓梯口處恭候。

自然，他不會早已站在大梯口處等候，望花樓中人，客進客出，堂倌也不會認出他們的身份。

唯一的解說，就是周堤早已派人在門口等候，也可能早已派人在燕山客棧等候，暗中監視着三人的行動。

歐陽俊暗暗一皺眉頭，口中却哈哈大笑，道：「周兄，怎麼敢有勞你大駕。」

周堤道：「大公子賞光。」

王召，張越，齊步向前，緊追在歐陽俊的身後。

兩人作了一套新的僕從衣服，墨緞子緊身勁服。

歐陽俊穿着那身光鮮，簡直就不用提了，天藍色緞子長衫，外罩玄色長褂，足登福字逍遙履，抱拳道：「周兄招宴，兄弟感得榮幸萬分，怎敢不應約而來。」

周堤道：「大公子來得很好，兄弟正好替你引見幾位朋友。」

他也換了一身衣服，海青色長袍，頭戴海青呢帽。

歐陽俊道：「在座的，可都是侍衞宮中的人麼？」

周堤道：「有兩位是侍衞宮中人，另外，有北京地面是兩位有頭有臉的人。」

歐陽俊笑一笑道：「周兄，咱們一見如故，兄弟也不見外了……」

周堤接道：「大公子有什麼話，只怕請說。」

歐陽俊道：「兄弟放蕩慣了，我不希望和官場中人應付，這一點，希望你周兄，多多原諒。」

周堤道：「大公子放心，侍衞宮是一個隱密的機構，半公半私，大公子只管放心，……」

乾笑兩聲，接道：「這些人都是很好玩的朋友，決不會使場面太過嚴肅。」

歐陽俊道：「好！兄弟最怕的是官場應酬。」

周堤道：「放心，放心，大公子登樓一看，就知在下所言非虛了。」

歐陽俊登上二樓，被引入一個廣敞的房間之中。

只見房中，早已坐了四人。

兩個四十左右的中年大漢，穿着藍色長衫，臉上神情木板，以歐陽俊的經驗，一望之下，卽知是侍衞宮中的人。

另兩人，一個穿着墨綢子對襟短衫，高捲着兩隻袖管，五十左右的年紀，留着山羊的鬍子，長的却乾枯，瘦小。

另一個，年紀只有二十三四，白淨面皮，劍眉星目，穿一身白緞子鑲着黃邊的疾服勁裝，很醒目，也很美麗。

周堤哈哈一笑，道：「我替來諸位引見一下……」

指着兩個藍衫人，道：「這兩位丁氏昆仲，丁山，丁海，和兄弟一起共事。」

歐陽俊一抱拳，朗笑說道：「久仰，久仰。」

丁山，丁海一躬身，說道：「不用客氣。」

周堤指着那枯瘦之人，道：「這位是北京城地面的頭號人物，人稱黑鷹劉元，劉老大。」

那黑衣枯瘦的漢子一抱拳，道：「周爺提起大公子，一派干雲豪氣，今日幸會，眞叫兄弟感覺榮寵。」

歐陽俊道：「好說，好說，行客拜坐客，兄弟應該趨府拜訪劉兄才是。」

劉元道：「不客套，不客套，大家一見如故，大公子想在京裏遊玩一番，兄弟是老馬識途，包你玩的快活。」

歐陽俊一掌擊在大腿上，道：「行，有你劉老大這句話，兄弟算沒有白來一趟北京。」

周堤輕輕咳了一聲，道：「羅大公子，兄弟再給你引見一位朋友。」

歐陽俊一轉身，目光投注到那白衣少年身上，道：「這位少兄是——」

他雖然也是公子哥兒的打扮，但比那白衣少年大了很多。

白衣少年輕輕咳了一聲，道：「區區花子玉。」

劉元笑一笑，道：「花少兄是燕趙地面上花中遊蜂，羅大公子如是喜愛此道，花少兄是最好的玩伴。」

歐陽俊道：「妙極，妙極，兄弟別無嗜好，就是喜愛，色、賭二道，對於此中高手，一向是肝胆相交。」

花子玉很矜持的笑一笑，道：「劉兄太誇獎兄弟了。」

目光一掠歐陽俊道：「羅大公子，在江南地面上，定然是風流人物，兄弟和羅大公子相比，那是小巫見大巫了。」

歐陽俊笑一笑，說道：「好說，好說，百粵境中，江南道上，風月人物，兄弟確實相當的熟悉，如是花兄有暇到江南，百粵走走，兄弟自當廣招佳麗，爲花兄洗塵。」

花子玉一笑道：「大公子這麼一說，兄弟可得先盡一番心力了。」（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無影毒神

蕭塞·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雲飛爲赤足神魔擊傷，却得到碧玉琴魔的援手，暗中送予他一粒華百陀的續命丹，在他奮起全身之力將射日劍擲擊華百陀時，整個身軀被華百陀擊落懸崖，危急間他一手插入一條石柱，懸掛半空，華百陀却以爲他已被擊落崖下，逕自離去。白雲飛俟華百陀走後，翻身上崖，信步走進一座樹林，趺坐運功療傷，剛好運功完畢，驀聽歐陽空在不遠處與松金喇嘛及斐文海等爭鬥，此際，歐陽空正被松金喇嘛大手印擊斷烟桿，人也被擊倒，斐文海仗劍追殺，忽驚叫中人暗算，松金喇嘛忙喝問何人胆敢——

斧斬奔駝腿　掌劈衝象牙

當松金大喇嘛的眼光一落在裴文海攤開的手掌時，他的話聲也不由得一噎，臉上泛起驚愕的表情。

裴文海手上平攤着一片枯萎的落葉，駭然道：「這是內家最上乘的『飛花殺人』絕技！」

他這話一出，使得站立一旁的「飛鴻快劍」竺西，「千山劍客」龍力臉色都爲之一變。

那剛剛醒了過來的屠龍一劍陶墨人猛地一聽此言，都嚇得忘了站起來。

因爲這等內家頂峯的「飛花殺人」絕技，他們僅是聽說而已，何曾見過這等神妙的功夫？是以全都愕住忘了說話。

松金大喇嘛定了定神，沉聲說道：「林中是那位宗師？」

敢情他曉得當今天下能够以落葉飛花爲暗器的人，已是寥寥無幾，僅是傳說中的海外三仙或星宿變魔等老一輩前人能够有這種功夫。

林中一片寂靜，沒有一點回音。

斐文海沉吟一下道：「這不會是我師祖或者海外三仙，因爲這人發出落葉並不殺人，僅是……」

林中發出一聲，長劍陡然出鞘，一道照眼光華泛過，削將而去。

可是他出鞘雖快，那六片枯葉却去勢更快，齊都射破燈籠將裏面的燈心削去。

燈光一熄，林中陡然一暗，松金大喇嘛狂吼一聲，飛身躍起，向着發聲之處撲去。

他身子尚在空中，一股灼熱的勁道已似大江傾倒，洶湧湃澎地撞上身來。

「砰」地一聲巨響，他低嘿一聲，被那强勁的力道擊得身形往後倒飛，跌落地上。

他右臂齊肩痲得幾乎抬不起來，驚駭之中，耳邊風聲一響，一個碩大的身軀自頭上風掠而過。

他悶聲不響，左掌凝聚勁道，往上一揚，斜斜往後拍去。

黑暗中傳來一聲叱叫，他曉得自己拍出的大手印已擊中那潛伏林中的高手了。

他一跳而起，大聲道：「快亮燈！」

林中傳來兩聲悶哼，一點火花亮起，斐文海手持火摺子，道：「大國師，你怎麼啦？」

松金大喇嘛一眼望見劍郎君手中長劍竟然折斷爲二，不禁爲暗中逸去的人那一身武功而寒心。

斐文海從松金大喇嘛那肅然的表情可以看得出對方心中所想的。

他沉聲道：「這人可能是與大烟桿歐陽空一道的……」

風聲颯颯，密林之中登時又亮起了三個火熠子。

松金大喇嘛臉色沉重地問道：「你們可曾追上他？」

「飛鴻快劍」竺西搖了搖頭，側目望着「屠龍一劍」陶墨人，但是陶墨人却同樣的搖了搖頭。

「千山劍客」龍力神色凝重地道：「燈光未熄時，我一見那六片樹葉飛來，立卽便已判出那人是爲着歐陽空而來，所以在蠟燭剛熄滅之時，我便已站在歐陽空身前……」

他眉頭一皺悻然道：「當那人趁着黑暗撲來時，我一劍攻出，正好將他來勢抵住，而且確確實實刺在他的身上……」

「劍郎君」斐文海雙眉一軒，目中射出烱烱神光，問道：「你那一劍刺出，却像是刺在鋼板之上，不但沒將那人殺死，而且劍尖還因之一滑而開？」

「千山劍客」龍力雙眼圓睜，錯愕地道：「你，你怎麼曉得？」

「劍郎君」斐文海沉聲道：「因爲我與你的情形相同。」

竺西與龍力面面相覷，臉上都爲之動容，露出驚懼無比的神色。

「屠龍一劍」陶墨人吁了口氣道：「沒想到連斐兄你一劍之勁，却也無法將他殺死，眞使人難以置信。」

斐文海苦笑一聲道：「我一劍刺在他的身上，不但未能將他殺死，而且還被他一拳把長劍打斷，眞是丢人丢到家了！」

松金大喇嘛聳然動容道：「這人無論是誰，我們必須查清楚，否則二太子的安全豈不可慮？」

他腦海之中倏地掠過一個意念，脫口呼道：「我那六個侍從呢？」

此言一出，場中四人方始記起自燈籠熄後便未見到那六個喇嘛。

斐文海一摸手中火熠子，目光轉移，見到松金大喇嘛飛身兩丈，躍到剛才那六名喇嘛站立之處。

「呃」松金大喇嘛恍如受到雷霆殛中，全身一顫，木然的站在那兒，動都沒有動一下。

斐文海首先飛身躍將過去，問道：「大國師，你怎麼啦……」

松金大喇嘛聞聲一震，喃喃道：「金龍梭！」

龍力和陶墨人齊都飛躍過來，只見那六個持燈的紅衣喇嘛此刻全都仰天跌倒，額上揷着一枚暗器流滿一臉的鮮血。

「飛鴻快劍」竺西俯身將一名喇嘛額上揷着的金龍梭拔了起來，細細一看道：「這是純金鑄成的，手工很細！」

斐文海沉重地道：「這種暗器手法眞是厲害，本人從未見過有如此準確地能在黑暗中連發六枚暗器，而且還能一齊擊中同一部位……」

「千山劍客」龍力問道：「莫非這是川蜀唐門中人所爲？」

松金大喇嘛搖了搖頭，沉重無比地道：「這金龍梭乃是家師兄天龍大喇嘛所獨創的，並非四川唐門所有。」

斐文海啊了聲道：「國師所說的就是本朝前任大國師天龍大喇嘛？」

松金大喇嘛點頭道：「一點都不錯，正是本朝前任大國師天龍大師兄。」

他沉吟一下子又道：「家師兄自十二年之前便已自宮中失蹤，至今本門遣派過三次弟子，找尋天龍大師兄都未得見，不料今晚……」

「屠龍一劍」陶墨拍了下敞開的胸膛，道：「這一定就是天龍大喇嘛了！」

他冒冒失失的說出這句話，松金大喇嘛一愣，正在忖思今晚在林中的那人是否就是大師兄天龍大喇嘛時……

陡地在密林深處響起了歐陽空怪叫之聲：「王八羔子，你到底是誰？」

松金大喇嘛略一錯愕，大袖一揮，朝那發聲之處飛撲而去。刹時這武林四劍互相對望了一下，將手中火熠子一齊吹熄，不約而同的隨着松金大喇嘛奔去。

風聲颯颯，枯葉簌簌，轉瞬之間，密林之中又歸於黑暗，歸於沉寂。

遠處傳來歐陽空那破鑼似的怪叫聲：「王八羔子，你到底要將我老人家帶到那裏……」

×　×

一連幾天的霪雨，使得青城山下的「晉安村」都被泥濘所包圍着，路上鮮有行人經過，那些平日上山進香的旅客更是絕跡無蹤。

早晨，雨停了，自那厚厚的雲層後，縷縷的陽光透了出來，投落在青城山上，使得山上蒼翠的樹林更加鮮綠可愛。

村右的一家旅店大門，緩緩的推了開來，一個睡眼惺忪的店小二右手持着一根長竹竿，左手端着一張小板櫈慢吞吞的走了出來。

他迎着涼風，全身抖了一下，又深深的打了個呵欠，自言自語道：「格老子，這些日子儘是落大雨，沒有一個客人上門，整日都窩在被窩裏，把骨頭都給窩軟了，連這麼點風都吹得身上發寒！」

他將櫈子放在石階上，又伸了個懶腰，然後才將竹竿上捲着的招子抖了開來，站在板櫈之上，將布帘揷在牆上隙縫裏。

布帘被風吹得「獵獵」作响，在陽光下可很清楚的看到上面寫着四個大字：「順風老店」。

店小二望着布招，嘟噥着道：「格老子什麼『順風老店』，我店小二再沒唸過書也曉得這個店名取得不對呀！」

「咳！」一個頭戴瓜皮小帽身穿短布棉襖的中年人揹着手自店裏走了出來，他臉孔一板，叱道：「二楞子，你又在嘀咕什麼？」

那店小二慌忙自板櫈上下來，堆着笑臉道：「大掌櫃，我是在說今天天氣可眞好，圓圓的太陽，照得人心裏都暖了。」

那掌櫃的揑了下唇上的兩撇小鬍子，沉着臉道：「混帳，我明明聽你說這『順風老店』的店名取得不好，哼！你認爲比掌櫃的我唸得書多？」

二楞子辯道：「只有龜兔子說這店名不好，我小子曉得掌櫃的你是取得『一帆風順』的意思……」

那掌櫃的微微頷首道：「你再解釋清楚一點，我要看看你是不是眞曉得我取名『順風老店』的眞意？」

二楞子擦了擦眼角的眼屎，得意地道：「青城山那麼高，我們做的生意全是讓上山進香的旅客居住的，所以希望他們一路順風，快點上山，快點下山……」

那掌櫃的臉色一沉道：「格老子，你說上山順風倒也對，那樣可減低客人爬山的力氣，如是下山也順風豈不是要使他們跌死？」

二楞子一楞，揑腮摸腦，囁嚅道：「風太大了當然會跌死……」

「混帳！」那掌櫃的怒駡一聲道：「還不替我滾進去？」

二楞子嚇得打了個哆嗦，端起板櫈，抱頭跑進屋裏去了。

這掌櫃的抬起頭來望着那被風吹拂得發出「獵獵」聲響的布招，得意地晃了晃頭，道：「順風老店誠智慧之結晶，靈感之火花也。好！這店名取得好極了……」

他正在自鳴得意時，一陣清脆的鈴聲傳進他的耳裏，不用看，他便曉得那是山上慧覺庵裏住着的女仙子。

他深深地吸了口氣，忖道：「等一會見到夏仙子，可別再連話都說不出來，像上次那樣，一見到她那麼美麗的臉龐，使得我連動都不能動了。」

鈴聲一陣輕響，轉瞬便已來到面前，他裝成不在意的樣子，回過頭去，臉上堆着笑容道：「夏仙子你今日下山來了？」

在他的眼前展現的是一張帶着薄薄憂鬱的美麗臉靨，頓時他的神智一陣迷糊，又講不出話來了。

那個少女騎在一匹白色的小驢子上，微微一笑道：「這幾天雨下得眞大，所以趁着今天天晴下山來買點雜物。」

她仰頭望了望那不住晃動的布招子，道：「順風老店，順風老店，唉！人生又有多少時候是順風的？」

她那烏溜溜的眸子裏一片迷濛，恍如籠着淡淡的春霧，顯得更加的動人。

她輕輕的嘆了口氣，那細長如柳的黛眉，微微的顰起，紅艷的朱唇邊有着一抹淺淺的哀愁……

那掌櫃的直看得心神搖曳，好像喝醉了酒似的，看得都痴了，楞楞地問道：「夏仙子，你……又爲什麼這樣憂鬱……」

那個少女輕輕的嘆了口氣，自唇邊勉强擠出一絲笑意，道：「人生的道路上一片蒼茫，唯有持着痛苦的手杖，才能穿入那濃濃的憂鬱之霧裏……」

她緩緩的伸出手去撥弄着白驢頸項上掛着的金鈴，一陣清亮的鈴聲脆脆的響起，帶着旋律的音韻散放在空際……

那掌櫃的痴痴地望着她那細長瑩白，有如玉石雕成的五指，腦中一陣迷糊，喃喃地道：「痛苦的手杖？憂鬱之霧……」

那少女凄迷的眼光中自遼遠的天空收轉回來，當她看到這掌櫃的那副迷惘的樣子，不禁啞然失笑道：「唉！告訴你，你又怎麼知道呢？」

她拍了拍白驢的頸子，道：「掌櫃的，我走了！」

白驢緩緩行走，頸下金鈴悠揚地响起一串細碎的鈴聲，只聽她幽怨地曼聲吟道：「花開花謝說無窮，聚也匆匆，散也匆匆，杜鵑聲裏人何處？烟也濛濛，雨也濛濛……」

當她穿過了片片飄來的薄霧裏，向着村外走去時，兩騎快馬濺着泥濘，馳進了村裏。

她的眼中原是一片迷濛，倏然間，目光一亮，凝望着那飛馳來的雙騎，似乎呆了樣的。

雙騎如飛，急速無比的奔了過來，她「啊」了一聲，臉上浮起一片驚喜混雜着的訝異的情緒，張開了嘴想要大聲呼喚。

可是腦海中意念一轉，她抑止了呼喚的慾望，而緩緩的垂下頭來，黯然地忖思道：「唉，我又何必呼喚他呢？一看到他便會使我想起了白雲飛……」

歐陽空正自口沫橫飛，興奮地道：「王八羔子的，那白雲飛可眞是不簡單，兩年前還是個一點武功都不會的渾小子，現在却已擠身江湖後起之秀裏的武林七劍之中，嘿嘿，齊老弟，你可聽說過他叫冷血劍客的原因？天下唯有我曉得他是因爲心裏喜歡夏馥萍那小妞，所以對其他女孩子都不感興趣……」

他說話又快又大聲，每一個字都像釘子樣的釘進了這個垂首女人的心裏，她忍不住抬起頭來返身叫道：「老烟虫，歐陽空。」

歐陽空和一個紅袍漢子並騎馳過，只顧吹噓着自己當年的壯擧，根本就沒注意到路旁這垂首騎着白驢的少女。

陡然之間，他話聲一斷，慌忙回過頭去，大聲叫道：「精靈鬼，是妳？」

他吆喝一聲，將馬韁勒住，飄身落在地上，向着夏馥萍行去，道：「妳又怎會到這兒來呢？」

夏馥萍苦笑了下道：「我師父不許我跟爹在一道，就把我帶到這兒來。」

歐陽空看到她眉目之間籠着輕愁，整個人都彷彿變了似的，已不復以前那樣天眞活潑，看來成熟了許多。

他凝望着她，輕輕道：「小精靈鬼，妳變了！」

「變了？」夏馥萍目光凝望着遙遠蒼穹，輕嘆道：「白雲蒼狗，世事無常，這兩年來，怎會沒有變呢？人變了，心情也蒼老得多了。」

歐陽空一怔，搖搖頭道：「馥萍，我眞不了解妳。」

夏馥萍微微一笑道：「這世界上誰又了解我呢？」望了望歐陽空蓬亂如草的亂髮，參差不齊的大鬍子，道：「老烟虫，你也變了，你雖然還是反穿皮襖，可是却沒有烟桿了……」

她這句雖然是帶着淡淡的微笑說出來的，但是包含着多少的辛酸？

歐陽空一怔，喃喃地道：「妳已經是個大人了……」

夏馥萍苦笑了下道：「人總是會長大的，是不是？我想你也高興我長大了……」她的目光一轉，瞥見了策馬一旁的紅袍

湊子道：「那位是誰？怎麼也跟你一樣，蓬着頭，蓄長了鬍子，莫非是老烟虫你收的徒兒？」

歐陽空呵了一聲道：「那是我的救命恩人，成名於塞北的神斧勇士齊天岳，妳可要見見他？」

夏馥萍搖了搖頭道：「我現在誰都不要見。」她臉上微微一紅道：「你可曾見到白雲飛？」

老烟虫歐陽空笑道：「妳到現在還沒有忘記他？」

夏馥萍轉開頭去躲開歐陽空那烱烱注視自己的目光，望着齊天岳被風吹得不住飄拂的紅袍，輕聲道：「他現在怎麼啦？兩年來我都沒有聽到他的消息。」

歐陽空怪叫道：「那王八羔子不識好歹，上個月我見到他時是在成都府城外的大眉山莊，誰知那王八羔子竟爲了海外來的一個女娃兒跟我賭氣，與我絕交……」

夏馥萍臉色一變道：「他竟爲了一個女孩子跟你絕交？噢！那個女孩子叫什麼名字？」

歐陽空道：「她是海外三仙裏鐵笛老尼的徒兒宇文璧玉……」

他哈哈一笑又道：「看妳可憐樣子，我老實告訴你吧，他不是愛上宇文璧玉，而是恨上她而與我絕交。」

夏馥萍心裏這才鬆了口氣，臉上紅紅地道：「呸！誰管他愛不愛上別人？」

老烟虫哈哈大笑道：「天下唯有夏馥萍姑娘最會管白雲飛愛不愛別人！」

夏馥萍啐了一口道：「呸！老烟虫，你別老不正經了！」

歐陽空放聲大笑道：「哈哈，這才像是二年前的小精靈鬼！」

夏馥萍哼了一聲道：「你若再嚕嗦，我就要走了！」

她說着一夾驢子，便待離去。

歐陽空心中雖曉得她這只是一種女孩子要的小手段，但是却恐怕她眞的掉頭走了，他叫道：「喂！我告訴妳白雲飛的下落。」

夏馥萍哼了一聲道：「誰要曉得他是死是活？」

她雖是如此說，可是却已停住了身子，掉過頭去。

歐陽空也不再取笑她，咳了一聲道：「當今江湖崛起七大年青劍手，白雲飛佔於第三位，而被稱爲冷血劍客。」

夏馥萍剛才雖然偸聽到歐陽空說了幾句關於白雲飛之事，這時又重複聽來，却依然感到欣喜。

她咬了咬紅唇，問道：「爲什麼他又被稱爲冷血劍客呢？」

歐陽空呵呵一笑，說道：「這只好問妳了。」

夏馥萍雖可猜出他話裏的用意，却仍然羞怯地道：「爲什麼問我？我與他又沒有什麼干係？」

歐陽空道：「他成名於四川河南一帶，我想妳一向僻處苗疆，不會曉得他的爲人如何。」他咳嗽一聲道：「像他長得如此英俊，不用說是有許多的女人跟他一道，但是他却一點都不動於衷，妳想，他若不是爲了妳豈會如此。」

夏馥萍心中喜悅無比，臉孔却繃得緊緊的，扳着臉道：「老烟虫，你儘在胡說，我要走了。」

說着，她一挾白驢，眞的飛馳而去。

歐陽空叫道：「喂！丫頭，妳師父和妳住在那裏？」

白驢急奔，蹄聲遠去，夏馥萍回頭道：「我們住在青城山裏的慧覺庵裏，你一問夏仙子便可找到我們……」

「夏仙子？」歐陽空一摸頭上亂髮，自言自語道：「這小精靈鬼什麼時候又變成夏仙子了？」

他一想到那種聽到白雲飛時眼睛裏閃現的爍亮光芒，心中便也是一喜，搖了搖頭忖道：「她如此的愛着白雲飛，竟還要裝成一副漠不關心的樣子，嘿！我老人家經驗多麼豐富？她還想騙得過我啊？」

他嘴角一咧，得意地摸了摸已經瘦下去的大肚子。

眼角一瞥，他看到齊天岳緩緩策馬而來。

齊天岳輕輕一笑道：「歐陽老大哥，你是否遺憾這幾天養傷倒把個肚子給養小了？」

歐陽空道：「這個我倒不在意，吃個五天，大肚子便又回來了。」

他回頭指了指身後又道：「你可看見那個女孩？她就是我告訴你的夏馥萍，乃是冷血劍客白雲飛昔日初戀之人……」

齊天岳哦了聲道：「眞沒想到你剛一說到她，我便見到她的芳姿，嗯！她的確長得很美，怪不得那白雲飛要爲她拒絕江湖上那麼多的美女之愛。」

歐陽空道：「剛才你怎麼不來看看，一直站在旁邊……」

齊天岳苦笑了下道：「大烟桿你看我這副樣子，怎好與佳人站在一起？她一看到我，恐怕要遠遠的走了開去……」

他嘴裏雖是如此說，心裏却忖思道：「我豈可讓她認出我便是昔日逃離點蒼，身中鉅毒的白雲飛？白雲飛已經自江湖隱退了，我何必自尋煩惱在情感的圈子裏打轉？我欠她的情債剛償，還要再欠，豈不是愚人一個？」

歐陽空默默地望着他，突地道：「齊老弟，你眞的好像白雲飛，除去你的鬍子，整理好你的頭髮，我想與白雲飛站在一起，我也會分不清楚的。」

齊天岳心裏一驚，朗爽地大聲笑道：「像我這種粗獷無禮的樣子，豈可與溫文瀟洒，英俊飄逸的白雲飛相比？老大哥，你別損我了！」

歐陽空還待說什麼，齊天岳一拍他的肩膀道：「走吧！少在這裏說廢話了，我們還是找個地方歇息，今晚我尙要到青城山去一趟。」

歐陽空眼見齊天岳縱馬而去，搖了搖頭自言自語道：「我始終弄不清楚他到底是誰？竟能在松金大喇嘛與四大劍手的窺伺下將我救出。」他一抖韁繩放馬追去。

仰首望着尖聳入雲的青城山，他嘆了口氣道：「青城山呀！想不到兩年後我又會來到這裏！」

他惱怒地接着又罵道：「都是白雲飛這個臭王八羔子，脾氣比茅坑裏的石頭還要臭……！」

齊天岳聽得清楚，但是僅能苦笑……

× ×

望着那一排排竹林，齊天岳苦笑了，他忖道：「從初更上山到現在三更都快到了，却還沒能闖過這片竹林，看來非得要鬱幹一番，否則就不能到得慧覺庵裏。」

他心念一轉，又忖道：「我還是明日白天再來慧覺庵，與慧覺老尼說明，請她將那本『易筋經』借我，否則我這因救歐陽空而被松金大喇嘛所擊傷的傷勢，豈非永不能癒？」

他想了許久，依然無法想出一個辦法可取得「易筋經」，因爲他知道自己連續數次都是舊傷未癒便又添上新傷，以致沒有休憩之機，可容許體內五行運轉，完全恢復正常，所以現在武功僅是以前的十分之三而已。

若是硬闖這片掛滿鐵網和無數鈴子的竹林，一定會被發覺，那時不知是否能脫過慧覺老尼之手。

在這時，他又恨不得歐陽空曉得自己夜闖青城，而跑來幫忙……

正當他這樣思索之際，驀地聽到竹林深處響起一陣急促的鐘聲，接着便聽到歐陽空像是喊山門樣的大叫道：「苦因老尼姑，妳出來。」

齊天岳一怔道：「苦因老尼？老烟虫又怎會認得慧覺庵裏有個苦因老尼？」隨即他又一笑道：「像他這樣半夜三更跑到尼姑庵來喊老尼姑也是一件妙事，天下除他之外，誰還會如此？」

鐘聲急響，毫無間隙地，滿山之間，儘是聽到廻轉過來的急促鐘聲。

齊天岳靈機一動，忖道：「我若是趁着這陣聲鐘將竹林劈開一條通路，那些小鈴子的响聲一定不會傳進庵去……」

他拔出揷在腰際的神斧，身形移處，斧影一道劈出，便是一片竹枝倒下，轉瞬之間，給他闢開了一條通路，直穿竹林而出，到達庵後斜坡。

他吁了口氣，擦了擦額上的汗水，忖道：「這下總算來到慧覺庵……」

遠處聽到歐陽空的吼叫之聲，他將斧頭揷進腰帶裏，盤膝坐了下來，想要歇息一下，等疲勞恢復之後再進庵裏。

倏地，「嘩啦」一聲巨响，鈴聲「叮鈴」有如瀝雨落下，他斜首一看，只見一個長髮披肩，頭束金箍的大漢，手持一根熟銅棍，闖了過來。

「這人是誰？」齊天岳一驚，便待立身而起。

那手持銅棍的矮小漢子怒吼一聲道：「少林神力行者魯賓來訪，慧覺老尼爲何不出來？」

他橫衝直闖，似乎要將這片竹林全部掃垮，驀地，又是一條人影闖了過來，一聲破鑼似的怪叫响起：「他媽的，你鬼叫什麼？吵得老子不好睡覺！」

神力行者魯賓怒吼一聲，揮起銅棍便是一下擊去。

「嘭」地一聲，震得白雲飛耳朵都幾乎聾了，神力行者魯賓後退一步，叫道：「來者是誰？」

那條大漢吼道：「大爺漠地黑龍洪鼎，小子，你是誰？」

齊天岳眉頭一皺，忖道：「唉！這又是個渾人……」

一念未了，身後傳來一陣風聲，他陡然側身，已見到一個身穿緇衣，滿臉怒容老比丘，手持一串唸珠往自己腦後擊來。

他低嘿一聲，左掌一揚，劈出一道掌風，揮開那串唸珠。

那老尼一個墊步，左足倏飛而出，一式「臥虎登山」左掌劃一圓弧，向齊天岳左肩拍去。

齊天岳一見這老尼所施的招式乃是峨嵋「伏虎拳」法，是以知道這就是慧覺老尼。

他不願與這埋葬自己父親屍體的老尼相鬥，脚下一退，讓了開去，說道：「慧覺師太，在下是奉金……」

話聲未了，背後一涼，他全身一軟，頓時仆倒地上。

夏馥萍咬牙道：「你們這些混水摸魚的傢伙……」但是她看到齊天岳仰着的臉，全身一震，頓時呆了。

慧覺老尼也沒覺察出她的異態，匆匆道：「萍兒，妳到東邊去，我去看看那兩個蠢大漢。」說着，她一抖大袍，飄身離去。

夏馥萍看了看盤在臂上的青蛇，「哇」地一聲哭了出來，伏在齊天岳的身上，泣道：「雲飛，雲飛……」

白雲飛艱辛地道：「我……我不是白雲飛。」

夏馥萍哭道：「不，你是白雲飛，就算你化成了灰，我也忘不了你是白雲飛，不管你頭髮多長，鬍子多亂，你還是白雲飛……」

齊天岳只覺腦中混混沌沌的，再也想不起什麼，他只記得來此的目的是要「易筋經」，所以他張開了嘴，喃喃地道：「易筋經，易筋經……」

夏馥萍一怔，隨即運指點了齊天岳的穴道，她擦了擦眼淚道：「好，我一定把易筋經取來給你！」

夜風裏，她那窈窕的身影消失了，只留下昏迷過去的齊天岳。

澹澹的月光自稀疏的竹枝間縫裏洒了下來，搖曳的竹影在他身上映起搖晃不定斑駁痕影，齊天岳自一個夢裏醒了過來。

他深深的吸了口氣，自竹枝林後往外望去，只見那來自少林的神力行者斜斜持着赤銅棍，怒目注視着漠地黑龍洪鼎。

漠地黑龍洪鼎滿臉虬髯一動，暴喝一聲道：「臭和尙，再接我一招！」

他那微躬的身子倏地一長，有似一隻大熊似的撲了過來。

一道昏黃的光暈在他身前漾起，他單手舉起獨脚銅棍，對着神行力者當頭便是一下。

神力行者魯賓兩道濃眉斜斜一軒，雙足微蹲，手中赤銅棍一抖，迅捷無比的撩了上去。

「噹！」地一聲巨响，勁急的風，在兩股力道的相觸中旋了開去，直使得周圍的草木都偃下地來。

頭上一陣簌簌响聲，竹葉片片落了下來，掉了齊天岳一身都是。

但是他動都不動一下，兩眼依然凝注在那兩條迎合一起的人影上，眨都沒眨一下。

漠地黑龍洪鼎大喝一聲道：「好！」

他那碩大的身軀一陣轉動，腳下橫跨兩步，獨腳銅人一掄，陡然又是一下急砸而去。

神力行者魯賓悶聲不吭棍尾一掉，上身微抖，整根赤銅棍倏地一豎，自橫裏迎了過去。

「噹……」

震耳的巨響迴動在整個山谷裏，狂颷急旋而起，竹林颯颯而響，無數的竹葉繽紛落下……

魯賓右足陡地一退，棍頭一沉，棍尾斜撩而出，大喝道：「去你的！」

漢地黑龍洪鼎低喝一聲，那龐大的身子滴溜溜地一轉，獨腳銅人平推而出，在須臾之間，已接住那迅捷如電，急撩而來的一棍。

「噹」地一響，兩個兵器分了開來，人影一分，洪鼎連退三步方始立穩身子。

他低頭看了看腳下三個深有寸餘的腳印，咧開大嘴狂笑道：「哈哈哈，想不到中原眞還有人！」

神力者行魯賓冷冷地望着洪鼎，沉聲道：「想不到，黑龍江的蠢人也有幾斤蠻力！」

他雖是看來佔了便宜，但是兩隻腳有似木樁，被漢地黑龍洪鼎最後一銅人砸得深入地裏三寸有餘。

他緩緩的拔起腳來，赤銅棍一揚，高高舉起頭頂之上，喝道：「你可能接洒家三棍？」

他人雖生得不高，可是却有一身神力，就像他不多說話一樣，一說出話來，聲音宏亮無比，恍如獅子大吼！

神斧勇士齊天岳眼見這魯賓連接漢地黑龍三銅人，每下都是以「一力降十會」的硬碰硬，絲毫都沒偷機。

他心中暗驚，忖道：「沒想到少林竟還出了這個高手，他人雖生得矮小，可是神力在身，硬是接下那來自黑龍江的洪鼎三銅人，尤其那最後一棍，在渾厚剛猛中還帶有輕靈飄逸的風度，這不是有千斤神力，怎能施展得開？」

他思忖之際，已聽到漢地黑龍洪鼎狂笑一聲道：「哈哈，老大我十年以來都沒碰到過對手，想不到今晚倒遇見了你！」

他一舉獨腳銅人，又是一陣狂笑道：「哈哈哈，過癮！過癮！」

神行力者低嘿一聲，道：「洒家問你可再敢接下三棍？」

漢地黑龍洪鼎兩眼一瞪道：「什麼三棍？三十棍老大也接下了！」

神力行者魯賓大喝一聲道：「好！」

他一擺赤銅棍，身形移處，迎面便是一棍急砸而去。

漢地黑龍洪鼎低吼一聲，雙膝一蹲，猿臂急揮，霍地便是一銅人砸去。

「噹！」

一聲震耳欲聾的巨響裏，神力行者身形微挫，腳跟後撤半步，赤銅棍一轉，猛地突行一步，又是一棍砸出。

兵器相交，雙方身形一分，立即又是一合。

在這一分一合之間，神力行者連砸七棍，漢地黑龍洪鼎也連接七下。

「噹！噹！噹！噹！」

一連七聲巨響，直將整個山谷都震得幾乎搖幌起來，迴音不絕於耳，震得竹枝上的葉子，片片落下……

齊天岳直看得暗暗心驚，忖道：「像等硬砸硬打，就是一塊萬載寒岩也都會砸爲粉碎，眞不曉得他們又爲什麼這樣拚命似的……」

他掃了掃頭上的竹葉，眼光覷處，已瞥見漢地黑龍洪鼎和神力行者兩人齊都重重的喘着氣，對方相距六尺之遙，互相對望着。

漢地黑龍洪鼎滿頭汗水，雙手托着獨腳銅人，微彎着背，喘着氣道：「好和尚，你這七下不錯！」

神力行者魯賓說道：「蠻子！誰是和尚？」

漢地黑龍洪鼎微微一楞，望着魯賓滿面披散的長髮和那束髮的金箍，他迷惑的道：「你不是和尚爲何要穿袈裟？」

神力行者魯賓怒道：「洒家乃神力行者魯賓，你莫非不曉得？」

漢地黑龍洪鼎頓了一下，道：「那麼你是假和尚！」

魯賓勃然大怒道：「姓洪的！你還再想吃七棍？」

漢地黑龍洪鼎怒吼一聲道：「誰還怕你，來來來！老大等着你！」

魯賓深吸口氣，大步跨前，喝了一聲，舉起銅棍便待砸出。

漢地黑龍見到魯賓舉起那已被砸彎的銅棍，大笑道：「哈哈！像你那根趕麵杖，我們黑龍江是要在吃饅頭時用的！」

魯賓身形一頓，左手緊握棍尾，右手用力一拉。

他身上袈裟無風自動，兩隻大袖自動落下，露出枯黃的手腕。

月光下只見他手臂上的青筋浮現起來，宛如條條蚯蚓，不住地蠕動着。

他低嘿一聲，那枝粗約茶杯的赤銅棍頓時被他神力拉直起來。

齊天岳看得明白，他微微的搖了搖頭，忖道：「這魯賓出身少林，看來是個內外兼修的高手，且又有一身神力，想不到，爲了意氣之爭，竟也做出些沒有腦筋的事。」

漢地黑龍洪鼎呵呵大笑道：「假和尚，你可要休息一下？否則接不下我兩個銅人！」

神力行者雙手拿着赤銅棍，舉首望天，深深的吸了口氣，又吐出一口長氣。

在這一吸一呼之間，他那隆起的袈裟緩緩落了下去。

月光溶溶，照在他那消瘦的臉上一片蒼白，白得恍如玉石雕成的，沒有一絲血色……

他雙臂一抖，倏地跨前一大步，舌綻春雷，喝了一聲，赤銅棍已挾着勁急的風聲揮去。

漢地黑龍洪鼎沒想到對方猛地就是一棍，他沉聲一嘿，獨腳銅人斜斜舉起，運足力道，便是一記砸將過去。

「嘭」地一聲響起，一蓬火星四散而開，兩道人影一陣搖晃，分了開去，緊接着又交手了一招。

漢地黑龍身子一顫，退後了三步，幾乎一屁股跌坐倒地上，但是他却豪放地喘着氣大笑道：「痛快痛快！我老大今天總

算碰到對手！」

神力行者右手抱着赤銅棍，重重地喘着氣道：「還要不要再拚？」

「誰還怕你！呸！再吃我一銅人！」

神力行者赤銅棍一攔道：「你也再嚐我一棍！」

他們這像是小孩子鬥氣樣的舉動，使得藏身竹林裏的齊天岳皺眉不已。

他搖了搖頭忖道：「這兩個渾球莫非到力竭而死，絕不甘休！」

他這個念頭未了，却見到兩人急衝的身子倏地一頓，兩種兵器一碰，僅僅發出一聲輕微的聲響。

「咦！」他微一錯愕忖道：「莫非這兩個傢伙不拚了？」

但是他仔細一看，却發覺兩個人臉上都現出痛苦的神色，肌肉也都在不住的抽搐着……

在他們，獨腳銅人觸着赤銅棍，點點火星不住地迸閃而出，由於金屬磨擦的關係，發出聲聲尖銳的聲響，刺耳之極。

齊天岳臉色一凜，忖道：「他們眞的以生命來相搏，像這樣非至力量用竭，誰也不敢先放鬆一點……」

就在這麼一下，他已看到那兩人身子不住地搖晃隨着搖晃，不住地往下沉落。

這樣，使得高大的漢地黑龍洪鼎看來矮了半截，而那枯瘦矮小的魯賓，顯得更加矮了。

齊天岳暗罵了一聲，忖道：「他們都想將對方的力道移開，誰知這樣一來，使得他們更加快的死去，嘿，等到泥土淹及丹田，他們誰也別想活了！」

這種立見生死的情形，在較力中的兩人也都明白，但是誰也沒法先放鬆手，因爲只有一方先鬆懈一點，立即就會被對方力道衝來，使得內臟壓擠破碎而死……

他們眼中都露出悔恨而懊惱的神情，臉上汗珠一顆顆的滾落，但是誰都不敢亂動一下，只任汗水掛滿臉龐。

齊天岳暗暗嘆了口氣，緩緩閉上眼睛，運起「易筋經」裏療傷篇的第一層功夫，眞氣導流於奇經八脈，穿行於任督二脈之間。

這少林達摩祖師自天竺的內家運功法門，與他所習之點蒼內功心法不大相同。

但是這種運功療傷的法門與他習自射日劍上的「太陽三式」有相通之處。

這當然是因爲大理段氏所傳的「太陽三式」原是淵源於天竺的。

眞氣導行百脈，繞迴全身兩匝，他長長的吁出一口濁氣，再一次的睜開眼睛。

月影移了不少，夜霧更加深濃，一股寒風吹過，竹枝沙沙作響，搖曳的影子直在他眼前晃動。

他的目光穿過竹林，望將出去，只見那在拚鬥中的兩人像是泥塑木雕的菩薩似的，一動也不動。

他們雙膝之下，完全陷入土裏，僅露出大腿在外。

兩個全身好似浸在河裏一般，全都濕透了，緊緊貼在他們身上。

齊天岳暗嘆口氣，忖道：「只可惜我現在不能起來救他們，唉！像這樣天生神力之人，天下又有幾個？眼見現在就這樣平白死去，學了那麼多的武功又有何用？僅爲了爭個名，鬥個氣罷了……」

他心裏儘是惋惜之情，只恨自己不能馬上將那兩人分開。

他正在難過之際，腦海中突地掠過一個意念。

「我學過天龍大喇嘛所傳給我的『開天九斧』，全是以一股眞氣運行，衝擊體內十八個穴道而產生一種剛猛渾厚的巨大力量，方能使出氣吞山河，有去無回的招式，我何不將這種運氣方法，滲合在『易筋經』療傷篇裏，而加速完成最深一層功夫！」

他欣喜地忖道：「若是這樣一來，我就能夠加速療治我的內傷，驅除她無意中灌進我體內的毒……」他吁了口氣，忖道：「那麼這二個神力蓋世的人也不會如此無聲無息的死去了。……」

他毫不猶疑，眼睛一闔，立即將兩種運功之法，交互施行起來，剎時，他的精神沉湎在一種不可追尋，無可捉摸的境界裏……

一個人要有新的創造，新的成功，能從舊的東西裏找尋出裏面的殘缺之處，加以改進。但需要以智力加入冒險，然後親自去做，方能重新創造一種新的東西。

這種創造能力的賦予，每個人都會有的，只是在面臨機會來臨時，往往不敢相信自己，而且沒有親身一試的勇氣，以致永無成功的希望。

齊天岳面臨着救人的機會，以致於在舊有的方法裏加入了新的意念，親身一試兩種內功心法交互融合的方法。

他雖然曉得這種方法是從沒有人敢於嚐試的。但是他却冒着走火入魔的危險而嚐試了。

僅僅一個剎那，他的頭上冒起了淡淡的白霧……

在如乳的月光下，他臉色肅穆，泛起一層晶瑩的光華……

眼見他便將完全驅除夏馥萍爲了提起他的精神，維持他心脈運行，又一次所灌入體內的毒液，而將身上所負的傷齊都治好。

陡地——

一陣恍如密雷樣的大響自寂靜的夜裏隨風傳來。

聲音愈來愈近，聽來更像萬馬奔騰，大地都爲之震顫，一陣夜鳥自密林裏鼓嘈飛起，掠過夜空，撲動的兩翅帶着淡淡的月光投向山背……

林中傳來樹枝折斷之聲，夾雜着樹葉拖掃地面的聲音，使這月夜平添多少恐怖氣氛。

那在僵持着的兩人，泥土已經掩過膝蓋，但是却仍然沒有改變一點模樣，只不過他們的眼光被絕望所充滿，而使得眸子黯然無光。

這一陣突然而來的變故，使得他們的神情也都爲之一驚，那木然如死的臉上也泛起錯愕的表情。

他們不約而同的移着眼光，向着右側樹林望去，希望能知道那使大地震顫的聲音是如何發出的。

就在他們眼光斜瞥之時，那密密的樹幹倏地折斷，自樹後衝出了一隻高大的巨獸。

那怪獸生得四腿細長，高頸濶身，在背上還有兩隻小峯隆起，此刻彷彿覺到什麼追趕似的，飛也似的撥動着四條細長的腿，奔了過來。

這種怪異的獸類，魯賓何曾見過，看到怪獸急衝而來，只嚇得他趕忙閉上了眼睛。

漠地黑龍洪鼎雖是出生於黑龍江，却是在歸綏一帶長大的，是以曾見過這種被邊疆人士稱爲沙漠之舟的駱駝。

可是他沒有想到在這天府之國的四川也會見到駱駝，而且見到了性情馴良的駱駝也會發狂。

若在平時，他見到這瘋狂奔跑的駱駝，只須給牠一銅人便行，但是現在他却正與人拚鬥之中，一分力氣也不能使出。

眼見那四駱駝踏過折斷的樹枝，那沙沙的聲音響在他的耳邊，就像催命使者翻動生死簿聲音一樣。

他心裏一寒，忖道：「想不到我洪鼎蓋世英雄，竟會死在駱駝足掌下，連一點反抗的力量都沒有……」

意念如電閃過，他又看到林中奔出三四高大的駱駝，蹄聲急促，看來後面還有不知多少！

絕望的火焰燒乾了他的希望之泉，死亡的陰影罩在心上。

他第一次毫無反抗的面臨着死亡的威脅，在這須臾裏，他已然感到死神冰冷的指尖已觸及他的鼻端……

他像神力行者一樣，閉上了眼睛。

他眼睛一閉，便待忍受着駱駝踐踏而過的痛苦，可是身邊風聲一响。

倏地一聲有如金石的喝叱在紛亂的蹄聲裏振盪而出。

他驚愕無比的睜開眼睛，只見一個身穿紅袍，滿頭亂髮的魁梧漢子，手持一柄小斧，朝那猛衝過來的駱駝劈去。

烏黑的斧光一閃，那隻當先衝到的駱駝慘嗥一聲，立卽仆倒地上。

他沒想到在生死一髮之際，還會有人面臨瘋狂了似的駝羣，救了自己，頓時他的全部精神都凝注在那身穿紅袍的怪人身上，忘了自己是在與人拚命了。

齊天岳手持「開天斧」雙足有如釘樁，挺立於地，面臨着急衝過來的駱駝。

一斧劈下，鮮血濺出，那隻駱駝倒在地上，另外三隻駱駝已衝到面前。

在這蹄聲如雷，駱駝奔馳的刹那，他覺得自己彷彿是置身在古戰場之上，面臨着千軍萬馬衝來。

一股悲壯豪放的氣概湧上心頭，他長嘯一聲，「開天斧」掄動，第一式「盤古開天」揮出。

斧光掠現，血影漾動，三頭駱駝悲嗥連聲全都跪倒地上，有如小山一樣的倒在他的面前。

他洒開大步，越過駝屍，向着那急衝而來的駱駝劈去。

他的一路「開山九斧」僅使到第七招，已劈死九四駱駝，在他身後堆滿了駱駝的屍體。

神力行者魯賓眼見這場激烈的大搏殺，不由驚嘆道：「天下間，有如此神力之人……」

漠地黑龍洪鼎聞聲側首，見到魯賓蒼白的臉上泛起了一絲紅暈，說道：「你也看到了那紅袍怪人？」

神力行者默然的點了點頭。

漠地黑龍洪鼎問道：「你是中原人士可曉得他是誰？」

神力行者搖了搖頭，道：「中原從沒聽說有以斧頭爲兵刃的武林人物，更沒有見過像這種裝束的絕頂高手……」他詫異地問道：「他是否來自邊陲大漠，你該曉得？」

漠地黑龍洪鼎道：「據說蒙古有個大力神君，此外……」

他說到這裏，突地瞥見不知何時自己手中的獨脚銅人和對方的赤銅棍都已落在身前地上。

他的話聲一頓，這才覺察出自己已脫開與對方同歸於盡的險境。

神力行者魯賓一見對方的神情，立時便看到了這個情形，他微微一愣，馬上便曉得這一定是剛才眼見駝羣奔來的時候鬆手墜落的。

因爲當時兩人都是面臨着死亡，所以不知不覺中同時放棄了互相拚力的念頭，以致雙方恰到好處的放鬆勁道，而沒有絲毫損傷。

他俯下身去，想要將赤銅棍拾起來。

漠地黑龍雙眼一瞪，道：「怎麼？還要拚啊！」

他也俯下身去，想要拾起獨脚銅人，但是抓住了銅人，却拿不起來，身上的力氣好似全部都用光，連一絲也都沒剩下來了。

他曉得自己已經脫力了，看來連要從地裏拔足而起都不能够，所以他望了對面魯賓一眼，臉上浮起一個苦笑。

神力行者魯賓與洪鼎對望了一眼，兩人心照不宣的，同時閉上眼睛，暗自調息起來。

他們兩人一閉上眼睛，齊天岳已跨過那堆積如山的九具駝屍走了過來。

他將「開山斧」揷在腰帶上，來到兩人身旁，便見到他們這面對面釘在地上，高矮大小都不相同的怪樣子。

他的咀角不由得浮起一絲微笑，暗忖道：「他們何曾想到自己會有一天碰到如此尷尬的情形，當他們睜開眼睛互相凝視對方時，心中眞不知會有什麼滋味？」

這些想法在他腦海只是一現而逝，他也不想推斷出他們心中的感觸，因爲他認爲這兩人都已受傷了。

「唉！」他輕嘆口氣道：「你們這又何苦呢？」

他左右兩手挾着洪鼎和魯賓的手臂，往上一托，把他們自土裏拔了出來。

魯賓睜開眼來，瞥了齊天岳一眼，點了點頭，道：「謝謝你……」

洪鼎嘆了口氣道：「老大我一生沒欠任何人的情，今晚讓你救了我，一輩子都不會忘了……」

他的目光自齊天岳臉上瞥過，落在他臉上森森的鬍鬚上，狂笑道：「你跟我老大長得差不多……」

倏地一聲長長的怪嗥在耳邊响起，地上隱隱震動，一頭體形龐大無比的巨獸自夜林裏衝出，越過駝屍，狂也似的奔來。

神力行者一見那巨獸長得兩枝長牙，

一根粗壯的長鼻，驚駭地大叫道：「是大象！」

齊天岳將手中的兩人往地上一推，一個大旋身，整個身子翻轉過去。

身形轉過，那隻大象挾着雷霆萬鈞之勢，衝了過來，距離他已不足六尺之遙。

在這短短的距離中，他已不及拔出斧頭，若是讓開那有如排山倒海的來勢，身後的兩個人一定會被象踩死。

沒有任何可以考慮的餘地，他悶嘿一聲，雙足挺立，右手一掌劈出。

「砰」地一聲，剛猛的掌勁正好劈在象頭之上，立卽劈開一根大牙，將那急速衝來勢子緩了一緩。

大象長嗥一聲，人立而起，兩隻有如樹幹樣的前腿高高提起，往齊天岳頭頂踏了下去。

齊天岳身形一斜，右手單臂抓住大象一隻腿，大吼一聲，將整隻大象托了起來，往身後一擲。

竹林嘩啦直响，地上傳來大象落地的聲音，「砰」地一聲巨响，地面微微震動了一下。

沙石飛濺裏，竹林已多了一個大坑。

漠地黑龍洪鼎天生神力，曾在長白山上力搏二虎，又在黑龍江裏將一條大蛟殺死，但是他可從未見過有誰能够單臂舉起一隻大象的，而且這人還是在力劈九駝之後。

這等威武驚人的舉動，眞是他所未想像的，現在，親眼所睹也不由得他不相信了。

頓時，他吁了口涼氣，心裏泛起了敬佩與驚懼的情緒。

神力行者魯賓驚嘆地道：「阿彌陀佛，這沒有萬斤以上的神力，怎能够單臂舉象，……」

洪鼎正待附合魯賓之語，却聽到一聲長嘆，又是一隻大象，越過了駝屍衝了過來。

他嘴巴張大，但是却說不出話來，眼見那紅袍怪人仍自單膝跪倒地上，似乎沒瞧見這猛衝過來的大象。

他眞恨不得自己力氣已經恢復，替那紅袍怪人出一臂之力，但是身子一動，却一點力氣也發不出來，只能睜大了眼睛，緊張的望着那隻大象迎面衝來。

齊天岳霍地立身而起，左拳一引，直搗而出，「砰」地一聲將那大象的長牙打斷一隻，趁着那大象狂怒地揮動長鼻之際，右足斜跨而出，手臂急伸而起，抓住那捲來的象鼻。

只聽他大喝一聲，雙手已握住象鼻，借着大象衝來之勢，往後一摔。

這些描述僅是刹那之間的動作，齊天岳吼聲一出，那隻巨象龐大的身軀已凌空飛起，被他摔出兩丈開外。

「嘭」地一聲巨响，大地顫動，竹葉嘩啦啦的又倒了一大片。

齊天岳連用兩種不同的手法，擲出兩隻大象，直使得親眼目睹的洪鼎和魯賓目瞪口呆，幾乎以爲自己所見的乃是一種幻像。

倏地——

一聲大喝自密林裏傳來，恍如晴空中突然起了個霹靂，夜林簌簌裏，一條白色的人影騰空躍來，像是穹空中落下的星星曳着芒尾，轉眼之間便已消失。

齊天岳正自爲自己能够借着那麼巧妙的式子連擲兩象而興奮無比，他深深吸口氣，忖道：「果然這『易筋經』是難得的絕學，我不但內傷完全癒好，而且內力源源不絕，現在一點都沒有不適——」

恩想的長尾還沒有抓住，他已看到那條白色的人影掠空而過。

他霍然轉身，眼光隨着那條白影望去，只見稀疏的竹葉上坐着一個身穿白衣頭纏白巾，蓄着一把拖到胸口的銀白長髯老人。

仔細的一看，他却發覺那個蓄着長髯的老者並不是坐在竹葉上，而是站在上面，隨着枝葉搖動，而在其上面，一幌一幌的。

因爲那個老人生得特別的矮，加之鬍子又特別長的，是以猛一看去，倒好像坐着。

齊天岳暗忖道：「這老頭子人不滿三尺高，鬍子倒有二尺半，怪不得他輕功這樣高，否則他走路老踏着自己的鬍子豈不天天絆倒在地，或許早死了。」

那怪老人瞪着大眼望了望齊天岳，怪叫一聲道：「唐國倒有這樣大力士，竟然能力擲兩象，哈哈，若是鍔爾察來了，豈不氣死才怪！」

這老人的話語喋喋難聽，刺耳之極，齊天岳也僅只聽個鍔爾察三個字。

他皺了皺眉頭，心中暗忖道：「這怪老頭一點都不像中原人士，看他生得膚色那樣黝黑，莫非是天竺國來的，或者是崑崙奴？」

崑崙奴卽唐時對黑人的稱呼，當唐朝太宗時中國國勢强盛，天威赫赫，高麗，日本，天竺，越南，緬甸等中國藩屬，每年都有進貢禮物，唐國天朝的威名整個亞洲都知，甚而遠達中東一帶，其時社會安定，經濟繁榮，故有大食商人經絲道自歐洲來到中國通商貿易，於是也有碧眼金髮之人携帶膚色漆黑之人爲奴來中國居住貿易，當時對這種黑人的稱呼便是崑崙奴。

那矮老人一身漆黑，却又留着一大把銀白鬍鬚，穿着一身白色長袍，頭上纏着白巾，是以躍行於空只見一條白綫，而他站在竹葉之上，也就被看作是坐着了。

他一看齊天岳楞楞的望着自己，竟沒有回答話來，於是露出那白森森的牙齒咧了一下嘴，怒聲一罵：「他媽的！」

他說其他的話都是荒腔走板，含混不清，但是這句罵人的話却是純純粹粹的北平話，道道地地的京片子。

齊天岳猛地一聽這句罵人的話，微微一愣道：「你幹嘛罵我？」

那矮老人反覆的罵了兩句，在竹葉跳了跳，似是非常憤怒的說了幾句怪話。

齊天岳苦笑着忖道：「看來天下唯有罵人的話最易學了！」

那矮老人怒罵兩句，突地伸手在鬍子下一抄，右手往頭上所包着的白巾一按。

一顆寶綠的寶石在他頭巾上閃爍着熠熠的艷鮮光芒，他倏地仰首張口，朝天長嘯一聲。

嘯聲裏彷彿含有一股怪異的力量，竟使得人心神不寧忐忑不安。 （未完）

綠林豪俠傳奇故事之三

素手飈香

文·臥龍生　圖·盧令

委身求絕藝　熬苦練神功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鍾一豪等偕江南雙豪等依着麥小明的指引，尋到萬花宮，羣豪武功雖高，但俱非獨眼怪人之敵，危急間幸得谷寒香及時現身喝止，獨眼怪人似對這絕代嬌娃心存畏愛，竟破例接待鍾一豪等留住宮中。谷寒香對怪人提出下嫁的條件，怪人一口答允，但對於遍請天下各門各派掌門前來觀禮之事，自稱因久絕江湖，無能爲力，谷寒香建議問計於余亦樂，怪人立命人請來余亦樂，請余亦樂設法邀請天下英雄，詎余亦樂聽後，竟仰天大笑，怪人被笑得怒火高騰，喝罵余亦樂若不說出發笑理由當嚴予處置——

余亦樂鎮定如恆，突然雙目烱烱凝視谷寒香道：「公主，是否由於這位萬花宮的主人相貌有異，妳不願嫁給他，因而提出柬邀天下英雄前來觀禮的條件，故意與他爲難？」

此言一出，獨眼怪人和谷寒香俱感一怔，誰也不知道他講出此言是何用意。

余亦樂忽然大聲逼問道：「公主，屬下是否道破了妳的心事？」

谷寒香並不甘心嫁於獨眼怪人，獨眼怪人心中自是明白，此時被他公然點破，頓令兩人面上，俱感到難堪。

她口中囁嚅，不知如何說才好，獨眼怪人心下不忍，轉向余亦樂道：「你在自家主人面前，居然如此無禮，想必是欺她孤身弱女，平日跋扈已慣……」說着舉起右掌，便待施展辣手。

余亦樂只作不見，突然道：「公主，妳是否傾慕此間主人的武功，甘心情願的嫁給他？」

谷寒香暗忖：我要爲大哥復仇，捨此人外，那裏去找武功更高的，想着螓首一垂，低聲道：「先生說得不錯。」

余亦樂道：「那麼公主要天下英雄來觀禮，是恐怕有人不知，紅花公主業已嫁給萬花宮主人了？」

他咄咄逼人，直問得谷寒香玉面蒼白，嬌軀暗暗地顫抖。

獨眼怪人惑然朝她望了一眼，轉向余亦樂道：「你有話好好的快講，再敢無禮，老夫割掉你的舌頭。」

谷寒香突然淚珠泉湧，暗忖道：他明明是點醒我，不要讓人知道，胡柏齡的妻子已經改嫁他人，唉！我將自己看作紅花公主，其實江湖上的眼睛雪亮，我曾與大哥一道參加北嶽大會，認識我的人豈是少數。

只聽余亦樂亢聲道：「公主如果不願嫁給此間主人，咱們拚着一死，也不束手就戮，但若傾慕他的武功，甘願委身相從的話……。」

獨眼怪人截口道：「她剛剛承認，甘願下嫁老夫，難道你的耳朵聾了。」

谷寒香抬起衣袖，抹了抹臉上的淚痕，道：「先生去吧，我已想明白了。」

獨眼怪人聽谷寒香言下之意，不再堅持柬邀武林人物，來此觀禮，不禁心頭一喜，如釋重負，遂向余亦樂將手一揮，道：「你今天以下犯上，肆無忌憚，照理本該處死。」頓了一頓，又道：「姑念你進言有功，而且老夫喜期將屆，不願沾染血

腥，功過相抵，你速即去吧。」

余亦樂不再講話，朝二人各行一禮，轉身走出室外。

獨眼怪人伸手一撫谷寒香的玉臂，道：「此人有點江湖習性，故意裝模作樣，其實對妳倒極忠心，所講的也是正論。」

谷寒香暗忖道：我既然決心捨棄皮囊，謀取武功，爲大哥復仇，怎麼又畏難不前，三心兩意，忘了自己的初衷！

她愧疚自責之心一起，立即決定割肉餵虎，不擇手段，早日騙取獨眼怪人的信任，於是說道：「我已想通了，萬花宮乃世外桃源，何必讓那種市井之人涉足，而且……」說到此處，淚痕未乾的面頰之上，突然飛起兩朶嬌艷欲滴的紅暈。

獨眼怪人見她自行就範，不禁心喜翻手握住她的一隻柔荑，連聲道：「而且甚麼？嗯？而且甚麼？」

谷寒香羞不自勝，忸怩道：「我既然決心嫁給你，兩月之期，也是沒有甚麼意義。」

獨眼怪人大喜過望，道：「對！對！老夫即日安排喜事，與妳行禮成親。」

第二日晚間，萬花宮華燈通明，絲樂鳴奏，獨眼怪人與谷寒香草草行了婚禮。

喜宴之後，獨眼怪人用車載着谷寒香，走過一條長長甬道到了那座暗室之中。

獨眼怪人摟抱着谷寒香，他自是極度的喜悅。

谷寒香只覺得一陣中人欲嘔的腥臭之氣，沖入腦鼻，心中一陣血氣翻騰，想起眼下的處境，她不由得滾下兩行的珠淚。

她知道自己對面臨的命運，她心中暗暗的禱告，道：「大哥，以前的我，已經早就相伴你於九泉了，現在，以後的我，已經不是以前的我了……大哥，谷寒香算已死了，以後活着的乃是紅花公主，但是，我要借那紅花公主，來爲你報仇……

夜闌更深，除了鍾一豪，余亦樂，苗素蘭，萬映霞，文天生，江北三龍，皇甫天長，譚九成等人轉輾反側，無法入睡，和深藏山谷石洞之中的麥小明也在痴望星斗外，天台山是一片靜寂。

自此以後，谷寒香刻苦自勵，日夕隨獨眼怪人習武。

這一日，谷寒香練完半套掌法，獨眼怪人極感滿意，道：「妳資質好，肯用功，進境神速，大出我意料之外。」

谷寒香淡淡一笑，道：「練下十年，也難及你十之一二。」

獨眼怪人傲然道：「妳果眞能練得我十分之一二，也可以稱雄江湖了。」

乾笑一聲，又道：「想練到十分之一，談何容易……」

谷寒香心中原就想藉機套出他的底細，這時乘機說道：「我自西域來到中土，一路之上，也曾遇到不少武林人物，雖然論武功自然難望你項背，不過據我所知，當今江湖之上，各門各派，依然有身負奇學之人……」

獨眼怪人冷冷的道：「哼，不是老夫誇口，那批人螢火之光，如何能與老夫相比。」

谷寒香稚氣的道：「依你這麼一說，我的武功也不用學了。」

獨眼怪人茫然問道：「爲甚麼不用學了？」

谷寒香嘆了口氣道：「那些掌門宗師，那一個不是窮數十載歲月，才有這等成就，你却說人家不過是螢火之光，你想，我縱然要學上十年八年，也是微不足道的了……」

獨眼怪人搖搖頭，道：「武功一道，不能以此而論，這要看各人的稟賦，機遇了……」

他微微一頓又道：「學武練功，首重稟賦，如果一個人生非此材，縱是大羅神仙，也難令人脫胎換骨，如若此人得天獨厚，再遇良師，那就一日千里，別人費上十年時日，也不如他一年半載的成就。」

谷寒香微微斜過秀臉，問道：「你看我如何呢？」

獨眼怪人咳了一聲道：「妳天生佳質，聰慧絕倫，假以時日，我敢保妳在當今武林道上，無人能與妳匹敵。」

谷寒香臉上泛現出一種訝疑之色，道：「這話我有點不信。」

獨眼怪人怔了一怔，冷冷望了她一眼，道：「妳難道還信不過老夫麼？」

谷寒香盈盈笑道：「我雖知道你武功奇絕，胸羅天人，但是你却身罹惡疾，自己也無能醫治，所以……」

獨眼怪人聽得哈哈一笑，道：「所以你就不信任於我，是麼？」

谷寒香默笑不語。

獨眼怪人點頭道：「這也不能怪妳，不過，妳却不知老夫此病的由來。」

谷寒香道：「你腰部毒瘡，終年膿血，不但使人難以忍受，其實，就是你自己，也是大爲不便……」

她停了一停，又道：「還有你縱然武功蓋世，但是半身癱瘓，總難與常人比較呢。」

這番話，原是有傷人自尊之心，是以她說來甚是和婉。

獨眼怪人聽來毫無慍意，仰臉沉思了半晌，才道：「你我既成夫妻，我也不用相瞞於你，說起老夫的病疾，實是世界之上，無人知曉的秘密……」

谷寒香連忙的搖頭，道：「快不要說了，既是這等重要的秘密，我也不想再聽了。」

獨眼怪人轉臉望了她一眼，道：「時過境遷，說將起來，如今，也算不得甚麼秘密了。」

谷寒香心中雖欲獲知他的秘密，但表面之上，却是一片漠不關心的神情，淡然的啊了一聲。

獨眼怪人思想了一下，似是想在思緒萬端之中，整理一個頭緒出來。

他想了一陣，緩緩說道：「四十年前，老夫在江湖之上，已是叮噹響的人物，但想不到一次却挫在一個仇人手中，那時老夫年少氣盛，受此敗挫，自是難於甘服，爲了要洗雪一敗之恥，是以遠走邊陲，深入蠻荒……」

谷寒香自己也正是懷習藝雪仇之志，聽他一說，也不由得提起精神，問道：「中土乃是武術發祥之地，名家高手，又不知有多少，你又何必跑那麼遠呢？」

獨眼怪人道：「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當時來講，老夫會遇的高手，何

止百人，但是眞能叫我衷心折服之人，實在不多，同時我還有一種怪想，我覺得循正常學武之道，勢必要花去甚多時日，那時我的好勝心强，報仇心切，恨不得三五日之內就學得一身令人莫敵的奇學……」

谷寒香聽到這裏，不禁微笑出神，心中暗道：這倒跟我的心一樣了。

那獨眼怪人也不理會於她，繼續說道：「那時老夫心想，如若循正途，不若走旁門，何不到邊陲之地，向番蠻野苗學那些下毒施巫之術，所以才遠走邊陲……」

他說到此處，略略一頓，續道：「那知凡事皆有機緣，想不到我在苗疆野區，竟遇到一位隱跡多年的前輩奇人，可惜的是，這位前輩此時却是油盡燈枯，奄奄一息，不然老夫也就不致落得這等模樣。」

他說到往事，仍是有着甚多的喟嘆，嘆了一口氣，但轉眼之間，神情又奮揚起來，道：「這也是我曠世奇緣，這位前輩，傳了我兩本書，但臨終之時，却告誡於我，要我只學第一本，第二本千萬不可輕試……」

谷寒香心中一動，關懷的問道：「那麼，你依他的話沒有呢？」

獨眼怪人此時閉起那隻突出的大眼睛，鼻子裏，沉濁的嗯了一聲道：「那位前輩死去之前，對我所說之言，宛如蟻語蚊聲，斷斷續續，老夫無法聽得清楚，只能意會，他似是說他這一生所學，均錄在這兩册書下，第一本是些拳脚兵刃的奇招絕着，第二本乃是他窮數十年的時日，尋覓到的許多秘術則是其中有許多內功修練，除了苦練之外尚需仰仗丹藥爲輔的……」

他說至此處，轉臉睜眼對谷寒香，道：「當我得到此書之後，這位前輩就抽筋而亡了，當初之際，老夫尚能自我警惕，只是閱練那第一册上的武功，但是老夫乃是好勝心强之人，五年之後，老夫雖然報得前仇，但是浴血困鬥，勝來却是大爲不易，老夫突然覺得，憑我這點聰明之人，苦練五年，依然不能稱雄武林，看來武功一道，實在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了，所以我就決心找一處人跡不到之處，參練那第二册秘技。」

谷寒香啊了一聲，插嘴問道：「想必你就選中了這處天台山了？」

獨眼怪人點頭道：「不錯，我跑了甚多地方，又爲了此山靈泉異花甚多，是老夫修爲之時，不可缺少之物，是以選了此處，但是老夫此時的心理，十分複雜，既想練成天下無敵的本領，又怕自身練後，步那位前輩的後塵，老夫幾經考慮，還是決心謹愼從事，不求急進，慢慢探討，總算如願以償，老夫在一年之後，竟是極爲成功……」

他呵呵乾笑了一聲，似是甚感得意。

忽然，他似問谷寒香，又似在自言自語的說道：「你知道老夫練的甚麼，老夫練的既非金鐘罩，又非鐵布衫，却就憑那種純柔之內勁，竟能使刀槍不侵。……」

谷寒香暗中一怔，心裏暗暗說道：你已練到刀槍不侵之境了。

獨眼怪人，頓了一頓，又道：「人心不足蛇呑象，老夫練到這等武功，原該滿足，但是這位前輩的秘册，就如深山寶藏，越掘越是珍貴，我越看越想練，是以又狠心練了下去……」

谷寒香是何等聰明之人，此時，心中又另有打算，心機已變得極爲沉深，她明知獨眼怪人說將下去，定然是練功入魔，她此時却作出極是關懷之態，道：「你此時的武功，想已是蓋世無倫，何必還要苦練下去呢？」

獨眼怪人恨恨地嘆了口氣，道：「你不知道這種內功的奇妙怎能相怪於我。」

谷寒香冷哼一聲，道：「難道還能長生不老麼？」她說話的神情，滿是嬌嗔，不屑之態，但暗中却含有激發的力量呢。

獨眼怪人本想不說，但被她一逗，不由得改變了心意，道：「這種武功練成之後，雖不說是長生不老，但却能自控血液的流動，臟腑脾胃，均可由自己控制，到這種地步，人便可不受寒涼炎熱之氣的影響，也沒有饑飽癢疼的感覺，更不怕毒侵害，不過，在修練之際，却先要受血氣返迴，臟腑震蕩之苦，不幸老夫練了數年之後，一不小心，竟使血流不能歸經，是以落得這等模樣……」

谷寒香見他說到此處，臉色突變，毛髮憤張，她深知他原是喜怒無常之人，這時只是靜坐一旁，不理會於他。

獨眼怪人憤怒了一陣，才漸漸消平下去，又道：「老夫這半身癱瘓雖起，自信是不難療治，老夫不但已學得移腑換臟之術，而且，老夫已不需仰仗此等手術，即可自療，但是這腰際的瘡口，却是不敢療治。」

谷寒香看他此時神色已恢復了平靜之態，而且說話，也沒有忿怒之氣，是以又問道：「癱瘓雖起都能使它痊癒，這小小創口難道還沒有辦法麼？」

獨眼怪人道：「不是無能治療，而是不敢療治。」

谷寒香怔怔的望着他，似是不懂他此話的用意。

獨眼怪人點點頭，道：「這也難怪你不懂，你可知道老夫這個瘡口，乃是老夫自己開的麼？」

谷寒香訝然道：「你自己爲什麼要把好好的肉，開一個創口呢？」

獨眼怪人道：「老夫練功走火，血流不能歸經，內氣不能外迫，此乃最爲危險之事，所幸老夫功力尚深，並未因此畢命，只僅昏了三五日，便好轉過來，但是血流既被功力迫反，却無能再導它走入正規，循流週身一週，必然要衝動心腑一次，心腑受到激動，內氣就被壓動，這股不正常的血氣，既無能得到排洩，恨不能剖開胸膛，將那股血氣放將出來，才覺舒暢，總算老夫聰明過人，再飽受痛苦之後，只得橫了心腸，在這腰部，開了一個小口，再用內功，將那股亂竄的血氣，導引體外，這才保得老夫之命，所以這個瘡口，雖然終日排出惡臭膿血，老夫却是不敢治療於它。」

谷寒香聽得點點頭，說了聲：「原來是這樣……」

她說了一句之後，忽然「呀」了一聲，道：「萬一有人將你這個創口堵塞起來，豈不是……」

獨眼怪人哼哼一聲冷笑，道：「要想作弄老夫，豈有這般容易，何況老夫致命



獨眼怪人右手一攔，把谷寒香震跌地上。

的『照門』另在他處……」

他好勝心强，在谷寒香面前，又有着炫耀自己之心，竟趁興而道：「老夫雖然練功走火，但若以當今之世而論，老夫可稱宇內無敵了，這創口對老夫生命，雖是關係重大，但老夫唯一的致命『照門』却在另一個極爲隱秘之處，除了老夫自知之外，無一人能够知道……」

谷寒香心頭怦怦亂跳，瞬息之間，暗自打定了欲擒故縱的主意，未待他話完，急急阻道：「你快不要說了，我不要知道這等重大的隱秘……」

獨眼怪人忽然柔和的說道：「你既嫁與老夫，結爲夫婦，古語說得好：『夫妻好比同命鳥』，老夫這致命之處，對其他之人，自然是不能洩漏，對妳說說，又有何妨。」

谷寒香搖搖頭，道：「話不是這樣說，承你之情雖肯將此等重要之事，相告於我，這也足見你對我之厚，但是此事與你關係極爲重大，如若我知道此等隱秘，將來萬一有個疏忽之時，洩露了出去，那可是畢生抱憾之事。」

獨眼怪人聽她這一番理論之後，忽然呵呵大笑，望着她連連點頭，雖然無法從他臉上，看出他心情，但由他那神情上看來，似是甚爲高興。

這一日，谷寒香練罷武功，返回暗室之內，正巧那看守甬道的駝啞老人不在，她便逕往內室。

但見朱門緊閉，她叩了兩下，不見有一絲回音，她知獨眼怪人每日此時都是留在此間，決不會外出，此時見毫無動靜，心中想道：難道像他這等異人，此時會睡覺不成？正待返身欲走之際，朱門呀然而開。

獨眼怪人端坐床榻之上。

谷寒香進門之後，只見那活動的暗壁，正緩緩復閤。

獨眼怪人看了谷寒香一眼，道：「你可知道那暗壁之內，藏的是什麼？」

谷寒香搖頭道：「別人之事，我從不過問。」

獨眼怪人翻着一隻突出的怪眼，怔怔的瞧了谷寒香一陣，口角微微張動了兩下，似有話想說，但隨卽又默然不語。

停了半晌，似是忍耐不住，忽然說道：「你對老夫，可以稱得上『賢順』二字了。」

他這話說的沒頭沒腦，谷寒香聽不懂他的用意何在，只微微笑了一笑。

獨眼怪人又道：「老夫一生心血，盡在此室之內，你如對老夫始終不渝，自有你的曠世奇遇，如若不然，老夫大去之日，也就是此宮毀滅之時，老夫絕不願讓人佔去絲毫便宜。」谷寒香聽了這幾句話，覺得答也不是，不答也不是，茫然地望了他一眼。這時那駝啞老人走了進來，跟獨眼怪人比劃了幾下手勢，又退了出去。

獨眼怪人藉機將適才這種尷尬場面，遮彌過去。

谷寒香知他是多疑之人，但她却依然不露形色，每日晨昏，替他穿衣脫衫之際，小心探查穴道。

轉眼三天過去，谷寒香試遍了獨眼怪人身上的穴道，依然毫無收穫。

這日下午，她一個人倚窗閒眺：只見樹梢一隻雀兒，將頭鑽在翅翼之下啄毛，不由心裏一動。

第二天清晨爲他穿衣繫帶之時，手指順勢往獨眼怪人左腋之下，輕輕一觸。

獨眼怪人左臂迅快的往下一沉，對谷寒香望了一眼。

晚間谷寒香又藉機戳了一下。

那獨眼怪人右手一攔，谷寒香被震摔坐地上，只見他臉上滿佈怒色。

谷寒香心中已然有數，表面之上，却幽幽的道：「你怎麼啦？」

獨眼怪人見谷寒香一派幽怨之態，心念一轉，臉色又緩和下來，忽然呵呵笑道：「老夫雖然練有武功，却是有一個怪毛病，這腋下，脚心，從小就怕呵癢，只要別人一碰老夫就忍癢不住，是以適才你碰了一下，老夫就受不住了……」說罷，又是一陣大笑。

適才谷寒香觸及他腋下，他臉色陡變，本想發作，但忽然想起以前自己提及這處隱私之時，谷寒香却力予阻止，此時雖然觸及自已隱秘之處，看來似是出自無意，自己這等粗暴的舉動，一時之間，頗爲後悔。他心念一轉，立時突換笑臉，一面說，一面躍身將她扶了起來。

谷寒香見他這等神態，已知自己所料不錯，但她表面之上，依然是一片茫然，

幽怨之色。

獨眼怪人凝神注視了她一陣，愈悔自己出手孟浪，是以，也顯出了一種不安之態。

這日午後，谷寒香與苗素蘭萬映霞三人，一時興起，在一起演練了兩個時辰的武功，回去之後，獨眼怪人道：「你一臉汗水，不知做了什麼吃力之事？」

谷寒香見他和顏悅色相問，心內靈機一動，故意嘆了口氣，嗔然道：「不用說啦！」

獨眼怪人看了她一眼，茫然道：「難道你有什麼不如意的事麼？」

谷寒香故意沉默了片刻，才賭氣道：「我看，我這武功也不用學了。」

獨眼怪人似覺十分奇訝，道：「老夫不知你說是什麼用心？」

谷寒香氣得一轉臉，道：「你說你武功冠絕當今，可是我跟你學了這久時日，哼，連萬映霞我也竟無能勝得了她，這還有什麼可學的……」

獨眼怪人怪臉聳動，笑道：「原來為的這等小事！……」

谷寒香忿然反駁道：「在我乃是大大重要的大事，你怎能說是小事。」

獨眼怪人道：「我本就對你說過，武功一道，既要天賦，又要名師，絕非一蹴可成之事……」

他見谷寒香為此事生氣，原想婉言勸慰於她，但說到此處，再看谷寒香，却是怔怔的憑几而坐，對自己所說之話，竟似充耳不聞一般。

他對谷寒香，眞是萬分喜愛，所以才事事順從，這時見她滿臉氣憤，嬌嗔之態，一時間，竟無法再說下去，但他心中，又極想善言相勸，這情形之下，只急得他怪眼亂翻，不知所措。

谷寒香暗中留意他的舉動，見他果然被自己作弄得不知所措，心中不由暗暗的笑了一下。

她忽然轉臉對着獨眼怪人，輕嘆一聲，幽怨的說道：「這事只怪我天賦太差，也怨不得你，你也不必如此焦急了……」

獨眼怪人睜着一隻突出的大眼睛，沉思出神。

停了半晌，他才似由夢中醒來一般，冷漠的道：「妳不要為此事難過，老夫定要為你想出一個法子來。」

谷寒香歎然一笑，道：「我雖知你學貫天人，但這等之事，還有什麼法子可想呢？」她說罷，又低低嘆息了一聲。

獨眼怪人滿臉疤痕的膚肉，連連抽動了一陣，那隻突出的大眼，暴射出懾人的光芒，忽然展舒兩臂，重重一擊，道：「人定勝天，老夫倒要不惜試他一試？」

說罷轉臉對谷寒香道：「你是否眞的要學成一身絕世的武功？」

谷寒香嫣然笑道：「自然是眞的了，世上的人，那個不想呢？」

獨眼怪人鼻中又沉沉嗯了一聲，道：「好，老夫問妳能否吃得了苦？」

谷寒香不知他這話的含意，茫然問道：「但不知要我吃什麼苦？」

獨眼怪人面容一整，一片肅穆的道：「老夫潛心鑽練了數十年，但也熬受了數十年之苦，如今，老夫要用另一種方法，將老夫這身絕學，化用一週時間，傳授與妳。」

他頓了一頓又道：「老夫此舉，乃是與天爭勝，究竟能否人可勝天，尚在未定之數，不過，妳却要先嘗受七七四十九個時辰的血肉之苦……」

谷寒香泛現出一片堅毅之色，冷肅的說道：「只要你眞心相傳，慢說是七七四十九個時辰，就是七七四十九日，又待何妨！……」

獨眼怪人冷漠的道：「妳不後悔。」

谷寒香淡淡的笑道：「我學武並不是要爭勝江湖，只是想試試看，我是不是不如別人，所以，縱然吃些苦，也是自相甘願的。」

獨眼怪人霍然一躍而起，凌空在櫥架之上取過一瓶藥丸，交給谷寒香道：「老夫這等傳授武功，乃是武林之中，從未有過之事，也是老夫一種大胆的嘗試，能不能成功，或是半途功敗垂成，都要看妳的造化了，今晚妳且將這瓶裏的藥丸，服用六粒，明早老夫就為妳用內功強自打通『任』『督』二脈。」話完，閉目而坐。

谷寒香心中一陣莫名的激動，不知是喜，是悲，是禍，是福，只覺得渾身血液流奔加速，一時間，竟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

她帶着一股緊張的心情，將此事告訴苗素蘭。

苗素蘭微思了一陣，很憂慮的道：「老怪物心地陰毒，不知會不會暗中耍什麼花樣，況且依他所說，要身受四十九個時辰之苦，想妹妹這般嬌柔，如何能抵受得住？」

谷寒香冷冷的一笑，道：「以其終日生活於惶惶不安之中，倒不如求一速決，是生是死，我已不予考慮，不過看他的神情，也不致會有什麼陰謀。」

苗素蘭點點頭道：「妹妹也說得是，只是苦了你啦。」

谷寒香婉然而凄清的笑了一笑。

苗素蘭凝神沉思了片刻，握住谷寒香的手道：「到時候，我們自會設法守護於妳。」

谷寒香道：「我要走了，姐姐雖可將此事告訴余先生和鍾一豪，但千萬叫他們切不可輕舉妄動……」

她說完之後，逕自轉回房去。

臨睡前，獨眼怪人看着她服下藥丸。

谷寒香不知這種丸藥，究竟有着什麼作用，是以服下之後，靜靜的躺在床榻之上，等待着藥力的變化。

不知什麼時候，她却在等待中靜靜的睡了過去。

夢境裏，只覺週身輕飄，恍如一隻風箏，在輕柔的春風吹蕩中，飄飄搖搖……

又彷彿身在一葉扁舟浮飄在萬頃柔波之上，順水流去……

只覺得渾身有着一種無比舒泰的感覺，她乏力地睜開秀目一看，但見獨眼怪人雙手正在自己的左腕脈門之上，輕輕推動。

獨眼怪人雖然全神一意的在推動，但他依然注意着她的反應。

這時見谷寒香微睜秀目，未待她開口說話立時輕聲說道：「妳不要開口……」

谷寒香見他不叫自己說話，臉上泛現出一絲茫然之色。

獨眼怪人似是為了解除她心中的疑念，道：「老夫先打通妳的外六經，使流血歸心入經，到了正午時，老夫就要使流血逆轉……」

他話到此處，倏然而住，低頭用心推拏。

谷寒香又在舒泰中沉沉睡去。

到了巳末時刻，獨眼怪人叫那蒙面駝啞老人在房中生起了一爐火，火上置了一隻古銅青鍋，鍋內沸滾着一鍋沸水。

獨眼怪人拍醒了谷寒香，叫她盡去內衣，然後，他用兩塊長大的絨布在沸水中煑浸了片刻，取出來涼了一下，便將這溫濕的絨布，覆蓋在谷寒香身上。

他此時也將外面長衫脫去，對谷寒香肅然的說道：「現在，老夫要替妳用內力強打通『督』脈，這種苦，却是極不易忍受，……」

他本來還有話要說，但低頭一看谷寒香一臉肅穆之色，立時住口不語。

谷寒香閉上雙目，想把一切之事盡皆忘去，也不思索即將領受的痛苦。

獨眼怪人靜坐調息，到了正交午刻之時，他長長吐出一口氣，左手按谷寒香「命門」大穴，右手迅快的點了她身上「督脈」的九處要穴。

谷寒香陡覺身子下沉，宛如由千仞高峯，跌落萬丈深淵，心中一陣絞痛，大有胃翻腸斷之勢，身上冷汗如淋，頭上汗珠如豆，滾滾而下。

痛苦難熬之中，又覺着似有一條燒紅的鐵鏈在週身抽打，打到一處，即有一陣炙熱難堪的感受。

不消一盞熱茶工夫，她已喝叫一聲，昏了過去。

她人雖然昏了過去，但這種難熬的痛苦，却絲毫並未減輕。

獨眼怪人點拏一陣，又換上一塊絨布，又坐息片刻，這樣循環的忙到子時才休息。

到了次日午時，谷寒香身子剛稍稍平靜，獨眼怪人又走了進來，道：「妳覺得如何？」

谷寒香如生了一場大病一般，渾身無力，只微微點了點頭。

獨眼怪人道：「妳『督脈』已通，如今老夫還要為妳打通『任脈』，到了明天，這『任，督』二脈接通之後，再為妳打通全身十二關竅，妳能把這七七四十九個時辰熬受過去，就成功了一半……」

谷寒香似是甚為感激，無力地瞧着他，悠悠的笑了一下。

獨眼怪人道：「妳將身子翻過來，伏身而睡。」

谷寒香依言，伏下身子。

獨眼怪人右手抵谷寒香後心，左手疾揚，輕拍她「天府」，「地泉」二穴。

谷寒香身上一冷，打了一個寒戰，張口想喝叫，但聲音尚未出口，渾身一陣痙攣，肌膚收縮，竟似跌進冰窖之中一般。

一陣酷寒之氣，像利刀一樣，刺膚侵肌，直鑽肺腑。

這陣奇寒嚴冷，是她從未經過之事，只覺得口唇僵硬，牙齒粉碎，肌膚片片崩裂，遍體骨節，也似寸寸碎斷，一種說不出的難受，內外交相侵襲。

獨眼怪人以他多年潛修的一種至柔的內家勁力，一連打通了她的『任脈』一十二處要穴之後，翻身取出一隻深埋地下的瓷罈。這罈中乃是藏的終年不見陽光的懸岩上的積雪，和無根的山泉，這兩種水乃是一種最陰最冷之水，即在六月伏天，只要飲下一滴，立時涼透心腑，有去炎祛暑之功。

獨眼怪人取過瓷罈，掐出一杯，左手揑開谷寒香牙關，將雪露冷泉，緩緩的灌了下去。

谷寒香本已覺遍體冷得難以支持，這時又被灌下一杯世上最涼的雪露冷泉，就彷彿一把冰刀，直插心底，只覺得驟然一驚，丹田元氣，立時鬆散，張口呼吸，竟如輕絲一般的微弱。

獨眼怪人取了一粒紅如火丹的丸藥，灌服下去。

這粒丸藥確是硃，砒等幾味最熱之藥調製，但谷寒香服下之後，也只發生了很少的作用。

直到了第二天午時，身上的寒熱方始恢復正常。

獨眼怪人也因耗去了甚多內力，靜坐養息直到此時，才醒了過來。

他醒來之後，看了看谷寒香，見她面色已回復原狀，扶她坐了起來，教她「周天運息」之法。

谷寒香依照獨眼怪人所授的方法，將「周天坐息」之法，坐練了一個對時。

這乃是一種內家至上的修為之法，她坐習一天一夜後，臉上漸漸泛現出了光輝，精神也極是舒泰。

獨眼怪人道：「妳可覺着，其中的妙處！」

谷寒香點點頭，吁了一口長氣，雖未答言，但神態之間，却表示出欣愉之色。

獨眼怪人查對了一下時刻，道：「所幸老夫第一步的嘗試，未曾落敗，妳的『任，督』二脈已通……」

他微微一頓，又肅然說道：「妳不要小視打通『任，督』三脈的重要性，要知武林之中，能兼通這『任，督』二脈之人，尚是不多，妳雖然熬受了這兩天的奇寒酷熱之苦，但是在習武的進展上來說，妳已超越了他人十年，二十年的時間……」

獨眼怪人說到此處，沉思了片刻，接道：「不過老夫所授妳之武功，乃是我數十年痛苦所得的一種奇學，妳『任，督』二脈雖通，如學其他內功，已是綽有餘裕，但是若要學我這種奇學，還是不够，是以，老夫要大胆的再嘗試一件史無前例，武林從未有過之事。」

谷寒香茫然的看了他一眼，悠淡的笑了一笑。

獨眼怪人疤痕纍纍的臉上，抽動了幾下，也看不出一絲表情，語氣極是堅定的說道：「老夫數十年來，為了修習此一奇功，身受血脈逆流之苦，今天老夫要以自身功力，使妳能令血脈逆流，但要免此等難以忍受的痛苦，這等之事，雖是史無前例，但我自信有十分的把握，不過老夫行功之時，妳可要強自忍耐。」

他原是冷僻異常之人，對谷寒香已算

盡了最大的悄愛，此時乃是緊要關頭，他也不待谷寒香說話，立時伸手點了她二處心臟要穴，順手反拏，扣住她雙腕脈門，丹田運氣，功行雙臂，一股凌厲無倫的勁道，透過十指，直傳入谷寒香體內。

不到一頓飯工夫，谷寒香只覺天旋地轉，山崩海嘯一般，全身經脈竟似粗漲欲炸，五腑翻滾。

獨眼怪人圓睜那隻突出的大眼，全神凝注在她的身上。

谷寒香宛如捶心絞腸一般，身子一振，本想翻滾，但獨眼怪人這時，手肘往下一沉，就借這一沉之勢，已點了她的穴道，使她無法轉動。

獨眼怪人雖然武功奇絕，但這等施爲，乃是他一種大胆的嘗試，而且這種嘗試乃是加在自己平生最爲愛憐之人的身上，是以顯得極是緊張，那醜怖的臉上，已滾動着豆大的汗珠。

谷寒香由於內心痛苦難耐，已經面無人色。

獨眼怪人連續行動，將她的血脈迫的逆流了四個時辰，直到亥盡子交之際，才令她再依「周天坐息」之法，調元歸本。

子刻過後，谷寒香才由痛苦中解脫出來。獨眼怪人拭去汗水，長長吁了一口氣，道：「妳這七七四十九個時辰，已算是熬受過去，老夫這初步之事，也可說功德圓滿，現在妳『任督』二脈既通，又打通了血流逆順之道，你已盡得老夫眞傳，只是火候之差而已……」

他說到此處，由秘牆內取出一個玻璃瓶。這瓶也不過四寸多高，裏面滿盛清透藥水之中，浸着一株金紅的小草。

獨眼怪人左手托瓶，右手指着瓶內小紅草，道：「此草昔年老夫在邊陲所得，當地山苗，稱它是『遊夢草』，不論人畜吃了此草之後，必定陷入一種半睡半醒之境，恍如夜魂夢遊之人一般。」他頓了一頓，十分珍惜的道：「不過此草乃是人間奇珍，老夫生年之中，也不過僅有這一株……」說到這裏，拔開瓶塞，用竹拑取出「遊夢草」。

那草一離瓶，立時枯萎。

獨眼怪人迅快的放入一隻瓷缽之中，又滲放了幾味粉藥，研碎拌勻，搓製成一粒圓圓的丸子。遞給谷寒香，道：「你將此丸吃了下去。」

谷寒香接了過來，依言服了下去，然後笑問道：「你難道要我做夢不成麼？」

獨眼怪人也嗞牙笑了一下，道：「老夫要盡三日之功，傳你一些奇絕武功，但是人生才智，極是有限，三日工夫，你那能學得許多，所以，老夫要借助這奇珍的藥物之功，以遂你願。」

谷寒香聽了甚覺訝異，正想啓口相問，突然生出一股睡意，頓覺心神一鬆，頹然倒臥床榻之上。

獨眼怪人盤坐榻上，伸手在谷寒香身上，前點「神府」，後點「龍池」。

谷寒香兩處穴道被點，渾身一動，打了一個寒戰，兩眼緩緩睜開，惺忪的向四週掃了一眼。

這時室中，高懸着兩盞紗燈，燈內紅燭熊熊，遍室都滿溢着一種迷濛的橙朱金黃之色。

谷寒香舉手揉了揉秀目，悠悠的坐起身子。

獨眼怪人閉目歛神，恍如入定老僧一般。

谷寒香自經他打通「任、督」二脈，逆迴血流之後，此時心靈似已與他心靈相通。

獨眼怪人決心在谷寒香服過「遊夢草」之後，處身在半睡半醒的遊離狀況之下，用自己的心靈感應的力量，將自己的武功傳授於她。

他心裏電一般的閃過一套武功。

這武功乃是最爲迅快的身法，走動之時，能令敵人無法追及，用以避閃，實是第一等的武學，較之武當的「七星步」尤爲神妙，這原是他自己參悟而來，並無一定名稱，此時，他替這種步法定了個名字，叫作「摘星步」。

獨眼怪人歛神靜坐，用靈思心語，對着谷寒香說道：「老夫傳授妳一種『摘星步』……」

接着他心念裏，像閃電般，幻湧起「摘星步」的步法。

谷寒香隨着他心念裏的幻象，舉步在室內，按步游走。

這「摘星步」，乃是以八卦方位研創而出，每一方位計共六步，這六步之中，又分正三步，反三步，合共起來是六八四十八步。

獨眼怪人用慢步法，授過「摘星正步」，又教她走了兩遍怪步，然後，才授她「摘星反步」。

谷寒香把正反摘星步，又練了幾遍，已是費了甚長的時間。

獨眼怪人讓她休息了一段時間。

此時，已是上燈時光，獨眼怪人在室中四處的牆上，高高低低的燃插了許多細細的香枝。

獨眼怪人將香枝插妥之後，在桌上放置了一盒細如牛毛的銀針，然後用心意指揮谷寒香起身取針。

他教了施用暗器之法，不到三更，已將正射，側射，轉身反射各種打法，全部傳授於她。

第二日清晨，獨眼怪人將當今武林道上，九大門派的武功源流，要義，摘精擷華的，用心傳之法，向谷寒香解說一番，並將各派搏敵常用的手法，以及一些絕招奇學詳盡的演說了一遍。

同時又將一些不傳之秘的口訣，教授於她。

獨眼怪人心裏默想一句，谷寒香也隨着默唸兩遍，一日一夜之間，谷寒香不但對各門派武功門徑盡皆瞭然於胸，而且那些不傳之秘的口訣，也都牢牢熟記心中。

第三日，獨眼怪人又盡一日之工夫，將得自那册秘籍上的一種「三元九靈玄功」相授於她。

這「三元九靈玄功」，乃是一百零八式掌法，這掌法的奇妙，是在發掌之時，既無劈空嘯聲，又使人看來，只是輕描淡寫的畧作手勢，其實這掌式乃是一種極柔至陰的內勁，如若發掌之人的功力深厚，只要掃中了敵人，立時斷經斬穴，厲害無比。

獨眼怪人雖將這「三元九靈玄功」相

授，然而，二人因一連七日，已將元神耗去什多，此時已到了頂弩之末，精力鬆散，教的人已無法全力相授，學的人也似無法將之全部消化，是以谷寒香也未能盡得所傳。

待「三元九靈玄功」授完之後，二人已是大感不支。

獨眼怪人强自鎭定了一下，道：「老夫傳妳武功，自身心消耗過多，如今要到山後空靜之處，靜坐十日，妳也不可過事勞動……」

這幾句話，他說來大感吃力，說完之後，馳車急急而去。

谷寒香也覺精神萎頓，靜坐在床榻之上，閉目養神了一陣，然後和衣睡去。

她因耗去甚多精力，一覺睡去，自是甜酣無比，也不知睡了多少時辰。

此時，谷寒香的「任，督」二脈已通，又經獨眼怪人用心法傳授了許多不經傳之秘的武學，聽覺警覺與以前自是判若兩人。

她正在沉睡迷濛之際，只覺着一陣悉率之聲，不由怵然一驚，本能的微睜秀目，向外一看。

室內還是紗燈映耀，遍室熊熊，一個巨大的黑影，竟向自己緩緩逼來。

她知此室乃是獨眼怪人的秘室，絕不容其他之人進入，心中不由一動，但她乃是絕頂聰明之人，爲了要看來人究竟有什麼意圖，是以，依然紋風不動，佯作酣睡之態。

適才是因爲她由沉睡中剛剛迷迷悠悠的醒來，一眼之下，未能看清來人是誰，此時再瞥目一看，來人竟是那看守秘室的蒙面駝背老人。

她一看來人是他，心想，此室本就是由他照應，他來到此間，自算不得什麼奇怪之事。

意念電轉，心剛趨平靜，陡見熊熊紅色的紗燈光耀之中，那駝背老人的手中，紫光一閃，紫光中，含着一股逼人的寒氣，赫然竟是一把匕首。

谷寒香在此情此景之下，不由駭然一驚，暗忖：「看他的情形，似是老怪物的心腹之人，此時此地，他竟手持利刃而來，不知是存何用心？」

她雖然是異常仁慈之人，但天生有一種堅忍卓絕的內在力，遇事極能沉着，而且，此時已得獨眼怪人的絕學，她自己雖然無能知道自己已是當今罕有匹敵之人，但是無形中，胆識已較以往大不相同，是以，一見駝背老人持刀而來，竟似有恃無恐，毫無驚惶失措之感。

蒙面駝背老人，躡手躡脚，潛至床榻之前，左手掀起羅帳，靜靜的站在床前，神情木然，似是在想着一件重大之事。

谷寒香雖然無法從蒙面的紗布後，看出他臉上的表情，但却能由他舉動中體會出他的心意來。

那駝背啞老人呆立了片刻工夫，突然一掄右手，藍汪汪的刀光一落，竟然猛向谷寒香身上刺來。

谷寒香雖不知自己武功到了何種境界，但却本能的運用起獨眼怪人所授的武功，左脚一抬，逕向駝啞老人的脇間踢去，同時身子一翻，右手疾出，反手一格，直向他右腕之上擊去。

那駝啞老人猝不及防，脇間已被踢中，同時右手微微一麻，已吃指風掃中。

但這老人也非庸手，雖然兩處爲谷寒香擊中，竟然並不慌亂，右手一揚，匕首脫手飛出，閃電般的向谷寒香擲去。

谷寒香此時已經坐起，因二人距離僅二尺左右，那老人匕首脫手，閃電般的已到了谷寒香面前。

她一聲驚叫，一面立出左手，迎着匕首，斜劈出一掌。

此時她因不知身具上乘武功，所以一見匕首電射而至，不由驚叫起來，但一方面因已學得無倫的武學，所以又自然出掌相拒。

她只知劈出左掌，隨意一揮，却不知這乃是獨眼怪人數十年修爲的精華，揮彈之間，就暗挾無比的威力。

那匕首吃她斜切的掌風一擊，宛如殞星一般，跌落在床榻之上。

那駝啞老人脇下已被踢中，又見擲出去的匕首被她擊落，不由駭然吃驚，一種無比恐怖的寒意，襲上心頭，立時舉手一掌，猛向自己天靈蓋上擊去。

谷寒香也不知那裏來的本領，素腕疾探，玉指輕抄，這舉動雖比那駝啞老人後發動，但竟還比他快了一步，他一掌還未擊中自己的天靈骨，右手已被拏扣住了。

谷寒香此時的心情，雖較以往大爲改變，但潛在的本性依然存在，何況她自思與這駝啞老人無恩無怨，他何以會向自己下這等毒手，所以，她心中還存有這種疑念。

她一把扣住了駝啞老人，驚訝的問道：「你雖然未能刺死我，也用不着就自殺呀……」

那駝啞老人脈門被扣，已無抗拒之能，側着臉，似是在凝視着谷寒香。

他見谷寒香香嬌靨之上，只是一片茫然迷惑之態，却毫無惱怒之色，心裏不由大感奇怪。

駝啞老人正怔神之間，谷寒香左手快逾電閃，已到他面門之上，老人要想避讓，已自不及，谷寒香手往上一揚，已將他蒙着臉的一塊紗布，取揭下來。

谷寒香一看，心裏大惑不解。

原來她以爲這「萬花宮」之人，定然是生相醜惡，何況駝啞老人更面蒙紗布，如非長相有奇特的難看，絕不罩上一塊面紗。那知她揭開他的面紗之後，竟是大出了她的意外，這駝啞老人生得五官端正，面目和慈，不過，此時的臉上，却滿佈驚異之色。

谷寒香看了他一陣，迷惑的問道：「你和我，無怨無仇，爲什麼要想刺殺於我呢？」

她本性原是純厚之人，在這時忽遇此等突發事件之際，沒有容她思慮，是以，她眞純的出言相問。

那駝啞老人怔怔的望着她，漸漸地，臉上泛現出一種羞愧之色。

谷寒香自來到「萬花宮」，一直未見他說過一句話，此時連問他兩遍，見他楞然不答，才想起他乃是駝啞之人，不由的又問了一句，道：「你當眞是不能說話的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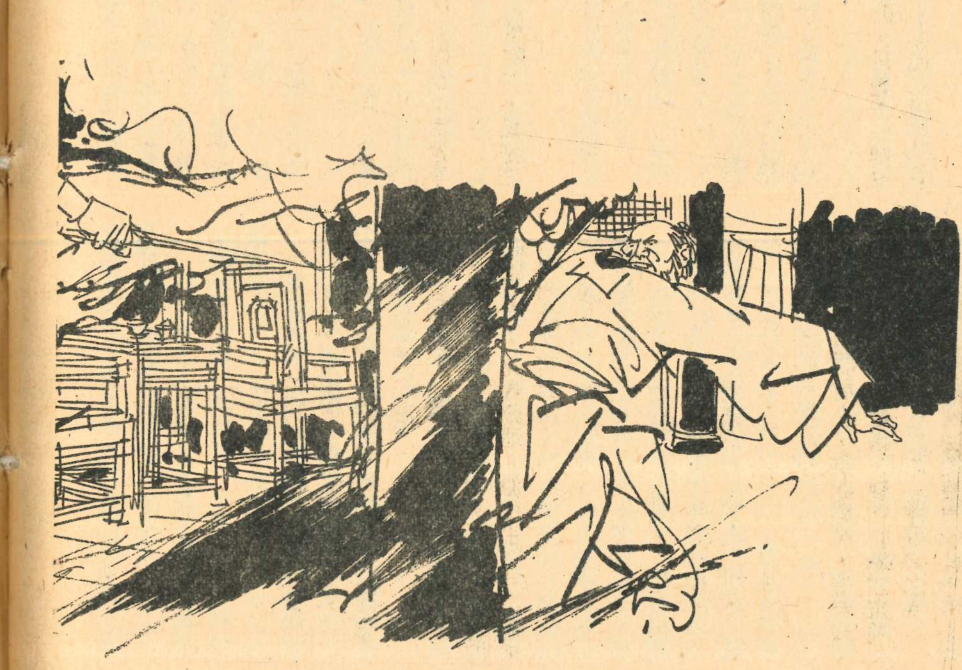
（未完）

武俠長篇奇情故事

金劍殘骨令

古龍·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靈蛇毛臯在西湖畫舫上大宴羣豪，本擬攏絡人心，詎知收得相反效果，被林琳及汪氏兄弟一鬧，弄得衆叛親離，老窠也被人放火焚燒，當他與愛女毛文琪趕回正在焚燒中的宅院時，大廳中又被仇恕追殺，危急間幸得程駒、潘僉强把仇恕攔住，始得脫身而去。仇恕爲了擺脫程駒、潘僉的糾纏，遂引領他們返回宅寓，用酒灌醉二人，將二人困鎖在酒窟之中，仇恕方自輕舒口氣，滿擬可重獲自由，快意恩仇，不料剛自酒窟出來，便見到一別經年的金劍俠端木方正和石磷二人，端木方正開玩笑地向他索酒——



梟雄隱身密　効忠血酒濃

仇恕愧然一笑，道：「酒窖已被小弟用做牢房，此刻已拿不出酒來了！」

端木方正哈哈一笑，道：「小弟豈是眞的要酒，只不過要逼出這句話來。」

他忽然一整容，正色道：「程潘兩位前輩，與仇兄淵源非淺，仇兄爲何要將他兩人灌醉後困在牢裏？實令小弟難解！」

仇恕微微一笑，道：「小弟怎地什麼事都瞞不過兄台……」

他語聲頓處，只見端木方正肅然望着自己，滿面關切，滿面正氣，使得他也不能支吾其言！

於是他長嘆一聲，低聲說道：「只因爲我那兩位叔父，一心要勸我化解寃仇，是以……」

他又自長嘆一聲，倏然住口！

石磷正色道：「寃仇能解，有何不好，令堂大人，必定也高興的很。」

仇恕沒有回答他的言語，只因他此刻已和端木方正同來，自己又怎能對他再說出無理的話！

端木方正接口道：「仇兄，你我雖屬初交，却是一見如故，小弟有幾句肺腑之忠言，不知仇兄可願一聽？」

仇恕道：「兄台若是不說，小弟必將遺憾終生。」

端木方正肅容道：「常言道殺人不過頭點地，那毛臯與仇兄雖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却又是仇兄的至親舅父。何况，他愛女亦與仇兄有一段感情，這其間恩怨糾纏，雖非我等外人所能瞭解。但……」

他微喟一聲，接道：「得饒人處且饒人，仇兄你既然已將他逼得衆叛親離，無家可歸，何不就從此放他一條生路？」

他言語誠懇，心中有一句話，口裏說一句出來，既不會轉彎抹角，亦不會粉飾詞藻。

但只有這種誠懇的言語，才能使仇恕動心。

他垂首默然半晌，緩緩道：「這其間確是恩怨糾纏，連小弟自己也難以化解，但……」

他忽然抬起頭來，凛然說道：「但兄台若說毛臯此刻已至末路，小弟却絕不贊成！」

端木方正道：「他不但在杭州城中無法立足，在武林中也失去人心，他武功雖仍在，但從此以後，已與人無害，更不能影响別人，最多也不過只能尋個隱避之處，寂寞地渡過晚年而已。」

仇恕搖首嘆道：「以毛臯那樣桀傲不羣的人物，怎甘寂寂終老，他杭州城的基業雖毁，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到那時候再要除他，便絕非易事了！」

端木方正皺眉道：「何以見得？」

仇恕道：「兄台可曾發現，毛臯的十大玉骨使者，在杭州英雄大會俱未現身，『七星鞭』杜仲，與他交情最厚，但直到此刻也未見踪影，此事若注意，便難發現，一經發現，便可看出，其中正有無窮巧妙！」

端木方正沉吟道：「靈蛇十大弟子，彷彿已死了多人……」

仇恕截口道：「雖已死了多人，但還有『奪命使者』鐵平，『銀刀使者』歐陽明，『鐵軍使者』長孫策……」

他微喟一聲，接口說道：「這三人在十大弟子中，已屬佼佼人物，更何况十大使者爲首一人『鐵胆使者』錢卓，亦從未現身！」

端木方正皺眉道：「七劍三鞭，都已瓦解，十大使者，又有何可怕？」

仇恕道：「可怕的並非這十大使者，而是怕他們在暗中收買江湖中的敗類，組織成一種秘密的勢力，常言道明槍易躲，暗箭難防，『靈蛇』此番失敗，只因他太過招搖，此人若是又在暗中成了氣候，你我都未見得是他的敵手了！」

端木方正心頭一凛，呐呐道：「仇兄剖析精微，小弟佩服……」

仇恕接道：「毛臯稱霸江湖多年，黑白兩道的生意，他都要揷上一足，二十年來他積下的家財，必定已是個驚人數字，但他的家宅火焚之後，其中却並沒有錢，那麼他的鉅萬家財，又到那裏去了？」

端木方正凛然道：「莫非他用做暗中搜集黨羽的基金？」

仇恕拍案道：「正是如此。」

端木方正呆了半晌，長嘆道：「若事情眞被我等料中，此人便當眞可是個梟雄之才，地上創業不終，立刻轉入地下…」

仇恕劍眉微軒，朗聲道：「是以小弟無論是爲了私仇抑或公益，都不能就此罷手，兩位此刻聽了小弟的這一番言語，但該原諒小弟的苦衷了。」

端木方正、石磷二人面面相覷，默然無語。

良久良久，石磷突地沉聲道：「但另有一事，你却要多加注意。」

他既不能稱仇恕爲兄弟，亦不願以長輩自居，是以便以你我相稱，仇恕正也是如此心理道：「什麼事？」

石磷緩緩道：「你爹爹昔日在江湖中曾結下無數仇家，如今你一現出眞面目來，要尋你復仇的人，便太多了。」

仇恕緩緩道：「這個我……我已知道了。」

石磷道：「你既要尋人復仇，又要防人復仇，而你的勢力，却又如此孤單，你的脾氣，却又如此强傲……唉！」

他以一聲長嘆結束了言語，但仇恕却已從這一聲長嘆裏聽出了他言語裏對自己的關心。

他再也想不到這流浪江湖，厭倦人生劍客，竟是對自己關心的，刹那間，他只覺心頭充滿了感激，慘然一笑，道：「自從九足神蛛去後，我已算勢力孤單，但直到此刻，我又發覺了我到底還有幾個眞正的朋友！」

端木方正突然大聲道：「窮家幫凌龍幫主無論武功，聲望，俱是江湖中的一流人物，而且此老爲人熱腸，你爲何不求他相助？」

仇恕嘆道：「此老已曾與我言語衝突，只怕日後再也不會予我援手了！」

他淡淡地，黯然一笑，接道：「江湖

中人此刻都只道毛阜衆叛親離，已窮途末路，又有誰知道我勢力的孤簡，更在毛阜之上。」

石磷目光凝注着手中那「還魂」的面目，忽然說道：「你可知道我怎會戴了這面具來見你？」

他不等仇恕說話，便已接口道：「無論你如何猜法，都猜不到的，我與端木兄相識以來，一直心灰意冷，更不願再過問江湖中事，那日見到他做了個這樣的面目，一時興起，也學着戴了起來，只因這面具仿製甚是容易，短短幾日，我便製了許多具——」

仇恕截口道：「你可是要我也戴上這種面具？」

石磷微微一笑，道：「神話傳奇中，常有『身外化身』之說，你我若也邀集些朋友，俱都戴上這種面具，那時又有誰會知道那一個『還魂』是端木方正，那一個『還魂』是仇恕，你豈非也有了許多『身外化身』了麼？」

仇恕笑道：「若是有別的武林中人，也一齊仿製這種面具，用來爲非使歹，到那時你我又該當如何？」

端木方正道：「這個你倒毋庸過慮，製作這種面具，石兄說來雖易，其實却絕非易事，只因它製作雖易，但知道這製作方法之人，世上却寥寥無幾，即使別人也製作了這『還魂面具』戴上，反可淆亂別人的耳目，此事說來雖不甚光明，但用來對付毛阜這般人物，正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仇恕沉吟許久，緩緩道：「此舉用來對付毛阜則可，但小弟則不願以此來逃避先父的仇家，只因小弟此番出道江湖，便是爲了要了清先人的恩仇！」

端木方正，石磷對望了一眼，石磷道：「無論如何，我且送一具給你，用與不用，便全由得你了！」

仇恕一笑接過面具，收進懷裏，此刻天色已暗，他三人無言地坐在暗裏，各各都有着許多心事！

黑暗中，大廳外突地響起了一陣清越銅環相擊聲！

仇恕霍然長身而起，沉聲道：「有人拍門！」

語聲未了，端木方正已飛身而出。

他隨手戴了那「還魂面具」：「我去應門！」

仇恕目注着黑暗的庭院，只見他人影一閃而沒，方自消失在黑暗裏，突然風聲一響他竟又掠回！卓立在黑暗的庭院裏。

仇恕奇道：「外面難道沒有人麼？拍門的是誰？」

卓立在庭院中的人影突地冷笑一聲，道：「拍門的便是我！」

仇恕呆了一呆，突地想起此人雖也身穿青袍，戴着「還魂面具」，但却已不是方才出去的端木方正。

他心念一閃，脫口道：「慕容惜生，你又來作什？」

那人影冷冷道：「不錯，我就是慕容惜生，我只來問你，你將我師妹逼到那裏去了？」

仇恕亦冷冷道：「我要知道她去了何處，此刻我便早已追去！」

慕容惜生冷「哼」一聲，突見黑暗中走來一條和自己一模一樣的人影，兩人目光相對，都楞了一楞！

那人影，自然便是應門回來的端木方正。

慕容惜生目光一轉，輕叱道：「你是誰？」

端木方正大笑道：「你是還魂，我也是還魂，你難道不認識我？」

大廳中的石磷亦自悄悄取出另一副面具戴起，閃身一掠而出，縱落在石階上，大笑道：「這裏還有個『還魂』，你認得我麼？」

慕容惜生又驚又怒，厲聲道：「姓仇的，你莫來弄這個玄虛，我只要你還我的師妹來，否則我便要叫你回去在家師面前交待！」

仇恕心念一轉，突也舉手戴起了面具，大笑道：「誰陪你回去，誰是姓仇的，我也是還魂，你可要看清了！」他方才隱身堤岸，不顧目標顯露，是以換了一身青衫，想不到此刻却派上了用場！

只見他手掌一拍，突然飛身掠到端木方正身旁。

石磷心念一轉，亦自一掠而前！

三條人影閃動，電光火石般轉動了一圈，齊地手掌一拍，頓住身形，鼎足而立，誰也不說話！

他三人身材彷彿，慕容惜生雙目圓睜，瞬也不瞬地望着他三人，却再也分不出那一個才是仇恕來了。

只聽他三人齊地嘶聲一笑，便要閃身而去！

慕容惜生心念一轉，突地輕叱一聲，竄入了他三人的身子間，雙掌翻飛，閃電般一連劈出十餘招之多！

她招式甚是奇詭難測，雙拳一腿，同時攻向三人，突又身子一衝，向其中一人衝去！

仇恕等三人不願出手，只因他三人誰也不願傷了慕容惜生，也不願讓慕容惜生從自己的招式中猜出自己的身份。

仇恕避了幾招，突見慕容惜生向自己衝了過來，雙脅箕張，彷彿要抱住自己的模樣。

對方是個女子，他既不能出手，也不能被她衝上，刹那間無暇他顧，身形向側一閃。

慕容惜生突地頓住了身形，衝向第二人。

端木方正自也閃身避開！

慕容惜生自己的身形，也閃動起來。四人身形亂閃，有如穿梭的來往了一次，等到他四人再頓住身形，慕容惜生固然不知道誰是仇恕，但仇恕等三人，也分不出誰是慕容惜生了，只因他幾人身形俱都奇快絕倫。閃動之間，彼此都覺得有些眼花繚亂！

一時之間，四人都楞在地上，誰都更不願出聲！

慕容惜生一計既成，心頭暗喜，又忖道：「此刻我若縱身一走，他三人絕對不會想到我會先走，只因這四人之間，最先想走的必定是仇恕！」

仇恕果然已動了抽身之意，暗忖道：「我恩怨未清，若被慕容惜生纏住，一時

走不了，不如先走一步，將慕容惜生留給他兩人！」

就在他心念轉動的同一刹那，慕容惜生已又忖道：「我一飛身而走，另二人必定以爲是仇恕，他們要纏住我，自然不會跟走，但仇恕既是最最想走的人，見我一走，反會以爲是別人要將我引開而走的，只要另兩人不動，他必會跟來！」

要知她天資絕頂，思慮之周密，當眞是無與倫比。

當下她忽然縱身一掠，橫飛而起。

仇恕心念閃動，忖道：「慕容惜生必定不會先走，走的必是端木方正，他一心要將慕容惜生引走，那知慕容惜生却不上當，她既不上當，要留在這裏，我還留在這裏作什？」心念一閃，立刻飛身而起，追了出去。

庭院中剩下的竟變得只存端木方正，石磷兩人！

他兩人仍是不願說話。

慕容惜生不會先走，先走的必是端木方正，他想將慕容惜生引走，那知慕容惜生却是要等到最後一人！

端木方正暗忖道：「慕容惜生定然以爲仇恕不敢先走，是以石磷也引她不走，仇恕便把握這機會走了。」

他三人雖然俱都聰明絕頂，却終是不甚瞭解女子心性，思慮周密，到底不如女子，一步想差，就滿盤全錯了！

此刻他兩人彼此心中，竟都以爲對方定是慕容惜生！

端木方正聽了毛文琪誇獎她師姐的話，早已有了與慕容惜生一較身手之心，此刻再不遲疑，一掌拍向石磷！

石磷心念一閃：「仇恕明已走了，我何不在此纏住慕容惜生！」

一念至此，他便也一掌，拍向端木方正！

兩人誰也不施出本門武功，悶聲不響地拆了數十招之多，石磷功力深厚，當下大喝一聲，右足橫進一步，左掌回拗，拳心向下砰地一個肘拳撞向端木方正胸口。

這一招連消帶打，變化奇快，正是他本門武功，「武當三十二勢光華」中的妙着「拗鸞肘」！

他浸淫此中三十年，這一招施出，端的精純無比！

端木方正心頭一動，急退五尺，脫口道：「石磷！」

石磷怔了一怔，霍然收住拳勢，吶吶道：「你……你難道是端木兄？」

端木方正狠狠一跺足，長聲嘆道：「錯了，錯了，你我全都錯了！」

石磷大驚之下，飛身掠上牆頭，但見四下夜色沉沉，仇恕與慕容惜生兩人，早已不知走到那裏去了！

端木方正苦笑一聲，道：「這就叫作法自斃，我兩人一心想幫仇恕引開慕容惜生，那知道竟幫了倒忙，反幫了慕容惜生了。」

石磷喃喃道：「仇恕若將慕容惜生當作了我們，那後果豈非不堪設想？」

端木方正想了一想，只覺心裏眞是哭笑不得，輕叱道：「追！」

石磷搖頭道：「只怕是追不上了！」

端木方正道：「追不上也要追的！」

兩人齊地展動身形，奔入無邊夜色！

仇恕飛身而掠，奔出數十丈外，方自追上了前面的人影，他自信極强，一心認定前面人定是端木方正，這想法便再也不會更改輕呼道：「端木兄，等我一等！」

前面的慕容惜生一聽他口音，心頭不覺大喜，但是面上却絲毫不露聲色，只是緩緩停住了身形。

仇恕一掠而前，笑道：「方才幸好只有四個還魂，否則小弟也要糊塗了，端木兄，那慕容惜生確非普通女子，只可惜容顏太惡，否則倒眞是才貌雙全，難得的很。」他再也未曾想到與他並肩而行的人，便是「容顏太惡」的慕容惜生。

這一段話說完，兩人又已前奔了數十丈。

仇恕話聲方了，慕容惜生突地向左一轉。

仇恕問道：「端木兄，那邊是什麼方向？」

突覺手腕一緊，竟被人扣住了脈門穴道，要知他見到慕容惜生身子一轉，心裏更無疑心，那知却着了道兒！

他心頭一凜，叱道：「你是誰？」

慕容惜生五指如鈎，緊扣着他脈門，左手疾伸，連點了左右雙臂上的兩處「曲池」大穴，使得他雙臂不能動彈，脚下仍可行走。

她前奔之勢，亦自不停，手掌也不放鬆，口中冷冷道：「我便是容顏太惡的慕容惜生。」

仇恕心頭大驚，再也說不出話來，只覺雙臂麻木，身不由主地被她拖住前奔，竟掙扎不得！

他心裏又是惶急又是後悔，心念數轉，道：「慕容姑娘，你可知道男女授受不親，你如此拉着我的手腕，豈非失禮的很，嘿嘿，失禮的很！」

慕容惜生冷冷道：「你若不願我拉你的手腕，我便點上你的『暈穴』也可以，這兩條路任你選擇，我絕不勉强！」

仇恕一驚，他此刻還有脫身之望，若被點上「暈穴」即便更慘了，當下乾咳一聲連連道：「無妨無妨，就這樣好了！」

慕容惜生頭也不回，道：「我也懶得揹着你走，但你脚下却不可偷懶！」

仇恕暗嘆數聲，暗恨自己聰明一世，此刻竟會被一個女子騙了，過了半晌，忍不住又道：「慕容姑娘，你究竟要在下陪你回去見令師呢？還是要在下陪你去見令師妹毛姑娘？」

慕容惜生冷冷道：「你知不知道我師妹在那裏？」

仇恕心念一動，道：「在下此刻雖不知道，但找是必定找得到的。」他心裏想到自己反正也要去找毛氏父女，是以口中便這樣回答，又忖道：「只要她與我一路尋找，總不能將我點上暈穴，也不能一路扣住我手腕，只要她手腕一鬆，我便可飛步而逃，這種機會定必極多……」

思忖之間，突聽慕容惜生道：「你可有把握？」

仇恕忙道：「自有把握，慕容姑娘若不相信，在下……」

慕容惜生冷冷截口道：「既有把握，我便隨你去找，道路也任你選擇，但你若

找不到時……哼哼，你可知道我容顏雖惡，却還不及我手段之惡呢？」

仇恕口中連連答應，心下却不禁暗嘆忖道：「常聽人言道，你縱然百般侮罵女子，她未見會懷恨於你，但你若罵她醜，她却定必要恨你一輩子，只恨我無心犯了這大錯，又偏偏被她聽到，看來我未曾脫逃前，少不得要受些罪了！」

心念一轉，慕容惜生冷冷又道：「你切不可妄生脫逃之心，我辛辛苦苦擒住了你，便萬萬不會放你逃走，我睡時要點你暈穴，醒時便扣住你手腕，你若要亂玩花樣，我便斷去你左足，替你配上木腿，反正我容顏醜惡也不需避什麼男女之嫌！」

仇恕暗嘆道：「果然不出我所料。」

慕容惜生叱道：「那裏走？快走。」

仇恕望看前面的夜色，一片黑暗，毛皐在那裏，他又何嘗知道，索性聽天由命，信步向左走去！

× ×

自從轟動一時的「杭州英雄大會」後，江南武林，確是沉寂了許多，但武林中人，暗中却不禁大爲奇怪！

只因那「杭州英雄大會」中的主要角色，會後全都不知所終，不但毛皐的消息沉沉，就連汪一鵬，朱白羽，華山銀鶴這些人都已不知去向，那神秘的「仇公子」更是連影子都沒有了。

但江湖中却又散佈着一種傳說！

「靈蛇」毛皐，不甘雌伏，又已在暗中重振旗鼓，而且聲勢較前更盛，也神秘得多……

傳說雖盛，「靈蛇」毛皐的蹤跡何在，武林中仍是無人知曉……

夏夜，烏雲滿天，星月無光，遠空偶爾傳來一兩下沉悶的雷聲，一陣陣潮濕而悶熱的狂風，掠過原野，顯示着一場暴風雨即將降臨……

在丹陽與鎮江之間，遠離官道的田野上，矗立着一座頹敗不堪的荒祠，暗影沉沉之下，彷彿一頭蹲伏的巨獸。

虫鳴唧唧，風聲呼呼，電光隱隱，忽見五條人影，越過田野，連袂向這荒祠飛奔而來。

這五條人影奔抵祠前，機警地掉頭四望，確定了週圍絕無異狀，方自閃身走進那倒塌了半邊的大門。

門內，荒草滿院，當中一座頗具規模的殿堂，已然屋瓦不全，朱漆剝落，門窗朽敗，石階上雜草怒茁，點綴着荒祠的凄清！

前行兩人跨上石階，伸手輕輕一推殿門，「吱呀」一聲，兩扇殿門應手而開，門楣上立時洒下一陣灰塵。這五人身形微退，待灰塵落淨，方舉步走入殿中，爲首一人反身關上了門，却又激起一陣灰塵。

驀地火光一閃，火摺已燃！

昏黃的火光映照之下，只見殿中蛛網遍佈，到處積塵盈寸，除了當中一座神龕尚還完整之外，兩旁配列的神像和供桌，都已損毀倒塌，顯然斷絕香烟已久。甚至連那神桌上供的是什麼佛像都已難辨認。

手擎火摺之人，是一個長身玉立，身穿勁裝的少年，他方自一歛笑容，便擺頭向同伴微一示意。

他那同伴也是個貌相清秀的勁裝少年，睹狀立即輕輕一躍，縱上神龕，極其謹愼地伸出兩個指頭，輕按在龕中神像的肩頭上，潛運內力於指上，緩緩一推一轉。

只聽「呀」地一聲輕響。

頓見神龕下面，悄然現出一個數尺方圓的洞穴。

那長身玉立的少年向站在身後的三人一招手，低聲道：「隨我來！」手擎火摺，當先朝洞穴中躍下。

那三人一個是黑臉虬髯大漢，一是白淨臉膛，頦下微髭的中年人，另一個是貌相英悍的矮小漢子，他們互相望了一眼，隨即悶聲不响地跟着躍下洞中，面色凝重，顯見是心頭十分緊張！

那清秀少年將按在神像肩上的手指拿開，身形朝洞中一閃而下，神像立即回復原來位置，穴口亦隨之封閉。

他躍落地穴，脚站實地，對長身玉立的少年微一點頭，表示一切均已弄妥。

長身玉立的少年領首會意，便自舉步朝前走去。

光影搖曳，五個人沿着一條狹窄的甬道緩緩前行，一陣陣潮濕霉臭之味，直撲鼻端，陰森黝黯，難以忍受。

兩個在前面領路的少年，似乎對這條甬道頗爲熟悉，一路並無停頓，兩三個轉折過去，忽地——

一股陰柔的冷風吹來，竟「噗」地使火燄熄滅，甬道中立時歸於一片漆黑，漆黑得有如陰森的地獄。

只聽黑暗中緩緩傳來一聲低喝：「春雷驚蟄！」

前行的兩個少年立即應道：「靈蛟騰霄！」黑暗中哼了一聲，那少年躬身道：「弟子鐵平，歐陽明，請來『淮陰三傑』，晉謁恩師！」

原來這兩人正是「靈蛇」毛皐門下，十大「玉骨使者」中的「奪命使者」鐵平與「銀刀使者」歐陽明。

他們話聲一落，甬道中突地大放光明，那低沉的聲音，又從左側一道低垂至地的重簾內傳出，道：「進來！」

「奪命使者」鐵平和「銀刀使者」歐陽明齊地躬身應是，領着「淮陰三傑」，掀簾而進。

簾後是一間丈許見方的密室，當中一張祭台上，插着兩根粗如兒臂的蠟燭，光燄照耀之下，只見祭台中央擺着一個徑尺銅盆案前一張虎皮交椅上，端坐着一個身軀瘦長，顴骨高聳，鷹鼻鷂目的老者。

此人正是衆叛親離，多年霸業毀於一旦後，突地在江湖中消失踪影的草莽梟雄「靈蛇」毛皐。

只見他神情蕭索，面上的皺紋更顯深刻，似乎已無復數日前的豪氣，只有那銳利的目光，却是絲毫不減。瞬也不瞬地凝注在「淮陰三傑」身上。

「奪命使者」鐵平和「銀刀使者」歐陽明搶前兩步跪下行禮已畢，起立躬身稟道：「弟子等奉命往大江南北，號召英雄豪傑來歸，現蒙『淮陰三傑』慨允相助，特陪同前來晉謁。」

二人言罷，隨即斜退三步，替「淮陰三傑」通名引見。

那黑臉虬髯大漢乃是「淮陰三傑」之首「鐵掌」尉遲文，白淨臉膛的中年人便

是二弟「玉面判」謝東風，英悍的矮小漢子乃是「雷電劍」彭鈞。三人俱有一身獨門武功，乃淮揚一帶的水陸大豪。

靈蛇毛皐與這三人平素雖未謀面，但對「淮陰三傑」之名却是早有耳聞，此刻臉上的陰霾稍霽，欠身道：「三位有意前來相助，毛某自是感激，但此事大非易舉而且危險殊深，三位須得拿定了主意！」

「淮陰三傑」之首「鐵掌」尉遲文抱拳道：「毛大哥俠名遠播，兄弟等今日得効微勞，實慰平生之願，赴湯蹈火，兄弟等在所不辭！」

靈蛇毛皐目光一閃，淡淡掠過一絲笑意，謙謝了兩句，隨即從懷中取出三件精巧珍玩之物，分贈三人，道：「戔戔微物，聊表毛皐一點敬意，待基業恢復之日，當再另圖厚報！」

「淮陰三傑」對望一眼，各自收下，連聲稱謝。

毛皐道：「毛皐隱居於此，策劃恢復基業之事，在未發動以前，須極爲隱秘，三位諒必能瞭解我之苦衷，故此，……」說至此處，乾咳了一聲，眼角斜覷供案上的銅盆，住口不語。

「淮陰三傑」互相望了一眼，「鐵掌」尉遲文朗聲道：「兄弟等既甘爲毛大哥効死，一切自當遵命！」

他話聲一落，肅立一旁的「銀刀使者」歐陽明已刷地拔出一柄精芒四射的銀刀，雙手遞與「尉遲文」。

「鐵掌」尉遲文肅容接過銀刀，和「玉面判」謝東風，「雷電劍」彭鈞一齊走至供案前面，閃目向那銅盆中望去，只見盆中盛滿血酒，酒中赫然竟泡着許多截小指。他三人面色齊變，尉遲文轉目望了面色森寒的毛皐一眼，暗中咬了咬牙，毫不猶豫地銀刀一揮，刷地將左手小指砍落在銅盆中。

「玉面判」謝東風和「雷電劍」彭鈞，迅速接過銀刀，相繼將左手小指砍下。

面色已變爲一片蒼白！

血酒更濃！

「銀刀使者」歐陽明雙手持盃，恭恭謹謹地在盆中舀了三杯血酒，放置在「淮陰三傑」面前。

「淮陰三傑」各自雙手接過了血杯，退後三步，面對靈蛇毛皐，並肩跪了下去，肅容道：「我尉遲文，謝東風，彭鈞兄弟三人，今後矢誓効忠毛大哥門下，絕不洩露此間機密，若是違背誓言，頭顱有如斷指！」仰天喝乾了杯中血酒！只覺一股腥辣之氣，由心胸間直冲咽喉！

「靈蛇」毛皐面容忽霽，展顏笑道：「三位請起，今後三位便是我毛某人的生死兄弟，有福同享，有禍同當，倘若我毛某，……」

話尚未完，突聞一聲微弱而沉雄的呼喝，由上面的殿堂，經地下甬道，傳了過來，道：「毛大俠俠駕何在？」

「靈蛇」毛皐聞聲，臉色突的一變，兩道銳利的目光，森冷地一掃「奪命使者」鐵平，「銀刀使者」歐陽明及「淮陰三傑」等人，沉聲道：「爾等來時，可曾洩露行藏？」

「奪命使者」鐵平躬身恭聲稟告道：「弟子等來時，行踪極爲隱秘，也未發現有人跟踪，若照來人口氣看來，似乎還不曾……」

他的話聲，突爲甬道中傳來一陣沉重脚步聲打斷！

「靈蛇」毛皐臉色又自一變，微一揮手，立將燭光搧滅，但身子仍端坐椅中，兩道冷電般的目光，凝注低垂室門的重簾，暗自蓄勢相待……

其餘五人，亦自一閃散開隱伏室隅。

只聽那沉重的脚步聲，在黑暗靜寂的甬道中，緩緩由遠而近。响起陣陣迴音，激蕩在衆人耳畔。

毛皐緩緩長身而起，掌上已滿蓄眞力，只聽脚步聲在重簾之外面，霍然而頓，隨即响起一個勁朗的語聲，道：「毛……大……俠……」

語聲緩慢低沉，字字震人耳鼓。

「靈蛇」毛皐脚步一滑，悄然掠到重簾邊，伸出手掌，輕抵着重簾，口中亦自緩緩問道：「什麼人？」

他掌力深厚，足可隔簾傷人。

只聽重簾外沉聲說道：「崑崙空幻求見！」

語聲更是緩慢低沉，六個字說將出來，竟彷彿來自六個不同的方向，毛皐含蘊的掌力，竟不知擊向何處。

他微一沉吟，身子霍然退回，反手一幌，燭火立燃，他也已端坐在椅上，目光微一示意，沉聲道：「掀簾，肅客！」

「奪命使者」鐵平，「銀刀使者」歐陽明，雙雙搶步到重簾兩邊，各自反腕抽出了兩柄尖刀！

刀光一閃，刀光挑起了重簾！

簾捲，人現！

燭火中，刀光下，只見一個濃眉大眼，身穿灰布袈裟的高大僧人，手持佛珠，當門而立。

一個短衫青巾，足登草鞋，彷彿莊稼農人般的中年漢子，默然立在他身旁，目光烱烱，利如刀剪。

「靈蛇」毛皐面目森寒，緩緩道：「在下便是毛皐，兩位此來何意？」

那高大僧人目光一掃交互架在門上的兩柄尖刀，緩緩道：「貧僧不遠千里而來，這難道便是毛大俠的待客之道？」

毛皐冷「哼」一聲，道：「毛皐的待客之道如何，全要看兩位來意的善惡。」

那高大僧人空幻仰天笑道：「若有惡意，貧僧縱然要來拜訪，少不得也要先去仇恕處走一遭的，毛施主，你說是麼？」

「靈蛇」毛皐霍然長身而起，沉聲道：「你究竟是誰？」

空幻僧人道：「出家人早已忘了自身是誰，到此刻貧僧只知一事！」

毛皐道：「什麼事？」

空幻僧人道：「貧僧今生，與仇獨之子勢難兩立！」

毛皐目光一掃，突然笑道：「請！」

空幻僧人，與那莊稼漢大步而入。

「靈蛇」毛皐道：「毛皐窮途末路，難覓待客之所，請兩位見諒！」

他語聲微頓，面色突又一沉，緩緩道：「但此間已是毛皐最後的隱身之地，自問江湖中極少人知，兩位如何探查到這所在，實令毛皐難解！」

空幻大師笑道：「貧僧那裏有這樣的

神通，嘿嘿……」

他伸手一指那莊稼漢，接口笑道：「若非這位梁施主，貧僧再也尋不到此地，若有這位梁施主，江湖中便再無貧僧尋不到之地！」

「靈蛇」毛皐目光一掃那莊稼村漢，揚眉道：「兄台難道便是名聞江湖的梁大俠梁上人麼？」

那莊稼村漢微微一笑，道：「不敢，在下那裏當得上『大俠』兩字，只不過終日混跡在市井小人羣中，消息便靈通一些是了！」

「靈蛇」毛皐大笑道：「在下早聞梁大俠交遊之廣，遍於天下，耳目之多，無所不聞，今日一見，果然是名下無虛，只可恨我那胡四弟未能將梁大俠引來與在下一見，否則今日便可少却了許多誤會！」

要知「靈蛇」毛皐早有收攏梁上人之心，且會令「八面玲瓏」胡之輝前去遊說，今日見他來了，自是十分欣喜！

他心念數轉，話鋒突地一轉，沉聲道：「毛皐隱遁此間，兩位大駕惠降，不知有何賜教？」

空幻大師低宣了聲佛號，忽然緩緩自懷中取出一隻銀絲編成的小小芒鞋，遞至「靈蛇」毛皐面前，道：「施主可認得此物的主人是誰麼？」

「靈蛇」毛皐茫然注目，搖頭道：「毛皐眼拙，生平未見此物。」

空幻大師微微一笑，將芒鞋轉送至梁上人面前，道：「梁施主是否早已認得的了？」

梁上人肅容道：「這便是在下生平最大恩人的『萬妙先生』老前輩的信物之一，在下縱然是屍骨成灰，也萬無不認得之理！」

「靈蛇」毛皐，心頭一凜，脫口道：「萬妙先生！」

空幻大師目光一轉，微笑說道：「令媛如在此地，她必然也能認出這信物的來歷。」

毛皐大奇道：「萬妙先生遊戲風塵，有如天際神龍，一現即隱，二十年來只不過現身數次而已，小女怎會認得？大師只怕錯了……」

話聲未了，只見祭台後另一道低垂的垂簾，悄然微啓，幽靈般飄出一條嬌弱的身影，正是毛文琪。

她華服已換作了白衣，滿頭雲鬢蓬亂，顯得是那麼消瘦而憔悴，只有一雙明亮的眼睛，却顯得更大了。

她大大的眼睛，向空幻大師掌中的銀鞋一轉，緩緩道：「不錯，這信物我認得。」她說話時面上毫無表情，生像是已失去所有的情感。

「靈蛇」毛皐大奇地道：「你怎會認得？」

毛文琪漠然道：「我自然認得，只因這銀鞋是我師父的。」

「淮陰三傑」目注毛文琪，暗驚於她的冷漠與美麗，她嘴裏在說什麼話，這三人根本沒有聽到。

但她的這句話却使得毛皐，梁上人俱都大爲驚奇。

梁上人動容道：「想不到毛姑娘竟是萬妙先生的弟子……」

毛文琪冷冷截口道：「誰是萬妙先生，誰認得萬妙先生？」

梁上人呆了一呆，目光詢問地望向空幻大師。

空幻大師笑道：「此事說來難怪兩位驚奇，只因此事本就是令人驚奇之事，毛姑娘認得這銀鞋乃是『屠龍仙子』之物，梁施主却又知道這銀鞋乃是「萬妙先生」的信物之一，這其中的道理，只有貧僧還知道一些。」

毛皐道：「願聞其詳。」

空幻大師道：「屠龍仙子不但武功其深難測，而且精於各種巧器，易容之術，足可與昔年的聖手先生一較長短。」

毛皐道：「此事江湖人所共知，却不知她與萬妙先生又有何關係？」

空幻大師朗聲笑道：「屠龍仙子便是萬妙先生，萬妙先生便是屠龍仙子。」

衆人齊地一驚，空幻大師緩緩接口道：「昔日屠龍仙子放下屠刀後，雖已深自韜光養晦，但却仍看不慣世間的一些令人不平之事！」

「靈蛇」毛皐恍然截口道：「是以她便裝成男子，以『萬妙先生』的名號出來行道江湖，瞞盡了天下的耳目，是麼？」

空幻大師大笑道：「毛施主，果是解人。」

「靈蛇」毛皐長嘆道：「難怪『萬妙先生』行跡如此神秘，倏忽來去，來時不知其所來，去時不知其所踪，使江湖中再無一人猜得出他來歷。」

他心念一動，突地改口道：「這段隱秘江湖中無人得知，甚至連小女都未曾聽屠龍仙子說起，却不知大師怎會知道？」

空幻大師微微一笑，道：「不可說，不可說！」

他突然打起了佛家的禪語，毛皐自是一楞，只得改口問道：「大師以銀鞋見示在下，却又爲了什麼？」

空幻大師目光一轉，道：「毛施主既圖再振霸業，貧僧本應効力，何況貧僧與毛施主屬同仇敵愾之人更當同心戮力！」

「靈蛇」毛皐心念一轉，他一見這僧人之面，便知他城府極深，只是此刻一時還猜不透他的用意，沉吟道：「大師如此心意，在下十分感激。」

空幻大師道：「屠龍仙子在江湖中雖無恩怨，但江湖中受過『萬妙先生』恩惠之人却極多，毛施主若以這隻銀鞋作爲廣收天下英雄之用，豈非大妙，是以貧僧不遠千里而來，要將此物奉諸閣下，正是寶劍贈於烈士之意。」

「靈蛇」毛皐道：「毛皐何德何能，竟蒙大師如此愛護。」

他面上却不動容，其實心中已不禁爲之大喜。

空幻大師眼神一掃，淡淡微笑道：「只要日後施主重振霸業後，莫要忘記貧僧，也就是了。」

「靈蛇」毛皐道：「這個自然……」

空幻大師截口道：「自古以來，武林天下便是雙分之勢，南北並立，各有盟主，這一點毛施主想必定然知道的。」

「靈蛇」毛皐面色一沉，道：「大師莫非有領袖一方之意？」

空幻大師神色不動淡淡道：「你我若

以長江爲界，江南歸於施主，貧僧坐鎮北方，聲息互通，互爲援手，豈非大妙。」

「靈蛇」毛皐默然半晌，突地仰天一陣大笑，道：「原來大師存與毛某分庭抗禮之意，……」

空幻大師道：「你我合則兩利，分則兩敗，貧僧之所以趕來與毛施主商議，正是敬佩你毛皐乃是一代奇才。」

「靈蛇」毛皐面色一沉，厲聲道：「毛某爲了這番重圖雄舉，已不知暗中準備了許久，化費了多少人力，物力，大師就憑了小小一隻銀鞋，便要和毛某共分大勢……嘿嘿，此話若非毛某聽錯，只怕便是大師說錯了。」

空幻大師冷冷道：「貧僧既未說錯，施主更未聽錯……」

他語聲微頓，不等毛皐說話，立刻接口道：「除了這隻銀鞋之外，貧僧此來，還要以三句話換取毛施主你這裏的三樣東西，這銀鞋只不過是附帶之物而已。」

毛皐沉聲道：「以三句話來換取三件物……」

空幻大師面色不變，簡單地答道：「正是！」

「靈蛇」毛皐狂笑道：「若非大師如此肯定，毛某眞要以爲自己又聽錯了，若是六句話便可換去毛某的六件東西，毛某豈非變成了放鵝入水，包子打狗，帶錢上街學乖的傻女婿了麼？」要知這傻女婿學乖的故事在江南流傳極廣，他此話說將出來，梁上人及「淮陰三傑」的嘴角都不禁泛起了笑意。

但空幻大師面上却無半絲笑容，冷冷道：「貧僧這三句話此刻施主若不願聽，日後後悔就來不及了。」

他方自緩緩站起身子，「靈蛇」毛皐突地沉聲道：「那三句話？」

空幻大師展顏一笑，道：「施主是願聽了麼？」

「靈蛇」毛皐冷「哼」一聲，算做回答。

空幻大師立刻追問：「願換了麼？」

「靈蛇」毛皐冷冷道：「看貨付錢，乃是毛某一向的作風！」

空幻大師笑道：「毛施主果然精明的很，貧僧的那三句話麼，便先說出亦自無妨……」

「靈蛇」毛皐道：「在下正在洗耳恭聽！」

梁上人、「淮陰三傑」亦自屏息靜氣，要看這來自崑崙的奇僧，到底會說出怎樣驚人的三句話來？

燭火飄搖，衆人的面容，也顯得陰晴不定，那銅盆中飄散出一陣陣血腥之氣，更使得這地室中滿佈陰森之氣。

空幻大師目光一掃，確定了人人俱在凝神靜聽着自己的言語，方自輕輕咳嗽一聲，緩緩道：「那第一句話麼，貧僧早已說過，此刻不過要說得更詳細一些，毛施主切莫遺漏了一字。」

「靈蛇」毛皐冷冷道：「反來覆去的言語，毛某却無暇來聽。」

空幻大師只作未聞，沉聲道：「方才貧僧早已說過，貧僧與施主兩人，合則兩利，分則兩敗，但利在那裏，害在那裏，貧僧却還未及說出。」

他語聲微頓，悠然道：「貧僧身懷芒鞋，足可號召羣雄，此一利也。」

「靈蛇」毛皐冷冷道：「不錯，可算一利。」

空幻大師微微一笑，突地閃電般轉過身子，雙掌急伸！

刹那間，只聽「咯」地兩聲輕響，「銀刀使者」歐陽明，「奪命使者」鐵平齊地驚呼了一聲！

空幻大師雙掌之中已多了兩柄銀刀。

他轉身之間，便將歐陽明，鐵平兩人腰畔的銀刀拔出，出手之快，部位之準，使得衆人聳然動容。

鐵平，歐陽明，雙掌護胸，齊地後退一步。

「靈蛇」毛皐手扶桌沿，長身而起，厲聲道：「大師此乃何意？」

只見空幻大師緩緩將銀刀放到桌上，微微笑道：「貧僧來自崑崙，自信武功不弱，就憑貧僧這一身武功，已足以爲施主臂助，此二利也。」

「靈蛇」毛皐呆了一呆，緩緩坐下，頷首道：「不錯，也可算做一利。」

他面上的冷漠之色，此刻顯已改變了不少。

空幻大師目光一轉，接着道：「毛施主養精蓄銳，爲的雖然是重振霸業，但主要還是爲了要除去那心腹之患，仇獨之子，是麼？」

「靈蛇」毛皐手掌一緊，切齒道：「不錯！」

空幻大師微笑道：「但那仇獨之子此刻在那裏，毛施主可知道麼？」

「靈蛇」毛皐呆了一呆，空幻大師悠然接口道：「他此刻或者在江南，或者在中原，或者在塞外，也或許者便在這間荒涼祠堂之外，陰暗的樹叢中！」

「靈蛇」毛皐容色大變，突地長身而起，閃爍的燭火中，他森寒的面容突地變得毫無血色。

他似乎已成了驚弓之鳥，只要一聽到「仇獨之子」四字，便立刻心驚膽戰，再也無法鎮靜！

空幻大師凝注着他的面色，緩緩道：「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毛施主若想戰勝這一仗，就必須先尋出那仇獨之子的踪跡，是麼？」

「靈蛇」毛皐木然道：「不錯！」

空幻大師微微一笑，說道：「敝友梁施主，眼線遍於天下，除了他之外，只怕誰也找不到那姓仇的踪跡，貧僧若與施主們聯手，梁施主看在貧僧的面上，必定會設法查探出那『仇獨之子』的去處，此三利也！」

「靈蛇」毛皐「噗」地坐到椅上，點首道：「不錯，此三利也！」

空幻大師說了五句話，他連說四聲「不錯」。

這四聲「不錯」，一聲比一聲輕微，一聲比一聲和緩，他面上的神色，也越來越是動容。

空幻大師知道他已動心，接口微笑說道：「但貧僧若是與施主分而不合，害却更多。」

「靈蛇」毛皐動容道：「那麼，害在那裏？」

（未完）

天壞王郎傳奇故事之三

紅綾刦

（大結局）

高皐·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王岩被血鷹奴誘騙，跌入陷阱，這時，血鷹奴似已後悔，發覺貪、毒二魔已追踪到來，血鷹奴忙取出一粒解毒藥丸，交給王岩，要他吞服下去，並叫他進入洞內石室，暫避貪、毒二魔。王岩剛剛進入石室，貪、毒二魔已經來到，聽知卡蘇里已爲王岩劍罡所傷，二魔立卽露出猙獰面目，指斥血鷹奴隨同三聖奴殺害淫、殺二魔，要治她以下犯上之罪，血鷹奴辯稱是奉卡蘇里之命而行，毒魔反識卡蘇里已是個半死人，一俟解決了血鷹奴後，自會找他算賬，血鷹奴似想不到二魔如此大胆，竟敢公然叛教——

血鷹施狡詐　羣兇終授首

血鷹奴呆了一呆之後，忽然目注貪魔道：「三師兄，你怎麼啦？眼瞅着四師兄欺負我你竟不管？」

毒魔自進洞之後就一直斜依牆角，雙目半睜半閉，像多日未曾睡眠似的。

血鷹奴事急求援，他也只將眼皮畧微睜大了一點，有氣無力的咳了一聲道：「不要怪我，師妹，我幫不上妳的忙。」

毒魔嘿嘿一笑道：「妳該死了心了，丫頭，除了我，普天之下任何人都救妳不得。」

血鷹奴冷哼一聲道：「不要太過自信，你贏了姑奶奶再神氣不遲。」

她語音未落，立刻響起一陣撲擊聲，顯然，他們鬥上了，而且鬥得十分慘烈。

半晌，打鬥之聲忽然停止，毒魔陰沉沉的聲浪又傳了過來。

「該認命了，丫頭，跟大爺動武，這不是自找苦頭！」

「惡賊，你待怎樣？」

「待怎樣？嘿嘿，過一會妳就知道了，老三，你出去，順便將洞門帶上。」

毒魔已然控制全局，他趕走貪魔再對血鷹奴下手，自然不是什麼好事。

此時王岩毒傷盡除，功力已恢復到原有水準。

摩盤教發生內變，他聽得十分明白。對他來說，這固然是一樁喜事，但毒魔公然叛師，欺侮師妹的無恥行爲，是他難以容忍的。

就在此時，外間傳來血鷹奴悽厲的呼聲，這位小女人爲防禦自己，正在做最後的掙扎。

自然，此等掙扎是徒然的，一項悲慘的命運，似乎已經難以避免。

「丫頭，識相一點，大爺喜歡妳是妳的福份。」

一陣裂帛之聲響過，血鷹奴已經變做一隻待宰的小白羊了。她雖是傷痕累累，依然在拚命的掙扎。

一個屏障已失的女人，在此等情況之下，是無力拒抗强暴。她的掙扎，只能助

長强暴的興趣。

最後，在聲嘶力竭之下，她乏力的攤瘓了下來，毒魔一聲狂笑縱身撲了上去。

誰知毒魔這一撲竟然撲空，而且他的脖子還迎向一道冷颼颼的寒芒。

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他的笑容立卽凍結了起來。

摩盤教四大魔尊，都具有極爲高明的身手，他一見大事不妙，迅卽仰頭倒竄。

他的反應不能說不快，但却無法快過那道寒芒。

他此時的感覺，只不過脖子上被螞蟻咬了一下，並沒有什麼難以忍受的痛苦。

只是他却跌了下來，而且腦袋與身體分了家。

這自然是王岩的傑作了，除了天壞王郞誰能有如此驚人的身手？

不錯，他果然是名滿江湖的天壞王郞王岩。

他收起長劍，回頭向瑟縮牆角的血鷹奴道：「快穿起衣衫來吧，姑娘，凍壞了會叫人心疼的。」

血鷹奴找出衣衫迅速穿好，嬌羞萬狀的向王岩一瞥道：「謝謝你，姊夫。」

王岩道：「不必，妳給了我解藥，我救了妳，咱們誰也不欠誰的了。」

血鷹奴說道：「這麼說，就顯得咱們之間太過生份了，我會永遠記得你的恩德的。」

王岩道：「好啦，咱們不談這些，外面還有一個貪魔，讓他逃了，可是一個麻煩。」

血鷹奴道：「好，我幫你。」

王岩道：「妳幫得上麼？」

血鷹奴道：「怎麼幫不上？適才如非我冷不防着了毒魔的道兒，哼，憑他們那兩塊料……」

王岩道：「憑他們那兩塊料，決不是妳姑奶奶的對手，是麼？」

血鷹奴柳眉一揚道：「差不多。」

王岩道：「那就瞧妳的了，走。」

他們走出山洞，只見貪魔遠遠蹲在一棵大樹之下，神色呆滯，像是失掉了魂魄似的。

血鷹奴不管他三七二十一，玉手一揚，一溜虹光已像閃電般向貪魔射去。

貪魔怔了一怔，想是瞧出了月牙刀的厲害，立卽就地一滾，總算逃過了這凌厲無比的一擊。

他還沒有站起身來，便大聲呼叫道：「師妹手下留情，我有重要消息稟告。」

血鷹奴道：「你別聽他的，他會有什麼重要的消息？」

貪魔道：「我這個消息，實在重要無比，如果妳不相信，待我說完了妳再下手不遲。」

血鷹奴道：「好，你說吧。」

貪魔道：「裴大人與四師弟勾結，只待除掉王大俠之後，便要對師父下手。」

血鷹奴說道：「我不信，如若不是王大俠傷了爹的本命神蟲，你們焉敢反叛於他！」

貪魔一嘆道：「人在利令智昏之下，有什麼事做不出來？」

血鷹奴哼了一聲道：「現在死無對證，只好由你說了。」

貪魔愕然道：「死無對證？妳殺了四師弟了？」

血鷹奴道：「他想侮辱我，難道還不該死？」

貪魔道：「他果然該殺，不過他雖是死了，師父的危險並次解除。」

血鷹奴道：「爹有什麼危險？」

貪魔道：「四師弟在師父坐息的洞中埋藏了不少炸藥，只要點燃引信，這座洞府之中就無人可以倖免。」

血鷹奴大吃一驚道：「此話當眞？」

貪魔一嘆道：「就因爲我知道了他的陰謀，他就對我暗中下毒，並點了我幾處穴道，唉，他這一死我算完了，沒有他的獨門解藥，我是活不成的。」

血鷹奴道：「你可知道，那引信在那兒麼？」

貪魔道：「我如若不知道引信在那兒，怎麼會落得這般下場！」

血鷹奴道：「還有誰知道？」

貪魔道：「還有裴大人及四師弟的弟子艾罕。」

血鷹奴道：「快帶咱們去瞧瞧。」

貪魔道：「這個……」

血鷹奴道：「怎麼，你不願？」

貪魔道：「不是我不願，是因爲我沒有能力走到那裏。」

血鷹奴道：「那地方十分險要麼？」

貪魔道：「四師弟胆量再大，也不敢將引信裝在洞府之內。唉，此人狼子野心，當年師父叫他督工興建這座洞府之時，他就存下了弑師的陰謀，我如非偶然聽到他與裴大人的談話，怎麼也想不到這座洞府會有如此險惡的設置。」

血鷹奴道：「毒魔雖死，他的屍體仍在，不過……」

貪魔大喜道：「他的解藥是隨身携帶的，我有救了。」

血鷹奴道：「不錯，你可以不死，但咱們怎能信任於你？」

貪魔立卽雙膝一屈，兩臂上伸，口中喃喃自語的向天膜拜起來。

王岩聽不懂他在說些什麼，但知道他必是在對天立誓，瞧血鷹奴那一臉莊重之神色，貪魔的誓言，必是摩盤門下所重視的。

果然，待貪魔立過重誓，血鷹奴的臉色已大爲和緩，她扭頭對王岩道：「姊夫！你看怎樣？」

王岩道：「只要妳相信得過，我倒沒有什麼。」

血鷹奴道：「他用本命神蟲立誓，是可以信賴的。」

王岩道：「那就不必遲疑了，快去找解藥吧。」

血鷹奴道：「好的。」

他們在毒魔的屍體之上找到解藥，待貪魔功力恢復，立卽引導他們急奔後山。

在一道絕澗之旁，貪魔停了下來，他沿着澗邊查看一陣，忽然驚呼一聲道：「糟，他們來了！」

血鷹奴道：「是艾罕？」

貪魔道：「是的，也許還有別人。」

他們立身之處，有兩條粗逾姆指的繩索，一端繫於大石之上，另一端則垂入深不可測的絕澗之內。

王岩道：「時機緊迫，咱們快些下去吧。」

血鷹奴向澗底瞧了一眼道：「姊夫，你看……」

王岩此時已瞧見了，他對澗底的情況，也同樣的發生了懷疑。

絕澗深逾百丈，只要瞧看一眼，便會眼眩心跳。

不過，只要有繩索可攀，縱然再深一點，也難不倒這般身負上乘武功之人。

他們懷疑的是澗底流水湍急，快得如同奔馬，連落脚之處也沒有，那來的什麼火藥引信？

王岩哼了一聲，扭頭對貪魔道：「這該怎麼說？閣下。」

血鷹奴柳眉一挑道：「三師兄！咱們要聽聽你的解釋。」

貪魔面色一整道：「兩位不必懷疑，我先下去就是。」

以身蹈險，確是最好的解釋，因此，王岩與血鷹奴均未阻止，讓他首先攀登而下。

貪魔下至五十餘丈，身形微微一盪，忽然消失不見。

血鷹奴一驚道：「姊夫，三師兄他怎麼了？」

王岩道：「我想，澗壁之上一定有什麼蹊蹺，一個大活人決不會像輕烟般消失的。」

王岩說的不錯，此時貪魔已探出頭來向他們招呼。

血鷹奴輕吁一聲道：「你說對了，咱們下去吧。」

他們垂繩而下，至五十餘丈之處，澗壁上出現一個僅可容人的洞門。

這是一道天然裂隙，再經人工穿鑿，遂成為一條奇特的隧道。

它曲曲折折的向山腹延伸，有的地方可以直着身子行走，有的地方只能傴僂而行。

為了阻止敵人點燃引信，他們奔行的十分快速。

深入約莫兩里，王岩忽然脚下一停道：「就在前面了，咱們小心一點。」

此處隧道較寬，他們三人可以併肩而行。

再進十丈，隧道右側有一間石室，一綫水光帶着嗤嗤之聲，正由石室引出，迅速的向前面奔去。

血鷹奴驚呼一聲道：「那是火藥的引信，來不及阻止了，怎麼辦？」

王岩手腕一揚，一綫銀虹電奔而出。

他擲出的是叉子，速度之快，較引信還要超過數倍。只聽奪的一聲脆响，手叉子已在火光之前數尺將引信切斷，它所帶起的巨大勁力，使引信如被狂風吹襲一般，一直向前捲了過去。

血鷹奴鬆了一口氣道：「姊夫，你眞好。」

王岩微微一笑道：「剩下的就要看妳的了，摩盤教的家務事，我揷手有點不便，不過咱們最好留活口，有些事我還要問問他們。」

血鷹奴說道：「好的，你交給我辦就是。」

適才手叉子切斷引信所發出的响聲已將艾罕引了出來，這位毒魔的弟子，已不再是僧人打扮，黑色勁裝，大紅風氅，配着他那高大的身軀，倒顯得一表人才。

他身後還有四名勁裝大漢，是雷虎兄弟與長白二鬼。

艾罕發覺引信已被切斷，再瞧到血鷹奴雙手揷纖腰，怒目而立，已然知道大事不好。

但他依然面帶笑容，道：「原來是師姑，侄兒這廂有禮了。」

血鷹奴冷冷一哼，道：「你到這兒來做什麼？」

艾罕道：「小侄與這幾位朋友經過本山，發覺有人鬼鬼祟祟的，所以追來這兒瞧瞧。」

血鷹奴道：「追到了沒有？」

艾罕道：「追丟了，也許……他從別處逃去。」

血鷹奴道：「這條隧道通到那裏？」

艾罕道：「不知道，小侄也是剛剛前來。」

血鷹奴道：「剛剛前來你就點燃火藥的引信了，嗯。」

艾罕道：「師姑不要誤會，引信不是小侄點燃的。」

血鷹奴道：「那是你的朋友點的了，是麼？」

艾罕道：「也不是，依小侄猜想，八成是逃走的那人幹的。」

他說話之際，脚下在不停的向後面倒退，如果被他退到引信之處，還不知道要發生怎樣的痲煩。

因此，王岩冷冷一哼道：「不要再向後面退了，朋友，你如果想點燃引信，將是一樁愚蠢之事。」

血鷹奴被王岩提醒，嚴厲的叱喝道：「如果你要找死，不妨再退一步試試！」

艾罕道：「妳這是怎麼啦？師姑，不相信小侄已是不該，再去相信外人，豈不違背咱們的教規了！」

血鷹奴冷冷道：「欺師滅祖的人，還知道什麼教規？哼，別跟我來這一套，否則姑奶奶決不饒你！」

艾罕面色一變，忽然雙手齊揚，一片帶着濃厚腥臭之味的黑沙像狂風般向血鷹奴等當面罩來。

他同時點足彈身，向後急躍，手中已晃燃了火熠子，用力擲向被王岩切斷的引信。

此人的機智武功，可以說兩皆不凡，心腸之狠，更使人不寒而慄。

隧道的空間原本不大，他這把毒沙籠罩了所有的空隙，不要說制止他點燃引信了，想逃命只怕也勢所不能！

就在毒沙撲面的一瞬之間，王岩忽然雙掌齊吐，推出剛陽絕倫的掌力。

他不僅將所有的毒沙原封送回，這一股反擊之力，比來勢還要凌厲十分。

首當其衝的是雷虎兄弟及長白二鬼，他們想不到王岩會震回毒沙，而來勢又如此之强。

在一片哀嚎聲中，這四名黑道高手已滾倒隧道之內。

王岩無暇瞧看他們的生死，身化長虹，勢如掣電，在火熠子擊中引信的剎那之間，竟一把將它抄了起來。

無論艾罕怎樣狡詐兇狠，也被王岩這駭人聽聞的武功嚇得心胆皆寒。

王岩屈指連彈，趁勢封閉了艾罕的幾處穴道，這才輕鬆的聳聳肩道：「這人難纏得很，咱們差一點栽在他的手裏。」

血鷹奴奔過來道：「讓我剁下他的狗頭，看他還能不能作惡。」

王岩道：「別忙，我還有事要詢問於他，妳先瞧瞧那幾人的傷勢怎樣了。」

貪魔道：「這毒沙邪惡得很，他們不僅面目全非，而且毒攻肺腑，早已活不成了。」

血鷹奴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道：「謝謝你，姊夫，我算又一次兩世為人了。」

王岩道：「不必客套，咱們還是先離開這險地再說。」

他將隧道中的引信拋於澗水之內，使前面的山洞，暫時免去爆炸的危險，再一手挾着艾罕，領先奔出隧道。

忽然他神色一呆，原已伸出抓取繩索的手竟迅速的縮了回來。

跟在他身後的血鷹奴道：「有什麼不對麼？姊夫。」

王岩道：「適才繩索動了一下。」

血鷹奴噗哧一笑道：「瞧你大驚小怪的，原來是這麼回事。」

王岩道：「妳說它是被風吹動的？」

血鷹奴道：「難道不是？」

王岩道：「不是，它是被人收上山頂又放下來的。」

血鷹奴道：「這就怪了，誰會收上繩索又放它下來？我想也許是澗風過大的原故吧。」

貪魔道：「這樣吧，由我背着艾罕先上，縱然是裴大人來了，他也不會加害於艾罕的。」

血鷹奴道：「可是你……」

貪魔道：「愚兄已大澈大悟，痛改前非，難道師妹還信不過？」

血鷹奴道：「我不是這個意思，是怕師兄孤掌難鳴，那時我與姊夫還是無法上去。」

貪魔道：「這個，師妹不必担心，除了妳的月牙刀，咱們的蠱術還能派上用塲的。」

血鷹奴道：「姊夫！你看怎樣？」

王岩道：「咱們別無選擇，只好請貪師兄冒險一試。」

貪魔用衣衫將艾罕緊緊縛於背上，然後抓起懸於洞口的繩索，雙手交遞而上。

上行約莫十丈，崖頂突然傳來一聲叱喝道：「不要再上了，閣下，否則咱們要以亂箭招呼你了。」

貪魔雙手未停，口中回答道：「朋友，如果你們是裴大人的手下，應該認識咱們叔侄二人。」

崖上人道：「不錯，咱們認識你，但裴大人吩咐過了，不管你是誰，先停下來再說。」

貪魔沒有停止，雙手加勁，速度反而增加了許多。

忽然嗖的一聲，一隻勁矢由他耳旁呼嘯而過，只不過毫釐之差就會傷到他的面頰。

在如此情形之下，貪魔不得不停下來道：「這是做什麼？朋友。」

崖上人喝道：「咱們先問問你，不行麼？」

貪魔道：「行，你要問什麼？」

崖上人道：「你們是做什麼來的？」

貪魔道：「咱們是來點燃引信的。」

崖上人道：「點了沒有？」

貪魔道：「沒有。」

崖上人道：「為什麼？」

貪魔道：「你不見我師侄的情形麼？那兒佈滿瘴氣，咱們都中了毒！」

崖上人道：「中了毒？那你為什麼沒中？」

貪魔道：「誰說我沒中？我只是中毒較輕，內力也較我師侄畧强，能够暫時抑制住毒氣而已，不要再為難咱們了，朋友，我叔侄急需療傷。」

崖上人道：「還有四位呢？他們怎樣了？」

貪魔道：「他們自然也中了瘴毒，現正在坐息治療之中。」

崖上人的語聲沉默了，他們似乎在商討對策。

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貪魔怎肯放過，他雙手急換，快如猿猱，剎那之間，又攀上二十餘丈。

忽然弓弦急响，貪魔的肩頭傳來一陣劇疼。

他中了一隻强弩，劇烈的疼痛，幾乎使他鬆開繩索。

「你們這是做什麼？叫你們的裴大人來。」

他大聲疾呼，希望裴世澤能替他解除目前的危難。

崖上人哼了一聲道：「裴大人無暇見你，現在這兒由老夫做主。」

貪魔道：「你是誰？」

崖上人道：「不管我是誰，你就得聽老夫的。」

貪魔道：「你待怎樣？」

崖上人道：「你下去將咱們的四個朋友揹上來，否則你們就不必上來了。」

貪魔怒叱道：「你講不講理？要揹你們不會下去揹麼？咱們叔侄都負了傷，怎能担當那沉重的工作？」

崖上人道：「我說過，不聽老夫的你們就不要上來了。」

貪魔大怒道：「咱們摩盤教是裴大人請來的貴賓，你敢對咱們叔侄這般無禮？好，我找你們裴大人去。」

他不再顧慮崖上人的威脅，雙掌貫勁，沿繩急竄，一瞬之間，又攀上了五丈高矮。

這是他的冒險，但也有兩項成功的可能。

第一，他認為中原武林，尤其是裴世澤的部屬，會對摩盤教心存顧忌，必然不敢對他遽下毒手。

第二，再上數丈，他就可以施放蠱毒了，那時他必能掌握全局，扭轉劣勢。

可惜他不明白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的道理，那能不落個悲慘的下塲！

在邯鄲，在萬飄萍等一行寄宿農家，以及王岩陷身絕澗的隧道，都是裴世澤所佈的連環陷穽。

現在目的已達，摩盤教自然失去利用的價值。

何況教主卡蘇里因本命神蠱負創，目前尚無活動之力，毒魔又被王岩所殺，這不正是兔死狗烹的大好時機？因此，崖頂一聲叱喝「射」，亂箭便像雨點般射了下來。

任是何等功力之人，在如此情形之下，勢必難以倖免，貪魔雖是摩盤教的高手，仍無法逃避這一刼運。

一聲悽厲的慘呼，他帶着滿身弩箭，與艾罕一同墜入澗底，澗水急如奔馬，他那裏還有命在！

貪魔不幸的遭遇，王岩瞧得十分明白，只是力與心違，瞪着眼而無力援救。

其實他與血鷹奴的處境並不好過，所謂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這絕澗隧道之中，可能就是他們埋骨的所在。

尤以血鷹奴最為激動，當她目睹貪魔中箭墜澗之時，竟然一聲驚呼，撲到王岩的懷中痛哭起來。

王岩輕輕撫着她的肩頭道：「我很難過，血鷹奴，但咱們必須堅强一點。」

血鷹奴哽咽着道：「咱們上不到天，下不到地，不出幾天就會餓死在這兒了，你說咱們還堅强得起來？」

王岩道：「天無絕人之路，咱們還會出困的。」

血鷹奴道：「出困？你不怕他們用亂箭射你？」

王岩道：「亂箭雖然可怕，但它不見得眞能傷人，只要不被它射中，就沒有什麼好怕的了。」

血鷹奴雙目大睜，呆呆的瞧着王岩道：「你這不是說廢話麼？沿繩而上還有不被射中的？」

王岩道：「世間有很多分明不太可能之事往往變作可能，不必担憂，待天黑之後再說吧。」

血鷹奴一嘆道：「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其實我並不害怕。」

王岩道：「不怕就好，咱們先調息一下。」

血鷹奴道：「我定不下心來調息，倒不如聊聊的好。」

王岩道：「咱們要養足精神準備應變，有什麼好聊的。」

血鷹奴道：「怎麼沒有？譬如……」

王岩道：「譬如咱們上不去，就得餓死在這兒。」

血鷹奴道：「你認為沒有可能？」

王岩道：「就算有此可能吧，咱們又能怎樣？」

血鷹奴道：「那我就另有打算了。」

王岩道：「哦，妳有什麼打算？」

血鷹奴道：「咱們死在一起，必然是前世修來的緣份，所以……」

王岩面色一整道：「不要胡思亂想，咱們會安全脫險的。」

血鷹奴道：「那太渺茫了，咱們應該把握現實。」

王岩道：「那妳是太小看王某了，咱們處境雖然是危險，還不至使王某束手無策。」

血鷹奴意似不信的道：「你說說看，咱們怎樣才能脫險？」

王岩道：「妳先別問，待天色黑暗之時我再告訴妳。」

血鷹奴瞧了一眼黑幕將臨的天色道：「別跟我賣關子了，姊夫，我實在害怕得很。」

王岩道：「其實也沒有什麼，只待視綫模糊之時，我揹着妳上去就是。」

血鷹奴一驚道：「咱們去當他們的箭靶子？」

王岩道：「妳不是說死在一塊是緣份麼？當箭靶子有什麼不好？」

血鷹奴蠑首一垂道：「好吧，你既然如此決定，我只好聽你的了。」

他們閒聊一陣，天色已經完全黑了下來，此時沿繩而上，似乎是一個千載難逢的良機。

王岩要血鷹奴伏在他的背上，道：「記住，血鷹奴，妳要抱緊了我，無論發生怎樣的情況，千萬不能鬆手！」

血鷹奴道：「好吧，除非他們射斷了我的雙臂，我決不鬆手就是。」

此時崖頂遍植火把，照得山頭一片通明。

顯然，他們也知道王岩不是一個等閒人物，雖是黑夜，仍派人守住崖頂。

不過，他們對王岩的功力仍然欠缺了解，不收起繩索是一項重大的錯誤。

也許這是他們張的一個網，正要王岩沿着繩索上來。

王岩沒有使他們失望，果然毫不考慮的就抓起了垂在洞口的繩索。

時間對王岩是有利的，崖頂雖是明如白晝，但三十丈以下仍掩蓋在黑幕之中。

他輕身提氣，迅速上升，速度之快，宛如星馳電掣一般。

待到達光綫可及之處，雙掌猛的一壓，整個身形便已離開繩索飛了起來。

崖頂守望之人絕未想到王岩會如此大胆，他們也絕未想到當今之世會有這等驚人的武功。

那不過是一抹輕烟驟然飛，名震天下的天壞王郞已迎着獵獵晚風，立在他們身前一丈以外。

他已放下了血鷹奴，一言不發的在向那般守望之人打量，玉面之上却籠罩着一片殺機。

守望者領頭的是龍江七蛟中的三，四兩位，另外還有二十餘名手挽强弓的勁裝漢子。

最初這羣黑道人物全被王岩的威勢所懾，一個個呆若木雞，不知道怎樣來應付這意外的突變。

總算龍江七蛟中的老三周綸有點機智，他扯着老四張威向後面退了幾步，然後向弓箭手叱喝道：「給我射！」

二十幾名箭手，並沒有放在王岩的心上，只是他怕傷了血鷹奴，不得不痛下殺手。

劍光像匹練，以難以形容的速度，向弓箭手急襲。

幾乎沒有人瞧到是怎麼回事，二十幾名箭手已全被制住了穴道。

然後，王岩冷哼一聲道：「咱們生面得很，兩位是何方高人？」

周綸雖是久走江湖，可沒有見過如此驚人的武功，此時不得不小心的回答道：「在下周綸，這位是張威，咱們龍江兄弟只不過……咳，聽命行事罷了。」

王岩道：「聽誰的命？」

周綸道：「這個麼，兄弟不方便告訴於你。」

王岩道：「那很可惜，龍江七蛟就要變作龍江五蛟了。」

周綸面色一變，脚下不由自主的退後兩步。

王岩哼了一聲道：「江湖之上，强者爲尊，在下的問話兩位可以不說，但必須能勝過在下。」

龍江七蛟的老四張威怒聲叫道：「閣下不要迫人過甚，咱們兄弟未必當眞的怕你。」

王岩道：「這話不錯，龍江七蛟怕過誰來？不過咱們不能光說不練，兩位一起上吧。」

周綸知道今日之事決難善了，不過，天壞王郞功力雖高，他們兄弟聯手，不見得準會拈個輸字。

於是，他向張威遞了一瞥眼色道：「老四，恭敬不如從命，咱們兄弟就向王大俠討教討教吧。」

張威道：「說的是。」

此人語音未落，一片刀光，已急攻而來。

周綸更是不慢，張威剛剛出手，他已後發先至，分水刺以毒龍出洞之勢，襲向王岩身後的兩大要穴。

這兩兄弟配合的很好，一前一後同時進攻，兵刃所指全是王岩的重穴要害。

王岩漫不經意的微微一笑，直待兩般兵刃臨身，才伸手前後一撈。

說來令人難以相信，周綸張威使的分明是殺人的利器，此時竟像是毫無鋒刃的枯枝木棒一般。

它不僅無法傷人，還被王岩以食中二指挾了起來。

周綸張威神色一呆，同時大吼一聲，以全力向前一送。

這一送已盡了他們平生之力，他們認爲縱然不能將王岩扎兩個透明的窟窿，最少也可迫他鬆開手來。

結果，那是蜻蜓撼石柱，他們的兵刃像生了根，弄得臉紅脖子粗，還是半分也沒有移動。

現在他們明白了，憑他們哥兒幾個，縱然七蛟聯手，八成還是一個敗字。

周綸首先遞出了話：「咱們兄弟認栽，要殺要剮你下手吧。」

王岩鬆開雙手，道：「我沒說要殺人，閣下大可不必緊張。」

周綸面色一紅道：「你要怎樣？」

王岩道：「還是那句話，你們聽命於誰？」

周綸道：「黑道盟主南門不羣。」

王岩啊了一聲道：「南門不羣？這就怪了，我跟他素昧平生！」

周綸道：「這個就非我所知了，王大俠還要問什麼？」

王岩道：「我想南門不羣必然是受人指使，那人是誰？」

周綸道：「這個……」

王岩冷聲道：「在下不想殺人，但却從不放過謊言相欺之人，兩位最好放聰明一點。」

周綸遲疑一陣，終於咳了一聲道：「王大俠應該想得到的，何須咱們兄弟多費口舌。」

王岩道：「我知道裴世澤在弄鬼，但必須由你們口中獲得證明。」

周綸道：「王大俠已經獲得證實了，咱們兄弟就此別過。」

王岩道：「裴世澤現在那兒？」

周綸道：「在邯鄲。」

王岩一驚道：「他是調開在下，再設法對付拙荆？」

周綸道：「王大俠果然聰明。」

王岩冷冷道：「龍江兄弟尚無大惡，王某今天給你們留下一條自新之路，血鷹奴，咱們走。」

血鷹奴道：「姊夫要去邯鄲？」

王岩道：「不錯。」

血鷹奴道：「我要照顧我爹，你先去吧，我隨後會來找你的。」

王岩道：「那麼我要先走一步了。」

血鷹奴道：「姊夫請。」

× ×

王岩担心萬飄萍，別過血鷹奴後就向他們寄宿的農家兼程急馳，當他趕到農家之時，萬飄萍正遭遇到極大的危困。

原因是他們這一行之中，只有王岩具有豐富的江湖經驗，王岩一旦離開，他們就很難應付波譎雲詭的江湖了。

也就是王岩跟血鷹奴走後不久，幾條人影就遮遮掩掩的向農家接近，身法的詭譎，宛如鬼魅一般。

在農家前後，是由十六鐵衞負責警戒的，他們的功力不弱，却無力阻擋這般來犯的高手。

警訊傳入農家，萬飄萍才由夢中醒來，她發覺王岩不在，不由的感到十分的詫異。

按情理猜忖，如果王岩是爲了迎擊來敵，不會不叫醒她的，但如果說王岩是遭了敵人的暗算，她相信也無此可能。

那麼，他爲什麼會在强敵來犯之時忽然不見？實在令人難以理解，但目前當務之急，是應付來犯之敵，王岩失踪之謎，只好事後再作打算。

她長長吁了一聲，道：「玲玲巧巧保護小龍兒，咱們出去。」

十六鐵衞正在門外與來敵鬥作一團，萬飄萍向鬥場打量一眼，道：「住手。」

搏鬥應聲而止，十六鐵衞退到萬飄萍的兩側。

此時，浮雲掩月，視綫頗爲混暗，萬飄萍功力深厚，仍能清晰的瞧出敵人的面貌。

這般人以黑道爲主力，除了她曾經見過的黑道盟主南門不羣，以及關東三煞，龍江五蛟，拐姥姥，白髮魔女，雙頭梟孔司農，及左右二使黎明辰鐘等人之外，還有大別雙兇，巫峽四殘，武夷人屠，及秦嶺一霸等絕世兇人。

在南門不羣的身後，還有三名身份特殊的人物，一個身着紫衣，面容俊秀的中年漢子，正是罪魁禍首，搞起滿天風雲的裴世澤。

另外兩人是太極名家陳耀南，與螳螂高手曾文錦。

在京師他們是社會聞人，也曾經到過宜城侯府，現在居然與裴世澤同流合污，

做起無法無天的事來了。

雖然善者不來，來者不善，但萬飄萍並沒有將這般強敵放在心上。

於是，面色一沉，冷冷道：「出來吧，姓裴的，閣下既敢惹事生非，又何須這般藏頭露尾？」

裴世澤哈哈一笑，由南門不羣的身後轉了出來，道：「久違了，妹子，妳一向可好？」

萬飄萍冷哼一聲道：「姓裴的，你說話小心一些，誰是你的妹子？」

裴世澤道：「別這麼兇霸霸的，妹妹，妳雖是喜愛那姓王的，可別忘了咱們是未婚夫妻！」

萬飄萍銀牙一挫道：「縱然天下的男人死盡，萬飄萍也不會嫁給你這等人面獸心的畜牲的！」

裴世澤面色一變道：「想不到女人變了心竟是如此的可怕，只可惜姓王的那江湖浪子……嘿嘿……」

萬飄萍道：「說下去。」

裴世澤道：「對不起，妹子，現在我不能說，如若妳當眞關心那江湖浪子，待咱們兩人單獨相處之時我會告訴你的。」

萬飄萍急欲知道王岩的去向和安危，裴世澤偏偏不說，她也無可奈何，而且此等事兒決不能相求於他，何況他也不見得就知道王岩的去處。

心中一定，她那粉頰之上立刻蒙上一片殺機。

裴世澤道：「不要生氣，妹子，小兄說錯了話，還得請妳原諒一點。」

語音一頓，長長一嘆道：「妹子千金之體，應該置之深閨，以香花供奉，爲一個匪類而浪跡江湖，實在……咳，太過輕視妳自己了。」

萬飄萍冷哼一聲道：「別人是匪類你算什麼東西？瞧瞧你這些朋友吧，那一個不是積惡如山的黑道兇人？告訴你吧，姓裴的，紙包不住火的，別看令尊位列九卿，我只要將你謀殺蘭陵郡主之事禀告五王，你姓裴滿門就會死無葬身之地！」

裴世澤神色一呆，忽然舉手一揮道：「上！」

萬飄萍這一行之中，不僅絕大多數是女人，而且一個賽似一個，裴世澤帶來的黑道羣兇早已垂涎三尺，躍躍欲試了，此時他一聲令下，這般兇人便像野獸般的撲了過來。

萬飄萍爲恐混戰之下傷了小龍兒，立即命令蕭氏姊妹及十六鐵衞道：「保護小龍兒，佈陣迎敵。」

十六鐵衞久經訓練，刹那之間，已佈成一個先天太乙奇門陣法，蕭氏姊妹帶着小龍兒居中策應，迎向急奔而來的黑道羣兇。

此時衝向萬飄萍的是秦嶺一霸，上官玉鳳及輕塵道姑雙戰巫山四殘，三聖奴姊妹迎戰關東三煞及左右二使，剩下的白髮魔女，龍江五蛟，雙頭梟孔司農，武夷人屠，大別雙兇等則圍攻奇門陣法。

只有裴世澤，南門不羣，拐佬佬等及陳耀南，曾文錦沒有參戰，他們似乎在監視全場，準備隨時馳援。

攻擊萬飄萍的秦嶺一霸，使的是一雙短戟，此人儀表不俗，年齡也不過四旬上下，他平素喜穿白衫，自命風流倜儻，是溫侯再世。

他在丈外之處，先向萬飄萍雙拳一抱道：「在下呂俠，見過萬姑娘。」

萬飄萍道：「不必客套，閣下劃下道來就是。」

秦嶺一霸呂俠道：「咱們就不能談談麼？」

萬飄萍道：「閣下認爲有此必要？」

秦嶺一霸道：「有，在下有幾句忠告之言，希望姑娘能夠採納。」

萬飄萍道：「說說看。」

秦嶺一霸道：「姑娘望出侯門，一定讀過聖賢之書的了，須知違背父母，毁棄婚約，不只有虧孝道……」

萬飄萍嬌叱一聲道：「住口。」

秦嶺一霸道：「姑娘！在下可是良言相勸。」

萬飄萍冷冷道：「裴世澤假傳君命，謀害郡主，是一個無君無父，十惡不赦之徒，閣下如不及早抽身，只怕會落個玉石俱焚！」

秦嶺一霸哈哈一笑道：「這麼說咱們必須兵戎相見了。」

萬飄萍道：「出招吧，閣下，說廢話與事無補。」

秦嶺一霸道：「那麼，在下只好得罪了。」

雙戟一合卽分，兩股勁風飛襲萬飄萍的左右雙肩，來勢之急，彷如驚雷驟發一般。

萬飄萍腳下斜跨，讓開雙戟，玉臂一掄，紅綾雙燕帶起一抹紅光直奔秦嶺一霸的雙目。

秦嶺一霸估不到萬飄萍的招式竟如此凌厲，急腳尖一點，仰頭倒竄，雖是逃過了雙燕點目之危，却已驚出了一身冷汗。

他知道這位侯門千金，一身功力確屬不凡，但一招甫接，便被迫得狼狽逃竄，秦嶺一霸實在難以心甘。

「好功力，咱們再試試。」

一聲暴喝，轉身再進，雙戟舞得風雨不透，展開了他成名江湖的獨門絕學。

萬飄萍腳踏九幻七歸十三變神奇步法，在他如山戟影中往迎遊走，一幌數十招，秦嶺一霸展盡了一身所學，連萬飄萍的衣角也沒有碰到一下。

此時一套戟法已連使兩遍，所謂黔驢之技，不過如此，萬飄萍那能還讓他纏鬥下去！

一聲嬌叱，萬飄萍竟然踏中宮，走洪門，欺進秦嶺一霸的雙戟之內。

不待對方收招回擊，纖掌倏吐，一記運足九成眞力的雷印掌已擊在秦嶺一霸的胸膛之上。

一掌奏功，彈身急退，她是害怕秦嶺一霸會噴她一身鮮血。

結果，秦嶺一霸慘呼一聲，巨大的身體起飛了來，也當眞噴出一口血水。

不過他死不了，萬飄萍手下留情，九成眞力還不致奪去他的老命。

秦嶺一霸的慘敗，惹火了拐佬佬，銅拐向石地上一頓，立卽飛起一溜火花。

但南門不羣却伸手一攔道：「慢一點，婆婆，這場讓給我吧。」

拐佬佬雖是黑道前輩，也不能不尊重

盟主，因此她點點頭道：「好的，不過這丫頭太毒，你可不能放過於她。」

南門不羣道：「我知道。」

此人身裁修長，雖然面蒙黑巾，仍能令人一目之下，就覺得他果然人如其名，是一個洒脫不羣的人物。

他緩步出場，向萬飄萍微微一笑道：「久違了，萬姑娘。」

萬飄萍冷冷一哼道：「當日在醫巫閭山閣下走的太過匆忙，而使萬飄萍失去一次領教的機會，今日有幸重逢，閣下就不必再說廢話了。」

南門不羣哈哈一笑道：「當日在下爲了遵守與裴大人的協定，才對姑娘處處忍讓，只是姑娘做的太絕，搶了咱們財物不算，還放上一把野火，雖然這一切後果全由裴大人負責，不羣身爲黑道盟主，不能不向姑娘討取一點公道。」

萬飄萍道：「很好，閣下請。」

南門不羣道聲「有僭」，右手一揮，一綫銀光直奔萬飄萍的面門。

萬飄萍不明白南門不羣使出的是兵刄還是暗器，只好身形一錯，先斜跨三尺再說。

但那綫銀光似乎頗有靈性，它忽然一拐彎，仍向萬飄萍的面門襲來。

萬飄萍心頭暗暗一慄，這才知道南門不羣的盟主頭銜並非倖得，急跨步旋身，連連閃避，一直換了三次身法，總算將那綫銀光避了過去。

「好身法，該妳的了。」

銀光一收，南門不羣未再出手，一代盟主的身份，應該對別人禮讓幾分。

萬飄萍已瞧出南門不羣所使的是一柄舒捲自如的軟劍，她對此人不由得不另眼相看，原因是軟劍的伸縮運轉，必須依靠爐火純青的內力，由適才一招看來，南門不羣的內力，已達到上乘高手的境界。

因此，她收起了紅綾雙燕，也拿出了一柄長劍。

捨棄慣用的兵刄，只因爲她習得一套威力絕倫，雷印劍法，也因爲南門不羣的功力太强，是她行走江湖以來，第一個碰到的强勁對手。

雷印劍的招式極爲異詭，她還未出招，長劍已在手中跳躍，像是要脫手而飛似的。

她的粉頰原是白中透紅，像一個令人見而垂涎的水蜜桃一樣，此時忽然紫氣氤氳，神色顯得一片莊嚴。

南門不羣心頭一震，神情也跟着凝重了起來。

他們不言不動，互相凝視着，將身旁慘烈無比的搏鬥，全然無動於衷。

良久，萬飄萍忽然一聲嬌叱，長劍一揮，風雷俱動，但劍芒一閃卽收，依然恢復凝重如山的神情。

這似乎是雷聲大，雨點小，他們雖是過了一招，這一招只是一觸卽收而已。

但如果你瞧瞧南門不羣，你必然大吃一驚。

因爲他的幪面黑巾只剩下額頭蒙上的一小塊，現出一個削瘦冷肅，蒼白得如同白紙的面頰。

他的青衫之上，也裂出兩條縫隙，鮮紅的血水，正由縫隙沁沁而出。

當代黑道盟主竟然敗了，而且那僅僅一招。

拐佬佬奔過來將南門不羣扶走，她瞧了萬飄萍一眼，滿臉都是訝異之色。

這也難怪，成名江湖的一代霸主，竟接不下年輕少婦的一記痛擊，這似乎太過意外了，意外得使親眼目覩之人都懷疑這不是眞的。

最可悲的不僅是南門不羣一招落敗，其餘的黑道巨頭，更遭到了沉重無比的打擊。

巫山四殘與上官玉鳳姊妹惡鬥的結果是三死一傷，關東三煞及左右二使全部在三聖奴姊妹蠱毒之下送了命，運道最好的是攻擊奇門陣法的黑道兇人，因爲奇門陣守多於攻，他們才倖免減少了不少傷亡。

但龍江五蛟死了兩個，大別雙兇突入陣中被活捉生擒。

縱觀全局，裴世澤的夥件可以說全軍盡墨，這位居心莫測的奸人，似乎已遭到澈底的失敗。

然而，就在萬飄萍回頭察看戰況之際，他忽然撒出一把毒烟，萬飄萍聞警回顧，這把毒烟正好撲上她的粉頰。

一陣機伶伶的寒戰，萬飄萍在全身乏力之下倒了下去，但被裴世澤閃身一抄，挾着她退立丈外。

上官玉鳳，三聖奴，及蕭氏姊妹同時一呆，她們都被這一意外的變故而驚惶失去了主意。

不知是誰喊了一聲：「圍着他，別讓他逃掉！」

上官玉鳳等這才如夢初醒，以捷逾颷風的速度，將裴世澤，拐佬佬以及始終沒有出手的太極名家陳耀南，螳螂高手曾文錦等圍了起來。

其實裴世澤並無逃走之意，抓着了萬飄萍，整個局勢已全面改觀。

他以左臂挾着萬飄萍，右手握着一柄藍光閃閃的淬毒短刀，刀鋒緊貼萬飄萍的酥胸，只要微微向前一送，就會扎穿她的心臟。

投鼠忌器，在如此情形之下，誰也不敢獨自出手。

在僵持半晌之後，上官玉鳳柳眉一挑道：「姓裴的，你枉爲朝廷命官，爲什麼這般無賴？」

裴世澤哈哈一笑道：「你是誰？」

上官玉鳳道：「我名上官玉鳳，萬飄萍是我的大嫂。」

裴世澤道：「原來是上官姑娘，幸會了。」

上官玉鳳道：「快放下我的大嫂，否則咱們決不饒你！」

裴世澤道：「妳聽我說，上官姑娘，下官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與萬飄萍訂有婚約的，誰知她竟然不守婦道，暗中與人私奔，我是她的未婚丈夫，自然有權約束於她。」

上官玉鳳道：「閣下假傳君命，招來西域摩盤教的兇人，並勾結盜匪，謀殺郡主，縱然眞有父母之命，萬飄萍也不會嫁給閣下這等欺君妄上之人的。」

裴世澤面色一沉道：「姓王的橫刀奪愛，我要報復，姑娘，奪妻之恨，人所難忍，這一切後果，應該由姓王的負責！」

蕭玲玲怒叱道：「你太無恥了，裴大人，什麼奪妻之恨？誰是你的妻子？告訴你吧，天壞王耶可不是好惹的，再不放下咱們小姐，你就是自尋死路！」

裴世澤嘿嘿一陣冷笑道：「我知道天壞王耶不好惹，可惜……嘿嘿，姓王的八成已在枉死城中了，妳如是喜愛於他，那妳就快抹脖子吧。」

語音一頓，忽然目射兇光，揮舞着掌中的淬毒短刀，獰聲道：「姓王的奪了我的朱玫，又奪去我的未婚妻子，我如果不能以眼還眼，就枉為男子漢，大丈夫了，現在，我要收回我的妻子，誰也不容干預，否則我就先殺了萬飄萍再跟你們拾命一拚。」

他揮舞着短刀，緩緩向後撤退。

適才曾被萬飄萍雷印劍所傷的南門不羣及拐佬佬護着他的左右，太極名家陳耀南，螳螂高手曾文錦擋在他的身前。

上官玉鳳等雖是亦步亦趨的跟着他們走，可是，既不敢出手搶奪，也不能迫得太近，因而每個人的表情，都顯得焦急無比。

裴世澤自然看準了她們的弱點，在後退之際，還不斷的出聲吆喝。

「這可是一柄見血封喉的毒刀，你們如果不想她死，就跟我離得遠遠的，記住，誰敢走近三丈以內，嘿嘿，別怪我出手無情！」

他們一退一進，始終保持三丈左右的距離，經過半個時辰，僵持的局面仍未改變。

此時他們逐漸進入山區，天色也慢慢的黑了下來。

這是對上官玉鳳等極為不利的，想想看，如果裴世澤藉着黑夜的掩護，或是往密林裏一鑽，你還能找到他麼？

那時將是怎樣一個後果，上官玉鳳等都十分明白。

如果萬飄萍的清白受到侮辱，她還能活下去麼？

雖說人急智生，但上官玉鳳，蕭玲玲，蕭巧巧，及三聖奴姐妹幾個，她們急得直淌冷汗，却想不出一個解除窘境的萬全方法。

終於，裴世澤退到一片密林之前，他如若一頭扎了進去，上官玉鳳等就只好望林興嘆了。

在林沿三尺外不遠之處，裴世澤停了下來。

得意往往使人忘形，得意的人往往要向失敗者賣弄一下。

裴世澤就是這樣，他瞅着上官玉鳳這一羣沮喪的面孔，得意忘形的狂笑起來。

「想不到吧，各位，天壞王耶橫刀奪愛，他的妻子今後却要乖乖的躺在我的懷抱裏，哈哈……」

蕭玲玲尖聲叱喝道：「不要得意，姓裴的，天壞王耶不會放過你的。」

裴世澤道：「姓王的不會放過我？嘿嘿，如若他還能轉世為人，也要在二十年之後了。」

「現在不行麼？閣下，何必浪費那麼長久的時日。」

這語聲，像來自幽冥境界，突然得令人頭皮發炸。

在語聲揚起的同時，一條青色人影像輕烟般由密林中飄出。

他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制住了裴世澤，並將萬飄萍接了過去。

「是大哥……」

上官玉鳳嬌呼一聲，立卽奮身撲了過來，蕭氏姐妹與三聖奴等也縱身躍進，向太極名家陳耀南，螳螂高手曾文錦羣開狂攻。

拐佬佬在向王岩搶奪裴世澤，上官玉鳳纏住了黑道盟主南門不羣。

另一邊十六鐵衞已跟雙頭梟孔司農，白髮魔女，武夷人屠，龍江三兇弟等交上了手。

黑道羣兇臨危反噬，一上來便打得兇猛無比，王岩這邊雖然在人數上佔了優勢，但他抱着萬飄萍，還要照顧裴世澤不被對方搶去，他功力雖高，也有着顧此失彼的感覺。

忽然一陣震耳的蹄聲，遙遙傳入搏鬥者的耳鼓，黑道羣兇方自一呆，幢幢人影已由四面八方逼來。

「住手。」

這一聲威猛無比的吆喝，是出自一個高大老者之口，他是四海神判郭家齊，當代幾名頂尖高手之一。

除了四海神判，還有十名御前侍衞，及六名京師名捕，單憑這十七名高手，黑道羣兇就決難討得好處。

在密林的四週，另有數百名官兵，正弓上弦，刀出鞘的嚴陣以待，黑道羣兇除了俯首受擒，那還有他們選擇的餘地！

當羣兇受擒之後，四海神判郭家齊才與王岩握手寒暄道：「王大俠！老夫馳援來遲，請王大俠多多担待，萬姑娘是受了傷了？不要緊吧？」

王岩長長一吁道：「郭大俠千里馳援，在下十分感激，拙荊只是中了毒，不要緊的。」

郭家齊道：「如若不是七婆前來京師，咱們還不知道王大俠與萬姑娘的處境呢。現在裴老賊已捕置天牢，只待這干人犯押到，便可奏明皇上，請旨處決。」

王岩微微頷首，道：「那很好，郭大俠請。」

郭家齊道：「貴妃與萬侯爺都希望王大俠能到京師一遊，王大俠何不與老夫一同前往。」

王岩淡淡一笑道：「王某是一個江湖人，受不慣官場中的約束，請郭大俠在貴妃及侯爺之前代王某多致歉意。」

他由裴世澤身上搜出解藥，便領着一般部屬飄然而去，江湖海闊天空，自有他安身立命的所在。

（完）





陰、狠、毒、辣，致使多少人喪生！
酒、色、財、氣，弄得人傾家蕩產！
名作家
馮嘉 精心傑作
經已出版
爆炸狂人
戴歷
火島明珠
馮嘉
新潮奇俠司馬洛故事
情節緊湊 曲折
內容超凡脫俗
黑社會要操縱大賽車的賽果……飛車英雄與惡勢力鬥爭，重振昔日的威風……一個美麗的少女為了復仇，不惜獻出處女之寶……情節的推展快過高速賽車，使你沒空喘氣
萬勿錯過
部部珍品
本本精華
飛輪太保
馮嘉著
血嶺亡魂
奇俠司馬洛故事
馮嘉著
逃亡女神
馮嘉著
新潮奇俠故事
風雨逃狠
戴歷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發行